

黄 绣 球

颐 琐 著

第 一 回

论房屋寓民族主义 叙天伦动巾幗感情

话说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有一处地方，叫做自由村。那村中聚族而居，人口比别的村庄多上几倍，却推姓黄的族分最大，村前村后，分枝布叶，大都是黄氏子孙。合村之中，物产丰盈，田地广阔，所出的人，不论男女，也都文文秀秀，因此享惯现成的福，极怕多事，一向与外村人不通往来。外村人羡慕他村上富饶，妒忌他村上安逸，晓得他一村人的脾气，就渐渐想出法子来联络，又渐渐拿起手段来欺侮，弄得自由村全没有一点自由乐趣。这且不在话下。

单表他村上有一人，名叫黄通理，此人约莫三十几岁，很出过几趟门，随处考察，觉得自家村上各种风物，无一不比外面强，却无一能及外面光彩，想来想去，不懂什么原故。要讲读书人少，眼见秀才举人，比村上的狗子还多；要讲做官人少，眼见红顶子、蓝顶子，用巴斗箩担也就量不清，挑不完；要讲种田经商的人少，眼见田户完粮，却为皇家一宗大大出息，生意买卖差不多都是累万盈千，怎么问起来，总说是十室九空，只剩得一个外面子好看。乡绅不顾百姓，百姓抱怨乡绅，乡绅百姓，又全与商家隔

膜。读书先生，除了想进学中举之外，一无念头，连自家门里的事都糊糊涂涂^①，甚至各种人的坏处，读书人无不兼而有之，真真应着俗语所说“关于天数”。但是天数何尝就能弄到如此，总要出些人力斡旋，才可挽回造化。^②

黄通理正在自猜自解，忽然他妻子出来，言道：“后边一带房屋，今年被风雨吹打，像要倾倒，官人要赶紧雇个匠人修理修理。”黄通理听见此话，猛然用手掌在案上一拍，仰面向天大声叹息，喊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他妻子摸不着头脑，说：“官人，这房子修不修在你，我不过讲一声，何必这般动怒？看来雇个匠人，也花费有限，值得如此发急？我想房子是世代代要住的，总得图个结实坚固。倘然后边一倒，保不住牵连正房也要摇动。就说正房无碍，到底坍了一边，把一座整整齐齐的屋子变了破坏，成个什么样儿！”^③黄通理听到此处，益发凝思出神，说道：“哦！哦！！变了破坏就不成样儿了，我想要成个样儿，索性一齐破坏了他，不是修饰修饰可以保得长住的。”^④原来，黄通理因为他心中的事忽然触着了修理房屋的话，大有所悟，不觉心口自商，借题发泄。他妻子不明就里，只当他不肯，同他呕气，便说：“房屋应修的，自然要修，犯不着说些气话，嫌我多事不耐烦似的，是何苦呢？”通理扑嗤一笑，说：“你去罢，你的话不对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同你也说不上。”^⑤他妻子搭讪着走了开来。黄通理又自言自语，叽哩咕噜了好半会，才出至门外，将他那后边屋子仔细一瞧，又将他正房四面一看，负手而行。^⑥踱了几十百步，走进一家茶坊，泡了碗茶，兀是纳闷。看官估量着他闷的是打房屋主意，或者是无钱修理了。做书的却不曾问得，只知黄通理当下坐在茶坊，所见吃茶的，大半是族中长幼，各人言谈，嘻嘻哈哈，全无一桩正事。问起农务，都说是要看年岁；问起生意，都说是不敷开销；问起男孩子们，说是还不曾上学；问起女孩子们，谈是还不曾裹脚。^⑦七嘴八舌，听了半天，有的约了去吃酒，有的约了去吃乌烟，就陆续散完。

日已沉西，黄通理想道：“我们这村上的人，一个个如此模样，难怪风土人情如此颓败。”^⑧算来这村上大半姓黄，虽说是年深日远，疏散无稽，毕竟田地都是姓黄的开辟，子孙都是姓黄的遗传，数千年繁衍至今，好容易成了这个村子，不讲替我那创造的始祖争些外面的好处，也须同心协力，做点气派出来。如今竟像我家房屋要倒的光景，

① 眉批：最可怜是自家门里的事都糊糊涂涂。

② 何尝不出力！何尝不斡旋！却可惜力是误用，愈斡旋愈成窟窿。

③ 此一段说话，为黄绣球全书发脉，即为黄绣球一生立影。

④ 此一语亦为黄绣球立案。

⑤ 意思是已针锋相对，故后来一引便上。

⑥ 看房子者不是看房子，写出有心事人的神情。

⑦ 不会裹脚一句，是为下文地步。其余是陪笔，亦是书中正意。

⑧ 以下隐寓发挥民族主义。民族主义者，同种族、同宗教、同言语之人独立自主组织政府，以谋公益而御他族之意。此至十九世纪之末所争义务，今二十世纪，已进而有民族帝国主义。民族帝国主义者，则国民之实力已充于内而溢于外，可张权力于他族之意。此书只讲上一义，以我国程度尚须求自治独立也。

岂不可惜！一个村子，分开来有几千百所房屋，合拢来，却与一所房屋似的，正似我妻子所说的话，倒了一边，保不住要牵连摇动。房屋倒了，还要牵连，岂不是村上的风俗，坏了一件，也牵连十件百件？人情坏了一个，也牵连十个百个？一而十，十而百，那就一齐败坏，不可收拾，实在可怕可恨！但是我一人所见如此，我们村上明白事理的，总该还寻得出几位。待我回家拣个日子，办两席水酒，请些人来商议商议。就拿我房屋倾欹，急须拆造的事，借为演说，想必有一二动听。”

一日，黄通理果然叫他妻子办了两席家常便饭，免不得肥鱼大肉，十分丰盛，请了些同族等辈。大家一到，心里猜着：既不是有什么喜庆的事，必定他家又奉到官谕，要写什么捐，议什么社仓积谷。再不然，办警察，办团练，这些事情要大家商议。内中一人说：“这都不像，我家通理先生向来不管这些闲事。听见外头讲，今年村子上瘟疫很重，有几个人出头，要建斋打醮，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，莫非通理先生为了这个，要同我们商量？至于那地方官府的事，莫说通理不管，我们也大家不情愿。这无非把我们村上的钱，白白送与官府，赚上腰包，我们还不如去养猫喂狗，倒有点用处呢。”^①说话之间，通理走了出来，先叙些浮文，都说今日有何事见谕，这般费心，却都来叨扰。通理道：“自家人说那儿话。连日只因舍下房屋，今年被风吹雨打，有两间要像坍塌，心中烦闷。偶然想着诸位，邀过来谈谈。诸位赏光，菜是没有，这酒是可多喝几杯。我还有别话奉商呢。”当下各人坐定，有一位姓黄名禄的，开口先说：“府上房子是多年老宅，如今若要修葺，却不宜轻举妄动，须得请个看阳宅的先生，拣个好日子，或是应该抽梁换柱，或是应该添瓦砌墙，倒也不轻容易，若还可以将就得过，不如雇两个瓦木匠，先用木架子支他几年，再用石灰砖瓦粉刷点，填补点，料也不妨。”^②又有一位姓黄名树的，接口道：“我认识个瓦木作头，手艺很好，包工也很便宜，你老若是这么办法，我明日就荐他到府上来，叫他收拾收拾。”^③这两位的话，入了黄通理的耳朵，好不中听。^④心上原想借着房子同他们说些整顿村俗的道理，他们先晓晓不休，反觉无从插口。转念听他们的言论口气，也都是一派倚赖性质，未必能干得甚事。且待我就他们的话，打动一下，看是如何。便站起来，斟过一回酒，敬上一回菜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我这房子，年代太久，内中木料都已霉烂，若就外面支起一根木头，墙上加刷一层石灰，自然还可将就几年。但是我看这村上住的人家，大大小小，他那房子有的已经支了木头，有的已经刷过石灰，又有的早经风水先生看了，只觉得总是东倒西歪，外面光

① 官府的事，腐败如此，的确只晓得赚钱。百姓们又只晓得敛钱，做斋醮，所以难了。此段口角，神情举一，可以概百，为全书蓄势，不是冗文。

② 政府议改革新政的影子。

③ 京外办事，依托西人想从中发财的影子。

④ 说些黄落话，打一个横竖的主意，如何入得耳？

华，内里枯朽。^① 假如一年一年的，你家将就些，我家也将就些，只怕到后来一齐倒个干净，请风水都请不着，雇木匠却雇不来，岂不要大家露宿在地上吗？”几句话，说得合席好笑，就有人说：“通理先生，你这话呆了，从来只有水火之灾，遭个大劫，或者房屋一齐受累，那有好端端便旧点破点，会一齐坍了的？这就过于多虑，虑的又不在理了。”^② 黄通理道：“怎么不在理？不过我虑的，是世界上的公理。须知那水火之灾，一半虽是人事不谨，还有一半天意在內，这大家住的房子，你连我的墙，我靠你的壁，^③ 你家将就支砌支砌，我家也将就支砌支砌，眼见得我们村上，都是祖传的老宅子，也经过几番水火，加上年年的雨雪风霜，难道就这么支得过去？^④ 万一我家的倒了，连累你家，你家的倒了，连累他家，接二连三，岂不要倒个干净！”说至此，大家放下杯箸，说：“这般道来，莫非想把一村房子都拆了重造吗？”^⑤ 看你酒也喝得不多，全是说些醉话！^⑥ 正正经经，你那房子若是修，若是拆，我们总得来帮忙，不修不拆，也不必烦闷。人生在世，如白驹过隙，得了一天，算一天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’我们守着祖宗的遗产，过了一生，后来儿孙，自有儿孙之福，我们年纪已渐渐老了，讲不得德润身，还讲什么富润屋呢？”^⑦ 黄通理本来话犹未完，至此又被一番抢白，好气好笑，心知这一班人，都会意不到我的宗旨，半晌沉思无语，只索叫妻子搬过饭来，让他们吃了好走，只白白厮混了一天功夫，听了些无味语言，看了些可憎面目，都怪自己没有眼识，当他们是明白事理的，不道也同茶坊里一班人物一样，这可就无法可想。^⑧ 于是胡乱的就让了饭，送了诸人出外。他妻子见他十分懊闷，又方才他席上的话，也约略听见几句，猜着他嘴里讲的房子，心里头的意思却不是为房子发作。^⑨ 前日同他讲修理房子的时候，他说他的意思同我说不上，如今同人家也说不上，究竟葫芦里卖的甚药，倒要去问个明白。^⑩ 一面收叠碗盏，打扫厨房，把开水泡上一壶茶，走入里面房屋。黄通理却已蒙被睡了，到晚来饭都未吃。他妻子怕他是醉，^⑪ 也就不去惊扰。这晚一夕无话。

次日早起，黄通理坐在书房。他妻子梳洗已毕，搬了早饭过来，唤同他两个儿子一

① 历年办新政办新学的影子。

② 以不呆为呆，以有理为不在理，懵懵懂懂，如今的人，何莫非此等见识！

③ 此即《新大陆游记》所言“小房非恃大楼而始立，大楼必恃小房而始存”之意。

④ 自通商以来，吃交涉的亏，受外人的苦，实比水火风霜尤烈。无如只讲将就将就，那有个终久，将得下去的，将不去，便一齐倒了，势所必然！

⑤ 不客气，一定要拆了重造。

⑥ 自己在醉中，反说人醉，世上人无不如此。

⑦ 此一段数语，包括一切呜呼派、旁观派、保守派、厌世派与那甘心老弃的诸派。

⑧ 吾辈无一日不白混了功夫，可叹！

⑨ 灵心慧解，以前竭力的腾蓄，都只为透发此一语而作。

⑩ 一语过脉

⑪ 此处怕他是醉，与上文说醉的话不同。

起来吃。大的儿子七岁，小的儿子五岁多，大儿子生得乖角文弱，小儿子生得英锐刚强。^① 平常带着两个识识字，讲些蒙学教科书，也都有些领会。这日见他两个同吃早饭，问道：“譬如这碗饭，弄了好些污秽在上面，便怎样法子？”大的说：“用水漂洗漂洗也就可吃了。”小的说：“不然，这一碗饭有限，倘或那污秽洗不清楚，就要吃坏人，不如倾拨了另换一碗。”又问：“譬如一棵花，种在地上，花上爬了些蚂蚁，这便怎样？难道就把花掐了不成？”那大的说：“这与花何害？只要将蚂蚁除去便是。”小的又说：“不然，好好的一朵花，固然不能掐去，但是蚂蚁除了又有。就算这枝花上除去，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，除之不尽，劳而无功，不如寻着蚂蚁的窠，或是掘了他的根，或是把种的花移种在好地上去，叫蚂蚁无从再爬，然后我们的花才能开得枝枝茂盛，年年发荣。”^② 黄通理听他小儿子的话，十分中意，不想这小小孩子倒有这般见识，就趁势问他：“你娘说，我家后边房屋像要倾倒下来，这是要修理呢，过是要拆掉了他？”两个儿子尚未回答，他妻子说：“我正要问你，连日你为着房子的事，同发痴一般。昨日又与人家发了多少议论，到底在这房子上，另有什么用意？”^③ 黄通理道：“不要忙，且听小孩子们讲讲。”他那小儿子就说：“这个要看房子的大势，我就知道了。”^④ 他妻子说：“五岁的小孩子，晓得什么！你也去问他？”黄通理道：“不要看轻了五岁孩子，他这‘要看大势’的一句话，就很有道理。对你讲了罢，我实为我们村上的风俗人情败坏到不成样子。名为自由村，自己村上的人，全不知振作，反被外村人挟制，受外村人糟蹋，^⑤ 想要恢复我这‘自由’两字的权限，组织我‘自由’两字的光彩，所以在这房子的事上有多少寓意。”^⑥ 他妻子不等说完，便道：“原来如此，^⑦ 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，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？”黄通理一跃而起，说：“怎么没有？”他妻子说：“有就好了。”急忙收拾碗箸，撇着两个儿子，大踏步出至厨房，回到卧室，“扑通”将房门一关。

他那七岁的大儿子，随了出来，看他母亲关起房门，只道是与他父亲斗气，在房门外喊起来。毕竟他两口子不曾斗嘴，那里有什么气斗？却是房门关得跷蹊，做书的人，也不觉替他小孩子着急，待我慢慢的弄个明白，下回交代，看官不要一同着急罢了。

① 此处又腾蓄一大段，仍含着多少寓意。两个儿子的名字暂不出现，亦留为后文地步，不独不宜率，且有作用也。

② 现在办事，多是这文弱大儿子的意见，不是那英锐小儿子的意见。语语有关合。

③ 善于承接，得情得神。

④ 语有分寸，若果小孩子再发议论，便不成理。

⑤ 名为自主之国，久已不能自主者，即此。

⑥ 自由有界，我之自由不能为人所侵，故须恢复此权限。不但要伸我权利也。

⑦ “原来如此”一语传神，将上文无数铺叙都激在此一语中矣。

第二回

譬触电激发思想 因看会疑扰病魔

上回说到黄通理的妻子进至卧室，凭空将房门关起。他那大儿子在房外喊起来，那时自有个所以然之故。如今先要略叙黄通理妻子的出身事情，两头话不能并作一头说，只好把那所以然之故，暂搁不提。

却说这黄通理妻子，她娘家也是世代书香，从小儿就死了父母，是她一个房分婢娘带了遂去抚养，乳名叫做秀秋，后来做黄家的养媳，因为未曾圆房，当他是女儿看待，家下人都称她为黄小姐，至今谈的人，就反把他娘家的姓一时忘了，这也无关紧要。可怜这黄小姐，从小没了父母，到她那婢娘身边才两三岁。婢娘既不是嫡亲的，性情又不甚厚道，平时待这黄小姐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勉勉强强，过了四岁，就当作丫鬟使用。到六七岁上，把一切粗重的事都逼着她做。夏天任他睡在蚊子堆里，冬天大冷天，也只给她一件破棉袄，冻的渐渐的抖，拖了鼻涕出来，还要打要骂。一年到头，疾病痛痒，更是毫不相关。却有一件，天天那双脚是要亲手替她裹的，裹起来使着手劲，不顾死活，弄得血肉淋漓，哭声震地，无一天不为裹脚打个半死。有时他房分叔子听不过，说：“你也耐性，慢慢的与她收束。若是收束不紧，也就随便些，一定弄到哭喊连天同杀猪一般，给左邻右舍听见，还道是凌虐他，是何苦呢？”他婢娘道：“这女孩子们的事，用不着你男子汉管。原为她是个没娘的孩子，将来走到人面前，一双蒲鞋头的大脚，怎样见人？偏生她这撒娇撒泼的脾气，一点儿疼痛都忍不住，手还不曾碰到她的脚，她先眼泪簌簌的下来，支开嘴就哭，叫人可恨。恨她不是我养的，要是我养的女儿，依我性子，早就打死了！不然，也要砸断她的脚跟，撕掉她几个脚趾头。若是左邻右舍说我凌虐她，请问那个邻居家的堂客们不是小脚？脚不是裹小的？谁又是天生成的呢？如今我不替她裹也使得，日后说起婆婆家来，却要说我婢娘：既然抚养了她，不讲什么描龙刺凤的事，不去教导她也罢了，怎么连这双脚都不问信？如此传出去，不但我受了冤枉，只怕人家打听打听，无人肯要，倒耽误了这孩子的终身，对不住他那死过

的爹娘！再说大脚嫁不出去，你就养她一世不成？看你有饭还怕吃不完呢。”^① 絮絮叨叨，一面说，一面更咬紧牙关，死命的裹。黄小姐那时虽然年纪小，听了她婶娘这一番话，晓得他的利害，也就死命熬住了疼，把眼泪望肚里淌。以后一天一天的都是如此。^②

那年她婶娘的儿子开蒙，在村上一个村馆里上学，就叫黄小姐每日挟了书包送他进馆，上午送中饭，下午领回来，一日三趟，都是黄小姐奔跑。她那儿子顽劣异常，若是这三趟之中在路上跌了，或是有什么惊吓，这就是黄小姐晦气，总说是欺侮了她，作弄了她，不是臭骂，便是毒打。试想，黄小姐一双半烂不断小脚，年纪又同他婶娘的儿子差不多，怎样追随得上？照应得来？常常就暗中饮泣，说：“我与他是一家人，不过他有父母，我无父母，我既做了他的女跟班，还要吃多少冤枉苦，真真女孩子不是人！可惜我是女孩子，要也是男孩子，虽然也同今日一般的苦命，定归趁着还学堂的时候，背地里要问问先生，多识几个字，等到大来，也好自寻饭吃。别的不讲先不先，这双脚那怕生个疔，害个疮，也不会这般的痛楚。”^③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看看又是年把功夫，黄小姐已经九岁望十岁了，在那婶娘手下受的磨折，吃的苦恼，也言之不尽。十岁上发了一身痧子，又出了天花，这两桩都是小孩子要紧的事，随便什么贫苦人家，他女儿遇了这个当口，总得要调护着些。那天花又是险症，没有不请个小儿科，吃副把药，避几天风，还要忌生人往来。落在富贵之家，更不消说，当那天花将发未发之前，就连吃的发物，如雄鸡、鲫鱼、蘑菇之类，也要花上多少钱。那时黄小姐不讲这个，简直比贫苦人的女儿还不如。她婶娘就不曾问过信。也是黄小姐的天命，日后要从那黄家做出些烈烈轰轰的事，于这自由村上，大有关系，所以她这两桩病轻轻发过了，连自己都不知不觉。这是后话慢表。

自从这年之后，她婶娘却已亡故，就有黄通理家领了去做养媳妇儿。那时黄通理也是寻常一个小孩子，并无姊妹弟兄。过了几年，圆了房，一直跟着黄通理，也不过会些寻常操作，安安稳稳的做个妇道人家。平时只听得人说什么三从四德，自家想：那四德的“德”“容”两字是说不上，言字不懂是怎样讲，若说是能言舌辨，只怕是男子的事，不应该妇女上前。至于那“功”字，又件件不曾学得。在家从父，我从小又是没父母的人，如今只索从了丈夫，日后从了儿子就完了，但不知自古以来男女是一样的人，怎么做了个女人，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，腰都不许直一直？脚是吃尽了苦，一定要裹得小小的。终身终世，除了生男育女，只许吃着现成饭，大不了做点针黹，织点机，洗洗衣裳，烧烧饭，此外天大的事，都不能管。像我是细巧事不会，相貌又不好，幸亏丈夫还

① 多少动听的话，只在此一句最是切己。

② 此处亦为黄绣球后文立案。

③ 此处语语反跌。

体谅我，从小儿在婢娘身边，失了教导，一切不与我计较。只可惜我苦命投生了女人，终久不能显亲扬名，不能帮着丈夫在外面干些正事，只好闷在大门里头，有话也不敢说。几时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，能够出出面，做做事情，就好了。这是黄小姐一向怀着的鬼胎，不过有此思想，并未有何事触激他的脑筋，晓得世界上的男女，本来各有天赋之权，可以各做各事，所以他这思想，还是从小时候受他婢娘的苦处，自怨自恨而来，并不知女子本有女子的责任，不应放弃的道理。因此上跟了黄通理十几年，习惯自然，这种思想也渐渐的忘了。却是他这思想，譬如一件东西，含有电质在内，浑浑融融，初无表见，碰着了引电之物，将那电气一触，不由的便有电光闪出，可以烧着了衣服，毁穿了房子，其势猛不可遏，猝不及防。电气含得愈多，发作得愈烈愈大。

当日他听黄通理的话，无意中问了一句：“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，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？”黄通理却一跃而起，说：“怎么没有？”就如触动了他的电气，把他那一向所有，十几年渐渐忘了的思想，顷刻间兜上心来，故接着只说得“有就好了”四字，翻身就走，不暇往下再问。他这“有就好了”四字之中，有多少欢喜美满的情景，有无限恍悟决断的精神！在他自己，亦莫知所以然。一念之间，想道：“要做事，先要能走路；要走路，先要放掉了这双臭脚。如今这脚底下缠了几十层的布条，垫了两三寸的木头，慢说要与男子一同做事，就是走路，也不能同男子大摇大摆，这便如何使得？”所以就急忙忙关起房门，要去放那双脚。这个原故，也交代出了。

却说当时他只趁一时之性，原不曾计及女人的脚是能放不能放，放了能走不能走，等他那儿子在门外乱敲乱喊，他反狐疑起来，说只怕要去问问他老子，于是重新开出房门，搀着他大儿子，又到了书房。^① 只见黄通理与他小儿子坐在那里，对着一个地球仪，指手画脚的说。他那大儿子也就挤上去看。^② 黄通理便对他妻子道：“你去罢，你一个女流之辈，不要在这里搅扰，让我同两个孩子讲些学问。”他妻子道：“方才我不是问过你，说女子也可以出来做事，既是可做事，也就可以谈谈学问。虽然我年纪大了，究竟还比你小得多，你同孩子们讲的，不信我就懂得。向来我只道是女子不能同男子一样做事，故此十几年来，只还我的女子本分。如今想要在本分之外，再做些事来，也好帮着你教教两个儿子。”黄通理听了，喜不可支，便问：“你若要做事，却先做那一桩？”他妻子说：“只要是地球上体面的事，一件一件的都要做出来。”黄通理不觉笑道：“我们这村上，不过是地球上万万分的一分子。我是个男人，要从这万万分的一分子，寻个做事的方针，还无可下手，你一个女子，小脚伶仃的，就算能做事，应着俗语所说‘帮夫教子’，也不过尽你一人的愚心，成了我一家的私业，好容易说到地球上的体面。你看这地球仪上，画的五洲形势，其中经纬度数，面积方里，盛衰沿革，野蛮文明，许

① 此处仍作停蓄，不使一泄而下，既得情事，又为开下文波折，无脉断筋续之病。

② 自此即引入黄绣球所以名绣球之故。草蛇灰线，泯然无笔墨痕。

多有学问的专门名家都考究不尽，单讲那地球上地理科学的范围，有关于地球表面之天文地质等事，有关于地球上政治生业等事，宏纲细目，除非像孩子们，六七岁时就研究起来，得他的观念，发达他的心思，然后他们好各就其材力性质，做得地球上一两件的事。^①但是地球上的地理学，是先从自己的知识扩充，由自己所住一乡一里的知识，扩而至于外乡外里；由外乡外里的知识，又扩而至于我的国度；由我的国度，扩而至于别的国度，然后能就全地球的事，考究得失，做他出来。不是什么读书的只为取功名，种田的只为收租税，做生意的只为赚铜钱，就叫做做事了。^②

他妻子接道：“这样说，做女人的也不是只为梳头裹脚做活计，是明明白白的了，怎见得我就不能扩充知识？只要你有什么知识，换与我，我也慢慢的会有知识换与你，再给两个孩子们开通些知识，这先就有了四个人了。从我们一家四个人，再慢慢的推到一个村上，那怕他风气不行。^③只有一句顶要紧的话问你：像我这一双受罪脚，可以放得放不得？^④方才我倒要放他开来，又恐怕是放不得的，要问你一声。如今我是问过你，你说可放最好；你说不可放，我也一定放掉他，不能由你作主！”^⑤黄通理又笑道：“放了这脚，却见你女子们开风气的第一着，怎么使不得？只怕放了倒不能走路，又不怕阖村的人笑你吗？”他妻子道：“亏你说出这句话！照你说，一个人站在地球上，不能做点事，不能成个人，才怕人笑话。这我放我的脚，与人什么相干？^⑥他来笑我，我不但不怕人笑，还要叫村上的女人，将来一齐放掉了脚，才称我的心呢。至于走路一层，向来缠紧了几十层的布，垫了二三寸的高底，还要蹢躅蹢躅，一天走到晚。从前小时候，两只脚烂的出血，还跟着我那婢娘的儿子上学，一天走几趟呢。如今虽说是小的走惯了，一放开来，头两天不方便，到十几天后，自然如飞似跑的，走给你看！”

黄通理听了说：“看你不出，一直见个庸庸碌碌的，忽然发出这些思路，好极！好极！”^⑦他妻子道：“从来说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，你看我庸庸碌碌的，我将来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，叫那光彩激射出去，照到地球上，晓得我这村子，虽然是万万分的一分子，非同小可。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，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。我就把各式花样给与他们，绣成一个全地球。那时我就不叫‘秀秋’，叫‘绣球’了。就说没有这个大势力，我却发了一个大誓愿，你瞧着罢。”黄通理又连说：“好极！好极！好极！从今以后，我便叫你做黄绣球，把这‘黄绣球’三字，当个记念如何？”

① 此即由市民成族民，由族民合成国民之义。

② 外乡外里，就本国言，扩而至于别国，即是民族帝国主义。此句是因类而及，然欲知本国，不可不知他国，则亦民族主义中应有而不可少者。

③ 前文如许曲折，此语一拍而入。

④ 顺补上文，说不着迹。

⑤ 自由独立之萌芽。

⑥ 自由独立之真理。

⑦ 以黄通理之开通，尚不知其妻，只当他一向庸庸碌碌，知人之难，知人之不易也如此！

他二人说到此处，做书的又要交代一句。黄通理的妻子，以后就统名之曰“黄绣球”，看官却要分清眉目。^①当时说话之间，黄绣球举目一看，不见了他两个儿子在旁，说道：“孩子们往那里去了？”原来他两个儿子，在他二人说话的当口，走出书房之外，听见外边人说，街上有会，他弟兄两个就跑入会场玩耍。黄通理一听，果然不见他弟兄在面前，先出至屋内一寻，又走到大门外一寻，晓得有出会的事，一定去看会了，便进来对黄绣球道：“你关上门，我去寻他们回来。”

少顷，时已过午，黄绣球早把午饭端整，先自吃了。看看交到申牌时分，才见他父子回转，少不得黄通理要教训他孩子们一顿，正在发怒，只见黄绣球穿着他大儿子一双鞋，半旧不新，一跷一拐的，不觉笑道：“你当真已经把脚放掉了？”黄绣球道：“凡事说做就做，有什么不当真！听说外边的会，一连要出三天，你不要骂孩子们，明天我且带了他们去看两天，练练脚劲。”^②黄通理道：“这种事，迷信鬼神，伤风败俗，我们不能禁止，没的还叫孩子们去看！你一向不出大门，如今便说放开了脚，要练练脚劲，也没的要去看会的道理。若讲女人放掉了脚，今天去看会，明天去看戏，就使不得，与你那说的话、发的誓愿，就成了一个大反对，还说什么‘绣那地球上的新花样’，只怕村上的新鲜话把，先让你绣出来了。”黄绣球也不搭白，仍旧一跷一拐的走了开去。

这里黄通理又把些教训孩子的话讲了好半天，回至内室，大家都不谈起，正是一说不休说过便了的常事。不意这晚黄绣球不堪安睡之后，就得了个病，浑身发热，如火炉一般，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。好奇呀，此病从何而来？看官且胡乱的猜上一猜，猜不着的，等做书的下回再说。

^① 此处递入下文亦毫无费力。

^② 至此始泄尽放脚之事，累曲层折，一笔不平。

第三回

梦中授读英雄传 天外飞来縲绁灾

上回说黄绣球无端得病，便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，怕不是着了邪魔，一定中了时疫，却原来都不相干。

那天黄绣球说要带儿子去看会，被黄通理责备几句，不曾搭白，他那心中就另有一番盘算，想道：“脚是放掉了，究竟放掉了脚之后做点什么事情，自己也没有捉摸。一来虽是粗粗的识几个字，总是不曾读书；二来实实在在，自从进了黄家大门，守着妇女不出闺门之训，一步不敢胡行乱走，大门外东西南北的方向，还辨不清楚，起先原想借看会到外面游览一周，拚着两天功夫，到底看看我们村上是那样风景，有多少山，有多少水，有多少田亩，大略有多少人家，望那一条路去，通着那里，见那一边要道接着这边，再问问一年四季出的，是那些物产。”转念一想：“出得门去，一个人不认识，认识的又无从讲到这些，并且自己不会写字，就耳有所闻，目有所见，也记不清许多。两个孩子又小，不能帮忙。难道出去两天，当真去白白的看会，惹人笑话？再说这事也不是两天弄得清的。”这般那般，嘴里不说，心里是翻来覆去，想不出一个法子，好不烦躁，不觉的他那热血膨胀，激动了心火，一时上升，渐渐的浑身发烧。沉思久倦，便脱衣而睡。

朦胧间走到不知什么所在，抬头看见一所高大牌坊，牌坊顶上，站着一位女子，身上穿的衣服，像戏上扮的杨贵妃，一派古装，却纯是雪雪白的。裙子拖得甚长。脸也不像是本地方人。且又不像是如今世上的人。^①正在疑讶，那女子却招手叫他上去，恍恍惚惚的也就同他站到一起。这女子自说：“名字叫做玛利依，姓的是非立般。”黄绣球一想：世上那有这六七个字的名姓？当时听得不懂，说：“我只姓一个字，叫做黄，名字叫绣球，是这村上本地人氏。你奶奶是从何方来的？”这女子说：“你姓黄，是黄家的

^① 写梦境却合。

人，可晓得我是白家的人？”黄绣球听他问得鹘突，说想必是嫁的姓白的了。这女子不答，随手在身边摸出几本小书册子，指与黄绣球看。上面弯弯曲曲，横横斜斜，画得一排一排的，并不见有一个字，便问：“这画的何物？怎么没有字迹？看他何用？”这女子又从新拿出一本书来，上面却有三个大字。黄绣球只认得一个，说：“当中不见一个雌雄的雄字吗？”^①这女子道：“是呀，你既知道有雌雄之义，雌雄是就禽鸟讲的，怎么历来的人，都把男子比作雄，女子比作雌？说是‘女子只可雌伏，男子才可雄飞’，这句话我却不信，人那能比得禽鸟？男人女人，又都一样的有四肢五官，一样的穿衣吃饭，一样是国家百姓，何处有个偏枯？偏偏自古以来，做女子的自己就甘心情愿雌伏一世；稍为发扬点的，人就说他发雌威，骂他雌老虎。一班发雌威做雌老虎的女子，也一味只晓得瞎吵瞎闹，为钱财斗气，与妾妇争风，落得个悍妒之名，同那粗鲁野蛮的男子一样，可就怪不得要受些压制，永远雌伏，不得出头了。”

数语打上了黄绣球的心坎，甚为欢喜，说：“奶奶怎么就是神仙，知道我的心事？你便不是神仙，也真真是我的知己。我有些话与你意见相同，不嫌唐突，我便说了。”那女子笑道：“我何尝是个神仙？既承你引为知己，有话请讲。若是其中有什么委曲难解的事，或者还可细细的商量。”黄绣球听了，更加高兴，就把他怎样怎样的话，前前后后述了一遍。这女子听完了，默不作声，半晌说道：“这是你黄姓村上的事，自然你姓黄的人关心切己，与我白家无涉。”^②你黄家果然像你做得出点儿事，岂不叫我白家减色？^③我白家人也不少，向来男男女女到你们贵村上来的很多，想是你不出大门，不曾看见过。^④来者无非总在贵村上，把你们的花样搁在一边，另外翻点花样，占些光去。^⑤近来你们的花样，霉的霉，烂的烂，原来都是纸糊的，就如女工一般，只好描描，不能上得绷架子，动针动线，那里还能够用锦绣铺起绒来，平起金来，洒起什么花来？”

话犹未了，这里黄绣球兀自想着：说这人的话好不蹊跷！听他的口气，不但请教不出他什么主意，怕他把我的事还要告诉他白家人，来拆我场子，我倒上了他老大的当。那心中一时万分急躁。^⑥所以他形神合离之间，神魂忽然一躁，形体也就忽然一热。

话休烦絮，且说那女子话犹未了，只见黄绣球呆呆的不曾理会他，猜着他心中不服，倒真是一个立志自强的女子，便拍一拍黄绣球的肩，说：“闲话少谈，你方才见的那三个大字的书。与几本小册子，我都送了你罢。”黄绣球说：“你送我无用，我连三个大字都识不完，其中的文理，同那小册子上弯弯曲曲的一式，更不解何物。你若不弃，

① 又就字生出波澜心思，笔墨之话，极一时行文之乐。且随手皆是本书妙谛。

② 又作一势，总不使有平笔。

③ 崇拜外人者听着。

④ 回映黄绣球之语，了然无迹。

⑤ 交结外人者听着。

⑥ 如今便是白家人直直的指着骂，也不知道谁能如黄绣球听得出口气，怕上当的还甘心上当而不悔呢。

何妨讲给我听听，再让带回家去，请教别人。”那女子道：“这三个大字的书，书面上是中国字，从我们那边翻译出来的，三个字叫做‘英雄传’。做这传的人，生在罗马国，把他本国的人同以前希腊国的人各拣了二十五位，都是大军人、大政治家、大立法家，一抵一个的两相比较。我自十岁上，就很爱看这个传。后来听说有两位著名将相，一个叫俾士麦，读此传最熟；一个拿破仑，至终身未尝释手。这些小册子却是我自己从前做的，你看这两书里面都是弯弯曲曲画的，委实就是我们的字。也难怪你不识，如今我且略略的与你讲些。”就讲了好大一会，黄绣球竟不觉的十分解悟，模模糊糊，像是那弯弯曲曲画的，都变了字。又像这些字，都认惯的，一目十行而下，不多几刻，便把两种书中的大概，都记着了。停了一停，再抬头看时，像又不是那个女子，向着黄绣球说道：“这两种书，你看了虽通知大意，但还不是你的学问程度。”^①就另外取出一本书来，薄薄的不过二三十张，却全是中国的字，指着说道：“这是教育上讲求地理的教授法子，怎样晓得地理上的生物，怎样晓得地理上的人种，又怎样晓得所居的地理，推而至于各处的地理，包括一切，照此一本书求之，无所不有。”^②譬如由你村上的日用常品，考求制造工艺的好歹；由你村上的市面，考求远方贸易的利益；由你村上的儒释道三教，考求各处的非儒非释非道的宗派。看了此书，就有个着手。”黄绣球一面听，一面看，一面心中想起黄通理同两个儿子，说：“可惜他们没有同来，不然倒好大家听听。我且记住了，这个有牌坊的地方，回去同丈夫说知，一同再来。”^③但此女子是外方人口音打扮，不知是一向住在村上的呢，还是路过的？须问明白了。^④

正想着，忽见那女子拖着一条白裙，远远的像在云端里去了。须臾，连牌坊也就不见，心中又想到：“只难道是白衣观音吗？我向来也不曾相信菩萨，奉个观音斋，怎么他会来点化？我不去管他，我取了这几本书，快点回去罢。”^⑤一转身听见人问他说：“你怎样了？”原来其时天已黎明，黄绣球身热已退，黄通理看他一夜睡得昏昏沉沉，至此才翻转身来，故而问他怎样。黄绣球听见说：“我并不怎样，我都领会得，谢谢你，我去了。”^⑥黄通理晓得他是梦话，拍醒了他。黄绣球一看，才也自家晓得是梦，略安息了一回，便照常起身。梦中的事，居然记得碧清，顿然脑识大开，比不到什么抽换肠胃，纳入聪明智慧的那些无稽之谈，却是因感生梦，因梦生悟，把那梦中女子所讲的书，开了思路，得着头绪，真如经过仙佛点化似的，豁然贯通。

当日早晨，因着别的事，未及谈此梦境。^⑦后来想起，现在村上，从未听见有姓白

① 写梦境入理，若非梦境要黄绣球忽然识字，又忽然读书，岂不费无数斡旋也说不去？

② 此非言地理也，民族主义皆由地理上生出观念，达其目的也。

③ 又脱卸下去，了然无迹，只是入情、入神、入理耳。

④ 确是梦境。

⑤ 确是梦境。

⑥ 绝好梦境。

⑦ 仍作一曲，不遽然接着与黄通理说梦，总是推波助澜，有生法，有意绪，要使前后上下骨节通灵。

的人家，甚么有个白家古坟。今天原说去看会，不管识路不识路，一定同两个儿子出去，打听打听。主意想定，这日果然趁着黄通理不知，搀了两个儿子，向门外一跑。只得那双脚到底新放开来，跑不上去，反惹得街上人家见了惊奇古怪，一齐哄上来看。有些邻舍妇女与黄绣球认识的，还只当他做了带发修行的尼姑，个个诧异，都来动问。那时反把黄绣球挤住去路，大不耐烦，脚又实在还不能走，就搀了他儿子回转。一班人跟在后头，此说彼猜，纷纷议论，一直跟到黄绣球家门口，男的散了一半，一半还立在门外，等听新闻。那些女的就跟进大门内，有看的，有问的。黄绣球却不慌不忙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大众不见为我这双脚的希罕吗？其中却有些希罕的事情，今日我来不及说，明天让我出空一间屋子，请诸位过来坐着，细细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喜欢听的。”那时黄通理见黄绣球惹出这件事回家，颇为着急，不想黄绣球如此机变，一时就打发开去。

到了第二天，老清早的就有人在门前探问，随后陆续而来。刚过早饭时候，已经挤满屋子，都要听这希罕奇闻。黄绣球是预先准备，连黄通理也不知他腹中如何打的草稿。这一天见来的很是不少，黄通理更代为踌躇，怕的越来越多，容不下去，而且难免有趁火打劫，顺手牵羊的事。只听见黄绣球又对着众人道：“我这屋子不宽，这希罕机密的事。又不便给男人们听着，各位姊姊嫂嫂，快请进来，暂吃杯茶，等我把大门关一关再说。”那时有的要回去有事，有的带了小孩子不安顿，也就散去几个。还剩得十几个，却与黄绣球家是相识，就不客气，穿房入房的，各自坐下。有的先去扯着黄通理问：“到底怎样？”黄通理陪笑不答。不一时黄绣球邀齐了这十几位，坐在屋子内，同他们讲论一番，前前后后，细细到到，把他发心放脚的原故与那妇道家也好讲学问做事业的情事，又说起他所做的梦来。众人听着，都诧为奇闻，面面相觑，有的笑着，有的听了出神。黄绣球只是侃侃而谈，全不像他平时的性质。黄通理在旁，却暗暗称异，说：“怎么他竟变了一个人？这些竟讲得淋漓透澈。若是我家设一个讲坛，开一个演说会，请他演说演说，倒是一位好手。恐怕当日那位广东薛锦琴女史，也不过如此。^①但是大凡的女豪杰、女志士，总读过书，有点实在学问，游历些文明之地，才能做得到。如今他却像是别有天授的。便这般开通发达，真令人莫测。”再听时，黄绣球正在那里问什么牌坊，什么姓白的人家，众人都说不知。黄通理便问：“这是你前日梦中的事吗？你再讲一遍我听听。”于是又述了一遍，黄通理就明白了，^②说：“这且不忙，此时你看天已过午，大家既晓得你这放脚的事，也该歇息，料理午饭，请各位嫂子们用过饭去。”大家听得希奇，正自忘记了，一句话提醒，大家才觉得是有些饿，就各自告辞。有两位

① 语非泛说，全为后文立竿。

② 说梦断无再复写前文之理，看他偏从黄通理问入，不从黄绣球说出，善于布置，其好处只是不肯将笔放平。

托熟的，就留住吃饭，不提。

且说那出去的几位妇女把所听的话传扬出来，无不当做一件奇闻，说是一桩怪事。从此黄绣球家，天天有人来看。黄绣球也就天天对他们讲那些话。一班男子们也天天有人来与黄通理谈论，人多口杂，不去记他。只有些人论：黄通理治家不严，任听妻子装妖作怪，弄出些新鲜事来。或又说：“不是黄通理不好，都是他要修什么房子，乱动了土，拆了木头，冲撞了太岁，所以惹出些狐鬼，附着他夫妻，颠颠倒倒，弄些笑话。这还不打紧，若是传到官府耳朵里，说是女扮男装，照起律例来，一定要拿办的。他们左邻右舍，当是好玩意儿，不去规劝些，赶紧叫他敛迹，等到拿起来，就是一个扶同隐匿的罪名，干连互坐，可不冤枉杀了！”街谈巷议，这么三长两短的起先当作奇闻，后来都当作一件大事，奔走相告。黄通理晓得辩驳不清，就嘱咐黄绣球：“且在家内多看看书，多养养知识，暂时不要出头露面，与人家谈说。慢慢的走下来，遇着一两个闺房同志，或是我遇着了一两个同志人，再看事行事，推广开来，就不至大惊小怪的了。”

如此歇了好几日，黄绣球与黄通理事过境迁，已不在心上，黄通理将黄绣球的梦，推详了，已解说与他听过，说：“这是法国的罗兰夫人，在一百数十年前时候。”黄绣球问：“她说的姓，明明是三个字的非立般，并不姓罗。又说是白家的人。”黄通理道：“她二十五岁上嫁了一个姓福拉底，名字叫罗兰的，后人都称她为罗兰夫人。至于那白家两个字，这是句寓意的话。当今地球上的人，共分五种，五种有五种的面色：一种黄，一种白，那三种是棱色、黑色、红色。这五种是通行之称，其实不过是黄白两种为大族。凡外国人，如英、法、美、德、俄罗斯，以及荷兰、瑞典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各国，都是白种。像我们村上的人，都是黄种。白种的人，在欧罗巴洲；黄种的人，在亚细亚洲，这是有书可以考求的，且不必说。^①向来只说白种人的文明，一切学问事业，都是他们白种的好，我们黄种的人，无不落后。所以你的意思，在梦中说给那罗兰夫人听了，夫人料着你是黄种的微弱女子，怎样能做事，替黄种生色，什么白家不白家，就是指他们种类而言，奚落你的。但是这罗兰夫人，生平最爱讲平等自由的道理，故此游行到我们自由村，恰遇着你一时发的理想，感动她的爱情，遂将她生平的宗旨学问，在梦中指授了你。我自此多买些有用的书，回来同你研究研究。你的知识作用，将来虽不必处那罗兰夫人的境地，不必学那夫人的激烈，自然也非同小可，眼前万不可着急。天下事只怕无人发起，所以前几天，我独自忧虑，想要谋之于人，而今忽然得了你这样的猛进，叫我也退避三舍，这个幸福，是万万意想不到。既然得了你，这事就有了发起的原因，逐渐的造因，逐渐的结果，断非一时能因果并成的。又比如你是器物的原质，要一一化分出来，也不是一日之功，你道这话如何？”^②黄绣球又道：“我梦中像另有一

① 此段不可不述。

② 说理精切。

个人。给我一本书，是教育上的教授法子，我都还记得，只不知是何书名。如今最要紧你那句话，多买些书看看，趁着外边来问我放脚的机会，好同他们谈谈，引些同志的来，叫他们开开知识，自然也不会大惊小怪的了。”

话分两头，这里黄通理与黄绣球自在家中谈论，那外边传出来的谣言，却也纷纷未息。每日里都还有几起人，到黄通理处探访，只是看不出什么动静，不过总疑心黄绣球的脚放得稀奇，黄绣球的话，说得别致。谣言百出，果然就有黄氏族中多事之人传到官府里去，说黄通理的妻子黄绣球，行为诡秘，妖言惑众，派了差役来拿。恰值黄通理不在家，不问皂白，就将黄绣球带去，发与官媒看管。一二十天来，黄通理本不曾预备竟有此一着，临时才在外听见风声，事已不及。后事如何，下回交代。

第 四 回

借风使篷图得幸福 随案了事买到便宜

上回说黄绣球被拿到官，黄通理闻风而回，自想：这件事真出于意外，必须自家投到，申诉明白，不能平白地叫妻子妄受诬辱。急忙写好一张诉呈，把家中托了一个可靠的人看顾门户，又接了一位上年纪的奶奶们，照应孩子，不及吃饭，走到衙前，照着衙门口的规矩，要递上那张呈子。衙门口的人说：“这事本官尚未过堂，等过堂时，少不得妇女犯法，罪坐家长，自然要补提的。你且在外静候，如今递上这张呈子去，虽说是自行投到，本官收了呈子，未必就批，批了，未必就问，说不定也要管押几天，这就你们两口子一同缚住了身体。外面打点不来，家中更要着急。你老是漂亮的，只要留着人，在外面打点得光，不说你这张呈子，简直的不必递，就是你令正，也安安稳稳的，包管无事。我们晓得这事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的凭据，不过本官听着外面谣言，一时发作，料想不是大不了的。”一席话，说得黄通理心下恍然，当下即邀了这衙门口的人到一间茶坊内，说道：“我这件事，全仰仗于你，怎样的先请你领我与妻子一见，请我安慰他一声。或是请你打个主意，先将他保释出来，再行候审。这其中的道理，请你讲一句，我总得尽个心意，不待商量的。”那人沉吟了一回，说：“你老要去见你令正，却是容易，我先叫一个人去，关照媒婆家，其中的事情，你都交给与我，只管放心。但是取保一层，现在不必，大约本官在这一两天内就要问的。我替你先在里面打通门路，等到过堂时，说不定问一堂就可了结。万一本官断结不了，再取保不迟。^①你老既托了我，我必不误你的事，大家同是一村的人，话总好说。我不误你，你老自然心上明白。这时候你先回去一趟，我在此等你。你来了就可到媒婆家去看你令正，一切都极容易办的。”黄通理想着他叫我回去一趟的意思，心上一拎，在身边暗暗的一摸，恰好带着两张钱票子，数虽不多，眼前尽可点缀，便笑说：“诸事关爱，承情之至。”又凑着他的手臂，低

^① 此语有伏线。

声说道：“这里有个小小的敬意，请你先收着，我们到一家去，拣个座儿，喝盅酒，随意吃几样菜，当了晚餐，再请你着人领我到妻子那边去。此时我不须回家的，等见过我妻子之后，明日大早，仍旧在那茶坊内候教，还要多多补情。最好拜烦你，想个什么法子，请本官早些审结了，可就格外感激。”^①

那人听话时，已看过钱票，约莫也在个谱子上，就也陪笑答道：“今日不必客气，我还有点公事，不能奉扰。此去路不甚远，就是媒婆家，我顺便同你一行，有话准定明早再谈。”^② 黄通理知：“这就费心了，何妨先叙一叙。”谦逊之间，那人已起身欲行，黄通理随之于后。不到几百步路，那人望一家大门，敲了一下。内中出来一个中年妇人，胖胖的身躯，努睛露齿，脸上拍着些粉，通红的两个颧骨，^③ 迎面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张先生呀，今天有什么要紧公干，张先生亲自上门，快请屋子里坐。”^④ 那人说：“不坐了，今天是顺便，陪着这位黄通理先生来的。”就挤眉挤眼，站在门口与那妇女谈了几句。那妇女点头不迭，便说：“我指着黄先生进去，你老还是坐一坐罢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是不坐。”又与黄通理讲了个明日再会，扬长而去。^⑤

这里黄通理知道此妇就是媒婆，依着他所指，走入一间小房，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，一脚踏下去，七高八低，都是泥土。^⑥ 房中像有两三个人，那时天色近晚，更看不清。只听见那媒婆已到房外喊道：“黄奶奶，你家有人来看你，请出来在外面谈罢。”黄通理知道关节已到，招呼不同，便也说道：“黄绣球你在那里，与我到外面来。”于是跨出这小房的门，才见黄绣球手上带了手拷。出来之后，那妇女另外引到一间，却已点了盏灯，有几副床板，几张凳子，并上前替黄绣球开去手拷，说：“你俩稍谈几句，今晚就请黄奶奶住在这间屋里了。”^⑦ 黄通理少不得也敷衍他一两句话。

灯光之下，见那黄绣球的面色虽然黑暗了些，还不十分消削，便将日间的事一一说知。黄绣球道：“我本不着急，等到堂讯，我已打好主意，自有话说。如今既这么着，更自宽心。你今晚回家，看着孩子们。这等事，想来经历点，也壮壮胆识。等经过了，弄明白了，倒反好出手做事，免得人家惊疑骇怪，一世不得出头。所谓打个霹雳，雨霁云开，自然天也清朗。这种霹雳，是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但是……”^⑧ 说到此话，就附近黄通理的耳朵，言道：“衙门口人，欲壑难填，也不好太懦弱了，尽着他们的口胃。他们得着口胃，就咽不满的馋涎了。”黄通理说：“这个晓得。”又略说几句话，便回头走

① 得情。

② 得神。

③ 写官媒婆形状，颊上添毫。

④ 张先生从媒婆口中说出，总是不肯率直。

⑤ 得神得情。

⑥ 犹如置身其间。

⑦ 钱到了，故称呼如此，招呼如此。

⑧ 此等事替黄绣球说话最难，观其不但合黄绣球口吻，且能回照上三回的全旨。

出，与那媒婆招呼了些，直奔回家，料理家事。这里黄绣球也移在那有板铺的房内，散散的过了一宵，这都慢表。

却说那张先生，是衙门里的刑书头脑，最有声势。昨日黄通理恰遇着他，他也晓得黄通理是地方上一个正经住家的，家道还过得去，故而一见黄通理要递诉呈，就替他打算一番，札到点好处，果然把这事连夜的内外安排，定于明日提审。这是书吏的一般长技，毫不为难。

到第二天，黄通理晓得衙门里上半天是三班六房，都冷冷清清无人到的，就从家中，径至所约的茶坊内等候。茶坊内的人也都交头接耳议论此事。就中一人，是前次黄通理请他吃饭，要荐水木作头的。那个黄树便问道：“前次你讲修房子的，我们看你说的一派醉谈，怎么不多几日，你嫂子又疯疯癫癫的，放掉了脚，跑到街上，惹出祸来？可见当时那黄禄在席上说，房子不可乱动，要看看风水的，不错。难道你那房子，已经拆动了么？”^① 黄通理听了，尚未回答，只见那张先生手里拿着根湘妃梅绿竹杆子，象牙嘴的长旱烟袋，眼睛上架着一副水昌老花眼镜，昂昂的过来，在黄通理桌上一坐。跑堂的加上一盆水，添上一个茶杯。将烟袋在地上一敲，装上一袋烟。^② 问黄通理道：“吃过早饭了？昨日见过令正，事可放心。”^③ 黄通理也回问一句，道谢一声。张先生吃了两开茶，停了一会，才又说：“这事闻得本官看得极其郑重，这两天公事忙，要暂且押些时，再细细审讯。我既受你之托，晓得你令正怎禁得许久的苦闷，连夜同门上大爷商议，已弄妥了，趁着今日晚堂，可以一问。你老是很明白的，这些事可大可小，纵说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，既是一个妇道家，叫人会兴起偌大的谣言，事也不在小处。^④ 倘是认真办起来，你老是跑不掉，拖下去家破人亡，祸在旦夕。^⑤ 我们公门中好修行，能够在宅门以内疏通得清的，无不以大化小，以小化无。况且你老是正经体面人，有个不竭力帮忙的吗？但你我都是本乡本土的人，一遭做事，总留得两遭交情，有个什么计较的。至于宅门里的大爷师爷们直到本官身上，开口只讲官话，板面无情。去年本官为着他同寅的一桩事，还塞了好几百呢，你老去想罢。”^⑥ 黄通理听他话里有因，说：“这个自然，我此事很费了你的心，应该怎样，还待请教。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我们出去吃顿午饭。你若是用筒把烟，我们先去开一个盘也好。”张先生说：“你看我这样子像吃烟，其实是一些不近的，^⑦ 竟领你老的情，去吃顿饭罢。”

① 回顾第一回，甚得情势，不但为此处腾展地步。

② 得神。

③ 猾吏心计来了，故上文黄绣球在黄通理耳朵边说的话并非闲笔。

④ 口角活现，若辈之情形亦逼真。

⑤ 可怕！

⑥ 顺水说下来，几乎太烦看他一句兜住，得神、得情、得理、得势。

⑦ 公门中无不吃烟者，写此人偏不吃烟，是为后文张本，然此处叙来使阅者不见有迹，或以为浮文，则误矣。

随即二人同上了饭馆，拿两壶酒。张先生是能喝几盅，喝酒的当口，慢慢的讲好：黄通理再出二百五十吊钱，包扫一切，先交一百吊。便正色言道：“如果今晚一堂便结，一面销案，一面再打一百五十吊的票子送来。我有家有室，总不能抽跳板的。万一其中有别人掀起后脚来，我却不管，就凭你说话了，横竖事已经官，真伪曲直，官也到底不能枉法陷人。我不过承你的情，略图省事，打点到了。等上了堂，将我妻子这事剖白清楚，以释群疑。若是不稍稍托你打点些，既觉辜负了你的情意，又怕那堂上不容分辨，糊里糊涂弄下去，不但蒙冤，且耽误了我多少正事，这就叫你吃亏之中拿钱买便宜，并不是别的。若一定要怎样不足，可又不能勉强了。”^①

张先生此时酒已半酣，说：“很是很是，依你的办法，就先收一百吊，下馀的，明早再交。看上去今晚一堂可以了结，有我总不至给你上当。里面弄妥了，不怕外面有什么枝节。你老放一百二十个心，只恐怕你令正上堂，吓的说不出话，或是说叉了，那时本官收不得场，倒觉费事。我得在值堂上，同招房录供的再关照声，临时帮着些，你道好不好？”黄通理道：“这又费你的心，我那客堂，还不怕说不出话来。”张先生道：“如此更好，这事总过得去了，忙了这两天，你那令正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，我还不曾明白，就会经官动府？”黄通理笑道：“你问我，我也问你。”^②你听外面谣言所起，是甚来由？”只见张先生放下筷子，筛了酒，喝过一盅，提起旱烟袋，说道：“这些无头无脑的事，我们一年到头，不知有多少，那里去考教实在的来由？不多是糊糊涂涂的办过去。开头办不了，有的拖了几年，官也不问，我们也忘了；官若问起，或是上司查下来，也总有一个现成例套。不瞒你说，就是办完了，连我们也不知其中的所以然。要一天一天，一桩一桩的考教，不说无此心思，也那来这些功夫？却是妇人家除了奸盗蚊贩等案，像你令正这种奇事，倒难得遇着。”黄通理叹了一口气，见这张先生酒落欢肠，话颇坦直，虽然是个蠹吏，性情是瞭亮，容易打伙的，便动了借篷使风的主意，^③将自己与黄绣球怎样发心，要怎样做事，并略略将黄绣球忽然开通的话一直说到那日出门看会以后情形。张先生听来，觉得津津有味，说：“如此并没有什么犯法的事，况且女人放脚，好像奉过旨，本官也奉文出过告示，就怎么少见多怪，起了风波？可真意想不到。告诉你罢，这都是寻常无人在意，就如我，不是遇着你现在谈起，也只知女人放脚为奇，忘了是奉过旨，出过告示的，真也好笑。”^④你这事可惜起先不曾碰着我，不然，实是一件美事，那里会弄到这样糟糕！”^⑤黄通理听得心中暗暗欢喜，想道：“不料因此倒

① 此一段既回应黄绣球之语，又显得出黄通理身分情事，不然，岂有似黄通理而慢然以贿行者。

② 妙极！妙极！

③ 公门中事，确是如此。外面受累之人已倾家荡产，而官吏犹茫然不知，其所以可叹可叹。难得张先生肯说出，所以黄通理动了结识张先生之念。而文之联络承接一气相生，总使阅者欲寻其针线之迹而不可得。

④ 公事无非具文，所以一切不关心的事，上谕告示多不记得，公门中确是如此。

⑤ 不以黄通理趁机劝张先生引之就已，而由张先生自来就之，渐渐叙入，却又留住不尽，可谓善拓文势。

得了一个可谈之人。古人云：‘祸者福之倚。’将来借着这人，做开来，就有多少幸福。庸俗之见，最是势利难破，这人在衙门口看来很有手面，我们不妨借他手面，运动机关，或者他为我所化，顺了我们一边，那时办事的势力圈，就不怕不发达了。却是今日且不必同他深谈。”想罢，便与张先生加些殷勤，说：“连日幸会，等今晚此事停当之后，我再慢慢请教。彼此既已结识，请教的日子就很长。能得同尔学些公事，不至像此番受人之欺，那更好了。”张先生道：“这是容易，尔日间尽管请过来，我下午总在衙门里，舍下途在衙门东边不远，一问无人不知的。”黄通理连连答应，喊上了饭，又谦逊了一回。饭罢，一看对时表，已两点多钟，两人起身作别。张先生拱一拱手，说声：“叨扰，晚间到我刑房里坐了候着便是。”黄通理也还礼说道：“遵命遵命，大约晚饭后来不迟，诸事费心。”张先生道：“晚堂总在九点钟，你宁可早来点好。”黄通理答应着，各自散去。顺便又到了官媒家，看了黄绣球，如长彼短，说了些。黄绣球也着实高兴。出来，便回至家中。他两个孩子记挂着母亲，哭闹不休。黄通理说：“今晚明早，你母亲便回来了，好好的等着。”^①就与那照管的谈了几句，嘱咐了一遍。

待黄昏时，略吃了点饭，来至衙前，才七点半钟。张先生正在那里办公，说声：“请坐，一切事都已舒坦，大约再有点把钟，就要坐堂。你令正也就要带了来，先问一起已审未结的教案，快得很的。”^②果然一些时，听见传点发梆。又一些时，三梆升堂，张先生并不进去。黄通理跟着伺候的书办们先就进了宅门，在二堂下听审。只见中门开处，两个人捧着两盏羊角风灯引导于前，两个人，一拎水烟袋，一个垂着手，相随左右。那官升上公座，底下两旁红黑帽，吆喝一声。那官将朱笔提起来。就有一个隶役，推着一个罪犯，跪至案前。那官喝问道：“这几天本官已经查访明白，知道你们同伙很多，到底还有几个？当日在堂中闹事，到底动手的有几个？快老实讲！”^③旁边那书办也接口道：“快供上来！”那罪犯才说得一句“老爷开恩”，这官已把惊堂一拍，说：“这个混帐东西，与我拉下去打。”不由分说，就有两个红班皂隶，横拖竖拽，将那犯按在地下，劈劈拍拍打至一二千板，放了起来，仍旧跪下。那官便道：“你们这种可恶，可晓得教堂里的神甫老爷们，^④在地方上，皇上家叫督抚大人保护，督抚大人们责成我地方官保护，你们做百姓的，要怎样客礼相待才算安分。本官到任以来，就几次三番的传谕董事，出过告示，有一点点小事情，本官就派差弹压，生怕你们百姓吃亏，也算在你们百姓身上尽心的了。你们动不动，同那教民寻仇，无非是为了一只鸡，一只狗的事。虽然也有他们教民先起头的，究竟有他们神甫老爷去管，本官还要让他七分，你们倒无

① 入情入理。

② 此段虽是陪笔，却是为收结正文而设，文心之妙，真觉四通八达。至其摹写黑暗腐败之官场，亦自栩栩如生。

③ 确是已经审过的口气。

④ 对犯人称神甫老爷，与去年日本钦使对学生称吴京卿为大人，一般口吻，一般神情，官场中确有此景。

法无天，闹起事来。^①哄事之后，一哄而散，叫神甫老爷全把过处推在本官身上，说是失于防范，不善调和，一封信告诉了上司。上司一道札子，就吃住本官，要记过撤任，没了参了官，还要赔钱，身家都害在你们手里，可恨不可恨！”

如此怒气冲冲说了一大篇，带下去，又换了一两个人，都是问一两句话，就打个一千八百。这桩案子，原是未结，问过这一案，那官回头问书办道：“还有什么？”^②书办回说：“前三天饬拿的黄绣球，今早也发出谕单，随堂带审，现已伺候了。”那官说：“黄绣球？……哦，……是件什么事情？”只见他背后走出一个家丁，唧唧咯咯的说上几句。书办在旁，也插上几句。黄通理此时格外留神，晓得这家丁必定是稿案二爷。起头听不清说什么，后来听得几句，说：“外边当这女子是女扮男装，起了谣言，实在是弄错的，可问不可问。吩咐下去，叫那女子具个结来存案，就完了。”^③那官便道：“很好。”一言甫出，书办已抱下案卷离开。又是一声吆喝，那官早就退堂。黄通理心下暗想：就这么希松了结，可见钱的力量真真不小。公门中事，真真可笑！^④忽又想到：“我真糊涂，怎么听审时，堂下并不见黄绣球？”^⑤于是急忙走入刑房。

张先生业已回寓，有人告诉他，说黄绣球原不曾来，张先生交代的，你明早随便写个保结，连那个东西一齐送到房科里，张先生在此等着，不要误事，当时就可到官媒家领回人去。”黄通理便也致谢告辞。一路上还有多少心口猜度的话与那些后文，须听下回分解。

① 明白护教抑民，不敢秉公，却偏要如此说，确是今日官场口吻。

② 官无书办门丁，即如木偶，如瞎子，大都尔尔。

③ 隐然有说官误听谣言，拿错了之意。

④ 黄绣球之事，万无呆呆铺叙审讯之理，文乃善藏善收，毫无一丝不入情事。

⑤ 不见黄绣球一语，虽是当日情事，亦是作者斡补之法。

第五回

黄通理初访张先生 官媒婆说起祸根子

话说黄通理出了衙门，心想：这件事，方才见那官在堂上，似乎并不曾晓得有此一案，却为何竟被收押起来，又居然当堂发落？这定规是外面做的把戏。幸亏我因为省事，用了二三百吊钱，凭他打点开来。不然，就不知要怎样的涛张为幻，将此事锻炼周纳，做到什么地步！公门中人，三头六臂，广大神通，真令人无从捉摸。毕竟这件事的起事根由，固然是从谣言上来的，却是其中定还另有一个蹊径，如今也不去管他。明日看来，是要补足那一百五十吊的票子，再同那张先生接一接头，便可领出人來。等此事了后，少不得当真与张先生交结些，想个运动他的法子，那时不但这事可彻底明白，要连他们的广大神通，一切玄妙不传之秘，都勘破了他，方能做事。如此低头自想，迈步而行，不一刻已到家门，与家下人说知，大家方才放心。一夕无话。

次日早起，起好了保结的底子，捡齐钱票，又带了些银洋。吃过早餐，来至衙前。一看对时表，已九点多钟，衙前各房科尚是鸦鹊无声，只得退至左近一家小茶坊内略为等候。等到十点钟外再去一看，依然人影寂寂，往复三四次。过了正午，要待回家，心里又记挂着黄绣球，巴不得早一刻交清，便可早一刻领他出来。要先到黄绣球处一探，又恐误事，不觉的十分急躁。

渐渐那茶客散完，时候交到未正了，只因有事在心，忘却饥饿。茶博士上前问道：“你老等候何人，还不回府吃饭？”黄通理兀自纳闷，听那茶博士问起，便说：“我有要事等衙门里的张先生。约好今日早间到他房科面叙，去了三四趟，他却还不曾到。”茶博士听犹未毕，接着说：“可是刑房里的张开化张先生？^①他家离此不远，你何不去问一声，反在此呆等？张先生向来没有什么公事，总须下午五六点钟才进房科。昨日是你约他的，还是他约你的？若是他先约你，断无失信之理。只怕是你约了他，他并不清

^① 张先生亦是书中要紧人物，不可不出其名，却从茶博士口中顺便带出。

楚，不知你老为的是件什么事？等的可是这位张先生？”黄通理闻之爽然，自想连日趁口称呼，只是“张先生”，并未请教他的名号。又昨日是一个不相识的人，给我如此这般说法，当时只以为传言唇合，匆匆不曾问个着实。然而总算是他约我的，难道是传话的人弄错了，或是我听错不成？便对茶博士道：“你晓得刑房里可有别人姓张？除了刑房里张先生，还有第二个没有？”茶博士说：“衙门里人很多着呢，只有几位大头脑我们知道的。你老讲是刑房，却除了张开化先生并无第二个。若不是刑房，就还有一两位，声势更大，你老怕不能轻易遇着了。”^①黄通理说：“这位是吃长旱烟袋，带老花眼镜，年纪约莫不上五十岁光景。”茶博士说：“是了是了，正是张开化先生，他家住在东面后街上，如今你快去看他，闻说他今日要到一位亲戚家去帮办喜事，离此有二十多里，不要在早半天已经去了？”黄通理心下一想，顿然惊疑：怎么昨晚的话，果真是我听错的？便央请茶博士说：“给你些酒钱，抽一空儿，领我到这张先生府上一问，可使得么？”茶博士应允，领至他门口，进去问了。张先生果已出门。再问有什么话交代何人，他家下回说不知。又问几时可以回转，也说不知。黄通理惘然若失，无法可施，急忙赶至衙前，寻入刑房，见昨晚交代带保结付钱票的人，已在房内，因而如长彼短，一一诘问。那人道：“昨晚张先生交代后，重新又来，却迟了一步，你已去远了，追赶不及。说你这件事还有变动，他今日自有私事，要待两三天再作商量，请你等着些儿。且交代你，媒婆家不能再去。”

黄通理听说，大吃一惊，问：“是何变动？可能略示机关？昨晚明明白白已经当堂了结的，怎么又凭空变动起来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张先生如此说法，我们也不甚灵清。究竟你这事，既无人告发，也不见本官访拿的差票，外间闹得一天星斗，这个风潮，从何而起，难道你真懵懵懂懂，一些儿也不知道么？我也万万不好同你讲得。你且安心再等两三日，等张先生来了，自然晓得那变动的情由，此地不可再多说话。我们已到办公的时候了，你快请便罢。”黄通理此时又疑又急，瞪着两眼坐着。不一时见来的人多不去理睬他，才愤愤无语而出，一口气直奔回家。那看顾门户的，及照管他孩子们的一位老奶奶，都当是黄绣球一同回来，喜之不胜。他两个孩子更有一种欢欣鼓舞的天性，相迎出来。谁知事竟不然，不但无黄绣球的踪影，连黄通理也怒形于色，面上夹青夹白的，好不难看。大家不敢动问。两个孩子登时哭嚷。黄通理歇息了好大一会，方始说知情由，抚抱了孩子。大家凝神咋舌，默无一词，只不过劝慰宽解。又是他小儿子，一面哭，一面问道：“母亲却在那里？什么衙门不衙门呢，可让我去看一遭，衙门总不是出妖怪出老虎的地方。父亲可以去得，母亲可以去得，我虽年小，同着父亲，似乎也可以去得。母亲既去了一时不回，叫哥哥在家，让我去陪伴母亲，岂不甚好？”黄通理不觉又笑道：

^① 公门中有声势之人，身分如是，自非市井茶博士之流不能作此语。

“你懂什么？你母亲现在的地方，连我都不许去了，何况于你。你说衙门里不是出妖怪出老虎的，我却碰见了妖怪，才回转来。你母亲却正在虎口呢。”^①他小儿子不明其故，便又认真哭嚷，定要扯着黄通理同去。好容易才得解释清楚。

闲话休提，却说黄绣球那边。这日等黄通理，也不见来。直到晚上，媒婆子就发起话来，说：“张先生原讲今日叫你当家的领你回去，为何此时还不见到？又无别的信儿，我这里打听过，你的事情不小，张先生做不得主。这间房子又不像是你住的了，你住过一夜，又是一日，我已是十分容情，少不得仍请你到那小屋子里，再去住住。挪到小屋子去，就有小屋子的规矩，少不得仍替你上起手铐来。我们吃官饭，奉官法，你怪不得，我也顾你不得许多。”^②黄绣球不慌不忙的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理应从命。但只请教一句：你打听我的事情，到底是个什么风声？莫非我那黄通理也押起来了？张先生也丢手不管了么？”媒婆子道：“我成日不出我的门，各管各事，就有些风声，好说给你听的吗？吃饱了饭，都来替你们放风声、传消息，我当官媒婆的，还要犯个若大罪名，坐起女牢来呢。你只管听我吩咐，快走到小屋子里去，好好的给你铐了，总铐不死的。谁又叫你女扮男装，做出妖异之事。那张先生糊糊涂涂替你担代，今日若不是黄祸讲起，我还只道是件不关紧要的案情。如今只怕张先生也吃消不起。你那黄铜泥不黄铜泥的，还想置身事外吗？”^③

这是媒婆子无意中一连说下来的，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黄绣球当时听得“黄祸”两字，想：黄祸是我家一个远族，生平恃着衣顶，结交官役，惯行挟制于人。数年前很与通理意见不合，却已出外许久，并不在家，必然他恰才回来，遇着我那日之事，他便捕风吠日，搬出这场是非。不知通理可曾知道？万一通理不知，由这匪人播弄，不难闹到我家破人亡。我一家虽不足惜，岂不叫我这村子上，越发成了个黑暗世界？我便死也不能瞑目。想了许久，忽然心生一计，对那婆子笑道：“你既奉法行法，我也犯法知法，何敢多言？但方才你说的那位黄祸，正是我家族人，我向来最敬重他。”^④前日我当家的还对我讲，晓得他同你处相识。可惜他出门未回，若是回来，早就托他到你处多多孝敬。求你看在他的面上，不必劳动张先生，反分了好些。如今想必他作客初回，理应我当家的先去拜候。官法瞒上不瞒下，可否请你密递一信与我当家的，或是请那黄祸到此处与我一谈？横竖我在你家，总逃不了，飞不去，料可放心无事。”媒婆听罢，说：“今晚不及，你总先挪进小屋子，歇过一宵，明日再让我看行事罢。”

原来这黄祸居乡，惟利是图，无恶不作，虽是世传仕宦，本身也读过几年死节，年轻时便不习上流，胥吏公差，无不结纳，凡事一到他手，无不闯祸遭殃，所以他的老子

① 公门中事离奇变幻，只有甚于妖怪者。

② 口吻如生，情形酷肖。

③ 活画出这一副脸嘴来。

④ 蓄大志的人，有时不能不说违心的话，所谓善用权术。

代他改题一个“祸”字为名。他却后来生得个好儿子，叫做黄福，与黄绣球很共些事，这是后话慢表。

当下黄绣球闻得黄祸二字，猜度他既已回来，我的事被他所知，不论是否由他启衅发难，必须先牢笼了他才好。况且十有八九，为其所害。我夫妇只当他出门在外，不曾想着，如今只恐通理亦竟未知。我不妨勾他见了面，窥察他的神气语意，如果事由他起，则紧铃解铃，原须一人；即不由他起，得了他，许些甜味儿，先不先就可晓得眼前的消息，这才是恶人有恶人的用处呢。故与媒婆说了那一番话。

那媒婆自是老奸巨猾，何肯轻信？到第二日，却私下叫人去请了黄祸过来，把黄绣球的事又问了一遍，方把黄绣球的话告诉了他。黄祸原只从黄绣球出门看会的那一天，恰才回家，也在人丛中，听得黄绣球放脚的一段新闻，便计上心来，趁着黄通理不知他已回，见风起浪，要从中发一注小财，仗着与衙门里的门上认识，进去说了一桩别的事，请门上打了一张门条，叫差役将黄绣球押发官媒，并未说什么女扮男装，亦未回禀本官。适值外间纷纷的谣言四起，拿人的差役只当为了谣言之事。及至黄通理要递诉呈，遇着张先生，张先生也只当为了谣言之事。其实那谣言不但官不晓得，连门上与宅门以内的人，一概不在意。却是黄祸又想出大题目来，撺掇门上，进了个间道出兵的计策。先使门上授意书办，将此案随堂发落，以显其欺官舞文的手段，给黄通理瞧着；然后将大题目加上，做起大文章，合可铲完黄通理的家，至少也得数千金，各人依分享用。此意就连张先生也不曾知道的，昨日暗地里通知官媒，嘱官媒收管好了，却亦未曾说及这些机关。今听得官媒反把黄绣球的话来说，一想：要先见黄绣球的面，即有多少碍着情分之处，再禁不住他当面哀哀哭哭，软了心肠，这事不就砸了吗？不如装做不知，不愿与闻为是。又转念一想：这事是我从中放的药线而制造机宜，门上却付托了张书办之手，万一张书办弄点手法，私下先吃一饱，我与门上两不得知，虽然事成之后，不免也要分他一宗大数，然而反挑他进个双分。如今他既有事，要耽搁两三天，趁此当日，黄绣球又要找到我，落得见了面，假惺惺的捞他一把，要个二三千，索性撇开了张书办，就此与门上一说，提些小分头，四面八方，点缀点缀，我与门上就分得一千八百。门上的说话权柄，可发可收，不怕张书办有什么纠葛。又但凭我的主意，门上没有不依。若是黄绣球不肯照我的意思答应，划算不上，仍可借着不敢多事，推托开去，有何不妙？左思右想，才对那媒婆道：“这事我原想替他出点力，不过他家黄通理还不晓得我出门已回，多年不见的人，不好自去兜揽闲事。既这么着，我只算顺便来望望黄绣球，做个不知其事的样子，与他谈谈，有何不可？”那时媒婆便将黄祸引到小屋子外面，撮过一张交椅，让他坐下。

这黄绣球虽是与黄祸同族，却平素少见，声音面貌都不很熟悉。当下黄祸坐定后，与黄绣球寒暄叙述的话头，不必多赘。只听见黄绣球说道：“我这事，不论大伯子起先

晓得不晓得，如今是明白了。据你大伯子，有个什么妙法？”黄祸道：“这事我前日方才略闻梗概，只因回家不多几天，诸务忙碌，尚未看见通理，今日偶然在这媒婆家门前走过，说你在这里，本来不便进来看你，承你的情，请我来详诉一切，不知你可同通理接洽过？”黄绣球道：“正是为了这个，最好请你屈尊，去寻着通理，一切便拜托你大伯子，惟命是听。昨今两日，想必我这事有了变动，所以通理隔断了消息。你去将我的话说明，通理一定也惟命是听的。”此是黄绣球要探听黄道理，这日何以不来，与其事何以变卦的生法，并非真马马糊糊，就惟命是听。黄祸却听了这四个字，就打到心坎地上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即刻到你家寻着通理，再来商量。”站起身便退出来，心想数年之中，不料通理的夫人，能如此出趟，看他说几句话，剪剪截截，很懂大局，倒是个爽利性情。只怕通理向来迂腐腾腾的，也慑于阍威，所以他许我惟命是听，拿得定通理也不敢不听他的命令。^①他家财虽是不多，凭着我的手势，弄他三四千，留他一两千，给他夫妇养老，就还不算丧尽良心了。所以拍拍胸膛，说：“诸事在我。”便如飞似的辞了媒婆出去。

那媒婆原不深知黄祸与黄绣球，各人有各人的心思，但知又人有财气进门，是不至落空的，登时同黄绣球又换一副脸嘴，却不好马上再叫黄绣球又搬到好屋子去，只到吃饭时送进一大碗洁白的饭，一小碗好吃的菜，借着请他吃饭，又松了手拷。

这个当口，忽听见有人敲门。开了进来，你道是谁？竟是张先生与黄通理来了。黄绣球一见通理，劈头一句便问：“你碰见黄祸没有？”通理还未觉得，张先生反似竖着耳朵，凝了凝神。这不知为着何事，且听下回再讲。

^① 黄祸一人能鼓弄门上、媒婆、张先生诸人皆在其掌握之中，而独为黄绣球“惟命是听”一句话迷住，小人惯为利役如此。

第 六 回

议捐款张先生转圜 考决科黄通理应课

话说张先生起初原是受了门上之命，于中取事，其事由黄祸发端，原也晓得，但不晓得黄祸又有诡计，以为不过就是这么一件事情罢了。那知当晚本官一面在堂上发落，一面门上又有密示送至他家，说今晚黄绣球尽管不必到堂，尽管说任他的本夫具结取保，却是还要从缓才能开释，并不许他本夫再去探望。所以那晚未审之先，张先生还与黄通理说过“你令正也就要带来”的一句话，谁知后来竟无须带到，这是连张先生都不料的。张先生接了这个密示，不解所以，重新到房科里，要转告黄通理，已是不及；要再请门上的示，问个端的。门上又面说没有什么，不过再要一两天内，在本官面前禀清楚了就是。恰好张先生要到亲戚家应酬一两天，趁便就说：“书办本有点私事，如此正好。”出来即叫人通知黄通理，在略说得个事有变动，官媒家不必再去云云，并不知竟有个大大的变局在内。

次日午前动身往亲戚家之后，路上想起与黄通理在饭馆内谈得相契，曾说请他“放一百二十个心”，又说“早碰着我，这事就不会糟糕”，如今忽然翻变，连我都不知来由，岂不更叫黄通理惊疑？故此一到亲戚家贺过了喜，即便回转，不曾帮忙，这正是张先生所以名张开化的好处。却未曾料着，是黄祸已出了头。一回转来，便寻黄通理说知。黄通理正苦无法无门，便一同拉他，先来黄绣球处作个计较。猛然听黄绣球问及黄祸，耳朵一竖，心神一凝。待黄绣球一五一十的说来，张先生是默然不语。黄通理是诧异不迭。两人有两样神色，亦有两样意思：张先生的意思，不疑心黄祸在黄绣球身上，又起了眼，反疑心是黄祸在他身上，出了花头。^①与那门上说，他讲的钱，不止此数。所以门上明说没有别事，暗中实使我为难。我受了冤枉，还因此叫黄通理派我个办事不周，落了面子，好不可恨！那黄通理的意思，则为黄祸向来不是好人，这事原说虽从谣

^① 写得分明，是张先生应有之疑。

言而起，其中必另有一条蹊径，不想就是他回来与我作对。于是与黄绣球又各将各话，彼此说了一番，却碍着张先生与媒婆两人在旁，不能痛述。那张先生听此情形，动了个仗义不服的念头，正要发话，只见黄祸已闯然进内。不提防三人打了照面，三人又各有一时说不出的话，与那假周旋真惊惶的一段情景，且略去不表。

单说张先生，当时盘算了一会，把仗义不服的念头又生出和平完全的法子，对黄通理道：“你暂在此，我与黄祸出外料理去。”说罢，便邀了黄祸，要同到衙门里会那门上。黄祸始而不肯，继而想：仗着门上的交情，所怕何事？就同去面见。张先生将如何遇着黄祸，先行说明，然后委婉曲折，带问带说，低低的说道：“这事原是假公行私，既然过了堂，本官不追究，里头师爷不知道，若再回禀本官，画蛇添足，一查起来，彻底翻转，弄假成真，案子是无头的，人是私押的，赃是过了手的，而且是卖官诈赃，这些罪名，反比黄绣球的事闹得大了。爷们不肯承当，书办替爷们办事，可也承当不起，黄祸也岂能脱身？依书办的愚见，就仍照前日的数目了事。另有如此如此的好机会，凭在书办身上，大家再明走一条路，可使得么？”^①门上听了点首。黄祸听了，对着门上说：“这就甚好，内里有你，外面有我同张先生，快点办起来，使得使得。”张先生说：“如此我们就去了结这一桩事，立刻取了黄通理的保结，叫黄绣球出来。”门上答应道：“就是这样，不可含糊。”张先生即与黄祸仍到黄绣球处。不过两顿饭功夫，就办妥了。

看官们，将张先生当着黄祸与门上说的一席话，解了葛藤，明了心迹，是看得出来的。至于如此如此的那话，怎样叫黄祸与门上便欣然乐从，成个虎头蛇尾，只怕一时不懂。要说做书的叙事鹤突，不能不申说明白。原来张先生前两日在饭馆内听黄通理说，黄绣球怎样开通，怎样想发心做事，甚以为然，已将一线文明，输入脑气筋内，所以当时黄通理暗存了个借风使篷之意，张先生也暗存了个剑酬烈士之心。至此又因黄祸一番交涉，触发起来，想：黄祸无非是要弄钱，黄通理夫妇却喜在地方上创兴事业。这两日内，闻得本官正奉文要举办新政，什么警察，什么学堂，那经费出在那里，还不是向地方上捐集？现在捐款很为吃力，本官即捐廉为倡，还恐不能踊跃。这位本官，更是吝啬不过，难得有黄通理夫妇这样一种人，想办事而不可得。若与之一说，叫他趁此机会，于学堂警察二者之中，随意择一自任，捐出三五千金，他力所优为，一定应允。有他这三五千，再捐别人，事就容易了，本官不必自挖腰包了，马上有人办事。既博得上司奖励，那款子除去创始的经费，随收随劝，上摊下分，自然也就不少。等到不够，或是重捐，或是中止，是极寻常的，不妨再作道理。这么一来，黄绣球有罪可免，黄通理有事可做，门上另有财可发，黄祸又有路可走，这是张先生起先盘算在胸，后来所说如此如此的话儿。

① 懂事的人说话，固是不同。始而吃紧，继而圆话，使门上不能售黄祸之奸，使自己显见无不实之弊，又使其事当着黄祸之面立时说开，张先生真有文才！

当下到黄绣球处，先说事已了结，随便将写的保结交付于我，人可出去。且不说及此事，黄祸也是不说起，只不免自居其功，像全是他的神力。黄通理与黄绣球莫明其忽难忽易之故，即赠了媒婆几番，托他雇一乘小轿，黄绣球坐了先回。张先生邀同黄祸，也随到黄通理家，才以地方上要举办警察学堂，劝他捐金任事的话，略略一说。黄通理闻之，欢喜欲狂，说：“这又真真应着‘祸者福所倚’的一句话了，今日不及细谈，明日午间，仍奉请张先生与敝族黄祸，在那酒饭馆内面叙。”^①二人就少坐分辞而去。去时黄祸对张先生说：“凭着你了，你可要早点到的。”黄通理心下一疑，想：这有什么凭不凭的？^②等张先生去后，黄祸却独自回转，问黄通理道：“你意中想捐多少？闻得衙门里说捐得上万，可以详请专案奏保。我与你一家人，衙门里的门上，同我至好。你若先给个数目与我，好替你预为地步。公事虽不能跳过书办的手，却不用书办费心。况更不与刑房书办相干。故此张先生是用不着的，最好你有话对我讲，让我去托门上，吩咐礼房赶紧替你具呈。只须你认定数目，那款子不必说一定先要存库的呀。你懂得么？”^③黄通理听了，又恨又气一语不答，只说：“总总明日再谈罢。”送他出了门，这才与黄绣球休息下来。想起黄祸的面目口吻，越见得前事是为他所害，曲折分明。可惜张先生不知他为小人，又拉扯了他，究竟不怕他什么。倒是以前要寻个做事的方针，无从下手。不料绣球他生病做梦，发心要同我一样，惹出这一场磨难。如今倒得着机会，我想毁家输财，以私财谋公益，也是一件极应该的事。但恐学堂、警察这两事的办法，也很难定夺，不难于发起举办，难在于切实完备。学堂要有造就人格的各种教育；警察要有捍卫地方的各种教育，我们不曾受过什么教育的影响，于这些上头，很有缺点，故临事虽放着一片热心，却将何术应付？想来真可惭愧。但事机所在，万无困难而退之理，自然要竭力鼓舞，正应着诸葛孔明所说“成败利钝，非能逆料”，且尽我义务而已。

黄通理这话原是对黄绣球讲的，那黄绣球心领神会，却不言语。你道为何？原来他受了两三天的委屈，沉思静观，越有一种义愤豪侠的原动力，摩荡于心。一面听，一面忖，反觉黄通理的话，有些模棱，不以为然；又无奈苦于无可发明，不能辩驳，遂似做了个息夫人。黄通理只当他是疲倦极了，岂知他那郁勃激烈的精神，引而未发，更是十分圆满。当下二人闲谈就寝。

次日料理些家事，打发照管门户、看顾孩子的人先后回去。未及午时，那黄祸便跑了来，瞎七瞎八讲个不了，定要问这学堂、警察的两宗事，认办那一门，认捐几何。黄通理被逼不达，说：“这事本官才奉文下来，还不知本官是怎样办法。大约那学堂，是由书院改做，管书院自有董事。本官必须先与董事商量，查明经费，拟好章程，或是要

① 若无黄祸播弄，张先生即不会想此一法，故曰“祸者福所倚”。从来小人反有益于君子，往往如此。

② 绘影绘声。

③ 只怕只有你弄钱的懂。

扩充规模，或仍照旧添改，均不可知。此时我冒冒失失，具呈认捐，不免事嫌搀越。且尽我的力量，也只恐捐得有限，怎能望那保举？”黄绣球眉头一皱，忽然说：“保举呢，总有望，不过在多少上分个大小罢了。我们既是向来不与闻公事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办。我的意思，不如我们送大伯子二百块钱，由大伯子自己再凑些，去捐为公款；或者图得个小小保举，那其间怎样办法，由官做主，大伯子也犯不着去管。这是我报补前日大伯子的情，不必同外人讲着。”黄通理听了，知是黄绣球要拿此推开黄祸，倒也干净。黄祸本是个贪利小人，只要有了钱，那里还顾甚么前后，听得有二百块钱，独自到手，心花怒开，也不计与门上如何交代，便说：“如此就生受了，真是你奶奶明白瞭亮。不是我说，像我们这读书人，少出头露面，管那些闲事最好。我也晓得你们家财并不甚多。我虽生受了你们二百块钱，总算同是姓黄，捐到公中用了，也就算是姓黄的人，在地方上占点面子。这话既然如此，少停同张先生吃饭，就让我来说，你们不必开口。”黄通理与黄绣球扯了一扯袖子，说：“那更费心了。”黄通理随命黄绣球退入后室，略略商量了几句话，正要出来托黄祸去邀张先生，张先生已来了。与黄通理见过后，即请见黄绣球，说：“奶奶连日受惊了。”黄绣球福了一福，说：“多劳先生鼎力，尚未登门拜谢。至于前几日的事，何足慰问。闻得泰西女杰，常有以数十年牢狱生涯，为众生请命，终能达其目的，发出光彩于世界历史之上，似我又何足为奇！我原有从我们村上绣出全地球的一个誓愿，这区区之诚，想必我家通理已与先生谈过，现在也谈不尽许多，诸事由通理请教。请同去用个便饭罢。”

于是三人出至饭馆。黄通理在黄祸不留神之间，已与张先生递过消息，约他另谈。张先生会意，所以这日在席上，只淡淡的将昨日所说之事提了几句，装了个既醉且饱，毫不关心的样子。^①黄祸也暗喜张先生并不上紧，那门上处，只消我去说开，他本没有成见，不至追究。^②二百块钱，安安稳稳到了我的手；黄通理夫妇还要大大的见我的功。将来看势，再借一二百块，也叫他不得不肯。

不一时，三人酒饭已毕，张先生散去。黄通理却招黄祸又同到家中，叫出黄绣球，当面说道：“前两日事，用了好几百下去，如今送他的二百块，家中已无存储，要待收些租籽，取点利息，原还凑得上来，只是时候耽搁了，事情亦有耽误，不如你拣几样衣裳首饰，就托他去一当，不够，可添上几十块罢，办事筹款真不容易。若是要我捐二三千金，只怕变尽产业也未必能如数呢。张先生不知我家底细，幸亏有了你大伯子，不必与他再谈。你大伯是自家同族，此番虽是报他的情，却也为了自己的事，更不好耽搁的。但只门上那边，要格外费心弥缝了结，从此就不提此事了。”^③黄祸见如此殷勤，

① 张先生真是有心人。

② 随手了结门上一边。

③ 门上那边，再了结一句。

十分高兴，便“谨依台命”的照话而行。自去不提。

一连几日，恰近乡试决科之期。这年乡试，初改策论，报名的也有四百多人，内中监生七八十个。你道这一班秀才监生们，平日连八股都未精求，有些竟连“之乎者也”都掉不清楚，晓得什么策论！至多在窗下读了几篇《古文观止》，就算是高材生了，再有能看看《纲鉴易知录》，分得出什么吴楚材的《纲鉴》，袁了凡的《纲鉴》，那更是顶儿尖儿，算一位大名家。每年在书院应课，一课差不多可取几个第一的。自从改行策论，这一班高材生、大名家，毕竟聪明过于寻常，遇着题目，只在八股里面翻一篇，除去破承，删去两三股，作为段头散文，钞了上去。那出题阅文的人，原不过一般材料，得了这种文章，就奉为至宝。加上那庸庸碌碌、不明这个秘诀的，缚手缚脚，做不上来，于是这一班越显本领。^① 因此平时争膏火奖赏的，竟少去大半。一班老生、老监，与一班资望浅薄、性质拙笨的，都靡然自沮，不敢相争。却是到乡试年分，有一宗宾兴费，按名分给，在膏火奖赏之外，决科不到者，即摊派在到的人数上。此项之费，看人数多寡，每届得三四元不等。这年又是恩正并科，正科得四元，恩科减半，合来也有六七元，到一到，领到手之后，作为试费，省俭点就缺短有限，所以大家矢愿观光，不论老朽幼稚，只要可以进得场的，都报名投考。^② 黄通理这样一个文明的人，难道还应此腐败科举、想去争一个第一，或是领这数元宾兴费吗？却因知道有开办学堂的事，要希冀遇着个题目，抒写他胸中意见，万一竟把开学堂出了问题，更好条议个章程，以文字为运动之计。逐连日在家与黄绣球计议，预先也报了名。不多几日，借书院决科局试。

那时正逢五月底六月初，天气炎热。黄通理这日应名接卷，感受暑气神思不振，自早晨六点钟至十点钟，还未落笔成得一字。俄而交到午牌，传本官谕知，各自携卷回家去做，限明日辰刻集卷，交礼房汇收，逾限不录。要知这日题目为何？黄通理怎样得心应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入后文，却以决科引起，又借此摹写一段科举中恶相，落花水面，都成文章。

② 骂尽秀才。

第七回

阐讲义乘凉吃西瓜 办学堂抗言怀北美

话说那日决科一天，天气甚热，点名出题之后，已过辰刻。向例虽亦是扃门，而此等考试不比岁科考，必须恪遵功令，故因热不可耐，也就传示散卷，官话叫做体恤士子。其实扃门散卷，都属具文。要说体恤，莫如竟把膏火奖赏与那宾兴费，按人匀给就完了。

闲话少叙。这日黄通理于黎明进场之时，感受暑气，文机索然。坐定后，又见那考生笑语喧哗，搅得神思混浊，头目昏花，深悔多此一行，抵桩曳白而出，故连那题目，也无心观看。及至得了携卷出场之令，匆匆回家，反觉心目间豁然开爽。黄绣球问道：“你如何这样快已交了卷了？”黄通理道：“我还未晓得是何题目，那里有卷可交？”便说知其故，说时从新去到别人家，去将题目问了回来，却是一篇经义，两篇论题，另外一个纸条，写着道：“诗云不愆不忘义”、“王安石论”、“策论八股优劣论”。把这三个题目的命意一想，无非庸腐锢旧的宗旨：不愆不忘者，分明说要守着祖宗制度，不可改革；王安石乃是以新法败坏宋朝之人，亦是借他做个影子，叫人勿言新法；第三题虽是问的口气，实也侧重八股，有个此优于彼之意。据此看来，这卷子无甚做头。若照我的见解意思做了上去，必与他宗旨反对，且就此可见这官的顽固，不是能奉行新法的。怪道他接了办警察、办学堂的文书，搁住了不发出来，将来还怕不是含含糊糊敷衍过去？黄绣球说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做文章，原要自出机杼，自行发挥，不是迎合他人的嗜好。况你又并非真为了科举，争什么名次高下？做也罢，不做也罢，倒是这三个题目，据你的见解，自然有不同之处。我却不但莫测你的见解，便是那不愆不忘的书理，与王安石的人物历史，我也不知。你可讲给我听，就拿你的讲义。写在卷子上面，来得及，便交去了，试试衡文的眼法；来不及，只算当我是个女学生，讲两首书，你又何乐不为呢？”

黄通理笑道：“这‘不愆不忘’的一句书，在《孟子》上，大孩子已经读过，应该会讲了，先叫大孩子讲几句听听。”于是他那大孩子便照着朱注讲过一遍。黄绣球问：

“讲的可是？”黄通理道：“不差。但这句书‘不愆与不忘’，虽是四字对举，却为一意交互。愆训过失，凡先王之法，似其不愆者，必宜遵守勿忘；如忘之，即非先王之法。若其已愆，又宜及时修改，使归于不愆而后已，故常有旧章可以率循。后人把这四字，看成两橛，只死守下句，以词害意，动不动说是先王法度，可愆不可忘，岂知愆是差脱之意，如五星运行失所，亦谓之愆。星行尚有失所之期，故先王立法，亦断无久而不愆之理。后人只将‘愆’字作为违背先王的说法，犹言不可违背先王，因而连先王已愆之法，也斤斤守着，不知法已衍，即非旧章，果能率由旧章，必须不忘其不愆之法。这句书要如此讲，始觉圆活。观上文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这一句，更为分明。不然，只要是法，何以又不能行呢？”^①

黄绣球与他大儿子一齐听着，均自无语。他那小儿子在旁，说：“这书我还未读，听父亲讲来，也尚懂得。既这么讲，何以这句书，不说‘不忘不愆’，要说‘不愆不忘’呢？”^②黄通理说：“你这孩子，又来驳我了。古人文字，本有倒装句法，这两句是《孟子》引的《毛诗》，那《毛诗》是有韵的，取‘忘’字与下句‘章’字协韵而已。”黄绣球问道：“然则他命题之意，一定是寻常解识，与你大不相同。但他那寻常解识，本于朱夫子。你这异常解识，在古人中也有说过的没有？”黄通理道：“大凡读书，原不可拘文牵义，泥煞章句，讲法与书理相合，就是近人的，也多有可采，讲法与书理不相合，不要说朱夫子，便连孔夫子岂能信得？法国从前有一位文明初祖，名叫笛卡儿，其学以怀疑为宗旨，谓于疑中求信，其信乃真。此理厘然有当吾心，吾即取之，苟愆然不嫌吾心，吾即弃之。虽古今中外之圣哲，同所称述，皆疑而不信。我今讲这句书，只是凭我见解，何须依傍古人？现在天下大势，正坐依傍古人，不论古人说得是的，说得错的，毫无决择，一味崇拜，所以见理不明，谬种流传，达于腐败极点。一二新进后生，略闻异说，却又把中国数千年来先生留传的良法美意，偶因古人一两处的误会误解，就牵连一概抹煞，嚣然腾辨，渐渐的分出旧学新学，旧党新党的诸般名目。其实有旧学的，方能窥见新学；真维新的，无不从旧学中考察折衷而来。譬如裁制一衣，料子换了新的，而做法一样有领缘襟袖，不能出旧式范围；建造一屋，木石换了新的，而造法一样有门窗户壁，不能破旧时间架。只不过衣服的长短大小，要合体，房屋的宽狭明暗，要合宜，不可应该长大的仍裁得短小，应该宽广明爽的，仍造得窄而且暗，这就叫做维新不守旧，也就叫做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了。若故意做衣服做得不合体，造房子造得不合宜，以为新鲜奇异，却已忘记了衣服房子的不愆制度，不得为之率由旧章。旧章既失，便新不成新，旧不成旧，一物一器，尚不适用，何况那政治上的事，关于民生国计的

① 此一段是作者自己之意，却无来历。

② 写黄通理两个儿子，必各得其两人神气、口吻看，似闲文，不过借作点缀，其实皆为后文此二儿伏线。文有事发于数十回之后而先见影子于数回之前者，此类皆是。

呢？我如今讲了这半天，待我便将此意，发出一篇讲义来。至于那王安石的人物历史，策论八股的优劣比较，一时说给你们，也来不及，索性也待我做他出来，再看再谈。”

当时黄绣球领了两个孩子走开，黄通理自在书房内构思作文。那天气竟酷热无比，到了黄昏，寒暑表尚高在九十几度。黄绣球说：“如此热法，何苦必定要去做他？不如端张椅儿，仍旧谈谈说说，当作乘凉。”黄通理却文思泉涌，笔不停挥的坐在灯下，并不起草，就一行一行写在卷子上面，真有得意疾书之乐。黄绣球放心不下，时常走去看他，替他搦扇子，赶蚊子。顷刻之间，已成了一篇不愆不忘的讲义，一篇王安石论，暂为搁笔。命他孩子们捧一个西瓜出来，交与黄绣球，逼些瓜汁来饮，略为润燥。他大孩子闻得有西瓜吃，忙去拣了个大的，滑手一跌，将西瓜跌成两片。黄通理道：“看你做事慌张，好好的一个瓜，又送在你手里。”黄绣球上前看时，这瓜白瓢白子，像还未熟。黄通理听说是白瓢白子，便道：“这也罢了，还没有什么可惜；要是黄瓢黄子的，有此一跌，就应着不是个好兆头。”^①黄绣球闻之，知此话寓着那黄种白种的意思，对他大儿子道：“你明白你老子的这句话么？你看这西瓜，外面的形式，就如那书桌上摆的地球仪一样；内里的瓜瓢瓜子，就如地球上各色种族人民一样。瓜子是种，瓜瓢是族，瓜子附着瓜瓢，就如人种各附其族，虽然瓜是黄瓢，不必定是黄子，瓜是白瓢不必定是白子，而人民不能离族以居，就如瓜子不能离开瓜瓢而生，是一个道理。如今这跌碎的瓜，是白瓢白子，怎么你老子说不甚可惜，要是黄瓢黄子，就可惜了呢？不过影着白的是外国种族，黄的是中国种族，中国种自然要有爱中国种的一副心肠，所以说出这句话。这个理路，是前次我梦见那罗兰夫人，她说她是白家的人，我是黄家的人。这两句话，你老子剖析与我听了，我才晓得的。”^②故此我们父子娘儿们，既然生在中国，算了黄种，切须自己爱护着同种。大家你爱我，我爱你，生怕伤害了似的。并不是说西瓜定要拣白瓢的吃，黄瓢的就预先看得出，不可破开来吃呀。你们不要听了，又拘执班驳起来。”黄绣球这样说着，只见黄通理又去据案而书，黄绣球忙又另开了一个西瓜，逼了一碗瓜汁送去。约莫到二更时分，三篇都已写毕，把那《王安石论》、《策论八股优劣论》也都略与黄绣球解说了。

次日不及辰刻，即交入礼房。别人交卷的，也纷纷而来，却还只收得三分之一。黄通理趁手接着一位熟人所做的卷子，翻开来一看，只做了首尾两篇，当中的一篇王安石论，并不曾有。那人因问道：“少做一篇，不算不完全卷吗？你看看我这《四书》义钞得还像么？至于那策论比八股，自然策论在前，八股在后。自从有《古文观止》以来，就有《国策》的，怎么不比八股优点？这官出题目，也实在不伦不类。我却将此意做在里面了，请教你可是不是？”黄通理听了这些谬话，连连将卷子替他交上，口称“高明

① 随手拈来，无不有一番妙谛，关会本书宗旨。

② 回顾第三回。

极了”。一面说，一面见那礼房在那里齐集文书，一张张都写好折起来的，问知就是要举办警察学堂的告示，今日送进去标朱用印，再歇几天，便发出去四面张贴。^① 黄通理因先抽了一张办学堂的，央借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为出示晓谕事：照得某月某日，奉府宪札，转奉藩宪札开：“案奉督抚宪行知，承准学务部咨称：现在京师已设立大学堂，各行省之府厅州县，亦迭经奉谕举办，自应督饬酌量兴立中小学堂，以宏乐育，而开风气等因。准此，札司通飭，等因到府。”奉此札县，等因到县。除移商儒学训导外，为此示仰阖邑绅民及举贡生童知悉，如有熟悉学堂事宜，着即具禀来县，以凭核详上宪，遵办无违，特示。

黄通理看过之后，交还礼房，辞了出来，心下踌躇：这告示明说叫人具禀请办，却不说办的款子要人报捐，亦不说是将书院改为学堂，囫囵吞枣，大约要等人一个个禀了上去再定主意。这其中很有多少敷衍取巧的法子。如果具禀的，肯捐款子，便与批准候详；不捐的，但具空禀，便可批驳不准。那批准的，或有八个十个，估量凑成一宗巨款，他然后详请上司，以学堂并入书院，拿书院旧有经费，作为学堂经费，再在捐款内略添补些，其余即尽归中饱，这个隐情，是如今官场办事的人人如此。我必猜着八九。^② 所以张先生晓得他内中的意思，来关照于我。他这告示上，不先说筹捐者，正是巧于为计。倘或具禀请办的，个个都不提倡字，他自然又有后文。

当下回家，将此话与黄绣球说知。黄绣球道：“他这学堂无论捐不捐，总是个官办的了。我们也不要上什么条陈，参什么议论，顶好借着他‘开风气，宏乐育’的两句话，另外禀请办个民立学堂，就出个一二千，买他一个准字，他算是捐也好，他说不是捐也好，只求不受他的压制，庶乎我们得行其志，可以好好的立起学堂章程、教育科则，造就些人才出来。”^③ 黄通理想道：“这话何尝不是。但我们不办则已，要办，就不能像官办的草率敷衍，那经费谈何容易？既出一二千送与官，又须独任义务，真个变尽产业，也未必济事。”黄绣球说：“这却不然，你不常说：人不可有倚赖之心吗？办学堂是何等郑重的第一大事，岂可倚赖如今的腐败官场？若讲少经费不济事，我又有一段书，是近来看的要给你听了。那书上讲，北美国有个农家女，名叫美利莱恩，她自言：‘誓志以教育为世界建国，苟妾有千百之生命，愿尽为教育界之牺牲；苟妾得无量数之财产，愿尽为教育界之资本。’其初在乡自立一学校，说于乡，乡人笑之；说于市，

① 侧卸而下，有帆随湘转之妙。

② 此意不从出示之本官立说，偏从黄通理心中述来，以见官场之种种现象，不能出明眼人所料。

③ 黄绣球总抱住民族主义的观点。

市人非之；请于巨绅贵族，更嗤之以鼻。而其从事于学，奔波于教育，至于三十馀岁，犹不嫁人。后游于大学，遇着一位知己，极力赞成。未二年，即成为大教育家。此处放一线之光，彼地立一竿之影，皆自彼苦心孤诣。一个寒微女子而起，彼又常自说道：‘一国之教育，譬如树谷者之播种子，多一粒嘉种，便多一亩嘉谷。’今日北美合众国，建立文明世界，就是他撒种造因，才有这般结果。我虽出身寒微，还比不上这美利莱恩，却平日受你的熏陶，承你的意旨，觉得就是变尽产业，开办一个学堂，也不为过，安见他日也不遇着个赞成的人呢？”黄通理又道：“你真能有此志愿，我那有个不乐从的？这位美利莱恩女子的事迹，我却不甚详细，想必定是女中极有才学的，所以她能自任教育。像我实不敢承当。你虽立志可嘉，只怕也才不胜任，这便如何？”黄绣球道：“这位莱恩女杰，她才学固然卓越，但她也只从口讲指画入手，每遇乡愚，津津乐道；凡有教育，皆注意在伦理宪法上使人人知公德，不以嚣张为自由。这些才情，我自问，却也还担负得起。只请你多替我讲些学问的大纲节目，我自能领会研究，演说与学堂中人听去。就不在我这学堂中人，也可四面八方去说给他们，原不拘拘的要立个教习名目。况且我有所见，请你笔述出来；你有撰作，叫我演说起来，尤为两便，不比请几位教习强得多吗？”

黄通理听黄绣球说得高兴，着实打算了好些，说：“这么办罢，你我既经同黄祸说过，没有了钱，若是马上卖田卖房子，招人耳目，事颇不妥。待我且去向张先生暗中商量一番，就把家中那后面的一带房屋修理出来，也是大大的三间。先设一个家塾，收些本家子弟，便连女孩子们也可招徕几个，立定了一个规模，再推广而行。所以要同张先生先去商量：一来前日约他另谈，不可不有个回报与他；二来这事总是个学堂的因头，与他商量了，不怕出什么叉子。我们中国，一向是专制政体，民间办事，不能凭着一时激烈，反以热心贻误全局。故有你的勇猛进取，就不能无我的审慎周详，这就叫做相辅而成，你道是否？”下文如何，再听分解。

第 八 回

黄绣球遇弟拜姊妹 张先生扶病送文书

话说黄通理要寻张先生，并想在自家屋里先开一个家塾，与黄绣球讲过之后，这日未去。打听得张先生近来有病，黄通理一连去看他几次，都不能见。^①如此停了一二十天，但闻病势沉重，远近医生，延访了好几位，服药皆无效验。

一日黄通理又去探问，说是有一位女医士，昨晚看了看，服了些药丸药水，已略好了些。这位女医士，从外国医院内毕业回华，路过此地，原与张先生的岳家有点瓜葛，因此上岸来借宿一宵。恰遇着张先生有病，就挽留请他诊治。那药丸药水，都是他带来现成的。黄通理闻道：“好呀！我说我们村上那里有什么女医士，不知这女医姓甚名谁？是何处人氏？年纪约有多少岁数？”张先生家下的人说道：“他姓毕，单名一个强字，外号叫做去柔，也是我们江南人低，年纪不过三十多，不上四十，却是一双大脚，像广东婆娘，走起路来，直挺挺的，两步跨作一步，倒着实爽快。”黄通理一想：这人与我黄绣球一定对着劲儿，待我在客堂外远远的瞧他一瞧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儿？果见那女医在内室经过，身材也不长不矮，不瘦不胖，穿一件拷绸衫，全是广东装束，只不听见他的口音。黄通理当下又托张先生的家下人进去问候了一声，便回来告知黄绣球。

黄绣球果然欣喜，说：“明日我就去拜望张先生的家眷，只算你叫我去慰问张先生病症，便可与那女医会面。那女医既在外国医院毕业，虽或但以一技行道，又或偏奉外国宗教，究竟总有些道理。”^②据尔说，他那神情气概，必是个可谈之人。我若谈得合式，拉拢他来一起办事，岂不甚好？况且他是一双大脚，我如今也放了一双大脚，居然有个伴当，同他在一起惯了，免得我这村上人少见多怪的人，又以为奇。”

这张先生离黄通理家有两里多路，黄通理又要雇乘小轿与黄绣球坐去。黄绣球坚执不可，说：“前日在媒婆处，因为闷了两天，寸步不移，脚下觉得重滞，所以坐了小轿

^① 过脉发脉，全不吃力。

^② 凡游历外国之女士，如今皆不必可信，故借此撇开一句。

回来。如今我脚下散漫已久，很能走得，借此也认认路径，看看村上的景致。好在我由小脚放大脚，一场笑话，已是无人不知，不会再闹什么谣言。我就带了小的孩子，你引我到他们门口。张先生家，又不是衙门公馆，我进去，难道他家能吆喝出来？”黄通理只得依了，引了黄绣球，搀着他小儿子，一路来至张先生之门。黄绣球的脚步，也竟洒洒脱脱，不十分的扭扭捏捏了。

走了里把路光景，迎面一个人，把黄绣球上下仔细的打量了一回，走过几步，又上前细看。这一看，黄绣球陡然想着，说：“你不是我婢娘那边的兄弟吗？十几年来，怎么就不见信息？”^①那人说：“姊姊你真好记性，我也觉得面熟，只是不敢动问。姊姊你现住何处？这位可是姊夫黄通理先生？”黄通理与黄绣球忙说：“我们仍旧住在老宅子，现在要往刑房张先生家去问病，少顷即回，你到我家去再谈。”那人又说：“妙极巧极，我新近跟着张先生一位女亲眷毕太太才来的，正住在张先生家，可以同走。”于是一路走，一路问那人：“你几时出门？几时跟着这毕太太的？”那人道：“自从姊姊到黄府上去那年之后，我父亲即同我到福建、广东各处做生意，亏蚀了本，不上四五年，我父亲就死在广东。我那时才十四岁，被人拐了去，当做什么猪仔，卖到澳门，又贩到外洋。好容易受尽苦楚，挨了十几年，跟人逃出来。回到广东，遇着这位毕太太，念我同乡孤苦，收了我做个用人。这毕太太学得外国医生，一手好本领，我跟他不过才一年多，已弄了几个钱。天假之缘，又得在家乡与姊夫姊姊，亲人相遇。”黄绣球听那人说时，不免生多少凄感之意，默念他是我的房分弟兄，竟已做了人奴，如今我正要去看他主人，若一时说破，不但叫那毕太太看轻，也是自己的羞辱。且叫他装做不晓得，不必同行，便在那里见了面，也只装个不认识，待我慢慢的自有道理。因此将此话与那人说了。那人也自觉惭愧，说：“姊姊这话很是，我晚上再到姊姊府上面叙一切。”

须臾，走到了张先生住的那条巷口，黄通理指点了黄绣球的大门，就先自回转。黄绣球搀着小儿子，进了张先生门内，说明来意，便有张先生的妻子媳妇们迎出来，请进去坐。叙过套礼，问过张先生的病情，又略说了前次感激张先生的话。那张先生的眷属，于此话颇不甚了了，这是何故呢？因为这些衙门中的事情，张先生在家并不与妇女谈及，所以他眷属等，于黄绣球一段公案，只知是张先生应办的公事，不知其中是张先生斡旋解围。^②当下听黄绣球略说几句，也略略的谦逊了几句。接着说：“我们当家的这病，起初甚险，幸亏敝亲毕大嫂子来了，用外国的医法，这两日已一天好似一天。”黄绣球道：“原听说府上到了一位令亲毕太太女医，高明得很，现在那里，可容相见？”说时恰好毕太太从张先生卧房用了药出来，便指着与黄绣球互见了礼，大家坐定倾谈。黄绣球将他近来的历史，从头至尾，一直说到他要怎样开办学堂的话，都尽情吐

① 柳暗花明，一村又见，既以回合上文，即开下文无数题境。

② 与第五回黄通理到张先生家问他家下人之情，作一映合。

露，从饭前到饭后未曾住口，竟似忘记了初次在张府上作客一般，毫不客气。这是黄绣球的一片激发性情，想必与那毕太太话更投机，故而如此。实在也是做书的化详为略，省得拖沓烦絮的法子。

却说那毕太太听完黄绣球那一篇话，且异且叹，心中也把黄绣球引为知己，只说：“可惜我要急于回去，不能在此与黄嫂子多盘桓几日。我去后耳听消息，你等张先生病好全了，把你的事商量停妥，请你通个信与我，有什么见得到的，我自然回信告诉你。或者秋凉后九十月间，我特地再来一趟，就长住些，帮你点忙。难得我们女子中，在这内地里，有你这黄嫂子这种人，不可多得。今日幸会，实在佩服。”黄绣球笑道：“我本晓得什么！像你毕大嫂子周游外国，利己利人，才算是女中豪杰。如今张先生的病总还仗你调理几天，再耽搁些。你府上原籍地名，同张家嫂子是怎样一宗亲戚，我方才请教的还不清楚，请你再叙一叙，想同你仰攀个姊妹称呼，连着张嫂子，三个人通一个谱，不知可不嫌唐突否？”张先生的妻子忙道：“我使不得，他是我母亲的婢婢，比我长两辈呢。”毕太太说：“也罢，就是我两人自此以姊妹相称，不用那俗例，写什么帖子。我有一张名片交给你，做个纪念。你也写一张名片给我便是。”张先生的妻子一看那名片，只是二寸多长，一寸多阔，白白的一片厚纸，上面当中有五个字是印刷的，问：“这就是名字吗？”黄绣球接来看时，正是“毕强字去柔”的五个字，便说：“我没有这样名片，也没有什么表字，请你就代我写一张，并起一个表字出来，如何？”毕太太道：“表字没有何妨？我也没有这样的空白片纸，替你拿洋纸裁一个，你自写一个名字在上面，交与我就结了。”黄绣球说：“我的字断不能写，还请代写为是。”

这里女宾主三人与一班妇女方在叙谈，闻得张先生从卧房内呼唤他妻子说道：“黄嫂子在这里，黄通理先生来了没有？”^①他妻子答道：“今日未来，可要请他一声？”黄绣球接口道：“前几次，他原有话要同张先生面商，只因贵体违和，未得晤叙。明日如果张先生精神好些，我回去叫他来请教些就是了。”张先生说：“没有别的，我想起前次通理先生要捐办学堂的事，这具禀捐款，是极容易的公事，倒是学堂章程，一时难定。我们舍亲毕太太，他曾在外国学堂读书多年，虽是习了外国医的专门，却于中外普通学问，很讲求过的，凑巧好请通理先生大家谈谈。”毕太太闻言，又谦说：“我也只得一知半解，不懂什么。方才听我黄妹妹叙他的近事，真可谓女志士，非我所及。我们两人现已认为姊妹，等我回去一趟，再出来，说定与他帮忙，是我女子们可尽的义务、可达的势力，断不敢放弃推诿的。”黄绣球道：“原来姊姊尚有如许才学，不肯自露，更叫我自觉粗卤，论起来就该拜姊姊为师了。姊姊在此，既须为张先生调理病症，又急欲回府，不免有点烦冗，倘还能留些空儿，明日我再同我家通理来聆张先生的教，顺便请姊

^① 绮交脉注，前后通灵。

姊再指示些。”张先生听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你二位也不必客气，明日通理先生来，商量定了，我等一两天也就要进省办公，打听办学堂的文书几时发出来，便可乘机具呈。”黄绣球说：“外面告示是已经出了。”便把黄通理所说的告示大意，告之张先生。张先生道：“这两日正在考决科，怎么那办警察学堂的告示也出来了？我在病中，可就不得个信儿。据这告示的意思，真不上紧，真是那句话，要等上司催下来，再拿无款可筹四字搪塞。如今我们捐款请办，定可批准。所怕题目太大，捐的人独力难支。通理先生想先办一个私立家塾，也是不错。既名家塾，更由得我们自定规模，自立派头。这是毕太太优于布置的，包管与通理先生见了面，一定意气相洽，有说有商量的，其事易成。”黄绣球不胜欢喜，又谈谈说说的。外面报道黄先生家打发人同小轿子来接了。黄绣球道：“我是要走，不要坐轿子。”遂回绝轿夫，叫来人领了他儿子，辞了张家，订期明日再见。

回至家中，黄通理先问张先生的病情如何，黄绣球告以一切。黄通理也十分兴会，说：“张先生病了这一个多月，还把我们的事切切在心，可见实是个热心热肠的人。”说话之间，天色近晚，那黄绣球的房分兄弟找了上门，不免叙些寒暄礼节，带了些广东澳门香港各处的土物送来，问道：“姊姊今日与毕太太谈了这一天，可提起我没有？”黄绣球道：“这不便就提，看毕太太为人极好，想必平日待你必不是那薄情仗势的。他叫你什么名字？你可仍旧是小时候的名字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我自从卖为猪仔之后，就被他们改叫做唐顺仔。去年跟了毕太太，也就仍旧叫唐顺仔。”^①黄绣球说：“你小时的名字，可还记得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小时候名字叫复华，怎么会忘记呢？”这复华与黄绣球、黄通理又各自细谈了好些。末后黄绣球说：“毕太太在这几日内须动身回府，你且跟着他同去。随后我只说有个兄弟，自小分散，闻得在他那府上相近一带，写信托他访求，那时再作个巧相逢，始为光悦。”复华道：“甚好，今晚来得已久，我要去了。我已是无家之人，可怜飘泊十几年，得此意外欢叙，还要姊夫姊姊念着父母之情，格外看待。我积蓄得外国金洋百馀元，藏在身边。内地既无可换，明日想送来姊姊这里放着。姊夫要有正用，尽可托人到上海去换了使用。大约合着本国洋钱，也有一千多呢。”^②黄通理问：“此项为何向来不存放毕太太处？你跟他年把工夫，为何积蓄得这多？”复华道：“一半是辛苦攒聚的，一半是佣资赏资。在广东原是放在毕太太处，临走时，他说他到东到西，行踪不定，途中或与我分散，交给我自己收存。毕太太他的款子，也不多，也是胡身带了走的。”黄绣球道：“这个你交放于我，原可放心，惟如今既仍跟着毕太太，万一他问起你来，不实说，就难以支吾；一实说，倒不好，不如你还带着为是。再者，我明日同你姊夫还要到张家会毕太太，你仍不要露面；便露面，不要露出神色来。”复华答应着辞去。

① 作者凡于叙述名字之处，或补或追记，皆不使平衍而出，皆使纳入各人问答之中，是另出手法。

② 此段有伏义，不是闲文。

刚送出门口，只见黄祸掌着灯笼，急喘喘的走进来说：“那决科的案出了，怪稀奇的，取了两名备取，就是我同你，你在先，我在后。向来决科没有备取名目这必因我们做的两本，本在不取之列，又因是决科，一榜尽赐及第，故附在后头，这宾兴费总可以领得到手。我们只要去下场，中出举来，管他备取不备取。”黄通理听这些话，不耐烦说：“我不想下什么场，我这宾兴费也让你去领了就是。”黄祸喜道：“这个何必，你也不必因此灰心，不相信那阅卷的怎样瞎了眼，把你的卷子看得这般低。我与礼房相熟，我去把你我的即刻领他出来，看是何批评。”黄通理越听越厌，也不则声。黄祸一翻身，提着灯笼便走。黄通理对黄绣球道：“这真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，时常来搅扰不清！将来不要我有什么事，他都来插身插嘴，就应在这个连名的上头，我在先，他也掣肘于后，那可就害死了人！小人难养，有得就无饘，无利就怀恨，偏偏被他纠缠住了，好不可恼！^①我黄家却是这种不肖子孙最多，开了家塾，把这些不肖的教化几个，也是极要紧的了。认真明日去同张先生、毕太太商量，请毕太太先代我拟个规则，请你先做我这家塾的干事员罢。”

正说着，黄祸又敲着大门进来，手拿着两本卷子，说：“你的并没圈点，只批了一个批语。我的你看这横杠子竖杠子打了许多。我原不会做，你却可惜了，怎么不依着《四书合讲》？又把王安石太太的奸臣说好了呢？”黄通理说：“你不必问，我把卷票子送给你，我那宾兴费一定归你去领。我还要替孩子们背书，你坐坐再去。”黄祸又得了一宗外快，欣然说道：“如此明日再会，我就去了。”

去后不多一刻，又有人来打门，问是谁人，不人。问了半天，只说：“是我！我！”听不出个声音，毕竟开过门那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^① 此语更有伏义，入后便见。

第九回

申见解夫妇看文章 定主意慷慨发议论

话说黄祸去后，有人又在外边敲门，听不出是谁的声音。及至开了门，乃知是张先生。那张先生病了才好，精神还不能十分复元，所以气力声音，都低低的，一时听不清楚。黄通理一看便道：“你老人家是卧病新起之人，何以这般高兴，夜间还光临舍下，也不带一个人来？快请进来坐着，却有何事见教？”张先生说：“我昨日就觉得病体轻松，今日在床上又养息了一天。方才你同令正从舍间回府之后，随手有衙门里的一位礼房朋友前来看我，他袖中带了一通禀稿，是本官禀复上司办学堂的一宗公事，发房存案的。这位朋友临走时，我送出房门，又送到大门，再送送不觉的到了街上，脚力很是轻健，看看月色甚佳，一个高兴，我想起要将这禀稿送给你瞧，就问那朋友借了来，一直跑到府上。^①一住了脚，敲门不开，才觉有些吃力。出来的时候，家里人全然不知，必要着急。请你们这里打发个人去，替我通知一声，叫他们着个人来接我，我便可略坐一坐，谈几句心了。”

黄通理忙即搀扶他在客堂坐下，打发人去替他送信。黄绣球也上前迎候，泡茶敬烟。张先生慢慢的将禀稿递交黄通理，与黄绣球同看。禀词是官样体裁，做书的用俗话摘叙，大概说：

是奉上司的公文，开办学堂、警察两事。这学堂尤其要紧，但须先筹经费。现在地丁钱粮，尽征尽解，还要抽提盈馀，缺小而苦，钱粮本不甚多，历年都是赔累，实已无可再措。其馀地方公款，只有积谷、书院两项。书院膏火有限，恐难扩充；积谷仓是连年荒歉，向来存谷甚少，还待购补以备不虞，亦无闲款可拨。至于僧道寺产，尤为微薄，怕也难以凑数。所以再三体察，先出

^① 张先生真是有心人，其人也很有趣味。

了告示，叫地方绅士，有什么章程，具禀上来，再为核其情形，禀详上司。

这一篇的话，一味是敷衍推诿。黄通理看毕，就问张先生道：“他只说钱粮地丁不能再提作经费，也就罢了，其实他这地丁项下，就每两再提一分，还可提得出二三千的常款。那地丁钱粮，按着田户是算得出来。就除去火耗尾欠，及所提盈馀，一切报销，也算得出来，何至有什么赔累？这就不去说他，到底提他一厘，同挖他一块肉似的，能不心痛？所以他第一层，就万万不肯。^①要讲其余的三项，第一项这僧道寺院，在我们村上虽没有什么大丛林，该个百十万的产业，却也有无数庙宇，穷苦的不必讲，单讲那前街的观音殿，后街的太乙道院，黄桥头的无介寺，这三个处在，一年的香火极盛，每个庙中，都有一二十万亩房产。归那道士和尚执管。另外那些小庙，有十万八万的更多。若把这些庙宇清查归并，总计有若干数目，十成中提一半归公，一半仍分给他们和尚道士自为存活，也不为苛刻。”

黄绣球听到此处，插嘴说道：“要这些和尚道士何用？还不一齐驱逐了，勒令还俗，将庙宇改作学堂，将产业尽数归公，一半办学堂，一半办警察，只怕就连办机器厂、办纺织局都够了，为什么仍要留一半，养这些无耻游民？”^②黄通理便道：“这话难讲，且待我说来。据我算计，大约僧道两产，果然提得一半，极少干干净净，可有四十万，四十万之外，也就有一二十万不实不尽的可以沾染了。^③不知做官的何以总不肯作此一举？这是就我们村上而言，若在府城省城地方，有极大的丛林寺产，多到二三百万呢。说句笑话，做官做百姓的，还有犯下罪来，要抄封家产，顷刻的可以由富而贫，独是做和尚道士，积了财产，一朝犯法，不过换个方丈住持，从没听见说抄和尚道士的家的。^④第二项讲到积谷，我虽不甚晓得底细，想来每年买谷存仓的一注公款，积了这十馀年，本钱就该不少。加上历年的利钱，至少也有好几万。那官倒说存谷甚少，还待购补以备不虞。难道我们村上，这积谷仓，既不存谷，又无按年常款的吗？^⑤张先生，你想想看这句话就太含糊了。至那书院经费，纵说有限，就照此有限的经费，把书院改作学堂，在我想也绰乎有馀。这官却将这三项推个干净。这三项是筹款的头路，既然撇掉了，又不禀请上司，想个什么别的法子，但说叫绅士拟个章程上去，这章程不知是说学堂中办的事呢，还是就指着筹款而言？若讲办事，既然无款，就立不成学堂，事从那里办起？若讲筹款，既然地丁、书院、积谷、寺产，一无可筹，一定是要人报效了，何以这话又不说明？”张先生道：“这无非搪塞上头不肯认真兴办，好叫上头晓得为难，不来

① 明鉴。

② 写黄绣球自有黄绣球的口吻，这几句话也着实痛快。

③ 大凡尽数归公的款子，无不有二三成沾染，也是明明白白的。

④ 和尚道士便容留盗贼，从未治以窝藏之罪，毕竟方外人不受方内法律。

⑤ 公事可含糊，可认真，此一驳是认真办法。

催问。等到催问下来，自然要归到捐而后已。现在若具呈请办，申明自行报效，不用官款，他倒落得个名目，在上头去讨好。你想先办家塾，起初你说那些情理，我也道是不错，所以赞成。继而一想，只怕那官反批个开合批语，说意甚可嘉，但官立学堂还未议定，且叫你等官立的章程发出，再照着去办，^①岂不反受掣肘？”黄绣球在旁听得，指着黄通理道：“这话果然不差，你说要把些钱，先孝敬了官，就可办起家塾来，那孝敬的，图他一个准字，譬如作为经费，这掩人耳目，把个正经事反做得不光明，虽是一片苦心，究为不妙。凡事不必畏首畏尾，定归在我家产业上，变个五六千，禀办个学堂，申明自订章程，自请教习。这种懒怠的官，他只要有个学堂替他撑出场面，在上司处可以交代一句，还怕他有甚功夫来管我们闲事？我们只须托人再点缀他些，那更堵住他的嘴了。”^②黄通理道：“话原极是，我不过怕做得太显亮了，被小人生心，不如先打个小锣鼓，先由我自唱曲子自做戏，倒有个实在影响。若骤然间开出戏场，就怕有看的人闹些笑话，不免反要受官府弹压。还有一层，你说拿五六千禀请开办，莫说五六千，不过能立个小局面，仍与家塾无异。”^③万一禀了去，那官说道：很好，你就并入书院经费，把书院改个学堂二字，你们去办罢。这却五千，倒有四千落了他的腰包。^④我们仍办事无权，倒出了钱，买些腐败的气受，那还是我们的本意吗？”黄绣球道：“这样据张先生说呢？”张先生沉思未答，他那家下的儿子已领了一乘小轿来接。黄通理看他已坐了许久，谈了好些，到底病是新好，不敢久留，也就请他上轿而回。与黄绣球送至轿前，说声：“明日到府，同毕太太大家商议。”

这时候还在初更以后，黄通理两个儿子同在书房玩耍。书房内桌上，摆着黄祸送来的一本决科卷子，他大儿子指着卷面上刻的第一名三字问道：“怎么取了第一？连文章都没有圈点。”黄通理说：“你不看见上面还有备取两字吗？”他小儿子便道：“这却奇怪，不论备取不备取，他既不看文章，连个点子都没有，何以又加上一个批呢？”黄通理说：“这是文章不对他的宗旨，约略一看，就批斥了。凡是考场看文章的，大半如此，那个当件事情，平心而看？”黄绣球道：“他那批语是怎样说法？大孩子你念给我听听。”他大儿子便念那批语，是“首艺违背朱注”六个大字，二三两篇并不曾批。黄绣球问黄通理道：“做讲义一定要守着朱注的吗？我原问过你，你那一篇不愆不忘的讲义可有什么根据？你说是你自己的见解。这种见解，除非说给我，我能懂得，可怪不得那看文章的不懂。”^⑤倒是那王安石的一篇论，当时你说了，我却懂不甚清，待我再来看看。”只

① 中国文章多是一个开合体裁，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既据禀称，姑候查究，似属究竟等语，无往而非，开合也。

② 明鉴，明鉴。

③ 确有此情。

④ 确有此意。

⑤ 称心之谈，想见黄绣球意度。

见黄绣球从他大儿子手中，将卷子取过来，摊在桌上，看那上面写道：

王安石论

吾尝论有宋一代人才，惟王介甫为窥见时势，惟陈同甫为深知祸害。

黄绣球问：“陈同甫是何等人物？”黄通理道：“这也是南宋的一位大儒，名叫陈亮，人称为龙川先生，与那朱夫子也是相好朋友。但生平学问，主于发挥事功，所有议论，与朱夫子大相反背。他常说：‘孝弟忠信，不足以趋天下之变；而材术辨智，不足以定天下之经。’这两句话，朱夫子就目为怪论。他又有上宋孝宗皇帝一封书，内有两句，说：‘今世之儒士，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，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。’明明是指朱夫子的一流，与之嘲笑。朱夫子却也没奈何到他。他又说他的文章才气，可以开拓万古之心胸，推倒一时之豪杰。在当日南宋雕弊时代，这陈同甫，的确有特别性质、独立精神，只可惜也不尽其用。”黄绣球道：“慢讲^①，让我看下去。”下面写的是：

其他率皆围囿于习俗，迂疏寡术。至于道学之谈，尤为高而不切。或曰：安石行新法以祸宋者也，其人亦足取耶？则应之曰：安石惟窥见时势，故为是新法，其意固欲福宋，曷尝知其祸宋耶？

黄绣球又问：“法子跟着时势而走，什么时势，自然用什么法子。比如我们做女人的，不曾留头，不曾剃眉毛，出过了嫁，自然是闺女的打扮；既嫁了人，自然又是一样，与闺女不同。这就因为时势变迁，理所当然，那有个什么新呀旧的？^②只要合着时势才好。既然合着时势，又有个什么祸与福呢？”^③黄通理道：“你莫打叉，你再看下去。”下面又写的是：

今夫人臣，孰不愿遵守先王之法，纯谨无过，以博光荣？而必犯万众之喙，冒不韪之名，创立法制，更革成宪者，固有所不得已也。

黄绣球看道：“哦！哦！原来新法是新创出来的，这也不错。”又看下面是：

① “慢讲”二字言下有多少领悟得意神情。

② 浅显的确。

③ 我亦如此说。

安石见宋之不振久矣。以西夏之小丑，且不能奏平定之功，若一旦北邻失和，倾国远至，又将何以御之？且燕云诸州，中国故土，不能任契丹以久据。故辗转思维，百方筹度，不得已而出于是也。

看到此处，黄绣球又将西夏北邻、燕云诸州为契丹所据的种种历史，问了黄通理。黄通理略略的说个大概。再看下去是：

安石又见国家之能自立，未有出于国富兵强之外者，然益上不免于损下，右武或拙于修文，故缘饰经术，以钳天下之口，一意孤行，为彼青苗、马甲诸法。虽行之不免于弊，然其心甚苦，其志甚忠，其识见又何远也！

黄绣球道：“不要忙，青苗、马甲诸法，又是怎么讲？怎么就能富国强兵？怎么又行不免于弊？”黄通理随又解析了一番。黄绣球又看下面是：

吾乃慨当日在廷诸臣，不能探知安石之心，和衷商榷，共订嘉谟。执其旧习，一闻新法，相率谏阻，则新法之不能行，与行之不能无弊，岂可独罪安石一人哉？今之欧美列邦，宪法精详，富强日进，彼固历数百年之损益，经数万人之讲求，而后至于斯也，此岂安石一人之意见所能仿佛耶？是故安石之法不足采，而其心则大可取。后人臣，率鉴安石之改革取祸，相与墨守旧章，不敢少异，其亡人家国，盖不知凡几矣！

那时看完这一篇，讲讲说说，不觉已到夜深。他两个儿子，大的是已经伏在桌上打盹，小的却坐着不动的静听。黄绣球还待看第三篇，那八股策论的优劣比较，黄通理说：“时候不早，明日要早些起来，准备去会张先生、毕太太呢。”这才各就卧房安寝。

次日过了辰刻，夫妇二人正在料理到张先生家，黄绣球的兄弟复华却先走了来，说：“毕太太今日下午动身，我特来给个信儿。我的事，就仗你俩放在心上。”黄绣球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你快回去，我们即刻也到，仍旧不露风色为妙。”复华答应而去。黄通理与黄绣球随后也到了张家。那些套叙的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这日毕太太整理归装，雇定了船，一大早就把行李安放上去，叫那唐顺仔，就是复华的，在船上看守，自家仍上岸上在张先生处与黄氏夫妇叙谈。喜得张先生病情全好，比昨夜在黄通理家谈的精神更足。彼此计划了半天，那毕太太说：“事情依着黄妹妹，一定可办的。但是也不必禀官，就开个家塾，外面只照家塾的规模，内里尽管参着教育新法，兴办起来。所需经费，无非要办些教科仪器，同那有用的书籍，多备两分。

这一注钱，也不必就倾变产业。通理先生，若是措手不及，我这里还存得千把银子可以拿出来用。这仪器书籍，总要在上海备办。我原有事过上海，很可代办得来。余下修房屋、制几案，各种零碎用场，通理先生同张先生尽够承任的了。如此等我回头来，不过两三个月工夫，那时官办学堂或是仍无消息，或是已经设立，我们都不管不问，只从我们自己的宗旨下手，逐渐的开发出来。一不用那激烈派，二不讲那高远不适程度的话，也就不至起什么反对风潮，惊动官府，何必预先要堵他什么嘴呢？^①但是如今这风气，连新法教育也腐败不堪。你们这村子上，不怕创不出新法教育，只怕创起来，流弊比旧法更甚，黄先生同我黄妹妹，不免倒担个始作俑的罪名。^②再说外边这几年，女子世界上未尝不有些发达，女志士、女学生，各处也都有的；那不缠足会、女子学校、女学报也是很多，只就我在各处看来，要拣个内外完全的却是很少。不但在中国的不能完全，便是从前及现在，一班出洋的女志士、女学生，学问自然高了，然也大半是鄙弃本国，没有什么真正爱国的热心，十年八年，总不想回来。传布些什么实业，灌输些什么文明，只是自成其名。有的竟与外国人结了终身，这样又与我们中国的女世界有何益处？至于不曾出洋的，聚在上海最多。我几次路过上海，着实调查了些，结识了些。从表面上说起，就连那勾栏中妓女，都有好几个要进学堂读书，人人推称，奉为中国女豪杰、女才子，几乎把欧美各国向来女学最盛的，都一概抹杀，还当了得！不晓得其中千奇万怪，尽有大写生家画不出的种种色相，大演说家说不出的种种情形。^③如今上船还早，待我慢慢讲与你们听着。”

毕太太正要往下讲去，只见已开了午饭。下文如何，做书的趁他这吃饭当口，暂且又搁住笔了。

① 此段议论明白透达。

② 凡做事之人听者，不可令人追原祸始。

③ 我也向来自愧不如，却不敢说他们有千奇百怪，何也？我只见怪不怪耳。

第十回

演说怪象抉尽弊端 感触亲情陈其原委

话说当时男女内外，如吃了午饭，张先生的妻子，另外替毕太太端整了几样路菜，搁在一边，又叫人送了饭到船上去，与复华吃。吃过饭，消停了一会，黄绣球道：“方才姊姊的话，没有说完，是怎样的千奇万怪？”黄通理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些话，我不等毕大嫂子说，我就听得不少，看见的也多。从前外间的风气，怕的是不开。如今一年一年的，风气是开了，却开的乱七八糟，在那体育、德育上，很有缺点。^①你记得你梦见罗兰夫人吗？他临终时，有两句话道：‘呜呼！自由自由，天下古今，几多之罪恶，假汝之名以行。’现在那社会上的千奇万怪，不论男女，都应着这两句话，真是可耻！所以我们在内地办点事情，讲些教育，要着实力矫其弊，不可一窝蜂的闹些皮毛。”毕太太听道：“不错呀不错，就如开学堂一事，一时闻风而起，官办民立，大的小的，不计其数，不是成了个制造奴隶厂，便是同三家村授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的蒙馆一样。而且那冲突的风潮、腐败的现象，各处皆然。嘴说改良，改来改去改不好；嘴说振兴，兴来兴去兴不长。内地不必讲，越是通都大邑，她那外观极其宏敞，调查她的内容，竟至不堪闻问。这些在那新闻纸上常常记着，虽然也言之过甚，委实参考起来，总十有八九，不成话说的。^②这是说男学堂，那女学堂，只有上海最盛。如今的风气，都看着上海的样，却不知文明世界的好样子，连上海都没有一点，倒弄些奇怪样子把人家看。^③通理先生，你是到过上海的，你道是那班女教习、女学生、女志士，身上的打扮装束，出来的神气言论，算得奇怪吗？”

黄绣球便问：“装束打扮，怎样另有一派呢？难道她们就改了西装，或是日本的装吗？”毕太太道：“索性改为东装西装，装得道地也还不去问，他说来可笑，她们那种

① 此一段回映第一回。

② 杭州、苏州、南京各处学堂，其内容安有一处可问？

③ 上海、北京原只是销融人才之大火炉。

装，只像个浪荡公子，浮薄少年，上海的俗话叫做‘滑头’。再说得不为听点，简直的像个上海倌人，这岂不是奇怪极了？^①何以我还道不算奇怪？这几年想必通理先生也不曾出，不晓得的。我去年还到过，今年又走过一次，两次都耽搁了十几天，凡有女学社、女演说，无不到场，认得的人就很多。有两个朋友，住在昌寿里、华安里、馀庆里等处，我时常到这几处走动，总在下半天傍晚时分。去时总看见这几处有些女子，打扮得鲫溜伶俐，或是在门前嬉笑，或是在巷口同男人谈心，或是在楼窗子上，同下面的、对过的男男女女指手画脚。起先我还只当是上海本地住家，那上海苏州的风俗以此原不为奇。后来闻说，这都是女学生，看看果然都是天足会中人物。^②我就很为诧异。两位朋友告诉我：这何足异！她们一样的坐着橡皮马车，逛张家花园，到四马路一品香吃大菜，上丹桂天仙春仙各戏园看戏，看戏还要拣个末包的厢楼，紧紧的靠住戏台。^③吃起大菜来，也不妨同着几个青年留学生，诙谐百出，叫个把局开开心，香宾酒灌了几瓶，白蓝地喝了一杯。忘形鼓兴，还就唱起《九连环》、《十八摸》的小调，^④大家拍手喝采，比那外国男女跳舞会，既好看，更好听呢。若是一个男学生请了两三个女学生，这个男学生，又好比当日卢俊享的艳福，那些女学生的视线，一齐都射在他身上，尤其好看。据此说来，不是大写生家也画不出的色相吗？但是这系旁人的闲话，我并不肯相信。过了两天，我也是到昌寿里去替一个人家看病，只见那里门口停着两部马车，一部车子空着，一部车子里坐了一位姑娘们，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，梳的上海头，穿的上海时式衣服，衣襟上系着一朵鲜花，眼睛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一双瘦条条的脚，穿一双蒲鞋面的象皮鞋子。我打量着，必定是住在这里的人家，同她们家里人出去。那一部空车子，必定还有奶奶们坐上去，同那婢仆辈，跟了也坐上去，此时还未出来，这位姑娘先坐在车上等的。我不以小人之心度人，也就忘了这昌寿里一带很有把戏的。当时我管我的。到人家去看病，好大一刻，天已凑黑了，才从病家走出，只见那两部马车还在那里停着，却都已空了，只有四个马夫，两个两个的分在车上坐着。车上已点了灯。我也不在意，望前先跑。跑不多路，只听见后面车声辘辘赶了上来。我站住要让那马车，头才一回，只见头一部就是那位姑娘一人坐着，后头一部，乃是一个少年，胖敦敦的，身上脚上，都还是中国式，只头上戴了一顶草帽，不坐而立。这个当口，那位姑娘回过头来笑道：‘先到那里？’那少年把手往西一颺，马夫便知是转弯先到张园了，于是两部车子风驰电掣而过。^⑤随后我将近走到泥城桥，碰着个美国女医生，在马车上迎面看见。她驻了车，邀我也到张园。这日正是礼拜，所以张园里西人游踪亦多，却是西人何以到

① 做书的何不怕罪过。

② 乡女村姬，尽有天足会中天然现象，却未必如此。

③ 想必都是近视眼，何不坐到台前第一排正桌上去？

④ 不是真正唱《九连环》《十八摸》，是取新主义，仿五更调、仿俞调开篇，在下却看见过、听见过。

⑤ 神情逼似，写生家真恐写不出。

黄昏时还有去的呢？因为这日张园有外国大影戏，这女医生也是去看影戏的。到了张园之后，马车甚多，先从草地上各处行览一周，那游人之盛，自不待说，就像所见的这些男男女女，也穿来穿去，触目皆是。那位姑娘同那位胖少年果然在戏场内，又看见了。两个人都分着坐的三等椅位。不多一刻，戏场散完，女医生是先已辞去，我在人丛中也想雇了东洋车而回。恰好我雇东洋车的时候，那位姑娘同少年也上马车，却少了一部，两个人竟合坐一部车子起来。”^①

黄绣球听得说两个人合坐一部车子，便道：“奇极奇极。”毕太太说：“这就我走我的，她走她的，事情过去了。谁想第三天，我又到昌寿里去看病。病家的女主人，告诉我一件新闻，说是那邻近有几个男人为着一个女人角口打架，险些打进新巡捕房。今日那个女子，约齐了她的帮，要在四马路海天村番菜馆议事，轰轰的起忙头，就差没有发个传单。停会，我请你也去吃大菜，听听她们怎样议法。果然我们走上海天村，已有一座房间被些女客占去，看来都是同那位姑娘一派的装束。我那女主人便说：‘这多是些女学生，前天为了口角打架的，就是当中那穿黑衫儿的一位。’其时我们另外拣了座儿，恰与她们的座儿相对，听了半天，也听不出什么花样。后来我看见前回那位姑娘也入了座，这才听见说得几句，像与那穿黑衫儿的斗嘴，没头没脑，说什么话，也终久听不清。只听见内中有一个人，喉咙极响，道是：‘现在女权发达，平等自由，是世界上的公理。既然吸了文明空气，大家享自由的幸福，行平等的主义，他固管不得你，你也管不得他，那里有读了这些时的外国书，还讲那野蛮手段，拿娘可压制女儿的？’^②底下的话，此一句，彼一句，说得甚多，这时我倒说不上口。末了又说：‘从今以后，只当没有此事，大家仍各尽义务罢了。’我只才明白，大约穿黑衫儿的是那位姑娘的母亲，其中是为了母女吃醋的事，你道这种事怎不稀奇？不是奇她在番菜馆晨公然说这些丑话，奇在她说读了外国书，就像这种事，是极文明的，又说各尽义务，就像把这些事也作为正经，真真不晓得把文明义务这些理路，怎样解释！^③平日把‘平权’‘自由’挂在嘴唇子上，只当是下流社会也可与上流社会的人同受利益，只当是趁我高兴，就算打死一个人也是我的自由，不必偿命的，岂不奇而可笑！我这一番话，你们大家不要疑心我是嚼舌头、造口孽，这的确确是近来新学影响，女流中如此，男子社会上更就可想而知。所以我说不怕创不出新法教育，怕的创出来，流弊更甚。然而我们做事，又不可学那旁观派，一味退缩，只要洞彻其中的弊病，从那弊少利多，细细想些法子，渐求进步，拚着些坚忍工夫，做到铁棒磨成针的地位，看似发达得迟，实在收效最速。我黄妹妹天生女杰，有文明思想，有冒险气质，生在这风气未开的地方，譬如一块金矿，凝结

① 两个人坐得起两部马车，却坐不起二等椅位，可知他那马车多是欠帐。

② 此一段话在此人当作天经地义、万劫不磨之论，所以觉得理直气壮，喉咙就响了。

③ 甚矣！外国书之不可不读也；甚矣！读外国书之误尽中国人也；甚矣！中国人之不善读外国书也。

不动。如今受了通理先生的陶熔，又经那罗兰夫人的指授，再加上一番黑暗磨折，就譬如那金矿，已凿出了矿苗，光焰腾腾的，人都望而知宝，日后开起了这一座矿山，定然那光彩可射遍地球，少不得再研究些提炼之法，筹备些资本，以期逐渐行销，将来的价值自是不小。凡事久而后成的，愈觉成就得好。从前法国有个名叫巴律的，嫌他本国制造磁器粗拙，欲加改良。先在家中设个瓦灶试验起来。一回不成，再换一回，弄得家资告罄，人也弄得困苦不堪。经了十八年工夫，才弄成了。又西人马达加斯加，他以传教为业，传了十年，才得着一个信徒。孟德斯鸠做了一部书，叫《万法精理》，也做了二十五年工夫。亚丹·斯密做一部《原富》，也有十几年才做好出版。他那国中人，就记着他那书出版的年分，作为理财学的诞生年分，何等郑重！可想：事不在乎急，在乎成，又在成而可传。中国自仿办新法以来，不论什么事，都要急切求效。有些少年勇猛的，凭着一时血性，做起事来，霹雳火箭，就同一刻都等不得的。及至草草的放了一响，还没有看见烟焰，倒又都退去几十里路，从此便意懒心灰，不复过问。更有一班凭空的无事无端，口口声声说‘不怕流血，不怕破坏’，及至遇着了点小事，不要说流血，就连皮肉都干系不着的，他早已躲闪了，不见个人影。这两种人，论他们本心，都是可与有为的，不过没有受得教育，合着中国的一句旧话，叫做‘少不更事’而已。至于那误认天赋之权的，剽窃外国哲学的皮毛，借着爱国保种为口头禅，却一旦要灭他自己的家门，杀他自己的父母。家尚不爱，何爱于国？父母生自的血种，尚不欲保，还讲保什么种来？一戴了顶日本帽子，一穿了双洋式草履，昂然入市，把酒色财气看为英雄豪杰的份内常事，甚而借着妓女优伶，讲求运动，这些人物，就只可陈设在中国博览会中，供东西各国的人冷嘲热笑了。我这唠唠叨叨讲下来，不是阻黄妹妹的一片好意，也只叫是话逢知己，说得畅快罢了。”

当时黄通理、黄绣球两人都听得津津有味。张先生也连连点首说：“这般看来，还是我们村上风气安顿些。”毕太太道：“这又不然。我说的是开通以后的流弊，内地未曾开通，其弊犹如顽痰一般，结成痞块，横在喉咙里，或是顶在胸口，久之饮食难进，气脉不舒。不把那痰化开来，一霎时痰涎涌塞，死了还无人得知，岂不可惜？^①那开通以后的弊端，犹如头上生了疖子，腿上生了流注，七穿八洞，脓血淋漓，归不到一处去。两种病，看似生顽痰的不觉得些，其实也是不可忽略的症候。试问地方上人人不开通，就好比人人起了顽痰，那还要得？^②我是业医的，你们不要笑我三句不离本行，可是不是呢？我此番去后，一定两三个月内就来，拿钱在上海买些学堂应用之物来送给你们；或者我附着你们，也来设个医院。”

张先生与黄通理夫妇都说：“如此甚好，那买物买书的款子，也不客气，就等你带

① 比陈同甫所说风痹不知痛痒，更切一层。

② 中国本就是个风痰世界。

了来再还。”毕太太说：“这又差了，黄妹妹不是说那美国莱恩女士言道：苟得无量数之财产，愿尽为教育界之资本。这就算我步那莱恩的后尘，赞成我黄妹妹的正事，将来指望黄妹妹竟同莱恩一样，执了教育会的牛耳，我就同莱恩所遇的一位朋友，叫做喜齐确科的，前来祝贺，仿他的祝词道：吾不为黄绣球贺，吾为黄绣球果然绣成了地球贺。这不比坐在黄金世界上还要快乐吗？”说得大家欢喜非常。^① 其时已近申牌时分，张先生的妻子们又安排了点心，大家吃过，闲文不表。

且说张先生谈过了心，说要到衙门里去走上一遭，回来再送毕太太登舟。黄通理也要先回去一趟，二人出了大门。这里内眷们从新谈些别的事情。黄绣球想起他堂房兄弟复华的事，要与毕太太说明，便趁着毕太太独自进房的当口，跟了进去，拉她坐下来，问：“姊姊从广东一路而来，怎么不带个女仆，倒用个男管家的？”毕太太道：“这人原是好人家的人，我顺便收留他，带他回南，并不当他用人看待。”黄绣球一闻此言，心上一喜，又问：“姊姊收留他有了几时？晓得他是南边何处人？”毕太太说：“我只问过他，说是生在南边，十三四岁就从福建被人贩卖到广东，当了猪仔逃出来的。你何以忽然盘问这个？”黄绣球觉的一阵心酸，像要掉下泪来。正在回答不出，他那兄弟复华，跟着一个老婆子，引到毕太太房门口，说了些话。毕太太却不理会他，只把眼睛瞟住了黄绣球。^② 要知复华说的什么话，黄绣球怎样同毕太太说明，请看下回。

① 看书的想也有此满志踌躇之意。

② 神妙耐想。

第十一回

两番行期真情始露 一个阵势奸计又来

话说黄绣球的兄弟复华，当日在船上看守，傍晚时分，不见毕太太上船，知是毕太太须吃晚饭然后动身，就将行李各物，重新打点一回，以待关掩舱门。忽然觉得少去了一件东西，想着临上船时检的清清楚楚，怎样会少？为此嘱咐船家，他又上岸来，向毕太太查问。^①

这里毕太太正疑黄绣球问及于她，眼圈儿上红红的，像有难言之隐，故不以复华所言在意，却瞅定了黄绣球身上。看黄绣球见了复华，一时更愣住了说不出话。复华站了一会，毕太太这才对他讲道：“那一件东西，不是上半天我已拣出，留给在此地了吗？你倒忘记得快！快回船去，我在此吃过晚饭，也就上船，趁着潮水便可开船的。”复华答应了笑道：“原说上半天发行李时还看见，怎样就记不起呢。”毕太太指与黄绣球说：“此人老老实实，不傻不乖，在外洋也赚得几个钱，到我处又攒了些，我带他回南，想要替他安顿一桩事业，却还没有工夫盘问他的底细，妹妹如何忽然说起来？”^②黄绣球道：“说也话长，可惜匆匆的姊姊就要动身，他原是我的房分兄弟呀！”毕太太听了，好生诧异，道：“如此妹妹何不早为说明？那顺仔又像似不认识妹妹的，怎样他既到了自己家乡，也并不与我说过一句，这很奇了。”黄绣球反笑嬉嬉的欲言不言。只见张先生的家眷们走进来，问：“你们在此讲些什么？”毕太太道：“好呀！诸位可晓得黄妹妹讲出一件奇事来了。”便将方才的话，告诉大家。大家都逼着问黄绣球的究竟。黄绣球备细的说其原委。

正说着，张先生与黄通理已一同回来，道：“今晚是戌时涨潮，该料理晚餐，请毕太太好早些登舟。我两人已打定主意，诸事等毕太太回头，从长议办。”毕太太喊住了张先生，说：“今日我不能开船，你来听听我黄妹妹的事情。”黄通理只当又有什么议

① 如此联络出来，绝无针线之痕。

② 此句斡补得精细简洁，又极合情理。

论，跟着张先生上前。只见黄绣球如此如此的谈法，说：“怎样就讲到这个？不怕毕大嫂子笑话，我那房分舅爷，自从他老子带他出了门，就没有得过信息。他原没有近支、没有亲戚，此番听他自己说吃过苦，倒还积得几个钱，或者毕大嫂子提拔他点，给他做个生意买卖。”张先生一班人都说：“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可可儿的他碰着了毕太太，毕太太可可儿的带他回了家，遇见自己的姊妹。既这么讲明了，自然要请他上来，大家叙个亲谊。通理先生同绣球小姐，一时不便与毕太太说穿，也还罢了，不该连我们都瞒着，使我们失礼。”^①黄绣球把这两句话问住，甚是惭愧，却不知黄绣球，他心中是横着他那兄弟，做了人奴，有多少说不出的委曲，要留待日后斡旋，如今也只先想与毕太太说明，不提防大家都晓得了，当时着实的踌躇。毕太太便对大家言道：“理应快请上来，就烦通理先生去走一趟，另外雇个人去看船，或是仍将行李发上来。”张先生便打发一个长工同黄通理去至船上，与复华述明原故。不多一刻，果然连人带物，一齐登岸，算给了两天船钱，大家叙过了礼节称呼。毕太太道：“在外洋广东时候，他原只称我为毕先生，我只叫他名字，如今我也称他为唐先生。”黄绣球接着道：“他本名复华，并不姓唐，只唐顺仔是外洋人替他造的，闻说外洋人多称中国人为唐人，仔者又是极贱之称，这个名字的意思，就道是唐人中顺了他的贱人，你道恶毒不恶毒，可耻不可耻？复华，你既得了这番造化，从此要拿这三字做个纪念，发奋为雄，挣扎起一个人来，也不枉毕太太的恩义。我那叔父客死异乡，婶娘的灵柩还厝在村上，待我明日回去，做一桌菜，你也去祭告一番。”当晚黄通理夫妇辞了张先生家回来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复华先至黄通理处，随后张先生的妻子与毕太太也同了来。两人都是初次登堂，不免张罗些客套。毕太太见了黄通理的两个儿子，生得极好，小的尤觉眉宇轩昂，拉住了手，问他两个的名字。黄通理道：“大的乳名叫钟儿，小的乳名叫权儿，我就把他们的学名起做黄钟、黄权。这大的虽也乖角，只是没有悟心，知识平平，不及他兄弟有些见解，同那钟一样，要时常敲着些警觉他，只怕还是个木钟，敲不响呢。”^②毕太太道：“到底年纪还小，教小儿的法子，只要趁他知觉既开，随事触发，就那浅近容易，极有兴味的。凑合他的知识，逐引牖引到各种科学上，自然见功。”黄绣球道：“我前次梦中，还有人授我一本书，说是地理教授法，也同通理讲过，说是很好。这地理教授，岂不就很难吗？”毕太太道：“地理所赅甚广，凡天然罪、人事界的各项学术，譬如天文、动植、矿务、农田、人民、财产、政治、制度，无一不从地理上发生，因为人不能离地球而立，地理即在地球范围之内。譬如我们住在这村上，这村上气候形势以及民情物产，怎样与它处不同？它处的又怎样与各处不同？一处一处的合拢来，考究比较，看是何处优，何处劣？劣的必须想出法子，求占优的位置；优的也必须格外上进，防的

① 此层于文应有，于义应补。

② 黄通理两儿之名，至此叙出，脉络灵通，总不使支支节节，而为之语，与全书有关会。

堕入劣点，这就各种学问，都由此而出，所以总可归之地理科，不但单讲山川土地的。说起此事，我到想起一个笑话来。^①我家有个伯叔辈，在安徽作客，说那年初奉上谕开办学堂，安庆府是省会地方就先开了一个。一日子有个洋人游历过境，拜会地方官，谈到这学堂的事。那洋人精通官话，便问：‘贵学堂内，可有地理学没有？’这地方官的知府，是八旗籍贯，还不曾回答，那知县却是榜下翰林，选了缺，新调首县，向来声名赫赫，就抢前回那洋人道：‘我们中国只有做风水先生的，讲究地理，又谓之堪舆，那种事是极其渺茫，怎么学堂里好教与学生？’那洋人听了，半天不则声。这知县等洋人去后，还对那知府说道：‘洋人晓得什么？不是卑职驳斥了他，大人就被他问住了。’那知府连连称赞说：‘毕竟老兄能办洋务。’这知县也得意洋洋，甚为高兴。你看一位翰林，做了地方官，弄出这种话把来！”黄通理道：“所以办学堂，一定不能要官府举办的，越是翰林进士的官，越不能办。他拿他翰林进士的腐败意见，布置点局面，立出点章程，无可可笑。那捐班的，又只当学堂，受他管辖，把教习看作属员，把学生看作仆隶。^②新近听得苏州元和县属的学堂内，派了差人地保，去查看情形。差人地保得了此种号令，不敢公然在城内的学堂作威作福，却到四处乡下，拣那教蒙童的村馆，挨家逐户去说：‘现奉县主大老爷，查考学规，同学生人数，一律人送入城内学堂。如怕去的，就每一个村馆，要按着所收学生多少，按月缴捐。莫如送我们茶钱若干，就好替你们少报些。’^③那班村馆先生，一年到头，一家数口，都靠着做猢猻王过活，那里禁得起捐？不捐，就学生少了，坐不成馆，故此一闻此说，你送五百文的也有，他送一千钱的也有，四下一走，倒弄了好几百吊。^④此风一开，你看将来渐渐的也要在城里发作。而且我说的这件事，是在苏州省会出现；你说那笑话，是安徽省会的实在新闻。这三江省会地方，官办学堂，尚有这些事端，边省偏隅，以及那小县分，笑话奇谈更多着呢，^⑤倒觉得有了学堂名目，反不如从前书院干净。所以我想办个家塾，先立定基础，也是一个道理。”毕太太道：“是极是极。”随即走到黄通理的后面一带房屋，察看一回。^⑥看是三间两厢，尚为宽阔，面前一个院落，也大大的，院子西面，还有一棵大柏树，只是房子的墙，有些松动，窗壁也不很坚整。西厢房连着正屋的后进，尤其驳落，便说：“这屋子收拾起来，却不容易。”^⑦把墙要另起两垛，板壁、门窗，一齐换新。靠西厢房，只好留出一尺，再筑一垛复墙，可就与正屋不致大碍。上面的椽子，通过那边，虽有点倾欹，似乎还不要紧，照此花上二三百吊钱，做一两个月工，也就成个样子。复华他无

① 以束为提，即以收为发善于展拓，真觉随手拈来，都成妙谛。

② 却有多少甘认属员之教习，甘充仆隶之学生，可叹也！

③ 此近事，已见日报者。

④ 自有村塾以来，第一次经着之事，盖亦中国所行新法之一端。

⑤ 小地方必定是差人、地保可以到学堂察课，不但勒捐矣。

⑥ 顺势而下，最得事理。

⑦ 回映第一回。

事，就叫他掂掇些。^①顶好再把这一片地修得平坦洁净，还可做个小小体操场。”说着，大家又走至前面屋子，叙谈多时。盘桓了一日之长，并将复华留住住在黄通理家，叫他将他的行李搬过来。毕太太是仍回张先生处不提。

且说毕太太为着复华的事，暂时耽搁，歇了两三天。原料理雇船动身，另带了个老婆子去，将些笨重物件寄放下来。张先生也自此照常进署办公。^②这时候，赶乡试的人，也已去了大半，只有黄祸因录遗没有录上，他竟不等补取，大大方方的去而复回，对着人讲：“我本荒疏已极，那个想中这劳什子举人？不过为了几块洋钱宾兴费，连我那本家通理先生的领到手，也不在少处。”

这日齐巧毕太太上船，张家黄家两面的人都送行出来，被黄祸碰见。^③众人正在船岸边与毕太太作别，黄绣球叮咛道：“两三个月内，等你来，大家好早点办事。我那房子，即日动起工来。”其时黄昏之际，黄祸听上去，觉得声音很熟，一看果是黄通理、黄绣球、张先生一班人，甚为疑异。又听见什么办事动工的话，莫明其妙，也不理会，就将身子闪开，躲了过去。一连几日，才走到黄通理家说：“你看我要中场外举人了。”黄通理便问：“为何你却不去下场？就是有科举的，也该去得了。”黄祸又笑道：“你还打取我，不晓得我原是监生大老爷吗？”黄通理道：“这个想必咨文没有办得及。”黄祸又说：“办咨文是件什么难事？衙门里几位书办，那个不与我交好？这些至容且易的事情，怎样会来不及？我是大老官脾胃，去了录遗，录遗之后，就跑回来。不瞒你说，简直的录遗没有取，哪个再爱去等他补出来呢？我说要中场外举人，不是讲文章，是讲我已经成了仙了。”便将那晚碰见听见的事情，说出道：“我人还没有到家，就晓得你们的事，这样灵机先知，怕不算个仙家？要在场外送进一篇仙家文章去，怕不中出举人来？”黄通理道：“这些我与张先生已议了好久，想必你并不曾去寻录遗，在外听见的。你既说是成了仙，你可知道我们那日送行的是谁吗？”黄祸道：“这原是戏谈。我且问你：你们说办事动工，可是造房子开学堂？”黄绣球见他纠缠可厌，黄通理说的话，不能开发他，便道：“你大伯子，何苦要钉着问我们的事？前回我们孝敬你那一注钱，尽可自家去设法些，捐到官府里，办学堂也好，办警察也好，总可图得个保举。眼前又放着举人、解元不去抢，这是什么原故呢？”

黄祸被这两句话，说得无趣，搭讪着辞了出来，心下想道：“他们鬼鬼祟祟做事，偏要相信张先生，^④拿我自家人不当心腹。我虽然用过他们几百吊钱，却是替他们出力不小，这也不去怪他。^⑤独怪那张开化，不过是个刑房书办，在官人役，就拿地方上的

① 趁势又安顿了复华。

② 张先生自此照常办公，此句亦非闲着。

③ 卸下来即团上去，如游九疑、匡庐，使人不觉其自在山中。

④ 又从张先生生法，虽是作者之狡狴，却是事理所有。

⑤ 黄祸到底得了钱不好怪黄通理，也是良心不昧。

公事，在外面招摇揽权。那开学堂的事，全然不与刑房相干，倒把他应办的警察，不加紧的送稿请示，狡猾已极。再讲办学堂的事，地方上也很有大绅士可以出面，如王侍郎、李太史同做过浙江道台的那位陈观察，都是两榜高材，一乡师表，还有些京外仕宦，多可请教的。^① 就算旁人出捐，办事也须先尽这些绅士，怎么一个书办与一个不上场面的土财主，也不曾发过榜，也不曾做个官，就私下要承办学堂？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^② 我们村子虽名为自由，却让不得他们有这种自由法子。黄通理不过有几千产业，想必要勾结了张开化，借着学堂，里应外合的把持起来，好发大财。哼！哼！这个心思念头，瞒得住别人，怎样瞒得住我？我也不同你们说破，也给个里应外合的阵势，教你们碰碰利害。第一，我先进去，把张开化招摇揽事的弊病揭开，革除了他的卯名。然后写一封信去，告诉我一个朋友。这朋友是广东候补道，同我们这做过浙江道台的陈观察世交，请他挽出这陈观察来，总司其事，我还可在堂内谋干一个位置。凭着良心，不想弄钱，也有口现成饭吃。^③ 我的儿子黄福，^④ 今年也十一岁了，趁此也好带到堂内读书。通理是不懂事，看他一家人，也替他荐个分教习。我那儿子就请他教着，他万不能收我的束修，岂不一举数得？”

当下黄祸这般说过，笑了一回又咂嘴咂舌的想了一回，^⑤ 做书的就此照话编出。要知他那话怎样做法，下文自有交代。

① 口角神情，栩栩欲活。

② 两句亦语有激射。

③ 如见肺肝。

④ 顺势又带起黄福。

⑤ 描尽神情。

第十二回

张先生无端犯奸案 黄绣球忽然信尼姑

话说上回书，讲以黄祸所说的话，怎样办法，在此回交代。看官，要知那办法已在所说之中，自可不必急急。^① 如今且说黄绣球见黄祸搭讪着乏味而去，以为他不好意思，就丢开了。不料奸计又生，迁怒到张先生身上。那张先生因病耽搁，将近个把月，才亲自进署办公，公事就忙碌得很，也无暇再到黄通理家去。不知怎样外间传起一件奸情案子，说是衙门里有个姓张的，霸占良家妇女，同本夫吃醋打架。本无是无用的人，斗不过这姓张的，气愤无法，几次三番要寻死觅活，都被乡邻劝了下来。^② 内中有个乡邻人家的婆子，在城里绅士家做乳娘，把这话说到绅士的太太耳朵里，绅士的太太又同那老爷说起。那老爷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叫乳娘回去，告诉那妇女的本夫，进张呈子，一面我去拜会官府，说明此事，请官从严查办，替他出气。”那乳娘虽只答应了，却原不在心上。绅士老爷更是说过也忘记了。

正是无巧不成书，这件事又早被黄祸晓得。黄祸连日正要打主意害张先生，只因前回私下得了黄通理那一注钱，没有同里头的门上有个交代，怕见了门上的面，问起来难以为情。而且仍旧是张先生的事，显见得其中有些挟嫌，不甚光荡，所以还没有下手。^③ 忽然刮着这一阵风，却又无从插身多事。后来那乳娘回家，把他主人，绅士老爷的话说出，那妇女的本夫，还只含忍不发，并且所谓霸占的事，也无确据。所谓霸占的人，也认不清，不过那妇女实有外遇，那本夫实因暧昧情由，同人斗过几次嘴，打过几回架。乡邻人等看本夫并不关心，自然谁又去管他的闲事。只有黄祸要寻事生非，各处打听。一日打听到那乳娘的话，欢喜非常。那乳娘的主人，绅士老爷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他所说做过浙江道台的陈观察。一想陈观察向来情分相隔，怎样弄个门路去见他，怂恿

① 海上仙舟，又被风吹引。

② 峰从何处飞来？

③ 是撇笔，亦是补笔，总是善于以斡旋为波漾。

他出头，我那广东候补道的朋友，信是写了去了，但只说学堂的事，要等他回信来，去见陈观察，再谈此事，不免太迟。就再追封信到广东，往返也得个把月，缓不济急。想了半天，说道：“有了，这事有关地方风化，可以告诉学老师，请学老师招呼印官，是官的书办犯法，不怕他不查问。等他发作起来，那时自好运动。”^① 谁知跑至老师处，恰值老师送考上省，遇着了一个门斗，便把来意同门斗说了，并问这门斗可知其事。那门斗道：“这些事是常常有之，也没有闹捉奸，闹人命，怎样出得出花头？”黄祸道：“你不晓得，要是别人，我也哪有工夫管这闲事？听得是衙门里的刑房张开化干的，这张开化很不是个东西，在外着实招摇，新近串通了我们一个本家，要借着办学堂，撞骗钱财。我那本家受他欺朦，已勾结了他，你想我那本家的妻子才被他害了，吃过苦头。你是晓得的，他弄了好几百吊钱，现在又要弄送我那本家，我气不过，谁知他本来这般不安分，仗着是衙门里的书办，没人敢动他，所以我一定要碰他一碰。”^② 那门斗听了，不甚招揽，只回报一句：“等老师回来再说罢。”心下想着，别的事与我无涉，这办学堂的话，并没有听见什么动静。因又问黄祸道：“你贵本家是谁？可是我们学里的人？”黄祸道：“是那开智桥头的黄通理。方才同你说，他妻子因放小脚，放到女班房里的，就是他，怎么还不明白？”那门斗道：“这位通理先生是极有道理的，虽已早出了学，若要办学堂，应该来同老师商量商量，不至于就同一个书办，私下共事，这倒要让我便中去问他一声。”黄祸道：“不必不必，实在你要问他也不妨，但切切不可提张开化犯奸的那事，将我的机关戳破，^③ 我可不依你的。”门斗笑允了，各自走开。那黄祸又怎样生法，暂搁不提。

且说黄通理在家无事，与黄绣球、黄钟、黄权夫妻父子们终日读书谈论，无非研究些新知识、新学问，预备设家塾的一切义务，也抽空与张先生往来计议。张先生渐渐的把所积公事扫清，时常同黄通理夫妇薰陶濡染，那胸襟意识，越发开豁得多，凡有文明的事，都想一一担任。一日问黄通理道：“你那房子也该叫人收拾起来了。”黄通理说：“已经叫木匠泥匠看过，日内就好动工。内弟复华，他于这建造工程，倒有几分在行，请他监督着，大约两个月尽可完工。”^④

歇了几日，水木匠一齐上手，偶然有个木匠，同那学里的门斗相识，在门前碰见，引进来坐坐。复华正在那里监工，那门斗也招呼了，问这屋子何以要翻造。复华不知三七二十一，随口说是造了开学堂。那门斗听说事果有因，就又问道：“这学堂怎么开在家里？是这里房主儿一人开的，还是合伙开的？”复华却回道：“又不是开店，有什么合伙不合伙。”说时黄绣球走出，那门斗知是女主人，也不回避，便问：“通理先生可在家

① 神来。

② 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③ 怕破机关，却处处自授机关于人，小人行径往往如此。

④ 此层在上回已伏过一笔，今又着一笔者，是为下文起线，非赘复也。

么？”通理却随后听见，道：“是哪一位在此？”门斗忙上前相叙，道：“本来几天前头，就有件事要来请教，一直搁住了。今日碰着这匠人是相识的，才同了进来，不然，也就过门不入，把要请教的事又忘了。委实这事无甚紧要，不过你老有个本家，那天去访我们老师，老师送考上省，不在斋中。他对我说，你老要开办学堂。”^①即指着复华道：“方才听这位先生讲，这房子修造了，就是开学堂的，我只要问问这事，没有别的，可是容易忘记呢。”黄通理问：“我那本家是谁？莫非是黄祸吗？他可说起有什么张先生？”门斗当时一呆，心上想道：“他怎样也就晓得？”其实黄通理不过猜着黄祸，讲他的事，必然牵涉张先生，并不知黄祸另外有些什么。此时门斗只当他连黄祸讲张先生的奸情、想要播弄一番的事也都晓得，便道：“你贵本家，正是黄祸，他原专为那张开化来寻我们老师，倒卫顾着你老，怕你老上张开化的当。”于是照着黄祸的话，略略同黄通理说过。^②又说：“这其中我是没有招揽，他却再三叮嘱我，不可戳破他的机关，你老也存在心上，不必去问。”

黄通理听了此话犹可，禁不住黄绣球一听，又怒容可掬道：“这黄祸真真可恶！我要寻他来，当面去告诉张先生，问他为什么胡说八道？”黄通理忙与黄绣球挤了一眼，说：“这事于我们何干？况且他还有好意，卫顾我们。”那门斗却心下起了一疑，以为黄祸就是播弄张开化，怎么这黄奶奶这样抱不平？黄先生倒像帮着他，可见黄祸说“黄通理受了张开化的牢笼，互相勾结”这句话是不假了。总而言之，于我更是无干，不过要开学堂，应该通知我们老师一声的。那门斗如此想着，也不曾出口，不一刻就出来了。^③黄通理见门斗去后，与黄绣球进至内室，道：“方才门斗的话，也说得没有清楚，黄祸既然拉拢我们，莫如就趁他的假意，探我的实情，将他寻了来，问他一个明白。只说托他去察访张先平日为人，到底靠得住靠不住。那黄祸是个一团茅草的人，^④自然瞎嚼蛆的嚼出来，不打而自招的了。”

却说黄祸浪荡无事，镇日价不会在家。这日从一条街上，恰恰与通理碰着，看他头上顶了大帽子，穿了一件马褂，脚下却是一双鞋子，踱了过来。^⑤黄通理便问：“你到那里去道喜应酬，这般起劲？”黄祸道：“去拜陈膏芝^⑥ 观察的陈少爷，没有会见，空走了一趟。”黄通理道：“到我家去吃中饭如何？”就一同到了黄通理家。先是闲谈，随即吃饭，同他说：“我那办学堂的事，一定不举动。现在修理房屋，一半是本来要修，一半为着孩子们读书、想自己开个馆，多收几个附读的学生。”谈说之间，黄祸道：“我

① 黄祸寻学老师，偏遇着门斗；门斗见黄通理，偏远远从木匠引入，迤迤而来，总无一笔放平。

② 门斗不知张先生，不知黄通理，亦不知黄祸，又不知种种事情，故其语只是如此。

③ 门斗一节，不过闲插之文，故叙门斗口中之话，随叙随撇。

④ 好戴高帽子，好贪小利之人，谁不是一团茅草！

⑤ 又过脉下去，使人总看不着一丝痕迹。

⑥ 陈膏芝者，陈膏子也。

今日去拜那陈少君，你道何事？是他府上传出一句风声，说那张开化在外边霸占良家妇女。我想开化常同你往来，看他规规矩矩的公门中人，不至于知法犯法。怕那陈府上误听人言，设或告诉了本官，就不甚妙，也不好去问开化，所以想在陈少君处探探口气，如果此话不虚，便当关照开化，及早弥缝。据你看，开化会做这种事不会？”^① 黄绣球当时也在旁听着，着实忿恨，只因要装作不知，不好抢白，却忍不住说道：“张先生是断不会的。”黄通理忙道：“这个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难说一定不会。但我们因为前回讼事，同他交涉。后来他生了一个多月病，踪迹就疏了。自从前日同他送一个客人的行，至今又有好些时不见面，不知陈府上那话是怎样传出？”黄祸道：“是陈府上的一个乳娘，同他这所占的女人是邻居，传到陈府上，又传出来的。我也不知其细，所以要去探探。”^② 偏生又会不着这陈少君，去的时候，不好因这点腌臢事，冒冒率率上门。想他府上，与我本有世交，我自从出门回家，还没有去拜望过，因此戴顶大帽子，只算是拜他的，便中打听。”黄通理道：“陈少君不在家，他那老翁呢？”黄祸道：“他老翁究竟是做过道台的大人，不好惊动，只留了一张小字单片，上去请安。这些分寸，我们在官场里走走的，总要晓得。”黄通理道：“是，是。我看这桩事，不必去管。”黄祸又道：“这事，我想开化不说不会，谅他也不敢。我要问问，原是不相信的意思，谁去管他？”^③ 如今公门中人也实在不守本分，不是我说，张开化虽则似乎还好，却也狡猾得很，即如你办学堂不办学堂，他要插在里面鬼混，无非想鬼混你两个钱。他一个当书办的，就配同我们书香世家讲话做事吗？以后少抬举他为是。”黄通理听了不响，也道：“是，是。”黄绣球却又忍不住说道：“只要人能独立自由，自由又能自尊，^④ 不论男女，人人都是平等，有什么书办书香？”黄祸听此话不懂，不甚端详，停了一会，就将大帽子用一块汗巾包起，马褂子也折入其内，拎在手里告辞而去。

黄通理与黄绣球商议了一阵，便到张先生家，把这事婉婉的一说。张先生笑道：“这事闹得已久了，差不多有了两三年，是我们承发房里的伙计姓张的，相遇了一个女人。是凡衙门口的人，明荡荡无人不知。黄祸到此刻才晓得，还钻头觅缝，当桩新鲜事谈，亏他还自充能干呢。随他去，让他去吃屁罢。”于另谈了些话，暂搁慢表。

且说有一天黄通理家门口来了个尼姑，登门化缘，被复华挥斥不去，索性坐在门楼子下，大敲起木鱼来。复华随即去监他的工，不去过问。是黄绣球听了出来，看那尼姑，年纪约莫三十几岁，背上背着一尊观音，项下挂着一个大木鱼，低着头，闭着眼睛，不住手的敲，便上前与之诘问，心上转了一个念头，说：“我们中国，号称四万万人口，女人去其一半，已都是拘着了内外界限，男尊女卑，不能同男子一样的做事，如何

① 本是黄通理要借黄祸的假意探问实情，偏用黄祸反诱黄通理一番巧语，变化不测。

② 本来未知其细，此句亦是以叙述作于补。

③ 渐渐的露出本心话来，小人不善之不能掩如此。

④ 东西儒以自由归宿于自尊，不自尊即非自由，即不能受自由平等之幸福。

还有这些做尼姑当道姑的，索性连女子的职分，一概也抛弃干净，学那没出息的男人，吃起八方来？不知这恶习是几时有的？你看他这一类人，既然放掉了脚，又没有男人压制在前头，身体也可谓自由极了，怎么怀着这种魔想，念经敲木鱼，有何用呢？我是一个女人，待我来就他们当中劝化出一两个人，日后帮着我点，也是好的。”想罢便进去，量了几升米，取了几百钱，给与那尼姑，^①说：“师傅在那个庵里？我改日到你庵里去玩玩可否？”那尼姑只当是大施主与他有缘，喜之不迭，口称：“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你这有福有寿的奶奶，小庵在西角上觉迷渡口便是，离府上很远，还是小尼常到府上来，给奶奶做个伴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想走进屋里去坐。黄绣球心下又一想，说：“这些三姑六婆，只可我用她，不可叫她来用我，我还没有看出她的好歹，不可叫她先看见我的虚实。”^②当时便拦住了，说：“当家的在里头，你快去罢，改日再谈。”那尼姑才合十诵佛的走了。

黄通理此时在门内，也曾看见，知道黄绣球不是迷信神佛、结交尼姑的性情，必有一番作用，故而并不露面。^③黄绣球随即对黄通理道：“我们村上，除了和尚道士的庙宇，这尼姑庵有几座？”黄通理道：“不多不多，至多一两处，你难道要去修行吗？”黄绣球道：“我是不肯修行，若要修行起来，包管要修出点实际，不是空口讲白话。什么上西天、做菩萨，叫人看不见的。你如要我修行，却依我两件事，你不要我修行，也依我这两件事，总是要你依我，我不依你的^④。”黄通理笑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我同心合意的办事，有什么依我依你。如今正在要开办家塾，你又何必另起花式呢？”黄绣球也笑道：“我不起花式，我怎样绣得出地球来？你且看着。”^⑤黄通理便说：“如此，依你哪两件事？”黄绣球当时却不说出，做书的写不下去，只好又说句老话，叫做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欲取先与，黄绣球原不是等闲之人。

② 黄绣球却有如此细心。

③ 真是知心夫妇。

④ 妙极！显得黄绣球有特别性质。

⑤ 趁便兜到数回以前，语有筋节，觉数回以前之书，皆首尾一线，脉络贯通。

第十三回

论鬼神善破迷信 拜观音假托荒唐

话说黄绣球对黄通理言道：“要她修行，须依她两件事。”黄通理问是那两件事，又不肯就说出来，谁知是一句随口支吾的话，莫说两件事，连一件事都没有。当时做书的被她诳住，如今看官们也只算受了做书的一个诳，一笑而已。闲话休提。

却说自由村上那觉迷渡口的一座庵堂，原名就叫觉迷庵，数十年来未遭兵燹，却是房廊殿宇，均已颓败，一向无人住持。近几年才有一个年老姑子带着一个伴当，在庵内修葺了两间小屋，借地修行。这年老姑子，原也生长在自由村上，自幼随宦出外，嫁于外乡，也做过小小之命妇，眼前已五十多岁，穷寡无依，故此回到家乡，拣了这个庵堂，安身事佛。那伴当便是到黄绣球家去化缘的，系从外乡跟随而来。佛门名为师徒，其实同俗家母女一样。他二人住在庵里，起初靠着老姑子的些微积蓄，布衲淡饭，将就过得。后来老姑子病了一场，又被贼偷了一票，虽说出家人用度俭省，也搁不住是坐吃山空。老姑子既得了这座荒庵，又有个终老之意，看看自家老病颓唐，一旦寂灭之后，叫那中年伴当怎样支撑得住？因此上才叫那伴当出来募化些，广结善缘，无非想得几家施主，弄几个护法，从中揽些经忏生意。^①那伴当尼姑，却于此等事，是惯常行家，奉了老姑子的命，一连就出来募了好几天。这日到了黄绣球家，认是黄绣球倒像一位信女，又见黄绣球要到他庵内随喜，回去便与老姑子言讲。

过了两日，黄绣球处倒也忘了此事，恰为遇着九月十五，那尼姑又上门来，带了两样素菜，说：“是老姑子亲手调制，送给施主结缘的。歇三四天，便是观音生日，还要请施主到小庵里吃个素斋。”^②我家老姑子，本来想亲自登门，因为气喘走不得路，特着小尼前来致意。小庵里供奉的观音大士，虽是小小的一座木身，却系我家师傅从峨眉山请下来的，奉了二三十年，灵验无比，如今供在木龕内。有时龕内就放出光来，同月亮

^① 修行化缘，不过多是这个念头。

^② 伏笔。

一般。^① 去年庵内失贼，不亏是大士化身，现出一个男子，把那贼赶走，我师徒二人，险些还被那贼害死了呢。你道这是灵不灵？你若到庵内虔心拜求，包管你家老爷升官发财；你家相公们，长命富贵；你将来还要受诰封，做一品老夫人。最好趁十九，菩萨过生日这一天，去许个愿，替菩萨装个金身，助一盏琉璃长明灯，是功德无量的。阿弥陀佛！”

黄绣球当时听了这等说话，要照她平日性情，如何肯耐烦听下去，她却此番听了，只管是笑，也不讲不收那尼姑的素菜，也不讲几时到庵里去，直待那尼姑把话说完，她还只像笑嘻嘻的发呆。那尼姑原想收了她的菜，自然再好打个秋风，不然，就先联络起来，等十九观音生日那天，请黄绣球去拈香，让她老姑子好好的结交上去，不意黄绣球尽管笑而不答，倒把那尼姑呆住了，要去不得，要留不得，要再说些话，又无话可说。只见黄绣球的小儿子黄权，走了过来，说：“请母亲吃饭去。”那尼姑这才趁口道：“这里两样素菜，可惜搁冷了，不曾蒸一蒸，小相公请你带过去，尝尝罢，小尼就此告辞。”黄绣球听说她要走，也不款留，便将菜另外拿碗腾出，装了些果点，给她带去。那尼姑就称谢而行。

黄通理与黄绣球吃饭之间，说：“方才这腌□尼姑一派胡说，我晓得你不耐烦去听她，何苦又招接她，收她这菜”在这些人身，只怕没有什么作用，不如以后同她断绝了为是。”黄绣球道：“这话我又不以为然。大凡一个人，既是天生下来的，不论男女，一样的有五官四肢，一样的有性情意识，怎好说没有作用？只是作用差了，不讲她是尼姑，入了邪魔外道；便是夫人小姐、太太奶奶，享得些庸福，做一世庸人，也还不同那尼姑一式，有何分别？且如你们男子当中，不论何等执业，只图得一生衣食，不知做人到底是怎样做法，大概懵懵懂懂，过上几十岁，与草木同腐，这更不如那和尚尼姑，还有一种迷信的范围，就着他的范围，容易感化呢。”^② 黄通理道：“和尚尼姑，迷信的是菩萨，究竟他们也不不过借着菩萨诓骗衣食，那里有什么信？有什么迷？我们中国人，也不但和尚尼姑，都是迷信鬼神。如今正要破去世界上的这种迷信，岂可还用那神道设教的法子，再把《封神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的影响，造起因，证起来果？”黄绣球道：“你说和尚尼姑不是真心迷信菩萨，这话有理，要晓得中国人迷信鬼神，也不是真心迷信，不过存着个邀福避祸的心，得了福，以为是鬼神所赐；得了祸，也以为是鬼神所派，因此无福的求神拜鬼，惹祸的求神拜鬼，无祸无福的，也求神拜鬼。”^③ 他时时处处有一个祸福的念头，所以他时时处处就有一个鬼神的想法。你看乡下城外，有一棵树、一口井，或是一块木头、石头，偶然碰了碰，过一过，没有病的病起来，有病的凑巧第二天好了，

① 伏笔。

② 两句话已定了下文主意。

③ 如今世上所以都成了鬼道神魔。

就哄然说树上、井上、木头、石头上，有神有鬼，弄得大家来拜跪祷告。问他所以祷告的原故，不过说是求免灾晦，求发财，求生子，总总有求而已。求的时候，心中有个鬼神，目中也像有个鬼神，俨然在旁，求过了之后，不但目中毫无鬼神，就连心中也一丝记不着他，可见并未尝实实在在奉着鬼神，算得个‘迷信’二字。^①照我说迷信的实际，就如人好嫖好赌一样，有也要想着他，没有也要想着他，穷也不怕，饿也不怕，连日连夜，不睡觉，不吃饭，沉溺其中，在什么事都不管不怕，只是心心念念，想去嫖赌，才算真是迷信。^②做到这样迷信的地步，在嫖赌上，是成了个极下流的东西。若把这迷信，移到做正经事，讲正经学问，便成了个百折不挠、自强独立的大丈夫、奇女子。就是那求神拜鬼的一班人，果然不计祸福，确确实实见得有个鬼神，要去崇拜他，成了迷信，这种迷信自古以来也很少有，都因为只把鬼神不是看得怪诞，便看得尊严，所以说得深的，就同天一样，高远难稽；说得浅的，竟犹如巫祝一般，可以任人干请。据我看，鬼神只是与人相同，全凭一个道理，做人的道理，应该爱国爱种，爱己爱物；做鬼神的，自然也应该爱国爱种，爱己爱物。从黄帝以来，凡是中国的鬼神，无不爱中国，即无不爱中国的种族，没有什么和尚尼姑应该奉鬼神，不是和尚尼姑不应该奉鬼神的话。若是鬼神兴妖作怪，妄弄祸福，就是鬼神的不知自爱，不成为鬼，不成为神，犹之乎一个无道理的人，人人得而攻之。岂有做人不依道理，可受人唾骂，做鬼神不依道理，都可一律信奉的？^③孔夫子不语神，不知鬼，我想也是因为鬼神无形，所以懒得讲。后来的人，却看得有尊严怪诞两层，就反把鬼神神专属了佛道两家，任一班和尚道士尼姑们颠倒播弄，真真可笑！”

黄通理道：“鬼神终究是无影无形，怎样见得有道理没道理呢？”黄绣球道：“道理在人心上，鬼神就在道理上，一个人合着道理，就算守着鬼神，至于祸福，原从道理上生出，有道理自然获福，没道理自然遭祸，祸福只看自家的道理，自受自取，也没有什么形影可寻。确实在有机关在内，这个机关便是鬼神，隐隐然伏在道理之中。难道鬼神真有个狰狞之状、高大之貌，同那庙里塑的、纸上画的一样吗？我是不曾读书，我也不相信那书上的话，觉得我的意思，论鬼神便是这样。你想想，我这话讲得去，讲不去呢？”^④黄通理道：“听你的讲法，胜如听宋人所讲的一篇语录，比那讲阴阳二气、良知良能清楚得多。”^⑤但是发了这一番议论，怎样的叫那和尚尼姑们可以懂得？只怕像我们这村上，就要在绅商士民当中寻一个能懂的，也不容易。”^⑥黄绣球道：“你不去管她，

① 说现在迷信鬼神之人实乃如此。

② 好譬喻，试问一班佞佛信神的，谁是有如此沉迷？

③ 将鬼神当作道理看，发千古未有之蕴。

④ 转过来，恰合黄绣球口气。

⑤ 我也这样说。

⑥ 透一层，再顿一笔。

我明天且到那觉迷庵去走一遭。”

次日清早，居然雇上一乘轿子，抬到庵内。一下轿，寻着那尼姑，也不等尼姑款接停妥，开口便问：“供的观音菩萨在那里？”那尼姑连忙引至一间厢房里，指着桌上一座龕子，说：“这便是了。”黄绣球不等说完，已在桌子前面俯首下拜，口中还像是喃喃祝告，拜了又拜，伏在地上，好一会工夫，才慢慢的站起身来，神色之间，似乎十分敬异，又在桌边朝着那龕子望了好一会。^①那尼姑同那老姑子笑立一旁，^②说：“请奶奶到中间坐罢。奶奶这样的诚心，阿弥陀佛！那观音娘娘，一定要保佑的。”黄绣球又不等她们说完，便一屁股坐在供观音的桌子下边一张条凳上，说道：“昨天我听讲这位观音菩萨。灵得很的话，心上就着实感动。”那尼姑听此一句，对着那老姑子道：“是呀，昨天我把娘娘放光退贼的事告诉了奶奶，奶奶就只是出神，没有再比她诚心相信的了。果然奶奶的根基厚，福气大，娘娘就来感动你了。”黄绣球又正色道：“说来这还了得！你们也撮张凳子坐下。我昨晚做一个梦，^③真真稀奇，我是千信万信，只怕你们两位师傅倒要疑我说谎。如今当着菩萨的面，可要说给你们听听。”那两个尼姑齐声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娘娘从来不轻易托梦把人，^④还记得十几年前，我们两师徒，从普陀朝山下来，寄住在宁波一个人家。这家是个举人太太，她那举人老爷去世，又没有少爷，单留下两位孙相公，年纪都在二十岁上下。这太太年纪已经望八，薄薄的也有点家私，指望她两位孙相公，进下黉门秀才，再连着登个金榜。一直做好事，行方便，冬天施棉衣、施粥、散米票子；夏天施药、施茶；又起座文昌宫，修魁星阁，造宝塔，什么好事，都肯做，花的钱也渐渐要完，无奈她两位孙相公，总连一名秀才都中不上。也是她家祖宗积福，这一回碰着我们这位观音娘娘，暗中怜惜她的一片善念，有一晚，就托梦点化这位老太太，叫她捐些钱到书院里去，说是花园里要养树木，书院里要养人才，人才养得多，就可以出秀才了。果然第二天，那位太太托了个人，到书院里写了五百吊钱的捐。后来我们走了，闻说这两年，她两位孙相公都已当了秀才，这位老太太去年才过世的。自此以外，这位观音娘娘从没有什么梦兆到人。我们可不晓得什么叫做书院，想必是念书的园子，同花园差不多的。”黄绣球道：“我昨天做的梦，比你们说的还要神，你们断乎不能相信，要是不相信，反替你们添一层罪过，不如不说罢。”两个尼姑怎样肯依？一面去泡出茶来，一面又坐在凳子上，笑颜动问。

黄绣球却先将那老年姑子打量了一回，问：“你师傅是几岁上出家的？俗家姓的什么？看你的根基，也像个好人家出身，同菩萨大大的有缘。”那年老姑子禁不住拭着眼睛，掉下一点泪来，说：“我也本是个乡下先生的女儿，老远的跟我父亲到云、贵、四

① 奇！奇！

② 如今又是老姑子笑起来了。

③ 前梦罗兰夫人是实境，此梦是假托，绝不相犯。

④ 不接写黄绣球说梦，先写尼姑说菩萨托梦之事，既得腾挪，又是关合。

川各处投亲，就嫁了四川的一个芝麻绿豆官，不上年把，就守了寡。又是几年，我父亲也死了，我就在四川峨眉山削的发。后来请了这位观音娘娘，一直供奉在身边，眼睁睁活了五十多岁，不是同娘娘有缘，那里得到今日？”黄绣球道：“这就对了，昨天娘娘托梦于我，说我的话，且慢慢告诉你。倒有两句说你的话，不晓得你心上服不服？我拿我的话比起来，只怕你听了也不能不服的。”那年老姑子急忙问是怎样说法。黄绣球道：“当着娘娘，我也不敢瞎嚼舌头。娘娘说你一生一世，虽然吃苦修行，保住今世的寿数，免不得来世还要罚做。”^①说至此缩住了口，道：“这话罪过巴巴的，不要讲罢。”^②老姑子道：“罚做什么？可怜还要罚我做女人吗？”黄绣球道：“女人也是一个人，岂可看轻？能够仍旧罚做女人倒好了，简直的说，要罚你做女人当中的娼妓，且说照你的罪名，在常人还不至于罚到如此，因为你做了一世的尼姑，吃了八方，虽是苦度，却是与人世间一无用场，还有多少虚糜人间的钱财，离间人家的夫妇，不知不觉积下罪恶，所以拣了那又受苦又安享的一种妓女，叫你来世也去受用受用。”^③至于你的罪名何在，就说你不敬重书院里的念书人，在书院里不曾修些功德。其余的，还不比这个罪大。娘娘又说，你年纪老了，罪孽已满，死得已快，来不及再点化你，我还有点宿根，同你在前世里原是姊妹，一旦有缘相会，叫我来嘱咐你：从今娘娘要离开你，到别的庵里去享受香火，或是仍归峨眉山去了。这是娘娘叫我告诉你的话，对不对，我也并不晓得。那娘娘讲我的话，告诉你，你也不知来由，却在我自己想想，实为灵验，所以我此来诚心叩谢，意欲请娘娘供奉到我家中去。如蒙慈悲应允，今晚上还请示个梦兆，等再得了梦，再来细谈。”

当时一老一少两个尼姑，听得面面相觑。那老的更听得伤心，两只眼睛看看龕子里的观音菩萨，又看看黄绣球的神色，半晌不语，呜呜咽咽哭得出来。忽然望后一侧，几乎倒栽一根葱，忙即扶到她禅房内，向床上安睡。一口痰在喉咙头唏哩哈拉的响了一阵，又咽下去，叹了一口气，这就闭着眼不闻声息。吓得那中年尼姑，浑身发抖，也大哭起来。正哭时，那老姑子又微微的喘了一声。黄绣球道：“不要紧，且扶她靠在枕头上来，你去冲碗滚水，给她喝一口看。”后事如何，下回再讲。

① 妙！妙！

② 得神。

③ 当着和尚骂贼秃，大凡做尼姑的听着，当娼妓的听着。

第十四回

曲曲折折做成一件事 光光荡荡收了两个人

话说那年老姑子，靠到枕头上，歇了一会，吐出好些粘痰出来，内中还有一块同冰糖似的，坚硬不化。这一块吐出之后，觉得胸头甚为宽畅，就将滚水喝了一口，神气顿时清爽。黄绣球道：“你且就此安息一回，我便回去，有话再细细的谈。横竖我同你都要信奉娘娘，或是你自己，或是我来替你，再在娘娘面前祷告祷告，忏悔忏悔，照着娘娘的话，你就在书院子里，做些功德起来，定归仍要保佑你到一百二十岁的。”那年老姑子又挽留了黄绣球坐下，说道：“我这痰喘病，有十几年，往常发起来，厥过去，一阵痰滚在喉咙里。及至咽下去，醒过来，心口头总不舒服，从没像今天吐出这硬块，就登时畅快的，真真是菩萨保佑，碰着你奶奶有根基有福气的人，菩萨就托你来超度于我。”黄绣球道：“你说我有福气，是还未必；若说我有根基，我也不敢自认。却是前晚梦中，娘娘告诉我，说我前生确有来历，今生一定也要做个女中豪杰的。我原当不起这话，不过拿我生平志愿及从前经历的事，一桩桩想起来，倒有点意思。^①而且当晚娘娘说我的话，倒像一二十年来娘娘都是亲眼看见的，说得我比我自己记得还要清楚。这些话，说来甚长，慢慢再讲。我明天一大早来，定准再代你求求娘娘。只要你发个什么心愿就是了。”那年老姑子又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咳！我出家了几十年，并没有积聚得多少钱，自从进到这个庵里，修了这两三间的房子，师徒二人，吃吃用用，不瞒你奶奶讲，如今箱子里，就剩了一注送老的钱还没有动，其余只有些念经拜忏的傢伙，变不出捞儿来了。”黄绣球道：“这个不是打算，一个人要做有益于人的事，在有钱的，自然不可紧紧捧住腰包，死也不肯放松；在没钱的，又当别论，岂可就拿没钱推托？像我也不是有馀之家，若样样事都要等有钱的做，难道我们没钱的应该看着现成，享着自在？譬如饭是要等人买米来烧给我吃，衣是要等人买布来做给我穿，不但无此现成自在，便算

^① 此非突写黄绣球自夸，而黄绣球身分亦借此自定。

有了，也须知可耻。天下有钱的人，又那里替无钱的人做得多少事？不是我说，从来像你们这出家做姑子的同那和尚道士，只顾自己修行，要修得来世，不顾吃的八方，看得太现成，享得太自在，其中暗暗的损了人家钱财，借了人家福分。^① 所以观音娘娘说你有这般罪名，凡是做和尚尼姑的罪名，原都同你一样，娘娘怎样单单的派着你呢？这因为你一生信奉，倒底可怜你，要提拔你结一个善果。我既受了娘娘的感化，同你缘分不浅，不好不结结实实再告诉了你。我晓得你年纪这样大了，自己也定不出个主意，只要你看得起我，相信我替菩萨点化你的话，自然还有菩萨交代我的事情来分派你们。你们师徒两个，想想看好不好？若是好的，即刻点付香烛，当着娘娘，我们三个人磕头许愿下来。”

黄绣球的话说到此处，那年老姑子连连点着，还不曾则声，那中年尼姑却笑起来问道：“我们师徒两个，并没有骗人家的钱，仗人家的福，辛辛苦苦，不过是募化来的，不然就是施主情愿施舍来的。听得说有些大尼姑庵里，田产积了许多，金银该了无数，一切起居服食，比那富贵之家还要受用，他也只顾是自己修行，并不把他庵里的家私拿出来做事，而且他的家私越弄越多，也不要募化，这种福气，想必几世才修得来的。”黄绣球道：“这么说，修来修去，修到做一个尼姑，活守着寡，勉强吃了素，把五伦之道都断绝了，把口体饮食之奉也克减了，家私虽多，同不做尼姑的一样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却有什么好处？况且自古修行，只有苦修，没有富修的。既然修到了该起田产来，积起金银来，除了吃斋拜佛，一无用场。不好说的话，那穿绸吃荤，都不是出家人应分的。至于那不肖的行为，更就不该。你想照着这样守起规矩，要那钱财何用？天下越是有钱的人，越难守规矩，做和尚尼姑，做到了同富贵人一般享用，这种和尚尼姑的做法，也就可想而知，一切腌□齷齪的话，也不用说了。^② 如今且不说和尚道士，单就你们当尼姑的说，你不听见有些地方的尼姑庵，出了名同窑子一样的？就是娘娘所说罚做娼妓的实在凭据。一面做尼姑，就一面受了报应，还等不到来世呢，可怕不可怕？”^③

年老姑子连诵了几句“阿弥陀佛”，说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我们快些仗着奶奶的护法，从新忏悔，不要再胡言乱语。看我这一把老骨头，今世是来不及了，总盼望来世好好的做个人。”因指着那中年尼姑道：“像你若还留起头发，跟着这位奶奶做点正经事，倒也不错。”黄绣球急忙正色道：“这句话，你老人家真又福至心灵了，到底观音娘娘，暗中指点你，所以你才说出这句话来。”^④ 当即起身又向观音下了一拜，说：“此话娘娘

① 又骂几句。

② 大凡做和尚尼姑的听着。

③ 此语发前人所未发。

④ 总是逆提而入，不放一枝平笔。

是已经交代过我，叫我随后劝她。不想你已一口说着，娘娘当面，可不是我性急先说的。^① 事情正多，一时办不了，我却先要回去，快些我们三个人来谢了娘娘，让我回去再来同你们摆布。”

当时黄绣球从觉迷庵回到家中，黄通理道：“你怎么去了就将近一天？又同那尼姑们弄些什么乾坤出来？”黄绣球拍掌大笑，说：“这个乾坤大着呢，神仙也猜不到的，你且莫问。”^② 随即打扫了一间屋子，摆了一张搁几，一张方桌，桌上摆好了香炉蜡台，又叫人挂了四盏灯，去买了檀香蜡烛，买了几尺黄洋起，缝起一个帏幔，用竹竿竖在桌子面前，挂了起来。然后在香炉里烧了些檀香，把门窗关好。黄通理同他儿子们看了，都不懂，问问又不肯说，一宿无话。

第二日却是十九这天，黄绣球在五更以前就起身收拾清楚，东方发白了一息息，已走到觉迷庵里，敲起庵门，神色张皇的同那两个尼姑道：“昨晚娘娘又托梦与我，说你们还信心不诚，一定要离开你们，回峨眉山去了。半夜里我惊醒起来，不能到你庵里，赶紧的望空叩祷，再三替你们求情。朦胧之间，^③ 好像娘娘才答应宽留两日，却要到我 家去，看你们能够把交代我的话，依我分派不能。我想等过了今天娘娘生日，让你们在庵里再供奉一天，娘娘都不肯。我所以已连夜打扫一间屋子，趁着天明一股清气，我同你们把娘娘的龕子，请过我家去罢。”其时两个尼姑，晓得当天是观音生日，却也已经起身，料理上香礼拜，不意黄绣球来得更早，一听此话，活神活现，老姑子又哭起来，中年尼姑也呆住站着不动。黄绣球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老师傅且在此等我打发轿子来接，我同你徒弟先捧了佛龕同去。这庵门暂叫香火看着，房门窗门一齐关锁好了，再把要紧的箱子也带到我家去，先安顿了娘娘为是。”说时迟，那是快，果然中年尼姑跟着黄绣球捧了观音龕子，进门一看，看见那供奉观音的一间房屋，甚为惊异。不多一时，那老年姑子也接了来，带了一口小皮箱，一只竹篮。黄绣球将观音供好，叫两个尼姑就坐在供观音的房内，安放了她的箱篮，跟手焚香点烛，吩咐磕头下跪，把个黄通理如同看戏法一样，又笑黄绣球发痴，心中又嫌她瞎闹。^④ 幸亏天气尚早，那修房子的水木匠还未来，一切家下人都未知道。只见黄绣球跟着拜跪以后，就对着两个尼姑说：“娘娘交代我分派你们的事，一桩是叫你们不论老少，都留起头发来；一桩叫把那觉迷暂时空锁几天，留你们住在这佛堂内，由我供给，等两三个月头发留得长了，另有事做；一桩娘娘明日就在回峨眉山，不愿将木身存在世上，叮嘱我跟同你们，即用檀香末掺在柴草中

① 妙极！

② 得意可想。

③ 好一个朦胧之间！

④ 百忙中写黄通理神情，只一两句，已如颊上添毫。

间，立时焚化了。^①这三桩，我已说明，你们谅不容不依。”^②于是又叫两个尼姑一同拜跪，口中念念有词。拜毕，便捧了观音龕子，说到后院清洁地方去，好好焚化，等焚化了，再来请你们去磕头。三跨两步走了出去。

那两个尼姑，人地生疏，不晓得后院在何处，不便跟随，只弄得呆呆的任凭发落。黄绣球捧了出去，几个转身，就把一座观音木头段子抛在后门外一条河里。回头恰遇见黄通理远远的看见，黄绣球笑道：“你看我比韩文公讲的‘人其人，火其庐’的两句话还痛快些罢！”^③一语既毕，仍至原处，说：“娘娘已经归山，快随我来拜送。”便引着两个尼姑，急急忙忙在后面一个小院子里，胡乱磕了几个头，又急急忙忙引了进屋，说：“你们赶紧默诵《观音经》一千遍，念了《观音经》再念《金刚经》十遍，念了《金刚经》再念《太阳经》、《高王经》，这一天都不能歇。”^④我去弄茶弄水，弄些点心来，替你们关上这门，不要高声，给人家听见，就要搅乱了，心不诚的。到吃饭时，我自然送饭来。老师傅若是坐不住，我去搬一张藤床，搁在半边，也可以休息休息。”

黄绣球安排妥当，关了两个尼姑在那一间屋内，这才进去，对黄通理说出他这一番作用：如何假托梦境，如何假装观音点化，要骗那两个尼姑养起头发，甩掉他那段木头根子，慢慢的自然用着他们。我说依我两件事，一件就是要多养两个尼姑，在家里吃饭；一件就是要用着他们的处。在两件已有一件做到了，还有一件，你且看着。看官，若问这句话是黄绣球事后现成的话呢，还是起先就有这话的意思，做书的假说他支吾着逛，如今补出来的呢？也不必深求。

却说黄通理听了黄绣球的话，大家谈论了些，当日替两个尼姑，另外收拾了一间卧房，只叫她们一天到晚，不则声的念经，不同她们交接别事，也不许她们走出所住的两间屋子之外。老姑子不放心庵里的东西，也替她搬过来，只留些厨灶碗盏、台凳桌椅，给香火住在里面管着，付了些薪工，说两个师傅出门做道场，半月二十天，才回来，箱篮什物，是寄在黄府上了。自此黄绣球安顿了两个尼姑，闲时与她们讲些经卷，渐渐的与她们讲些女子教育，看待她们同自家人一般，所见所闻，无非是新机新理，久而久之，两个人也过惯了。

有一天黄绣球问她两个，说道：“你们看做女人的，是哪几件事情最苦？除掉无家无室，无钱无儿女，这几件事不算，要讲自出娘胎，到五六岁起，做女儿，一直到嫁人，做媳妇，养儿子，做娘，这当中一层一层的苦处，老师傅都是经过来的，小师傅想必也是年轻出家，没有不晓得的。”那中年尼姑先回答道：“女人自然是没有丈夫的最苦，俗语说：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’。像我若是丈夫不早死，就苦点过日子，在家也好

① 好主意。

② 妙个不容不依。

③ 见得好痛快的一种神情。

④ 奇极！妙极

修行，不至于当尼姑了。^①当了尼姑，靠菩萨吃饭，就不得不募人家几个钱，供养菩萨，自己带着沾些菩萨的光，虽然吃素念经，是门分帐，到底这募化就是第一件苦事。我跟了老师傅这些年数，到人家化缘，有的人家欢喜施舍，多多少少总还容易，有的人家不欢喜施舍，勉强化了些钱米，无济于事。碰着人家奶奶太太们，相信的，被当家主人拘束，私底下施舍些，一次两次，不好时常登门。还有些人家的男子汉，一见了我们就嚷，半推半骂，受了糟蹋，仍旧一双空手，化不到一把米、一个钱。其中的气恼，渐渐的忍受惯了，虽不觉得。想起来这出家的苦，也算有一无二。^②不懂那些大庙里、大庵里，能够叫施主整百整十的送去，就积了产业，是什么缘分福气？”^③黄绣球道：“本来一个女人虽说没有了当家的，何苦要走到这条路上去，自讨苦吃？难道手里做不出点事来自顾一身？难道有当家的女人，就该吃现成，用现成吗？如今且不说这话。我不问你们既出家之后的苦楚，你们想想到底未出家之前，做女人的那几件事吃苦？就算做富贵人家的女人，吃现成，用现成，也有不能说的苦头？你们且说且看。”那老年姑子便道：“做女人不如男人，已是第一桩苦。男人读了书，或是学了生意，要成名，就成名，要发财，就发财；女子由她是才女，有什么本事，都用不着，这就是前世不修，今生受的苦了。”黄绣球道：“像你修了几十年，怎么观音娘娘还是那样说法？也不去问她？单问女人堕下地来，先会哭，后会笑，抱着吃奶，尿尿屎屎，那一件不与男人相同，怎么几岁之后，就不如男子，要吃起苦来？那苦在何处？”老年姑子又道：“父母自然爱儿子，不爱女儿。小时候好玩意儿，父母还不多嫌，到了几岁上，父母看着总是一个赔钱货，所以凡事都是做女儿的吃些苦。越到后来，嫁了出门，或是受翁姑的苦，或是受姑娘妯娌的苦，或是受丈夫的苦，说不尽言。也有福命好的，父母从小疼爱，一生一世，不受磨折，不过是少些罢了。要讲女人不论贫富贵贱，最逃不去的一重苦关，莫非是生产那事。”^④黄绣球笑道：“你修行修到这大年纪，倒还记得生产的苦楚，反不记得女儿家包小脚的苦吗？你们两个人吃过这个苦头没有？”那老姑子也笑了笑。那中年尼姑道：“说起来这件事，真是做女人第一大苦。可怜我出家那年，初次放这双脚，一放开来，就同木头段子，拖在腿底下，一步都动不得，倒反疼了好几十天，才同那小孩子学走路似的，慢慢跨开来。切记得那时隔壁一个人家失火，大家都逃跑了，我这两双脚，再要挪都挪不上去，急的要爬要死。当时就不曾放脚，也是鸡眼叠叠，越吓越疼，走不出去。幸亏那火没有烧得成功。后来竟躲在屋里，赤着一双脚，放了个把月，如今也就忘记这个滋味了。”老姑子便道：“这是做女人人人都有的，除了在旗的。与那广东、苏州、江北各处的乡下人，随真随假，个个都是小脚，这也不算甚事。我看外国的女人，她那两

① 老实话。

② 老实话。

③ 猜不透这一层，所以修行的人多。

④ 写两个尼姑，各有各的口吻，各有各的情景。

只奶子，总要用个架子撑得很高，她那一道腰，总要束得极细，说是以此为美，我们中国裹小脚，就同外国装奶子、束细腰一样，不过是好看而已。”^① 黄绣球道：“据你说，这好看是自己看的呢，还是给人家看的？人家看了好看，还是敬重我呢，还是轻薄我的？究竟我们女人，讲贤惠，讲德行，讲相夫教子，诸般大事，可在这双小脚上做出来的不是？”老年姑子只笑着回答不出。黄绣球又道：“你不看观音娘娘，就是一双大脚吗？”

正要把这话说下去，黄通理来言张先生来了，另有话谈。黄绣球就打断话头。做书的也就搁住笔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^① 自是不开通的话，无理而有理。

第十五回

造假信不害真事业 出新法教作女先儿

话说张先生这日到黄通理家，一为打听毕太太去后有无信来，二为衙门里又奉到文书催办学堂，本官也换了人，特来通知。闻说新换的官，人极有用，他在别处任上，办过蚕桑馆，也办过学堂，都有成效。^①黄绣球道：“官办学堂，我们说过不必问信，他催办些什么，我也不愿听，倒是巴望毕太太早点来。我这两日又做了一件快活事，请我家通理告诉你尊驾看。”^②黄通理接着，将收留尼姑的事，带笑带说了一通。张先生道：“现在上头催办学堂的方法，正要说清查地方寺产作为经费，他那觉迷庵，虽无产业，大可将房子地基捐出，或是估价变卖，或是就改作小学堂。”黄通理道：“这庵不大，地基也不值钱，若是变卖了，凑凑数，还可做得。绣球，你将来就叫那老姑子出名，捐掉了它。”黄绣球道：“如今两个姑子，既然要养她还俗，正苦这座庵无从交代，只管雇着香火看守下去，也不是道理。我想另外叫人出名，把这庵捐作女学堂，外头托张先生，里头暗地下，我等毕太太来，一同布置。先禀上去，本官既要交卸，一定不批，新官既是能办事的，自然一定可以批准。”^③我们仍旧办我们的家塾，这样，那座庵堂才能在我们手底下联络一气。”张先生道：“机会好，主意也好，本官交卸是快的，我等他交卸前几天，代你们做好呈子递进去。”黄绣球道：“这就很好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来了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张名片，说是学老师那边来请黄老爷即刻过去。张先生告辞而出。黄通理去到学老师斋中。谈起：“前日送考回来，有个贵本家，叫黄祸的来见，带着一封广东来的信，说你足下要办学堂，并不禀官，也不来同兄弟商量，却先同一位衙门口的书办，串通了别处教堂里教民的妻子，在外面招摇。”^④足下是

① 此两句是撇笔，即是省笔。

② 口吻毕肖。

③ 说煞官场习俗。

④ 一片模糊影响，说来得神。

老实人，都被那书办作弄，兄弟想开学堂的事，自然听地方官主裁，我这里都不便越俎，何况足下？至于同教民交涉，尤其非我辈所宜，他们当书差的，请张为幻，极其可恶，足下断不可受他的愚。我这里又接着移文过来，说学堂已奉上宪催办，将来倘然办起来，总是几位乡绅主持其事，我代足下谋个散习位置，岂不安逸得多？”黄通理听了答道：“这事尽可请老师察访，如果晚生同那书办有在外招摇的实据，也瞒不过敝本家黄祸。^①如今我们这地方并无人讲起，反是广东隔了几千里路，倒有信来通知老师，不是晚生顶撞老师的话，只怕老师倒受人之愚了。至那教民的妻子一句话，更加糊涂，那是张开化张书办的亲眷，同贱内结拜姊妹，一向在广东那边，习的外国医，此番回家，路过此地，那日大家送他上船，在岸上大家讲到开学堂的事，托他到上海带点学堂应用的书回来，给大家预备，将来叫子弟进学堂用的，这也寻常之事。”

那学老师听到此处，心上一愣，^②就支吾说道：“莫非是此人仍回广东，以讹传讹，说出来的？我这里来信是真，并非兄弟说的假话。”便将黄祸送来的一封广东信，给与黄通理阅看。黄通理接来看时，分明就是黄祸的笔迹，内言：张开化欺他本家黄通理懦弱无知，串通外来教民之妻，借着学堂，敛钱入私。学堂为新政发端，岂容蠹吏嫁名行骗？要请老师查明，详禀重办。末后又言：地方上如果开办学堂，敝友黄某，可任经理之责，也请切实保举。他那本家黄通理，若是并不知情，也可开脱其罪，酌充分教习云云。^③黄通理看完此信，问道：“老师同这位写信的人自然很有交情，晚生却同他不相闻名，何以也替晚生着力，是所不解，这其中必定另有一个因头。”老师道：“这倒不明白。”黄通理笑道：“老师不明白，晚生倒有点明白的意思，一定老师受了敝本家之愚。老师的话不假，这封信却是假的。老师不认得写信人的字么？”老师道：“这种信还不是请人代笔，何以见得是假？”黄通理道：“要就是请敝本家代的笔，见了敝本家，且请问问他看。晚生承老师的吩咐，决不多事。老师也弄清楚了，晚生再来奉教。”说罢起身兴辞。

那老师反弄得一团疑心，想了半天主意，打出一个回信稿子，请黄祸过来，叫他代誊，誊好了细对笔迹，方知来信也就是黄祸捏造。^④当时并不揭穿，后来又请了几位门生，连黄通理一起来吃便饭，才问清黄通理与黄祸两人的前根后苗，老师就置之不问。^⑤直等旧任官已经交卸，新任官接印之后，黄祸又去到老师处怂恿其事，被老师大加申斥，只才没趣而罢。原来黄祸妒恨张先生，既想拿奸情诬陷他，又要拿学堂的事诬

① 一口道破，妙在先从黄通理提起黄祸，不必叙黄祸如何播弄。

② 四字中包括黄祸与老师所说之话，老师固未必了了之意。

③ 此种意思，是前次得了钱的好处。

④ 老师自是有斟酌的人。

⑤ 非老师之不问也，是做书的要留些地步。

陷他，后来打听奸情，是万万牵搭不上，就不说起。^① 这学堂的事，写过信，把他那广东道台的朋友，拜过那陈膏芝的陈少爷，也着实从中媒孽，并自家替自家挖当了许多。只是广东朋友，总无回信，陈少爷总不得见，他便造这一封假信，不想就败露得这样快，偏偏还败露在黄通理眼内，那学老师是好好先生，却也不曾对他说是黄通理看出来的。

先阴迅速，黄通理家的房子业已修理完工，觉迷庵捐办女学堂，也经新任官批准，而且新任官将书院改并学堂，以及清查寺产、开办警察诸事，一切都有了眉目，迥与那旧任官不同。但是这地方上久已闭塞，人心风俗，鄙陋不堪，一旦风气初开，多还有顽固社会百般阻挠，所以各事草创起来，不但全无精神，连形式也是杂乱无章^②。有些高明子弟没有得着新学的皮毛，反中了新党的习气，就如瘟疫一般，一时传染开了，倒叫施医的无从下手。因此那老成保守的一派，目中看见此等人，只是头戴草帽，脚穿皮靴，耳中听见此等人只是讲流血，只是口口声声“平等自由”，及至考究他的人格，却腐败到了极处，就竭力的批驳他们，死命的排挤他们，把他们的污点，抹杀了全社会的新理。这一班人又反唇相稽，弄得彼此反对，始而反对，继而抵抗，越抵抗越隔膜。那保守派分外的坚持俗见，维新派也分外的激烈猖狂，其实新不成新，旧不成旧，旧的讲忠君爱国，不过在功名富贵上着眼；新的也讲爱国爱种，做起书来，刻在纸上，登在报上，开口闭口“四万万同胞听者”，无不淋漓痛快，句句动目，字字惊心，却是说话高兴，连自己的老子都要活活杀死，说他是野蛮，不配做文明人的老子。这就讲没有三纲，不论名分，难道自己的老子不算黄帝子孙，不是同胞同种？若人人都看得野蛮，可以杀了，还保什么种来？还说什么曾国藩杀戮同胞的话呢？

闲言少叙，却说黄绣球把那两个尼姑安顿下来，觉迷庵布置出去，眼看已是腊尽春回，只不见毕太太回转，又无音信接着，其中不知何故。数月以来，与黄通理、张先生大家同心办事，两个尼姑经不住黄氏夫妇早晚的教导劝化，头发养的渐渐长了，知识也改的渐渐通了，不过一个已老而无用，一个虽在中年，不甚识字，究竟又根性浅薄，不能指望他成个巾帼奇才。黄绣球就想出一条新鲜法门，^③ 把女人缠足不缠足的利害同那婚姻卫生、体育胎教，养成做国民之母，才能遗传强种的道理，编为白话；又编为七字弹词，先同女儿教弹词一样，口授了她们，叫她们也学那说大书、弹盲词，到四处街镇上，拣那空场子或是茶坊、酒店照着说，照着唱，简直还叫她们带了一面镗锣，一副鼓板，做足了样子，哄动听的人，不但不疑心，且暗暗有益。又不一定要钱，所以听的人也就很多。^④ 这是拿无用的人化为有用，开通下流社会的第一好法子。黄绣球费了几个

① 缴清上两回之事。

② 以下一段虽是插议，实亦笼罩下文。

③ 法门来了，黄绣球，惯会做新鲜法门，也是做书的会想新鲜意思。

④ 做书的也做足了。

月苦心苦功，真可算大有作用。

其时新年头上，城乡内外，都在闲空的当口。街上红男绿女，游人甚多。各处摆西洋景、出戏法、唱庙戏的，也热闹得很。有几家大户人家的妇女，不出闺阁，听得街上新出了两个弹唱女先儿，就叫人雇到家里去听。第一次去了回来，告诉了黄绣球，黄绣球更连日连夜的口授她们。约莫前前后后也授了二三十套，短的仿着俞调开篇、五更曲、四季相四的调门，长的仿着演义，一段一段的，七八百字、千把字不等，只要两个尼姑容易记，听的人也容易明白。暗中虽说是为开通顽固起见，明只是当作唱十不闲、打莲花落一般的玩意帐儿。黄绣球又切嘱两个尼姑，不要说是出家还俗的，代她们两个人，依着俗家的姓，起了两个名字，一个就叫王老娘，一个叫曹新姑。^①自此王老娘曹新姑两人，每日午饭之后，出门弹唱，还叫复华^②装做听的人，远远的去查察情形。

一日有个绅宦住宅邀去弹唱。这日是那绅宦老太太的生日，张灯结彩，外面唱清音、摊簧，内里也有一班大木头人戏。王老娘、曹新姑直到傍晚边才开起唱来。听的女客们，有的说没甚好听，有的听了，同《天雨花》、《再生缘》、《凤双飞》事情不同，又不像《卖花球》、《卖草囤》、《庵堂相会》的调头，有的问王老娘：“你既是王老娘，可会唱《王大娘补缸》不会？”^③后来却被这位老太太问道：“这些说的唱的似乎都是报上的，我镇天闲着无事，歪一炕上看报，常看见这些说话，委实也有点道理。你两个是从何处学得来的？这句子想必有人编出来，刻好了卖的，可是上海才有得卖？”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平日已受了黄绣球的嘱托，便答道：“我们也跟人口传得来，不晓得什么刻本。我们原都是好人家人，因为团匪乱那年，逃难下来，老少无依，才遇一个人，口授几套小曲，借此糊口。”^④那老太太道：“你们两人两姓自然不是婆媳，是母女了，如今住在那儿？”王老娘一时口快，便道：“起先住在西头觉迷庵，现在承蒙一位亲眷留住他家。我们两个虽不是亲生母女，也算结拜母女呢。”那老太太又问了两人的年纪，说：“你们这家亲眷做什么的？养得起你两个多吃闲饭吗？可惜我听见觉迷庵已归了官，不然叫我家大人留了这庵给你们养老，可不好呢。”王老娘、曹新姑心中明白这庵已捐为女学堂，怕再说下去，要露出破绽，违了黄绣球之教，便道：“我们已唱完了，时候不早，请老太太陪陪客，我们要去了，明日还有新鲜的，再来唱给老太太听。”当时那老太太唤了老婆子，包了些糕桃，馒头，取了几个喜封，叫点一张灯笼，送这两个女先儿回去。近来正在那里办巡查，街上的巡兵，动不动就讹诈人，黑夜叫两个妇道之家，尤其不便，必定要送她们的。王老娘再三推辞，说：“只要借盏灯，让我干女儿挽着，慢慢的走，不打紧的。”曹新姑也知一送送到黄通理家，这就不像，可又无法推脱，只得

① 出两个尼姑的名字，绝不费事。

② 此句说到复华，既不寂寞了复华之名，亦为下文作伏。

③ 插趣得妙。

④ 叙来各得其神，亦各得分际。

称谢而行。

谁知黄绣球正如诸葛孔明送齐备过江赴宴，已安排赵云、张飞随后接应，早就打发他兄弟复华在大门左近瞧着。^①那时送出门来，复华故意走远几步，再回头看见喊道：“王老娘，你们到这时候才回去，从那儿来的？”曹新姑接口道：“我们就在前面这大宅子里出来。”复华又道：“正好同路，送你们回家了。”曹新姑便对送的人道：“如此不劳拖步，这是我贴邻乡亲，让他同回去罢。”那送的人本不愿意送这老远的路，听了此话，便分头自去，却不曾把盏灯笼借了过来。虽还不到二更时分，那天是黑胧胧的，王老娘走路，也不无是慢腾腾的，走到百十步之外，转了弯，再走百十步，就有灯笼可买。不料转过弯才走不上十几步，暗地里一个人拦住复华。看这人腰底下，别着一盏灯，当时取下来，向复华、王老娘两人一照，曹新姑缩在后面，不曾照见，就盘问道：“你两人不点灯，到那里去？你不晓得老爷已出过告示，办了警察的章程吗？”^②顺手拍了复华一个巴掌。后面曹新姑一吓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原故？”忙来挽扶王老娘。那人才又照见曹新姑，见是个中年妇人，更外作怪，又刷了复华一记，道：“你带着两个一老一少的女人，一定不是正经路数。”不由分说，要拉到巡防局去。复华大声嚷道：“巡防局就是巡防局，去也使得，你不应动手打人。”^③曹新姑站住，颤兢兢说不出话来。还是王老娘向那人说道：“我们两个方才在前面一个绅衿人家弹唱出来，绅衿老太太叫人送我们回家，门口碰见我们这位乡邻，做了同伴，那送的人就回转去，并不是什么犯夜，你不信可以去问。那家替老太太做寿，这时候只怕客人还没散完呢。”复华道：“不讲这个，他总不能乱打人，我们就跟他到巡防局去，好在比回家还近，有话同巡防老爷去讲。”

正在争执，有人路过，手里拿着一盏官衔灯笼，上面写着“钦加三品衔浙江候补道”，看见复华与那人争闹，旁边站住两个妇女，仔细一问，晓得就是在宅中弹唱的两个女先儿，说：“老太太方才叫人送你们回去，怎么又换了他？我不认识。”^④王老娘便告知其故。这人说道：“不必吵了，我将灯笼送给你们照了去，路上没有灯笼，巡警兵是要盘问的。”复华此时才看清了那动手打他的一个巡兵，面孔瘦刮刮，鸦片烟的气子，熏得满脸，身上穿了件破号衣，头上歪戴了一顶油光大帽子，指着说道：“他盘问我是应该的，不应该连打我两记巴掌。”这路过的人也骂那巡兵道：“混帐东西！叫你们在街上查夜，不曾叫你们打人，明天我不告诉大人，叫委员把你革掉了看！”^⑤说着，又尽推复华快走。复华初还不肯甘休，后来也就接了灯笼，各自走开。

回到黄通理家，说了此事。黄通理一见灯笼，便知那做寿的绅衿，就是陈膏芝。黄

① 不是这样，做书的几乎也转不过来。

② 此段虽亦是插叙，却见得当日已办警察，语不抛荒。

③ 内地警察，其弊有过之无不及。

④ 消纳便捷。

⑤ 酷肖家丁做好做歹的气派。

绣球也问了些话。王老娘曹新姑把那老太太的话，就约略说了。黄绣球又安慰复华一番，说：“总看在我分上，受这委屈，却不便追究，一追究，我的机关就要戳破，以后她们就唱不成了。”复华只得依允不提。如是一天一天，黄绣球教着王老娘、曹新姑，都趁着早晚的功夫。那稿子是同黄通理大家参酌，中间也有发科打趣的处在。午后等王老娘她们出去之后，一面派复华暗暗跟随，一面自家又同黄通理、张先生料理开家塾，办女学堂的事；或是同着她儿子们看书讲学问，倒也忙个不了。只专等毕去柔毕太太，渺无音信，一连也寄了几次信去，不见回报。按下不表。

却说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，虽然养起了头发，究竟在觉迷庵内登过两年，平时是无人留心，只当是这两个尼姑，往别处去了。^①现在每日在街上弹唱，就有人疑心她们的相貌像是觉迷庵的姑子，也并不认真在意。事有凑巧，偏有个人认定了说穿出来，此人是谁，下回交代。

^① 此下一段因，是生发之意，亦书中应补之义，即将补笔作生发，可谓路路灵通。

第十六回

敲镗锣王老娘说书 拟匾额黄通理劝学

话说有一天，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，在个河岸边空场上照常说书唱书。^①那天说的一段书是一件宁波府象山县城里的故事，讲：“那象山在宁波府属五县之中最偏僻瘠苦的一个地方，风俗蛮而且陋，百姓都是撑海船、种罌粟花的居多，读书人发秀的也少，却四乡多有些土财主。内中有一家，单剩了一个孤孀，该了些田产，并无子侄，同族中也没有什么多人，只落得逍遥自在，自享自受。乡邻亲戚虽然各处往来，穷的也极肯照应，但生平从不肯瞎用一钱，靠着自然之利，不想什么富上加富、财上添财，也从不肯拿出一百八十送给地方上做事。若是地方官，挽出乡董绅耆要捐她几文，说替她请旌请封，她总不愿答应。就用声势来逼勒他，她也不怕不动，只是做人做在理上，用钱用得得当。”^②同乡的人看她是个孀居寡妇，没奈何到她。后来有几位，再三登门理劝，情分难却，她才答应说，让她看事而行。那年就有人派她助赈，又有人派她修庙宇，派她捐善堂里的常款，她都踌躇着分文不出。那些劝她的人，不免就啧有烦言，连官府也很恨她，渐渐的结怨不少。那时候风气与现在不同，最重的是八股文章，象山城里，人文虽是极坏，应考的童生还有好几百名，乡试的监生也有好几百名。那童生到宁波府考，就爬山过岭的不便，遇着三年大比，那监生们到了宁波，还要从宁波过江到杭州，辛苦是不消说了，盘缠也就不菲。小县分的寒士，比不得大县分里，尽有带着几百个钱动身，一路起早搭航船，一到省城，腰里早已干瘪，顾不及租考寓、买卷子的事。那没有科举要录遗的，从七月初便须由家动身，等三场考完，足足三十几天，好不容易挨了下去，真真同女人怀胎，挨了十个月工夫，还不晓得生下地来是男是女，弄得不好，还是死胎呢。大凡应考的相公们中正榜，譬如生儿子，副榜譬如生女儿，不中不就是个死胎吗？”

① 伏笔

② 最狠却最正路。

说到这里，王老娘敲着镗锣，曹新姑点了两记鼓板，^①笑了笑，又往下说道：“那孤孀女人，早经存了一条心，要将所积的家私做个正用，晓得银钱一捐到地方上，经了官府绅士的手，多没有实济，名目好听，一定十个钱，倒有八个糜费中饱的。^②想来想去，又没有一件事不要经过绅士官府。末后又想到，平日因钱财结怨渐空，要是解悦人心，顺了张三，堵不住李四的气，反为不美，而且总不算正用。有个实在正用，又叫人人个个，不论官府绅士，四乡八镇的好人歹人，都要称赞拜服，就是冤家对头，也打不动的一桩事情。你道是什么事？她那一年从家里带了些银钱，借着到杭州西湖上玩耍，在杭州买了一片地，雇了她宁波家乡的木匠，造了十几间宽大楼房。造成之后，她才就近具个呈子到抚台学台衙门，把房子作为象山试馆，等抚台学台批到府县，立案传奖，这个信息，便将象山全邑的读书人鼓动起来，那个不说一声好儿！其实她却花了多少钱呢？不过二千几百块鹰洋。^③向例捐出一千块，便可奏立乐善好施的牌坊，况且加了一倍有馀，那读书人家感激她的，就连她守节的年分，造了事实册子，稟请府县官，详到上司，替他请奖请旌，十分体面。你们想，一所试馆不过三年一回，预备考先生住上三四十天，以外还只是租给人住，收点房租，作为修费，并没有什么希罕大不了的事，^④就能买服人心，倒这样受贴。如今风气改了，八股废了，考秀才考举人，也要一科一科的裁了，那试馆似乎无用，在当时不能不说她是一件大正经。如今的正经，是在开学堂，皇上家下了旨意，官府们也出了告示。听说这学堂，不像从前的义塾，光教贫苦的小孩子识几个字，也不比向来的书院，光叫童生秀才们每月做两篇文章，骗几个花红膏火，要叫进了学堂之后，人人能通天文、地理，能知古往今来，做成大英雄、大豪杰，敌得过那外国人，外国人都来学我们的本事呢。这样讲，莫非有天神天将下凡，到了学堂里头？可又不要乱说，大概总在读书上来的。”^⑤

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，一抵一换的滔滔不绝，讲个未了。这一段原也讲得长些，讲的时候，恰好毕去柔毕太太的船拢到了岸，正对着王老娘们说书的场子。毕太太停了船，打发人上岸雇挑夫。这人一去不来，毕太太到船头上等候，望见说书的是两个女人，便吩咐别的人看着船舱，她也上岸，挤在一群女人当中。略为一听，听听这说的书不是寻常所有，猜着一定有人指授。又端详王老娘曹新姑二人的面目神气，不像是说大书唱弹词的。要仔细再听下去，那雇来的挑夫等得不耐烦，到毕太太身背后催道：“不要听了。”趁势朝前一望，顿然说道：“这分明是我从前住的隔壁两个觉迷庵里的尼姑，

① 这正是说书插科，妙在敲镗锣、点鼓板，真说得像。

② 官府劝捐的听差。

③ 如此便宜事也，惜世人不晓得做，却盈千累万去修庙，去报效官府的腰包。

④ 天下希罕的事多不着实，故曰庸德最难。

⑤ 趣极！

再像是没有了。”^①此话一出，毕太太不容心，也不开口。就有几个人附和着说“是像极”。内中有个和尚道：“说穿了的确是。”^②旁边复华听见大家这般猜疑，晓得王老娘们不关心，是不听见的，又不好去关照，生怕当真闹穿了，一时急智，故意同人家口角起来，高声乱喊。那时听的人就走散一半，毕太太也下了船。不多时，毕太太跟着行李挑子，到了张先生家，自然有些安排询问的话，不必多叙。

却说张先生家因为黄通理家，也盼望毕太太来得许久，略将黄绣球这几个月里的近事，并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的事，都说了。毕太太道：“我已见过这二人，听过她二人所说的书。”如此这般也说了一遍。当是就同到黄绣球处。

黄绣球开口说：“姊姊来得何以这样迟？”毕太太不接应这句，开口说：“妹妹做得何以这样新鲜？”黄绣球道：“新鲜是新鲜，你但听见张府上告诉你的新鲜事，不曾看见我的新鲜人呢。”毕太太道：“岂但已经看见你的新鲜人，而且已经听见你新鲜人说过书。”^③黄绣球道：“姊姊岂有此理，怎么来了，不到我家，也不到张先生家，在外面先住了几天？”毕太太道：“我是即刻才到的，何尝住在外面？”张先生接着把话说明。大家笑了。黄绣球回头问复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当时你倒不看见毕太太呢？”^④复华道：“听的女人，都近着王老娘们面前。我是在人背后老远的，听得人家议论，不去留心到女客身上。后来假意闹散场子，又远远的照应王老娘们回来，故此就不曾看见了。”于是毕太太，同张先生、黄氏夫妇们畅谈了一切，说是：“到家后病了几十天，到上海因事又耽搁了几十天，接着的信，正在病中，接不着的信，我是已到上海。在上海天天想动身，天天走不成，因此也就没有复信，迟到此刻才来，连自己都料不到的。”

这一夜谈的不久，第二日重新又大家叙谈。黄绣球指着王老娘们说道：“我自从做亲拜堂，照着派的俗礼，拜天地，拜神明，以后除了拜祖宗，这一双脚膝，将近二十年没有轻容易弯过一弯，为了她们二人，叫我下过几十回跪，磕过几百个头，当时我自己自认同发痴一样，至今也觉好笑。”^⑤王老娘挤着两只老花眼睛也笑迷迷的说道：“我们早晓得做人有这些道理，又同你们受这些乐境，不是我又说句旧话，像我这大年纪，早就成了菩萨，没有菩萨能让木头烂泥做了。”^⑥黄绣球、毕太太一齐鼓掌大笑。毕太太又道：“到底菩萨是个骗人来东西，可以骗人到邪路上去，也可以骗人归入正路，你看这两位，到被你拿他骗成活菩萨了。”^⑦袁子才的诗：‘逢僧即拜僧，见佛我不拜。拜佛

① 看破王老娘曹新姑之人，偏在一个挑夫身上，此事不作正文，只是做书的真会穿插。

② 贼眼。

③ 一片机锋煞是好看，却有多少愉快，饱满两人说不尽的意思，现乎其中，又能以传神概括叙事的，是妙笔。

④ 此义亦在必补之列、应有之话。

⑤ 回叙以前事理神情面面俱到。

⑥ 通极！

⑦ 能骗人归入正路，自非黄绣球不办。

佛无知，拜僧僧现在。’这两句真有见解。妹妹，你是拜着了尼姑，倘或那天是和尚上门化缘，你可有什么法子到他？”^①说罢，又笑了一声，随即到黄通理家那后面新修的屋子里，看视一周。修得门窗整洁，髹漆光明。院子也铺平石板，一棵大树也剪得整齐。楼上下桌椅书架，都摆好了，旁边还有两个天文仪、地球仪的架子。院子里廊檐下，罗列的各种花草。门窗内外，一律挂了帘子。这多是黄绣球同黄通理的布置。黄通理道：“我在中间斋壁上同楼上当中一间，还做了两块匾额，斋壁上拟了四个字，叫‘商旧培新’，楼上的拟了三个字，叫‘多苦心’。^②朱夫子《鹅湖寺和陆子寿诗》：‘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。’我是用他这个意思。向来总说朱夫子拘守心性之学，这两句却极其通达精细，看他在商量下着个‘加’字，培养下着个‘转’字，见得旧学不商量，就不能邃密，不邃密，就不成其为旧学，新知不培养，或觉得新不如旧，就知了也是皮毛，浮而不实，必定要培养起来，才觉得新知的好处转入深沉，于是新旧相辅，两不相离这个功夫。你道朱夫子，不是经了一生的体验说出来的吗？”^③如今讲教育的风气，守旧的偏着旧学，头脑里涨了一部高头讲章，开出口来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动起笔来‘之乎者也’，问他的实在，连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上的字，还十字有三字不识，讲起来，更是十字有九字不会讲了。等到拿笔写个字条，开头都装了‘今夫、且夫’的字样，底下就连‘之乎者也’都掉不清楚。从前看见人代人带了一封开口的家信，是写给他父亲的，切记得他中间有两句话，问他自己的儿子，在家有没有错处的意思，叫‘小犬之小犬，其寡过矣乎’，^④这种文真掉得可笑。带信的说，此人还是两榜名下。我也说若不是两榜同翰林们，那里掉得出‘小犬之小犬’这样的文法呢？这样文法，莫非从旧学中出，弄得把孔明当作孔夫子的子孙，抱着大版《康熙字典》，说是的的刮刮宋朝的原版初印，不要讲邃密，可就疏忽荒唐，倒不成句话了。近来晓得这种荒唐疏忽，多是旧学所误。大家改了新学的口头禅，路得、卢梭、玛志尼、拿破仑，纷纷的议论不休；民约、民权、天演物竞，也纷纷的拉扯不清。这还是在上一等一层。再下一层，一本拍尔马不曾读完全，爱、皮、西、提二十六个字母不曾拼会，只学了广东、香港、上海洋泾浜的几句外国话，就眼睛突出到额角上，说精通洋文洋话，能够讲究新学了。^⑤我曾经遇着这样一个人，他却会写几个洋字。有一天，他自己写他姓的一个‘奚’字，他就在宝盖头下加了一个玉字。问他，他说：‘我姓宝，这是省笔小写，怕的大写费事。’原来他不但不会写奚字，就当他自己原是姓宝呢。这种笑话，又是从新学中出。我们这家塾办起来，只先从蒙学初级入手，最要紧的，是撷取旧学精华，阐发新理新识。所以

① 这句插笑话，做书的险些被他难住，幸亏没有认真问下去。

② 以下一段，随文发挥。

③ 朱夫子两句诗，不意至黄通理，才阐发出来。

④ 的是桐城派古文，简而峭。

⑤ 不是说得过分，在下实亲见此等人不少。

在旧学中，要淘汰了琐碎迂谬的一派，发出那博大明通的解说，新学家叫做改良，就是商酌尽善的话头。把旧学商酌尽善，参入新学的教科法子，你道可是不是呀？但是不论新旧，一个人总要吃得苦，从前只把三更灯火五更鸡，埋头在八股试帖小楷的各种事情，以为是能吃苦了。便是古来讲什么断齑画粥，教子成名，也不过希冀在一人的功名利达身上，还不是吃的有用之苦。却后来如范文正公，已能有先忧后乐的怀抱；欧阳文忠公，也做了一代名臣，都是从微贱时吃苦磨炼而出。^①如今号称志士的，才有心进学堂读书，或是开学堂教人读书，却又错认了自由宗旨，只图做的事随心所欲，说的话称口而谈，受不得一毫拘束，忍不住一点苦恼，往往为了学堂里的饭食菲薄，争闹挟制。不说是贪饕肥甘，同那膏粱子弟的习气，反拿了卫生的一片大道理，借口生风。殊不知进了一个学堂，只要看那学堂的科则程度，能否称我来学之意，能称的，我便安心受学；不能称的，应该早就不进这个学堂，自家也可发愤用功。^②难道那学堂天天有肥鱼大肉供给我，便算是个好学堂么？况且如今的学堂，说是培植人才，人才要有用于国，国非强种不能立，种非合群不能生，合群先要爱群，强种先要保种，怎样的保种才能保国？怎样的保国才算爱国？这其中委曲烦难，自有多少苦心苦力，要慢慢的从学堂陶铸到二十四分。^③本不单说敷衍了五年毕业，十年毕业，领个文凭，得个出身的话。你看哥仑布，不过一个穷人，单身万里，四度航海，才寻着一块新世界；玛志尼撑一只小船，绕过地球，冒了万死，三年功夫才开通太平洋航路；立温斯顿，探险到亚非利加洲的内地，进了沙漠，蒙了瘴疠，同那土蛮猛兽交斗，几十年不怕不怯，才能叫那非洲全境，归他英国所辟；俄皇大彼得，登了九五之位，还私换服式，杂在佣工当中，学那些技艺；法国有个名叫巴律的，看他本国的磁器粗拙，要改换做细巧些，在家筑灶试验，屡筑屡换，那泥总烧不细，样子总做不巧，他散尽家私，想尽念头，吃尽困苦，到了十八年，毕竟被他烧成了些细巧磁器。至今法国磁砖，还是大大有名。这多不是吃得苦，所以才能成得大事的么？我这楼上，预备将来给学生们住宿，就又用了陆机‘志士多苦心’的一句诗，题了这三字，好叫他们触目警心。这句诗的上一句叫：‘恶木岂无枝’。见得人有肢体，如同木有丫枝，木虽恶，丫枝没有不生发的。人虽不肖，一旦能吃苦立志，也没有不成器的。”

一席话，毕太太听了，连连点首称是。黄绣球听到后头引证哥仑布的几件故事，更着实出神。毕太太等黄通理说守，便道：“当初日本明治维新以前，有个大儒福泽谕吉，没有师授，自己学那英文，独力创了一所学校，名叫庆应义塾，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的开山祖师。日本国人知道讲求新学，也自此而起。他国皇改革维新的事业，也请教这位

① 二千年历史人物，正坐不知吃有用之苦，故少有能造时势之英雄也。

② 谁其知之？

③ 谁其能之？

福泽谕吉的大儒居多。通理先生同我绣球妹妹，可算异地同功。日后果见绣出全地球来，驾过区区三岛，就更驾过那福泽谕吉，我要再送一块堂名的匾额，用那《易林》上‘驾福乘喜’的句子，叫做‘驾福堂’为这学塾庆贺落成之喜。”黄通理忙道：“这个何敢，既承美意，把我那四字斋额，移到外面门上，中间斋壁上另制一块堂匾，叫景福堂罢，万万不敢希望福儒的功业结果，也存着个景仰的心，勉励做去，不至于堕落，就真托福不浅了。”

当日黄绣球原已交代家下人，端整家常酒饭，并嘱王老娘们帮着料理，随即开了两桌饭，在景福堂内外分摆出来。张先生同黄通理、黄钟、黄权、复华等一桌，毕太太、黄绣球、王老娘、曹新姑等一桌。后事如何，趁他们吃饭当口，消停一会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景福堂内四人聚谈 陈乡绅家二次做寿

话说毕太太大众吃饭之后，说些闲话闲事。这日仍回张先生家，连日部署行李，料理酬应，与黄绣球家往来一切，事务繁多。

约莫又将一月，那黄氏家塾的规模、章程，粗粗议定，觉迷庵准开女学堂的事，也在这当口大家商议过了。那毕太太带来应用的书籍、器物，足足的有十几箱，分散开来，添做了许多书架。凡是零星物件，本地买不出，一定要用，或是备而不用的，也都齐全，记出一篇帐来。连水脚关税，差不多用上一千数百番，这注帐，都是毕太太所垫，合起黄氏夫妇修房子、买家伙、收拾觉迷庵、点缀衙门口，也在一千以外。往后的经费，通盘筹划，并无着落，又没有生息的款子，就这两个一千以外，算毕太太同黄氏夫妇两分担任，才只创成个局面，不曾下手做事。^① 虽说大家各尽义务，无甚开销，究竟同志不多，没有人可以赞助，能够赞助的，又或材不胜任。那家塾同女学堂，要两处完全周到，很不容易。若是女学堂在别处另延教习，这女教习又不比男教习易请，男教习真能任教授资格的，已是难得，女学未经发达，别处便有识字知书、深娴礼法、又肯热心女学的闺秀良媛，只恐也自习有馀，教人不足。内地更不比通商大埠，风气大开，女人总有多少不便。若是就地推选，无论寻常的人，不必讲起，几个绅衿家的诰封夫人、千金小姐，也都推选不出。黄绣球因此同大家商议了好些日子。那家塾大致已妥，只等择期布告开学。惟有女学堂倒易说难行，提议不决。

后来黄绣球变了一条计策，说：“我们这女学堂且不照大概的教法，仍旧用我教王老娘、曹新姑的法门，^② 编些歌唱演义，如《二十四史演义》、《二十一史弹词》之类，比王老娘们的稍文雅些，浅近却是一样。刻好钉成雪薄的本子，再拣毕姊姊带来的最新唱歌书、绘图速通、虚字法、各种天地人物的图谱画张，每日在那学堂里教与人听、指

① 足见办事之难，无坚持耐苦之性，鲜不有始靡终。

② 在黄绣球是老法门，在如今教育界上，自是新法门能言能行，惜尚无人行之。

点把人看。学生约定额数，先招五十名，年纪要在十三四岁以下。教的时候、指点的时候，也按着班次，先后一律。每日也分午前午后两班，每班若干人，上午教两个钟头，下午也只教两个钟头，七日来复，也散歇一天，惟第六日不歇。这个法子，有几样好处：头一，我同毕姊姊只要每日轮流，分两点钟的工夫到女学堂去；第二，那刻的本子，由学生带回家去，叫她家所有的人都看得懂得，一个学生身上，就譬如化了多少学生。有人想来要这本子，每本卖他十四五文，除成本，积下来可以补助添印；第三，名为教女小孩子，实则连男孩子，并不论男女老少，都看了有益，算得见个普通社会的教科书。外面地方，闻风继起，或是照样编起来，或是来借刷我的稿子，就从我这五十名女小孩子，教出五百名五千名，乃至四万万同胞，多得了影响。有了这个影响，任他们各就各处的，深处去求，高处去学，先替他们做个开通知识的引子，收效必定不小；第四，照这个程度，半年可以卒业。卒业之后，另招五十名。等到年半两年，三四次卒业之后，可将此事推给曹新姑，我们再做加进一层的办法。等到加进一层去办，这两年中所教的女学生，又化出去，接上来。你看不到十年，我们这村上的女子世界，成个什么样儿？一定出几个人，如英吉利提倡女权的传萼纱德、熔铸世界的奈经慨卢，俄罗斯欲专制地球的伽陀厘一流人物，像我生平梦见的罗兰夫人，想见的美利莱恩，也一定有人可以担当的。”^① 毕太太道：“这除非妹妹将来承当得起，此时照妹妹所说，真是平实切近，大有道理，但我怎样能附得上你？”黄绣球道：“我又何尝有什么本领学问？这些编造的事，还不靠在通理一手承任，一面编，一面刻，索性索了端午节，歇了夏，到秋季开学，这几个月内，甚为宽舒，你我也趁这几个月，再涉猎点，再斟酌些，还要再想法子，筹出一笔钱来。”

黄通理当时听了这一番话，沉思点首，末后才开口说道：“这个教授的法子，的确甚好，亏你真想得不错。看似极浅俗，几乎不成了个学堂格局，细细想去，实在使得。只收十三四岁以下的，尤其稳当，在我们内地，不至于骇人耳目，弄出别的事来。现在外面各省的女学堂，不是说什么内容败坏，就是徒有其名，再不然，又同那浮嚣诡秘的维新社会一样。只听他说经费不足，却筹了多少经费，不曾见个什么影子，过了些时，那已筹的消耗了，未筹的就经年累月，不得成功，反将购办的什物变卖，抵充房租、伙食。再支持不下，就关门落闩，一个个的分散开了。”^② 如今我们的这样办法，经费是极有限了，终久不能说不要经费。所难的，只恐就在这一层上。”毕太太道：“是呀，我这次路过上海，在这些里头，又很查考了些。不说别的，单讲那上海甚么马路的一个学校，起先在泥城桥发起的时候，租了大洋房，规模十分像样，不上几时，移到一条巷

① 俨然有自负之意，像黄绣球自是当得起。

② 确有此境。

内，又不上几时，移到现在的地方。学是开了，事是办了，经理的人是实在吃力得很了。^① 在先的经理不下，换了在后的，在后的经理不好，又换了在先的，换过两三次，支了一两年，听说他校内仍是裼蹶不堪，因裼蹶而敷衍，弄得毫无规则。其中的女学生，走出外面，不独是没有女学生的形式，却往往连形式都看不下去，穿的衣服，甚至于爬上许多虱子，还脱不下来。有些轻嘴薄舌的笑她们，说是她们只有一条爱国的心肠，死命的想那爱国的方法，所以连自己卫生的道理，也没有功夫去问，正见得她们肯吃苦发愤。其实平心而论，她们总因为生计艰难，做几套衣服，真不容易。又大凡中国女子的性质，多半疏懒，涂脂抹粉，只管同砌墙头似的，胭脂涂得通红，水粉搽得雪白，她那颈脖子底下，一圈儿黑泥，却像一道铁箍，日久月深，刮都刮不掉，洗更洗不清的，不知多少。但是要涂脂抹粉，还说不定早晚洗个把脸儿，一到到了女学堂，尽可以为着不用脂粉，连脸也少洗几次。^② 脸都懒得洗，那身上想必更懒得去察，污里八糟，怎样不会生出虱子来呢？也有自命志士的，头发养得又长又乱，身上的内衣穿得同煤锅一般，早上起来，来不及洗脸就吃饭；晚上以三四更天，连着外衣就滚在床上，呼呼大睡。今日如此，明日也是如此，这种性情，向来是中国的名士派，叫做不修边幅，又叫做落拓不羁。^③ 那些女学生，若是也有这种性情，以为男女平等，正好一样做去，既可省事，又可省钱，不晓得这种情景，大不文明。^④ 文明的人，第一以洁净为主，洁净又不是专讲修饰的说法，不可误会。大约一个人能爱洁净，总有个爱好的心，做起事来，不论好歹，总有个精神可见。若是一味的随便，洁净也使得，不洁净也使得，那就习于懒慢，懒惯了，就处处打不出精神，想点正经心思，也是阴柔疲软，不能振作。^⑤ 自古言有馥而行不足的，虽不都是这一班爱洁净的人，大概不爱洁净的，也十居五六。学堂既是造就人才的，不把这败坏根由先振刷了，怎样能将文明思想灌输进去？所以像上海，那教会中开的中西女学堂，通理先生，该是知道的，它那一座大洋楼，高敞宽明，不消说起，便是它里面起居动用的什物，件件精致；在堂宿息的，个个都是铁床；出来的学生们，大大小小，无不衣履鲜洁，行步整齐。便有几个贫苦人家女儿，自己料理不周，既进了它堂中，总得合它的规则，不然竟其不收，这无非经费充足的原故。经费不足，就不免诸事迁就，始而迁就，继而撑持，撑持不住，又收不得场。一个人办的不免意懒心灰，两个三个人合办的，更就彼此观望。日夜作无米之炊，弥补了前头，亏空了后面，筹算运动，还来不及，那再有心想讲到学堂里的教育？^⑥ 所收的女学生们失

① 不肯抹煞也。

② 也确有其境。

③ 在下着实认识的不少。

④ 女子世界之污点，大半误认此种平等而来。

⑤ 是极！是极！

⑥ 可叹此中情形，在下极其原谅。

了教育，也只沾染些习气，加上那本来疏懒顽疲的性质，怎么不要腐败出来？”

张先生至此，忽然插嘴说道：“听诸位讲这些话，真真做一桩事，好不烦难。我是一个公门中奴隶，配不上参议这个，却是开学堂，不过为造就人家的子弟，听诸位所说，要这样费尽心，才算道理，要这样想法筹款，才能经久，我就不懂。向来我们中国人，请一位教读先生，看得教读先生极其尊贵，责备教读先生，也极其清高。平等人家不说，那官府人家，说起西席老夫子，大到极处，吃酒席总是第一座，奉旨不能让的，似乎郑重无比了，那里晓得所说的，竟同所做的大相对。请两个师爷，必定是教读师爷的钱少；开两桌饭菜，必定是教读师爷的菜坏；住的公馆宅子，总是拣剩下来的房子请教读师爷铺床；用的底下人，终日在外面闲荡。教读师爷一个月里偶然离一离学生，便说脚步散，没有坐性；终年的主人延宾拜客，却从不拜一拜教读师爷。这个尊贵教读的意思，在于何处？^①我想请个教读，无非为自己儿子读书，不讲什么尊贵，总要叫这教读用心在我儿子的身上。我尽了敬重先生，不犯天诛地灭的罪，才能叫先生也不误人子弟，不受男盗女娼的因果。照如今请教读，待先生这样光景，不但先生就误了我的子弟，并不耽过，而且自己把子弟先已误了，对不住祖宗。这个想头，料必就同办学堂的道理相近，办得不好，不但对不住众子弟的父母，也对不住国家要培养人材的主意，糟蹋了众子弟，就是糟蹋了国家人材。现在人材很难得的，可禁不住一处一处的学堂糟蹋开来。^②所以诸位虽是办个家塾，办个小小女学堂，想出些好法子，又想立得经久，实在是不错的。我张开化人是在公门之中，这些道理却悟得透了。新官到任以后，那改并书院的事，不由我经手，我也一直同诸位在一起，不去理会，简直的从此跟着诸位办事，不愿理会那官办的事了。”^③黄通理道：“改书院的事，你可以不消理会，那法律上的事，同近来举办警察，你是离不脱的呀。”张先生道：“你看我近来公事，都交给伙计们，不去过问。等诸位各事办成了，用得着我，我情愿缩做小孩子，请诸位教导教导。不则我还有一个主意，现在不说给诸位听了。”

旁边复华张着眼睛，看大家此谈彼论。只有黄绣球半日不语。大家听张先生说到此处，也无话接下去，低低的向着黄绣球道：“姊姊，我那笔钱不好用么？也有一千多呢。”黄绣球陡然的站起来，走了开去，用手招复华行至外面。黄通理也赶上去问是何事。原来复华的那句话，大家都没有在意，只有黄绣球听见，故此走出去，要问复华一个实在。那时黄通理、黄绣球先后走开，张先生同毕太太也出了景福堂。及至黄绣球同复华问过了话，张先生已去，毕太太与黄钟、黄权在那里谈笑。只见他兄弟二人，拿着他母亲教王老娘们的一本说唱底稿，带看带问。毕太太赞了几声，随后也仍回张先生

① 此一段又推开去，生出敷衍波澜，所谓无穷出清新。

② 开学堂之人听着，这道理岂但相近，实在不错，难得张先生倒能晓得，天下身在其中者反不若未入其中者明白，往往如此。

③ 此语亦自不可少，不然似乎把张先生本业太觉抛荒。

家。

这里黄绣球自与黄通理赶办各事，三日两头，照常同张先生、毕太太等往来商酌。王老娘们也照常做她的女先儿。

有一天又是陈膏芝陈乡绅自己做生日，他老太太又叫家人们，在街上弹唱的场子上唤了王老娘、曹新姑到她府里。那老太太见王老娘这般年纪，还是像强健得很，觉得自己虽然福气好些，精神还不如她，老年人碰着老年人，说话投机，就谈得十分亲热。^①这日外面的热闹应酬，都有人承值。那王老娘们说的唱的，也无人爱听，只有这老太太用两个丫环在里面服伺着，叫王老娘们说说唱唱，作个陪伴。那老太太听了又谈，谈了又听，中间问起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的出身来历。二人虽则吞吞吐吐，不曾实说。老太太却是絮絮叨叨，问个不了。后来老太太因为咳嗽了几声，躺上床去，叫两个丫环捶着两只腿子，把脸朝着床外对王老娘道：“我就是这个咳嗽毛病，怪可厌的，咳得不好，就要起痰，一起了痰，胸口就有几天不舒服。这痰又吐不干净，请过多少大夫，吃过多少药，年年吃燕窝、吃白木耳，总顺不下去。你倒一向强旺，没有什么病么？”^②王老娘一时触动他的旧事，说：“我从前也是这捞什子的痰，常要发作。去年才奇怪呢。”说到这里，曹新姑抢住接道：“去年我干娘那痰病发了，厥过去好半天，醒过来，大吐一顿，吐出一块同冰糖似的，从此直到如今，没有发过，连咳嗽都除了根，并没有吃什么药，所以真奇怪呀。”^③王老娘原意要叙她碰着黄绣球的一段故事，看曹新姑抢着说了，又暗中得了个眼色，便不往下再说。那老太太听了，又道：“这是你一定有菩萨保佑了，怪可怜像你这种人，比不得我们，到底菩萨有眼，你好好的修着罢。”王老娘听见提起了菩萨，忍不住又道：“菩萨的灵不灵，我倒活了几十岁，修了几十年，参它不透。”^④老太太便问：“这是句什么话？你不信菩萨便罢，信了菩萨，没有个不灵的。”曹新姑忙又道：“不慌不慌，请听外面闹嚷嚷的为什么事？”^⑤老太太静心一听，就坐起来，叫一个丫环，到外面张了一张，说老婆子们同二爷们口角，不知为了何事。老太太吩咐喊进一个老婆子来，又叫了少奶奶进来，先说：“今日是老爷的寿辰，图得大家安静，连我也要替老爷取个欢喜兆头，不肯生气，你们大胆的，闹得声音，到了我耳朵里！少奶奶们也不闹着些，外面的客人来了多少？席面可端整齐备？厨房里的酒菜可好？少奶奶也该招呼周到些，难道还要我出来催三督四的吗？少奶奶，你去查查，那个底下人同老婆子吵，我立刻告诉老爷，撵掉了他们。”老婆子站着不敢则声，少奶奶见老太太动了肝气，也引了王老娘们退出来，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伏笔。

② 绝好引线，节节生动。

③ 得神。

④ 神理妙妙。

⑤ 转捩灵捷。

第十八回

因女医竟联同志 开庆祝待赏中秋

话说那少奶奶，在老太太口中，虽是这个称呼，其实就是陈膏芝的夫人，年纪已上四十多岁，只生了一位少爷，就是黄祸几次去拜他的那个。这少爷年轻轻的纨绔公子，虽不说在家用功读书，却也不在外面游荡。^①若是在外面游荡，就可从那花柳赌博之场寻他的踪迹。黄祸早就结交上了，拜他不着，自然会他得到。如此说，既在他府上，黄祸连拜几次，何以总是不见面？难道故意的拒绝黄祸，不肯相见？这也不然。只为他老翁那膏芝观察，是个吃鸦片烟的大瘾，无冬无夏，总在他太太房内躺着一盏灯，打烟的人，从太太以至姨太太、小姐、丫环们轮流不息。这位少爷，自小儿为老翁欢爱，一直带在身旁，长到二十几岁，鸦片烟虽是从从来没有进口，却也成了一个闻鸦片烟、看鸦片烟的老瘾，无日无夜，寸步不肯离那一盏烟灯，比他老翁吃烟的还要利害。那太太也是如此，不过比不少爷略好了些。

这日陈膏芝做生日的一天，不比上回老太太做生日，女客到的都是自家姑奶奶、舅太太、干女儿、干媳妇们，没有什么外人。这些女客，又都在外面听清音堂名，不爱听那王老娘的弹唱，所以里面单剩老太太在房里同王老娘们消遣。太太就照样在老爷吃烟的处在伴着儿子，坐着看着。当时老婆子同底下人吵嘴，并未听见。外面的男客，晓得陈膏芝向来不陪，一到之后，拜过了寿，有的守着吃一碗面，有的并不停留，也只有一个班亲戚至交，在厅上打两桌牌，便饭例酒，没有什么，要太太自己照应的事，故此太太更不当心。忽然无缘无故的为了老婆子，受老太太呕气，出来就怒冲冲，打发了王老娘们出去，一面喊了那老婆子到自己房门口，问：“是何事？这种没规没矩的，吵到老太太耳根子里，不要仗着今天老爷的寿辰，不好骂你们，到底同那个奴才伴口舌，快些说明白了。”老婆子回道：“方才胡二爷进来，说有个姓黄的客人，要见见少爷，说来过好

^① 不读书、不游荡，此等公子倒自少有。

几趟，都没见着，今天理应当着少爷，拜老爷的寿，还有话同少爷讲呢。我手里正端着几碗面，要送给各位奶奶小姐们。胡二爷来不及的乱推乱挤，就砸了一只碗，把我的一双手烫得生疼，衣裳上泼了一身的面汤。我同他说说，他还不肯认错，这样的吵起来。”太太道：“好混帐东西！今天日子上，你们敢砸了我的碗！”那少爷慢吞吞的说道：“娘呀，你莫问他，喊他快滚出去，叫胡升进来，让我问问看。”老婆子又差了别人，叫了胡升进去。太太是已经坐上老爷的床，不复开口。那少爷见了胡升道：“你也太胡涂了，今天什么人来替老爷拜寿，都是挡驾，有个什么黄不黄的，要见我？我从来不见客，你难道不晓得？要同老妈子多嘴多舌的，闯下祸来。”胡升便回道：“这位黄老爷，头里来过几遭，说同老爷少爷们有世谊，不是还送过老爷少爷的礼吗？今天他先是衣帽来，吃了面去，又带了他的儿子便衣过来，说一定要会会少爷。奴才不好到上房里来，才叫老妈儿代回一声。她带理不睬，连跑连走的就撞翻了一碗面，并没有碰碎碗哇。”少爷说：“既然没有碰碎碗，就结了，不要再讲^① 这位黄老爷到底是谁？你可留下他的帖子片子？”胡升就从手里将帖子递上去，说：“请少爷看呀。”少爷一看，帖子上写着：“世愚侄黄祸，率子福顿首拜。”另外来了一张黄祸的名片，上面写个三个小字，是“世愚弟”，看了说道：“我们村上全是姓黄的人，多世谊年谊，也认不了，^② 什么福呀祸呀，在人家做喜庆吉利事的日子，来歪缠不清，请他快些去罢。你们为着他，已经吵嘴，我若见他，还要惹祸呢。”胡升笑道：“我原说这人怎样取名字，取个祸字，不晓得他还是闯祸的祸字呢，那倒希奇古怪。这种人，少爷快点不要见他，让奴才回绝了他，叫他以后不许上门。”^③ 少爷道：“这也不必，他那儿子几岁光景了？”胡升道：“有十五六岁的光景。”^④ 说着少爷打了一个呵欠。胡升垂手站了一会，便退出来，把黄祸的名帖子，一概还他，同他说道：“你就叫个黄祸罢了。”黄祸乍听不懂。胡升又道：“怎么就这样欢喜闯祸，把名字起出这个字来，碰着你也是活该，险些叫我在上头就闹乱子。你同你的相公快快请罢，上头上好的做寿，不要讨没趣了。”黄祸这才悟到他的名字不吉利，没得话说，心里懊恼不该在今日再三要见，倒弄蹊跷了，皱着眉毛，无精打彩的。等胡升走过去，他还踱到打牌的桌子边背着手看人打牌。内中有个人问道：“你近来同大头苍蝇似的钻来钻去，谋学堂的事、谋巡警局里的事，到底成功了没有？”^⑤ 黄祸也不响，看了看走过来，同他儿子悄悄的去，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王老娘们，在老太太房里跟太太出来之后，走到女厅上，被一班女客们留住，叫她也说一段书，唱几只弹词。那女客当中听了听就有的说：“这些无非是劝人的话，

① 见得这少爷柔懒怕事。

② 就是姓黄的认不了姓黄的人，所以不成世界。

③ 趣极！

④ 二语不是闲笔。

⑤ 借此口气，又提一笔，处处结构现成。

你们可会唱刘香宝卷呀？”回说：“不会。我们唱的，都是这些劝世良言。”有个姑奶奶便问：“既然是劝世的，怎么又不说忠孝节义，不说阴鹭报应，只说劝人放脚、劝人念书？又只说女人要同男人一样做事？这些都乏味得很。”有个孙小姐便道：“女人念书是有用的，《镜花缘》上不是说武则天开科考女状元吗？”有个舅太太道：“不错，但没有讲考女状元的是大脚呀。”又有一位姑奶奶道：“女人若要同男人一样做事，可就不放脚不行。如今我们这儿，倒是几个丫环，年纪又轻，脚是天生没有裹，快些念起书来，保不定将来也可中个女状元。”^①孙小姐道：“考女状元的事，千古希逢，只怕《镜花缘》说的，也靠不住。”丫环们道：“就是有这回事，我们那里来的福气？”内中却有一个丫环，是陈太太干媳妇身边的，名叫樱儿，^②相貌长得粗光荡，年纪不过十六七，已替她许了人家，她说：“福气原是注定的，运气也不可碰，若有这回事，我倒要念几年书，去碰碰看呢。”大家都笑她说得有趣。头先的那位姑奶奶，对着王老娘们又说道：“这些玩意话，都不用讲，只看这些丫头都是大脚，也都同小使们的一样做事，可有什么好处？再看你们，也是大脚，怎么识了字，记了这些话，老到如此，还只做个女先儿，弄两个钱糊口？我就替你们可惜了。”王老娘们一齐回道：“我们正为晓得这个道理迟了，各事来不及，不必再提。这些姐儿们，若还是好好的念起书来，有人肯提拔些，何至于就当梅香使女服侍诸位奶奶小姐呢？”那姑奶奶道：“话也不错，我们做奶奶、小姐的，十个倒有九个小脚。小脚当中，也有会写字做诗，称为才女的，终久不能学男子汉出头露面。难道不包这双脚，要充男人么？”那樱儿在旁边又说道：“我常看我家小姐裹脚的那种苦楚，能够不包也好。”她主人啐了他一口，说：“像你做大脚丫头去？”樱儿无言退下。

后头的那位姑奶奶道：“讲女人有用无用呢，原不在乎脚大脚小，当真的武则天考女状元的那句话，也不晓得这位女状元脚是装的呢，是真真小的。我听见从前林文忠公的夫人，能够替文忠公在军劳中筹兵筹饷、办奏折、办文案。文忠公倒反事事倚仗她。只从没听见他这位夫人，是个大脚婆。可见有用的，不在乎脚大脚小，没用的，就是大脚，只好做做丫头老婆子。”^③像我们这双脚，又不大，又不小，只会坐在房里吃饭，靠着祖宗福荫，做了奶奶、小姐，一无用场，才算惭愧呢，真不如放掉脚，也去当个丫头老妈子罢。”^④大家话说了半天，各自散去不提。

王老娘们回家，说其大概。过了一晌那陈家的老太太，又叫人在街上喊了王老娘们过去，说：“近来很没有消闷的法子，我这咳咳痰喘越发的重了，你们在外面可有什么

① 这位姑奶奶是后文角色。

② 樱儿亦是后文角色。

③ 有理。

④ 有理即此，可见其意识不同。

单方？”^①曹新姑瞟着王老娘道：“闻得衙门里张先生家，有个女亲眷会医，可荐进来诊一诊脉么？”老太太道：“我也听见说，此人还是行的外国医法，住在那儿，你们认识她，何不就找了来替我看看？”王老娘道：“使得，她就住在张先生家，我去说明，请老太太打发一肩轿子去接她，必定来的。”回来告知黄绣球。黄绣球又告知毕太太，并同毕太太商议道：“此去就乘机把我与王老娘们的事，揭开来说了也不要紧，我想陈家那些亲眷里头的女人，很有可以劝化的，借她一条路，我们走上去，岂不甚好？”^②

次日毕太太到了陈家，王老娘、曹新姑做了陪伴，看病叙话不用细表。果然乘机而进，把自己的来历同王老娘们的来历，以及黄通理、黄绣球的事情，简简括括，说个明白。那老太太听得眉花眼笑，道：“姓黄的原是我们村上一个大族，当初有个什么黄唐黄虞的，都享了太平年代，他家是单名相传，后来又有几个叫黄图、黄书、黄河、黄海，无不门楣赫赫，声势隆隆，人丁茂盛到极处，财产富饶到极处，出的人材也文秀到极处。”^③这是在我们以前的老辈，多晓得的。到了我们这一辈，就衰落了。如今后辈子，只知道说起他家的黄石公，是避谷成仙；黄道周是杀身殉难，其余的什么黄童黄香，当作典故，那个知道他家世源流？不说在我们村上，便合起天下的人家，也算数一数二。难得他现在的子孙，还有这样一个黄通理同他的堂客黄绣球，肯这样做人做事，我真老悖得很，没有听见讲起。”随即叫房里的丫环去请孙少爷来，吩咐：“去问你父亲，可晓得这黄通理的人？”孙少爷见说：“前天父亲生日，倒有个黄祸同他儿子黄福来拜寿，不晓得什么黄通理，让我去问问父亲。”

去后，毕太太接着道：“说起这黄祸，话又长了。”便又将黄通理家先后同黄祸纠葛的事，约略一谈。老太太道：“这么说，黄祸又是个坏人。可恨黄家的子孙，就败到如此！我也不懂什么办学堂、开女学的道理，想来总是有好处，没坏处的。我那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，成年的埋在鸦片烟堆里，名说捐个官，也不去做，定了孙媳妇也不讨，^④外头的天掉下来、地坍下去，他们总不问信。有几家却是在外头做官，或是在家里纳福，只是借了功名福贵，搜刮钱财，不要讲不肯替国家办事，连自己的子孙都不肯培植。我也常常的同我儿子讲，无奈他仗着是道台大人了，把我老娘的话也不过一过耳朵。”^⑤我这几年的毛病，一半也因此而得。我是老了，早晚眼睛一闭，两只脚一直，管他妈的。”毕太太见这老太太说话爽直，索性安慰一番，又恭维一番，带恭维带激动的又解说了一番，然后归到看病的事，给了药方，同王老娘们辞出。自此毕太太的医道学问、王老娘们的住处原由，同黄氏夫妇所做的事，渐渐的传扬出来。因此及彼，就来往

① 天然凑泊。

② 此处只见得是黄绣球一句直话，不见是做书的省事痕迹。

③ 唐虞渺矣，图书飘零，河海失险，黄舆茫茫，安可问哉！

④ 陈公子未有妻室，顺手补上，此句便无漏洞。不然岂至二十余岁，尚无少奶奶耶？

⑤ 仗着做官便没有父母，是官场通病。

的人家很忙。^① 黄绣球也不叫王老娘们装作女先儿，竟其叫她们到那修改的女学堂里先开了个演说会。那时陈老太太已捐助了二百千的经费，各家奶奶、小姐们合着总数，也得上三五百千。复华的存款，半是外国金洋，一时兑换不出，倒反留住未用。拿这五六百千，刻书本子、刻章程，忙忙碌碌。^② 合起赞助的人，先是嫌少，到此时那黄通理的同志在外另算，单算黄绣球的同志，也有了七八位，一位就是陈老太太，还有一位李太史的夫人，一位胡孝廉的夫人，两位吴家的小姐，其余两位是生意人家的奶奶：一位叫徐进明，一位叫文毓贤。吴家两位小姐：一位叫吴淑英，一位叫吴淑美。吴孝廉的夫人，叫胡进欧。李太史的夫人，叫李振中。其中除了陈老太太，年纪是文毓贤最大，文明知识，也是文毓贤最多。第二李振中，第三徐进明，第四胡进欧。淑英淑美，年纪都只在十五六岁。这胡进欧，就是在陈老太太家，讲不如放掉脚，去当丫头老妈子的这位姑奶奶。馀下的，便是由陈老太太同胡进欧牵连出来，与黄绣球毕太太时常往还，既捐了钱交给黄绣球办事，大家都兴头头的，要像王老娘们跟着黄绣球早晚受教。黄绣球应付不下，分托了毕太太。毕太太见识虽高，学问不足，也更应付不了。无非多是黄通理从中帮着。^③

看看将近八月半，前几天，黄绣球对毕太太道：“家塾的事，让通理同张先生们去料理开学，我们这女学堂，约齐同志，先开个庆祝会，带着算中秋赏月，取个团圆不缺之意。”这一天，就请各人把各人的意思见解，略为说个头绪，以后便拣定日子，也开起学来。章程发出去，报名的倒也过了额子，好在是些女孩子们多收几名不妨。黄通理听见说道：“家塾日期已定了九月初一，女学堂可以同在同一天，这日子也须先贴出去，把额子止住，不然还有半个月，报名的太多，那学堂太小，人手又不多，你同毕大嫂子，怕的临时为难。陈老太太、王老娘年纪大了，其余的，只有文毓贤还可派作分教习。事情是初次试办，不要太嘈杂为妙。”毕太太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”当下黄通理就叙起一张知单，上面写道：

择其九月初一日，女学堂开学，先期于八月十五日，开庆祝会，并赏团圆佳节。洁治菲筵，奉屈同志。

以下几行写的名字是：

陈老太太

① 收拾无数应叙之事，是为略人所详，不在详其所略。

② 缴结上文。

③ 文还分际。

文太太毓贤

李太太振中

徐太太进明

胡太太进欧

吴小姐淑英

吴小姐淑美

共是七位。底下写的是“黄绣球、毕去柔同订”。写好了，黄绣球道：“女学堂也要有个名目，我们一直不曾想到，想想看拟两个什么字？”黄通理道：“果然没有想到，可见事情初创，漏洞必多，须得细细补救。我们这女学堂，本是城西觉迷庵改的，就叫做城西女学堂罢。”毕太太道：“前回稟请改办这个学堂的话，可曾定了名字？要问问张先生。”黄通理道：“稟稿我看过的，只说改办，没有定名。”于是将知单重写一副，叫人发出。后事如何，又要看下回了。

第十九回

预备报名议定规则 连番看病引出奇谈

话说上回书，讲黄绣球请黄通理写发知单，邀集同志，开女学堂的庆祝会，并赏中秋佳节。那些事随后再表。且说黄通理叫人发了知单，便道：“家塾的事，我同你们也大概弄好，几块匾也做成送来，也须在九月初一以前，拣个日子上上去。你那女学堂的名字，叫做城西女学堂，这个家塾，也得有个总名，也把我们住的地方加在上面，叫开智学塾。再做一块横额，钉在总门外，一定把‘景福堂’三字，钉在中间斋壁上，‘商旧培新’四个字，钉在中间廊檐下。现在章程已刷印好了，招的学生，是姓黄的本家子弟居多，倒还与家塾两字相称，约莫着得了二十几名。眼前是秋末冬初，人家的子弟，从定了先生，不肯另换，看明年春天，定归加倍都不止，也只好以四十名为额，不能像女学堂那样多。”黄绣球问：“章程刷印了，我还未见。”指着他大儿子道：“钟儿，你去取一张来。”只见那章程上头一行，是黄氏家塾规则。黄绣球道：“即此甚为大方，不用什么‘开智’两字，我想那块匾，也做了‘黄氏家塾’四字罢。”黄通理道：“不错不错。”以下所有规则，刻的是：

一 家庭与学堂联络，为蒙养之圣功，故本宅即修葺旧居，辟兹学舍，备同族中之子弟愿学者，来塾报名，其非同姓之子弟，有愿来者，亦一律收取，额数多寡，俟开塾前再行酌定布告。

二 时下通病，偏重洋文，不知童幼之脑力未足，精神有限，伸于此必绌于彼，中文与东西文，文法截然不同，背道而驰，两途并行，失此顾彼，非卒无一成，即终有所倚。本塾先以通达汉文为名，暂阙洋文，自在首植根基，并非意存弃置。初功既竟，后效弥多，无急急也。此专就初等班学生而言。

一 凡为子弟，皆系国民，本塾以培养性情，扩充知识，强壮气体为宗旨，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，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收效。一切教授、训练、管理

诸法，悉遵钦定学务章程，参酌时地，曲体程度，推行尽善，逐步改良。

一 本塾分七岁至十一岁，初开蒙字义未通者，为初等班；五年毕业，十二岁至十五岁，略解书算文义者，为高等班；四年毕业，他日在初等班毕业，可升入高等小学堂；在高等班毕业，可叙入中学堂及初级师范学堂。所授各课，必严守章程，一律重视，无可偏废。凡有志来学者，幸勿勉强尝试，轻易进退，既误光阴，又耗费用。须知学塾规模，皆有一定班次，一定课本，每更一处，即前此所用译本，尽须抛却，另购新本。降班补习，至少一年或半载，方能齐班。又复顾而之他，在学塾既徒劳无益，在学生亦心志纷更，耗日糜费，而学龄已过矣。此实学界之通病，不可不预示湔除。

再看底下的分章分节，连初等、高等两班的课程年限及条约经费，无不层层周到，罗罗清疏。黄绣球对毕太太道：“你看这定的初等班功课，第一年学的数目名实、乡土故事、乡土地理、运动游戏、单音唱歌，一直到第三年，教到常用加减、乘、除的算法、历朝年代国号大事的历史、本省本乡的地理、乡土动植物用的格致，我同你都弄得下去。像文毓贤几位同志，或者也教得来。^①到第四五两年，要讲群经大义、造句作文，要讲中国幅员大势同外国大势，只怕多吃不住了。好在等初等班的到了第四五年，我们总可进了高等班的地步。这事可只要肯用心耐心，一步步学上去，就可一步步教出来，有什么难的？^②况且我们那女学堂，更是从粗浅入手，就把所编的本子，按着这个程级开个单子，一种一种的教教说说，带着嘴里插点趣，手里指点些图画，小孩子们除非是石头，^③若是个人，还不慢慢的开通，我就不相信了。”黄通理道：“你且慢说，你们看我所定的规则，还有什么不到的地方。^④如今官府也开办学堂，虽还没有见过官办的章程，只怕总不能照我的劈实，不过我们叫做私立，难保官不干预，遇事指摘，所以我带着句悉遵钦定的话。又凡官立学堂，必有人专制箝束，闻得近来黄祸很在外面钻谋官学堂的执事，我们姓黄的子弟甚多，他晓得我这家塾，全为姓黄的子弟而设，如果他得了官学堂中的事，必定要播煽各处本家，去依附他那边。这个原不必争，却于子弟有害，主意不定，也实在是个通病。所以第四条上，把这个通病讲明，宁可收得少些。”

正说着，曹新姑走来言道：“昨日白天，我同王老娘到陈府上去，他那老太太又生了病，请大夫请了两三位，看似沉重得很。回到晚上，王老娘已上床安睡，半夜里好端端，也说不受用。今天大清早起来，就坐起来，觉得并没有什么，现在倒又说身上发烧，怪难过的。”黄氏夫妇一听这话，一面叫曹新姑再去看陈老太太，一面同毕太太去

① 此非勇于自负，正是勇于做人。

② 天下无难事，只怕用心人。

③ 如今教小孩子们，却自己当作石头，石头碰了人，如何不越碰越坏？

④ 此下一段，解释上文规则中语，是先案后断之法。

看王老娘。不一刻，曹新姑赶回来道：“陈老太太的病比昨天更利害了，我去时，他家乱嘈嘈的插不住脚。看那老太太神识不知，我问了他姑奶奶胡进欧一声，也没听清楚。这里王老娘怎么样了？”毕太太道：“他是疟疾，只怕病已伏了好几天，他的体气强，先不觉得，近来想必又吹了风，夹着又受了点辛苦。我这里替他调理调理倒不要紧，反是那陈老太太生的富贵病，他家老爷、少爷、太太们只晓得老人家一得了病，就乱请郎中。郎中看富贵人的病，只晓得是补。况且是老太太一定说血亏气虚，用的药，就人参、燕窝、鹿茸于术，胡乱开了方子，一帖吃下去，又换一个郎中，换上三四个，把病症弄得不死不活，这可不是玩的，待我也去看上一回。”曹新姑道：“他们未必相信西医，要是相信，他那太太也晓得你的，应该就来请了。”毕太太道：“且去看一看，不必就替他医。中西医理不同，我在这内科上也自考校中国的医法，不肯轻易用外国法子的。”^①黄绣球道：“这便我同姊妹一齐前去。”于是交代曹新姑看顾了王老娘，二人来至陈家。

那时候已过十二点钟，走入内室，还静悄悄的。^②有几个丫环老妈子，报与陈膏芝的夫人知道，只说：“就请到老太太那边去，轻轻的看一看罢。”进了老太太的房，只见那位孙小姐同姑奶奶们在房里坐着，一位郎中正在那里诊脉。孙少爷也坐在一旁，却是垂着头同打盹一般。^③各人见黄绣球、毕太太二人进来，悄悄的招呼下了。等郎中诊过脉，一个丫环，推起了孙少爷，陪到外面去开药方子。黄绣球、毕太太才走近那老太太床上，一看，那老太太像是昏迷不醒。毕太太又细细看了看面色，随即同黄绣球退了开来。丫环放下帐子，胡进欧便邀毕太太们到卧房的外间，问些得病的根由，看了几个郎中的药方。话还没有说得几句，又见两个老妈子引着孙少爷，陪个郎中进来。胡进欧对孙小姐道：“老太太才睡着，可以不要惊动，请孙少爷把先前郎中开的药方，叫这位先生参酌参酌罢。”那郎中道：“如此也好。”便要退出去。毕太太见这郎中还老老诚诚，便站起身来，问先生：“昨天可曾进来看过？到底是个什么症候？”那郎中道：“我昨天开过一个方子，原说这病费手，请府上多请几位高明。”说着，竟像大不高兴的研了出去。^④毕太太、黄绣球仔细的问了出来，实在是一个痰厥病，说前两天，因为他媳妇陈太太晓得这老太太捐助了女学堂二百千钱，又见老太太新近来往一班女客，不三不四，都像入了王老娘们做女先儿的一党，就告诉了陈膏芝。陈膏芝在晚上过足了烟瘾之后，到老太太房里劝过一回，叫他老太太不要交结这一班人。老太太不听。他媳妇又在陈膏芝耳朵里，讲老太太把私房银钱瞎用，有得将银钱送到外头去，不如收过来预备他老人家身后的事。陈膏芝一则是懒，二则到底是自家老娘，不肯问信。这陈太太一定要算他

① 真能参贯中西之语。

② 男女主人都吃烟的人家，遇着病人的事，无不是这个景象。

③ 活写有烟瘾之人。

④ 此之谓时医。

老爷去查问，两口子叽哩咕噜，在烟榻上足足吵了一夜。陈膏芝呕气不过，这晚取了烟具，到老太太外间一张炕上开了个灯。老太太睡醒了，问起是他儿子同媳妇斗气，为的什么。陈膏芝却不开口。

第二日早上，老太太叫丫头去催他媳妇过来。^①那陈太太便披头散发的进来，带哭带说道：“我也是好意，叫你儿子请你老人家爱惜些银钱，不要整百整百的往外头送。外头瞎七瞎八的女人，无过是来骗你老人家的钱，少往来些。你儿子就赌气离了我，你们母子一心，拿我媳妇儿当做外人，倒是我外人，从来没有拿一个钱送得娘家去呢。”老太太听了这话，没头没脑，气的半天不则声，就有一口痰涌到喉咙头，赶紧叫丫头们扶了坐起来，立刻请大夫。忙过这一天，到昨天下午，郎中已换了三个，今天又是三四个，方才这郎中，是第五个了。

黄绣球听得这些话，不由的心里发怒，嘴里要发出议论来。毕太太忙道：“我们轻着些，再取过药方来，我瞧瞧看。”果然四五张方子，都大同小异，上面开的党参、归身、黄耆、白术；顶高明的一张，开了燕窝五钱、杏仁三钱，还有些平肝豁痰的药，用白木耳四两，煎汤代水。孙小姐们说：“这一张是头一位先生开的，吃下去不动不静，老爷叫拿后来开的几张煎服，还有几张没有用，请你们斟酌斟酌，到底吃那一张好。”黄绣球不觉的说了一句道：“有这种媳妇，药还吃得好吗？”毕太太心下暗想：这病把痰都糊满了，经不住气分虚弱，一脱就要脱的。便道：“让我再进去看看。”当时他那医具箱子是带去的，便进房取出听肺筒，在病人身上听了听，又对着时辰表，诊了诊脉息。出来并不讲好歹，只是皱眉咂嘴。胡进欧知是不妙，碍着人多，不好问得。毕太太也着实不安，然而一时无法。停了会，见陈膏芝进来，那时已将近申牌，来时原不曾吃午饭，不免饿了，趁着回避陈膏芝，便辞了陈家，同黄绣球回去。

一问王老娘已经退热，又将陈老太太得病的事，说与黄通理听了。黄通理也很为叹息，说：“这样倒是我们害了那老太太，叫他婆媳失和，保不定有个三长两短，如何对得住他老人家？你们两位，总得时常去理劝理劝，那吃不得的方子，叫他们少吃才是。”黄绣球道：“我看他家，正主儿几个人，既然日夜的登在黑暗地方，又那般野蛮无理，其余剩些奴仆小孩子们，七忙八乱，无话可说，眼睁睁看那老的，实在可惜。我们俩去了这大半天，那位陈大人的太太始终没有见面，只见病急乱投医，煎的药同茶似的，来不及一碗一碗送进去灌。依我的性了，就要叫了那太太当面教训他一番。”毕太太笑道：“这个那里能够？却是看那病状，虽只起了两天，药是吃坏得不少，照他家那样杂乱，未必可以挽回。少停到黄昏后，说不得我同曹新姑再去看一趟来。发出去的知单，我要另改日期。好在胡进欧是知道的，等会就托他，各处去知照一句。”黄通理又叹口气，

^① 好少爷，陪郎中坐着贾丫头推起来，陈太太到老太太处也要丫环催过来，写吃烟神景，只在推字催字上见得。

说道：“这女学堂虽是你们两位的发起，却全亏了这通达贤明的老人家，才替你们团结起来。如今他老人家的病，万一不好，不免令人伤心。”黄绣球登时眼圈儿一红，脱口说道：“只怕庆祝会做不成，先要做个追悼会了。”黄通理、毕太太半晌无语。

忽然张先生那边打发人来，张先生有病，请毕太太过去。大家听得这话，说真真好运气，碰在一堆，大家急至张先生处。一问，也是从前天起的病，旧恙复发，无甚要紧，不过上回是毕太太看好，所以又来请他。大家放下了心，谈起陈家老太太的病情。张先生也着实感叹。

毕太太替张先生看了，折到陈家。陈老太太的病依然如此，只听得喉咙口的痰，声如锯，昏沉沉两眼不开。毕太太道：“这都是黄芪吃下去腻住了，可不能再往下吃。”房里的丫环们道：“下午老爷已叫停了药，熬过一杯参汤送上去，全吐出来，一口没有到肚。”毕太太顿着脚道：“这都使不得！”陈膏芝的夫人陈太太正在外面听着，说道：“什么使得使不得，要你多事！顿得脚底下地板喳喳的响，吓坏了老太太，你不要承当不起！”毕太太好不气忿，忍住了走回家，一连几天就没有去。在家里看了王老娘，又去看张先生，这两人病都无碍，惟有陈老太太的病，到底关心。

一日又约了黄绣球们同去，走过一条街上，见一家铺子门前把拥了几十个人，大声吵闹，挤也挤不动。要从旁边一条胡同里抄出去，又见一大班人，也正从这胡同东面吆喝出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，只得站开让过。听那些吵的讲着，讲的却是一片奇谈，好笑好气，好不吓人。要知怎样吓人，怎样好笑好气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二十回

买棺材钱庄上打架 守灵柩孝堂里寻人

话说那胡同里吆喝了多少人出来，毕太太们，被这班人挤住了路，走不过去，当时站开让在一旁。只听见那些人七嘴八舌，讲得好不热闹，有的骂，有的笑，有的说打呀打呀，乱嘈嘈摸不着一个头脑。远远看见那些人，都向那街上铺子里去。一时那铺子门前，围的人更多，却想不起是开什么铺子。只听得话当中，晓得陈老太太已死，吃了一惊，至于那话的离奇嘈杂，却总听不清楚。

走既走不过去，索性拉住一个人，来问其仔细。那人大笑道：“新鲜！新鲜！奇怪！奇怪！一个人死了，三四个人要想发财，你们要发财，也插进去就是，不必多问。”毕太太道：“到底怎样一件事？”那人又笑道：“你们俩是女人，想来插不进去，发这一注财的。让我来告诉你们，那开铺子，不是叫益大钱铺吗？这个胡同里，有一家寿器店，今天大清早起，陈乡绅的老太太死了。”黄绣球一听此话，说：“就死了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能叫他不死？死了是要装棺材的，不足为奇。论起陈乡绅这样人家，那寿材该是早就合好，他偏只当他那老太太要过一千岁，还不曾预备得到。等到躺下来，才托了他的本家老爷爷带一个家丁，到这寿器店内，要选买一口上好的棺木。本家老爷同寿器店老板，背着家丁，讲好了，拿二百块钱的货色，叫他开上七百块钱的发票，应许在正价之外，分给一百块，自己赚个四百上腰。寿器店老板始而不肯，继而又允了他各得一半，就把帐开出发票，叫家丁拿着，到益大去开两张三百五十块的票子。益大原是陈府上有存款，有往来的，自然容易。不想这事早被家丁看出破绽，心上以为本家老爷，吃心太狠，做事太辣，只没有个缝儿，好问那寿器店老板，又不敢问本家老爷；要挑剔棺木不好，又不懂得，着实难过。一想益大庄上，是他拿钱拿惯的，趁这混水池里的鱼，何不也捞他一把？当下走到益大，便说照数开两张钱票，另外取三百块现洋，为老太太丧事开销。簿子上就出一千块的帐，分做两笔，不够，还要来取呢。益大的掌柜伙计便道：‘这是要带了折子来的。’”毕太太们听说道：“这话不错呀，怎样会打起来？”那人道：

“我也只当是家丁硬要取钱，故而打起来的。妙极！妙极！来打的却是寿器店里的人，你道为何？原来那家丁因为没有带着取钱的折子，庄上不肯轻付，他就索性把本家老爷买棺材、赚大钱的话同庄上商量，说：‘老太太一个丧事下来，接二连三的要，不在少处，大约总要用够一万八千，这一万八千横竖都出在你庄上，都是我经手来取的多，你庄上也落得在帐上消了点，好大家于中取利。我们老爷、太太、少爷，什么事都不精明，只要送几个好鸦片烟土上去，等丧事办完，结起帐来，可不就糊糊涂涂的搪塞过了？你们庄上往来多年，上下就推班几千，也查不到。如今这三百块，你先拿二百块给我，那一百你就自己消了，一同出了帐，随后陆续而来。这其中我虽沾光，你庄上也吃个饱，外面这些时银根甚紧，利息微薄，庄上多此一笔外快，贴补贴补，也是千年难遇虎磕铤的事，包你不出岔儿。’那益大掌柜的一时听信了他，说：‘如此你回去想法，把个取钱的折子骗了出来，或是偷了出来，给他们寻不着、记不着。我在存根却多写几笔支出去的，换个簿子，再加上以后丧事里支取的，就齐齐整整，好干没他七八千，同你对分。照你的主意，零碎赚个三四千，于你是得了一二千，慢慢的收着，于我庄上却不见有什么大益处。如今准其依你，先付你二百，那个折子，一定要你偷出来、骗出来，尽今天送到。不然，以后若是有人拿这折子来，我就说穿你这话，止住不付。我不怕二百块钱，不会出梢，只怕你是担代不起。’那家丁利令智昏，急忙答应，要取了二百块钱，去回复本家老爷的事。当时庄上付他两张三百五十块的票子，另外付他二百块的现洋，把现洋别在腰里，洋票交与本家老爷之手。”

说到此处，黄绣球道：“说了半天，到底怎样打起来，闹得烟雾成天？你快快讲罢。”那时闹的人已渐渐散开，挤的几乎站不住脚。那人招着毕太太们，又让过几步，说：“这家丁交之后，那本家老爷就先走了，叫寿器店随即抬棺材送去。不晓得怎样，暗地下有个人，在寿器店老板面前，给了一个信，说：‘钱庄老板也得了一百块钱。’寿器店老板听话不明，只当他那票子上写的二百五十块，就出巷来奔到益大庄上，说如何凭空扣我一百块钱？难道买我的棺材，要你出钱票子的拿扣头么？益大的掌柜倒弄得不明不白，又不好把那家丁的话说出来，只道：‘谁买你的棺材？谁付你的钱？我庄上也没有同你交易这件东西，你拿这晦气话闹到我庄上来，好没情理！’顺手就庖出一盆洗脸水来，泼得那寿器店老板没头没脑，同淋了大雨似的。跟来的人，见老板吃亏，回头叫了十几个做棺材的伙计，一拥上门，打了进去。起先还只道是白昼行劫，后来看看，都是这条街上做手艺的，不问情由，大家挤着来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手艺中人，自然帮着手艺人，个个指着钱庄上，骂他无理扣钱。等到内中有人把事问明，叫出当地的地保，两边排解，一时寿器店老板，倒把那本家老爷买棺材的事，当着众人，大喊大嚷。于是起先打的人同看的人、听的人，愈聚愈多，庄上只装作不知。后来那通信把寿器店的人，又将那家丁同掌柜的所说之话，也叫穿了，所以引得人又笑又骂，又兴起来要打

那掌柜的，说他恶毒。跟手叫送棺材到陈府上去的，通风报信，一面地保就在内看守了这掌柜的。如今这班人想是要看陈府上，怎样来料理此事，所以还不肯全散。这真真叫做卖死人。你道这种事，新鲜不新鲜，奇怪不奇怪？”那人一面说，一面伸着颈脖子，朝前望去，就一步一步的挪远了，离了毕太太们。毕太太同黄绣球听得这一席话，只是摇头顿脚。当时人声嗡嗡，人头簇簇，言多语杂，不晓得是个什么收场。

话分两起，且说毕太太们站在街上，听过新闻，心中自有一番惊疑烦恼，趑趄回转来，同到黄通理书房，说知其事。黄通理道：“这我也在门前听见走路的有人讲起，一片钱庄里同人打架，不道就是这等事。岂有此理，可算要钱要得没有王法了！”话未说完，胡进欧、文毓贤同张先生家都打发人来，通知陈老太太的死信，也谈到这一桩事，无不诧为希奇。并说陈府上，如今闹得喧天揭地，倒反把个死人搁在床上，里里外外，嚷的是钱，棺材也扔在天井里，连个阴阳先生，还没去请，不曾定入殓的时辰日子呢。黄绣球十分气忿，无心接应这班来人，连这些话，都不情愿再听，对着毕太太道：“现在陈府上，横竖是乱嘈嘈的时候，我们何不同到他家去？一来看看那死人，好哭他一场；二来胡家妹妹，一定在那里的，好问个结果，有什么事，说不得也同他商量着出点子头。”曹新姑在旁，说：“我也同去。”毕太太道：“你须在家服侍王老娘，不必同去的好。”

正要跟着一班来人分头起身，复华喘吁吁的走过来道：“我方才从闹的地方，看到陈府上，那棺材送到陈宅之后，他本家老爷同那个家丁得了信息，就一齐赶到益大庄去，招呼了地保几句，就驱逐了多少闲人。不一刻，又有几个差役，来把守着宅子的大门，不许闲人观看游闹。看他宅子里的神气，外面虽然闹得这样翻江搅海，里面孝子孝孙们，像似还没有摸清头绪。来的男客，很有几位却跳出跳进的。只有那本家老爷同那个家丁最忙，其余大约都是亲亲眷眷，也糊里糊涂，不知何事。上房里我是不能进去，看上去女客倒不多。”毕太太道：“这样一桩大乱子，那本家老爷同那个家丁，不晓得怎样显个小小神通，就糊弄过去？看他一时招呼了地保，就一时雇到了差役，无非是卖弄势利。可怜那陈膏芝父子两个，若大一个门户，一分家私，就此怕在老太太身上消灭了。”黄绣球又问复华道：“你来时可听说，几时入殓？那孝子孝孙们，怎样的成服？”复华道：“这都不闻不见。”黄绣球道：“难道那棺材还扔在天井里么？”复华道：“可不是，石灰炭屑，还不见有人挑得来呢。那棺材却是漆得金光雪亮，厚札札的，也看不出是什么材料，是拼的，还是独幅。我在那边好半天，出来的时候，人倒静悄悄的，里头听不出哭声。外头连那本家老爷也不见了，想必去办事买东西，停会就可齐备。我也停会再去看来。”黄通理道：“闹来闹去，只可惜那陈老太太死得太快，等不及我们办起事来，给他瞧一瞧。至于陈膏芝父子的那个门户，那分家私，终久是要败的。说到归根，还是他老太太福气，万一再过几年，或是陈膏芝先死，可就不知道更要成个什么样儿，

出个什么把戏哩。”黄绣球接着道：“那家丁趁火打劫，想谋通钱庄上，吃没几笔帐，虽也是小人常技，若没有他本家老爷，在棺材上赚得太狠了，怕还不至于动了小人的念头，就必不至于生出钱庄上的恶计。推原祸根，那本家老爷，罪是杀不可恕。起先只是家丁同钱庄掌柜两人串谋，掌柜的倒要拿家丁撇开独吞，如今必定三人串通，面子上铺排丧事，骨子里可不叫陈膏芝倾家荡产！我们念着那老太太，岂可明知之不去问讯？”黄通理道：“从来与闻人家的家事，最不容易，况且我们是极疏远的人，这话又没有凭据，真正是道听途说，他那钱庄往来的折子有没有？拿出来没有拿出来？到底怎样一件细情？我们不得而知，只可随时打听消息，察看情形，同他姑奶奶胡家去讲，你们怎好冒冒率率，去管此闲事？据我看，买棺材赚钱，是千真万真，不消说得。那益大庄上的一层，怕还不确实。当时那家丁也怎好在庄上，公然说那些话？庄上伙计，不止一人，怎样单只有一人听见，去告诉了寿器店老板？寿器店老板，就算看错了票子，当做二百五十块，岂有不拿给庄上看？那庄上掌柜的，难道也看做二百五十块，一路糊涂下来？未必有此情理。”黄绣球道：“贼胆心虚，这是讲不定的。我们项好就请了胡进欧来，问个仔细。”说着便对复华道：“我写个字儿，你带到陈宅去，问明交给他家胡姑奶奶。如这胡姑奶奶已不在那边，赶紧就送到胡家去。”当下叫黄通理写好字儿，复华去后，带回一个字条，说“当晚子时小殓，明日申时大殓，尊处如来送入大殓，便可面谈。不然，后天清早到府，事忙不能多及”等语。黄绣球、毕太太看了都说：“如此准定明日去送大殓，便知其详。”随即搁开此事，去看王老娘。

王老娘病是全好了。张先生当日病也略好，在这当口上，踱到黄通理处，也无非谈论此事。内中说到陈膏芝的本家，赚这棺材钱，太觉忍心害理。黄绣球更结结实实骂了一顿。毕太太道：“如今只要沾着是官绅当中的人，谁不吃心很重？但拿官办学堂来讲，派一个委员，采办书籍仪器，看是无甚好处可以赚钱，不知竟是个优差。在上海听见，苏州办武备学堂的时候，堂中的提调大人，托人到上海买一个中号地球仪，实价不过四五十番，买的人先开了二十三元虚帐送到苏州。那提调报销册子上，却又加上些。你们猜猜看，他加上多少？死命的一开开了四百两的帐！这是什么良心？像我此番带来，这一千多块的东西，浮开三四倍，而你们算帐，怕不要你们也倾家荡产么？竟直这些人的心，像个大煤炭团一样的黑！铁弹子一样的硬！比起山西人放印子债，五分取利，一天一收，带利滚利的手段，那还算是菩萨心肠呢。毕竟得了这些钱，同陈膏芝父子们睡在鸦片烟里过日子，还用不完，落得把别人干没了去。就是不干没，也总归消为乌有，真是可惜。”大家议论而散。

次日听讲陈宅中，无甚动静。午后便循俗买了锡箔，带了曹新姑一同前去。黄绣球、毕太太先哭了死人，就出来寻着胡进欧。只见李振中、吴淑英、吴淑美都在那儿，却无文毓贤、徐进明两人。问起，才晓得因为是生意人家，不曾去报丧，故而不便走

来。黄绣球道：“是呀，我同毕姊姊那边都不曾来报，我们暗中申我们同志的感情，管他报不报呢。”说罢便急于要问买棺材的事，碍着陈膏芝的夫人及一班外客，不好开口，一把拉着胡进欧到旁边一问，影响毫无，只说是寿器店里的人，拿票子到益大去照，随即要益大付钱。益大不肯立付，寿器店里就说益大付不出现洋，一定要倒。一个谣言出去，便有人拿五百一千的小钱票纷纷要收起钱来，因此不晓得怎样胡乱的打架。幸亏这里本家老爷传了地保差人，弹压了结，并不听见像你这话，可就奇了。毕太太问：“自从昨天到今天，这用的钱，在何人手里发呢？”胡进欧道：“这个我也不留心，不好问得。向来出出进进，外面就是那本家，里面却在一个丫头，叫菱子的手上。这个家丁，虽是老人，却没见经手银钱。至于钱折子，只怕在太太身边。那丫头菱子，是太太最贴心，最相信的，今年已二十多岁，镇日价在房里打烟泡。姊姊你不曾见过吗？”毕太太黄绣球听了，都说道：“哦！哦！是这么一回事。”胡进欧道：“姊姊，你们这话，又从那里来的呢！这话断非无风生浪，看来我听的话，倒靠不住。你们讲的，必有因头。如果实有其事，不但奇谈，也就吓得坏人。我也是个本家姑奶奶，倒听了寒心。”黄绣球又要接下去说，被毕太太止住道：“我们的话，不是无因，也没有实据，说给胡妹妹听了，放在心上，随时看着苗头，一两天内，自然明白。明白了之后，我们再说上去不迟。”

正说时，外面升炮吹打，已经装殓，大家随即出外哭奠行礼。那排场一切，不用铺叙。陈膏芝要做孝子，又一刻离不得鸦片烟，就叫在灵柩后面，另设一张烟榻，从房里搬出枕褥烟具。来搬的当口，闹嚷嚷寻一个人到处寻不着，忽然又大喊道：“房里丢失了东西，一支顶贵重的烟枪也不见了。”陈膏芝夫妇，此番死了他老娘，并没有什么声息，此刻却喊得急急得喊。夫妇两口子，跳脚舞手，就此做孝子送入殓时那哀号擗踊、椎胸撞头的情形格外真切。弄得料理丧事的人，一齐丢开了，来问他劝他。要知寻的什么人，丢失什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

陈膏芝居丧闹贼 黄绣球开会谈心

话说陈膏芝房里，搬烟榻，寻人找东西，沸反盈天，夹着那念经和尚的木鱼声音，奶奶、小姐们的哭泣声音，执事夫役争论赏钱的声音，闹得不清。毕太太、黄绣球、曹新姑三人趁此就抽身而去。一路上说这家人家，真可在晦气头上，出了这种大事，还里里外外的闹乱子，好比如今的朝廷，内忧方起，外侮又生，外侮未平，内患更亟，做主人翁的只是昏天黑地，凭着他手下相信的人横七竖八的做，他却只顾把守着枕头边的箱子，不知道房门内，一直到大门口的器具物件，早已被别人丢了失了，竟其连大门外的产业，也忘记不管，只管那枕头边的箱子，岂不可笑？想来陈膏芝失去的物件，就是此类，所以他才那样着急。黄绣球又道：“今天看见孝子，不看见孝孙，钻在什么地方？”曹新姑道：“出来的时候，我倒看见他，一骨碌从灵柩底下，草苫上爬起来，望孝幔外面走去的。我还疑心怎样又有一个孝子，后来才记得是他孙少爷。”毕太太道：“这是承重孙的情境，才要陪着孝子，同睡在草席上，他怎么也睡到草席上去？可见得他老子送入殓时，就铺了草席吃烟，他去闻烟，烟迷了好半天，才爬出来的哩。”如此谈说自去不提。

且说陈膏芝夫妇二人，舞手跳脚，在房里急着，喊那丫头菱子，死也喊不到，各处搜寻了，没个人影儿。一面叫别的丫头老婆子，要搬床上的烟具，到灵柩后头烟榻上去，自己在床上先摸那枕头边藏的一双金镯子，再摸也摸不着。陈膏芝便问他太太，陈太太道：“莫非已放在首饰匣里？”忙开出橱柜一看，首饰匣也不见了，因此要寻菱子。寻得更急，一时间拔乱翻蛆，把几个大皮箱都叫人一个个打开看了，内中却一些未动，除了这首饰匣，看看竟像不少一件东西。想来想去，那双金镯子并未放到首饰匣里，怕是掉落帐子外面，就叫人拆起床架子，除下了帐子。只听见床顶上，帐顶上四角落里，有多少悉悉索索的下来，都是瓜子壳、花生壳、核桃、桂圆壳、枣子核同些老鼠矢，末后还有一只金耳环，一个银烟盒子，捡起来扫开了，扫了又看，看了又翻，地板

却平平札札的，一无漏洞。点起洋蜡烛、保险洋灯，关上房门，细细的在房里找寻。有个小丫头，就说：“两只金镯子挺粗的，不比一根针，瞧不见，一定要查首饰匣子，或者已经藏到匣子里去。这都是菱姊姊经营的，想必他晓得今天人多手乱，预先收拾到别处去了。”陈膏芝夫妇，这才提醒了，分头各自出马，去寻那菱子。

陈膏芝到底看着一身麻衣如雪，不好走出厅堂以外。那陈太太，却顶着一块麻布，穿着一条麻裙，两只脚丫子丫丫的，惊惊慌慌，各处走了一巡，口中还“菱子！菱子”的喊个不绝，把厅堂内外一班男客男仆，四面回避，念经的和尚们也伸头缩颈的看。喊不着，又问人，问不着又喊，那里来个影子？不觉的跑吃力了，就在二重门口廊檐上一张条凳坐下，号啕大哭。这一哭十分伤心，嘴里不住的说道：“两只金镯子，不过八两重，匣子里的珍珠头面、翡翠金器，可就值一万多呢。东西既不见了，人又没有了，我也不要这性命。”一气就奔到灵柩面前，乱碰乱嚷，哭的滚在地上。家下人一齐上前来劝，吓得奶奶、小姐们都目瞪口呆，不能说话。倒是那孙少爷说：“这必是菱子偷去逃了，我常时看见菱子面前。今天单单的没见，不是他偷跑了，还有谁？”陈太太哭着，反骂那孙少爷道：“菱子是从来不出我的房门，你们冤枉他！我倒疑心你祖奶奶，没有死的前头，你老子把我这些东西就交给了你祖奶奶，祖奶奶送张三、送李四的送完了。如今硬打发我丫头躲开，栽在丫头身上。你想，你祖奶奶，前回送人的几百吊钱私房，不是从这些上头出的，从那里来？你老子还同我别气。今日你老子，不交还我的东西，我可死也不肯干休！”说罢，索性在地上叉手叉脚的哭，哭得连烟瘾都丢了，只见眼泪鼻涕，同个叫化婆一样。陈膏芝在旁，听得好不生气，却不能来劝，就问：“今日谁打发菱子到那里去的？”大家都说：“已经到外面亲戚本家当中，各处寻过，没有人晓得。他却从来实在没有出过大门，这真奇怪得很。”说着，那本家老爷出上一个主意，说：“现在天色已晚，大事总算过去了，今天事忙人多，外头来的人，断不能进太太的房。要偷这东西，除非是家里人，保不定东西还未出门，何不关上大门来，搜上一回，再点点男女仆婢的人头，除了菱子还少什么人？”

其时女客，都已散完，连胡进欧也看得不耐烦，早已去了。此话一出，就扑通关上两扇大门。本家老爷帮着陈膏芝父子，带着几个家丁，穿房入户的一搜，整整闹到二更以后，全无影响。男女仆婢，自菱子以外，也不少一人，只有多几个出来。这一夜大门就不曾开，关着几个和尚念倒头经，太太、老爷也就哭闹到五更天，方才略定声息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去报了地方官。地方官马上来踏勘，说：“一定是这丫头偷跑，总得有个接应同逃的。”问问这丫头，又都说平常不出太太的房门，怎会有人同他接应。官说：“这莫非是大仙，连人带物的摄了去了？”太太远远的喊道：“什么大仙，是我家大人支派了那丫头躲开，把东西早就消灭了！”那官听得诧异，只说回衙派捕快去查，打道而去。

这里太太、老爷又闹上半天，老爷没法，果然拜起大仙来，叩头许愿，终久无影无踪。这日家丁当中，却又少了一名，叫做赵喜，就是跟本家老爷去买棺材，问益大钱庄要钱的那个，也是一天不曾见面，不知去向。有人看见，说：“清早开大门，送和尚出去的是他。”于是又大惊小怪，闹得个鸡犬不安，把这新丧的事，倒全不过问。不要说孝子孝孙祭奠哭泣，连灵座上一幅真容，都没得挂，白蜡烛只点得半段头的一支，其余更就荒凉惨惨。大概是上下人等，闹昏了，吓昏了，无从问信，做书的也只顾得一边。当下陈膏芝听说又不见了赵喜，疑到他是与菱子接应同逃，却比菱子迟一天才不见，很不明白。太太听了，倒像心上一楞，没得话发作出来。陈膏芝便问：“太太，你看如何？可不是那忘八羔子，骗了菱子出去的么？”太太道：“是便是，你打算怎样呢？”陈膏芝道：“丫头虽不见了两天，赵喜是今早才不见的，一定他藏了丫头，在外面等他同跑，跑的一定还不远，无论是船是马总追得着。快些请官衙里出差四面兜拿，并飞移邻境，一体踩缉。”说过之后，依事而行。

隔了几日，已是头七，那亲亲眷眷依旧送礼慰问，络绎不绝。女学堂同志数人，如文毓贤、徐进明、吴淑英、吴淑美以及毕太太、黄绣球诸人，却连日听说陈家的乖谬离奇，反只在学堂中另设了陈老太太的记念，商议另拣日子，开个追悼会。就接着要开办两边的学塾，不去问陈家的信。只有李太史的夫人李振中，同是缙绅门户，胡进欧是叫名姑奶奶，不能不到，但也只自把耳朵听着，眼睛瞧着，不管那话把戏。当日第二次报案之后，那官府是否替他出差访查，是否赵喜串通了菱子偷跑，暂搁后叙。

转眼之间，又到满七。就在满七那天，是开吊日期。因为陈太太气得像疯了，陈膏芝也气得病了，预先任什么没有料理，只随便发了各处的讣闻。开吊这日，只有一场经忏，门前的丧亭、吹鼓亭，灯彩天篷，一些儿没得，冷冷清清，很不成个样子。来吊的人倒却也不少，看此光景，各有各的议论，浮文不提。惟独那本家老爷，稳稳笃笃，赚了一笔棺材钱，益大庄上的事，始终陈膏芝家无人晓得，都因有此一闹，闹得陈膏芝并没有在丧事上，要整百整十的用钱，取钱的经折子，并没有拿出来，逃的人也没有偷得去。益大庄上同那本家老爷，各自心虚，幸亏话未通天，免遭祸累，也就不敢再出头下手。

陈家开过了吊，其时已将近九月重阳，那女学堂同志的追悼会也开过了。开追悼的会这天，除了黄绣球、前回所发知单六七人之外，还有那报名的女学生当中，牵三搭四而来，很有兴会。内中先由胡进欧演说那陈老太太的一生历史，后由黄绣球演说陈老太太赞成这女学堂的一片美意，却预先约定不讲他死后的一段怪事。末了由文毓贤宣读祝辞，文毓贤还做了几首乐章，在会饮的当口，请大家歌唱起来，无不欢欣感叹。刚要散会，只见一个女孩子，拖着光光的辫子，大手大脚，赶理来看，大有个来迟不及之意。毕太太对黄绣球道：“此人面庞怪熟的，像似在那里见过。”胡进欧回头看道：“这是薛

家的丫头樱儿，不是说想考女状元的么，怎么忘了？”因问樱儿：“你怎样一向不见？陈老太太病故，你家奶奶怎样也不去一趟？今日你是怎样晓得了来的？”毕太太、黄绣球才记着他，是陈太太干媳妇身边的那个丫头。想起他考女状元不考女状元的话，着实同他亲爱，就拉他坐下。那樱儿便道：“我家奶奶回娘家去了好些时，我因为病着，没有同去。陈老太太病故，我家是知道的。那几天我病得正凶，今年自夏天到如今外面病症很多，就总没个好大夫。”黄绣球道：“早不晓得，早晓得了，这位毕太太就是女中扁鹊，我家王老娘同衙门里的张先生不都是看好了吗？”樱儿道：“怎么陈老太太的病不去一看？听得说他那病是他媳妇太太呕坏了的，年老的人，呕不起，想来也是难医的，怪可怜他老人家，一生厚道，常时劝我们要学好，要识几个字，不可光会学烧茶煮饭、做点粗针线笨事情，就可算能干女人的。只是那陈大人一家，除了这位老太太，都胡里胡涂，真可惜了。诸位奶奶，可是今日在这里供着他老人家？怎样不请他老人家一张照片来挂着呢？”胡进欧道：“还讲照片，连白都没有揭一张，灵面前空空的，并不曾挂个真容。”樱儿道：“这是陈府上的家风不用的么，不应该连这个都没有。”大家便说：“陈府上老太太死过，还出了一桩大事，你可晓得？”樱儿道：“听说为着在钱庄上拿钱，他家赵二爷打坏那钱庄上的东西，可就是这桩事？大不了赔点钱出来，买还东西罢了。”大家又道：“事情更大着呢，你竟不晓得？”于是从关至尾的一说，樱儿听完了，瞪着眼一声不响，只说：“啊唷唷！有这大的奇事？”一看壁上挂的自鸣钟，已到五计，急于要走，问：“这个学堂几时开工？等开工的那天，我还要来看呢。”大家笑他这开工二字，说：“到开工的日子，你来看看，要学个什么手艺？”樱儿道：“我有什么功夫来学手艺？求着诸位奶奶，央请我家奶奶放我每天来一趟，识几个字就好了。”大家说：“好的好的，容易容易。”樱儿便笑嘻嘻的向各人告辞出去。黄绣球又追出喊住了他，说：“今晚你可再请一个假，到我家里去走一趟，或是你回去先讲明了，我打发人来领你。”樱儿答应：“使得，横竖晚上无事，我自己坐乘小轿来罢。”大家见天色靠晚，也都要散，说：“开学定在十月初一，还有二十几天日子，我们还可聚议两次。”黄绣球道：“记得去年九月十五，我才碰着尼姑，看看今年又到九月十五了，尼姑已变了奶奶，这学堂还是得了两个尼姑奶奶做成功的，论起来还该在这堂里设一桌盛席，请请王老娘、曹新姑，就算补行中秋庆祝会。那陈老太太在天之灵，必定也喜欢赞成的。”大家一齐拍手称妙，说：“如此再隔个十几天，或是竟到十一月初一，索性多办几桌酒，请请姊妹们、学生们闹热一场。”曹新姑当时也觉得高兴，等散回来后，告诉了王老娘，自然也一般快乐。

上了灯不多一时，樱儿果然来到，循着俗礼，给大家请安。黄绣球一手拉住，说：“这个礼，从今以后，我们用不着。”又略略的说其所以不应用这个礼的原故。正说间，毕太太也从张家打了转身过来。黄绣球便问樱儿：“方才讲陈府上的事，你瞪着眼，像

要说不说的，必定有个道理，我所以请你来想问一问。”樱儿笑道：“奶奶问这个么？他们失东西，跑掉了人，我真可一毫不知。只晓得那菱子在他太太房里最是得宠，一天到晚的，总不离房门一步，却平时他太太瞒着老爷，要叫菱子到什么首饰铺里、裁缝铺里去，都在早上一家子没有起来的前头，溜个一趟。先头都是那赵二爷领路，后来熟了，赵二爷可领可不领，回来的时候，都从二门上一条弄堂里，穿到厨房，端着一盆水进至上房。上房里别的丫环、老婆子，只当是他起来端脸水进去。一个月也只有几次，那个关心？却不知菱子同那赵二爷，早就有了那个。”说时把脸一红，低下头去，格格的笑。又说道：“有一天，陈太太因为打发他出去之后，又追上去交代他一件东西。可巧他同赵二爷，打皮壳儿，被太太碰穿了。太太也不说明，就自此不打发他出来了。这已是两年前头的事，我也听见我家奶奶讲的。我家奶奶前两年没有出嫁的先头，一直住在陈家的呀，这回怎么就趁老太太才断了气，下此毒手？真算丧尽良心，不害臊、不要脸。看他就是同赵二爷出去，做上野夫妻，生出孩子来，也一辈子没得脸见人。况且既是报到官府大老爷那里，怕他迟早也跑不了。”大家听了，知道此事是这两人所做，一定无疑。这回怎样的逃法，樱儿真也不知，不往下问。谈了些别事，叫樱儿十月初一来吃酒上学。到我们这里上学，等你奶奶回来，一说包管答应的。樱儿欢喜不迭，仍复去了。

黄通理出来，对着一班人道：“听听这陈家的事，可都不是治家无法，才弄出这些弊病。现在官绅读书人家，真是毕大嫂子说得好，慢说像陈膏芝这种一家大小埋在鸦片烟灰里，事不足惜，就是寻常的门户，只要沾着一些儿富贵气，总有多少骄奢淫佚的笑话闹出来，这无非是不讲家庭教育的道理。那偷偷瞒瞒的事，又无非从家庭压制上来的，有了压制，才生出欺诈之心。我们中国三四千年以来，各式各样，都吃了这个亏。如今陈膏芝这一家的事，不过是个影子，放开说起来，就说不尽了。”黄绣球道：“是呀，是呀，真真不错。我也有几句乱谈，又是我近来体验到的，要请教于你，看可有什么进步？”说着去倒了一碗茶，旋起了灯，拉着毕太太坐近书案边，待要开口，做书的此时也去倒茶，搁住笔不曾来得及，记就记在下文了。看官请看此书第二十二回便是。

第二十二回

平等平权讲正经理路 五千五万打如意算盘

话说黄绣球开口言道：“自古说天尊地卑，把男女分配了天地，近来讲天文的，都晓得天是个鸡蛋式，不是什么圆的；地就包在天当中，算是蛋黄，不是另外一块方的。这就天地一气，没有个高卑分得出来。但蛋必先有了黄，然后有白，有衣，才又有壳。那小鸡都从蛋黄里哺出，若是蛋黄坏了，哺不成功。照这样说，要把男女分配天地，女人就好比蛋黄，虽是在里面，被蛋白蛋壳包住，却没有黄，就不会有白有壳。那白呀壳呀，都靠着黄，才相生而至，犹如天没有了，地那五星日月、江海山川、上下纵横，都形形色色没有了依傍。大约天是空气鼓铸，全靠是地来载着。地上的山，是气化蕴积，地上的水，也是气化灌输。可见天虽比地来得高，地是比天还容得大。女人既比了地，就是一样的。俗语所说：‘没有女人，怎么生出男人？’男人当中的英雄豪杰，任他是做皇帝，也是女人生下来的。所以女人应该比男人格外看重，怎反受男人的压制？如今讲男女平权平等的话，其中虽也要有些斟酌，不能偏信，却古来已说二气氤氲，那氤氲是个团结的意思。既然团结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轻重厚薄、高低大小、贵贱好坏的话，其中就有个平权平等的道理。不过要尽其道，合着理，才算是平。譬如男人可读书，女人也可读书，男人读了书，可以有用处，女人读了书，也可以想出用处来。只就算同男人有一样的权，为之平权，既然平权，自然就同他平等。若是自己不曾立了这个权，就女人还不能同男人平等，何况男人？男人若是不立他的权，也就比不上女人，女人还不屑同他平等呢。自从世界上认定了女不如男，凡做女人的，也自己甘心情愿，事事退让了男人。讲到中馈，觉得女人应该煮饭给男人吃；讲到操作，觉得女人应该做男人的奴仆，一言一动都觉得女人应该受男人的拘束。最可笑的，说儿子要归老子管教，女儿才归娘的事呢。无非看得男人个个贵重，女人只要学习梳头裹脚、拈针动线，预备着给男人开心，充男人使役。大大小小的人家，都只说要个女人照管家事。有几个或是独当一面的，执管家政，或是店家做个女老板，说起来就以为希罕，不是夸赞能干，便是称说

利害，总觉得女人能够做点事的，是出乎意外。这种意外，也不知从几千几百年前头，传了下来，弄成了一个天生成的光景。一个人家，男人强的，甚而至于打女人、骂女人，无所不有；男人和平的，也像似他吃得的，我吃不得，他用得的，我用不得，这就瞒着做事，钱要私底下藏几个起来，衣裳要私底下做几件起来。男人马马虎虎的还好，若是顶真的，耳目来得紧，淘气淘得多，这就又要联群结党，彼此勾串，大人家或是在娘家姊妹里，丫头、老妈子里寻个腹心，或是借三姑六婆做个名目；小人家更是张家婆婆、李家嫂嫂终日鬼混，什么事情都从这上面起头。再讲那有妯娌姑嫂的，各人瞒各人的丈夫，各人争各人的手势，说得来就大家代瞒，说不来又大家作弄，稀奇八古怪，真可也一言难尽。追考原由，只因为明明暗暗，多有个男人压制女人的势子。女人死不要好，不会争出个做女人的权来，只会低首服从，甘心做那私底下的事。倘然肯大家争立一个权，也是成群结党的做去，岂不好呢？如今那陈膏芝的太太，似乎是陈膏芝倒反怕他让他，没有压制他了，何以到首饰铺、裁缝铺也要私底下叫丫头出去？无非存着一条私心，这私心，总见得是女人不能同男人一样使用上来的。男人虽没有压制，就隐隐有怕是压制的神情。殊不晓得，只要看使用的应当不应当，不应当使用，便多买一根针，也是糜费；应当使用，那怕他压制在前头，他也抬不过一个理字去。像那陈太太，在我们女人堆里本不算个人，跟着那没志气的男人，吃鸦片烟，成句什么话说呢？”

黄绣球滔滔汨汨，话头不断。黄通理歪着脖子点头，接上说道：“所以讲女人是国民之母，要培养国民，先从女学为始。古人说‘三从四德’，那‘从’字，我又同讲率由旧章的书理，要来翻案了。这不是光叫女人服从的意思，是那为父为夫子的，本是个有德育、有才识的国民，故而为女为妻为母的，也要信从了。大家讲些德育才识，这原是就上等男女而言，又凡事都有一个对面，既然为父为夫为子的有可从之处，就也有不可从之处。说到可从的从，自然不可从的就不能从了。这其中本是一面包得两面的话，从其可从，就是我的权，也就是与他平权了。若照后人解说，只当事事跟随，难道杀人也跟去杀；做盗贼也跟去做，发了疯吃屎，也跟去吃屎？古人那利用这样的谬谈！所以三从的‘从’字，只好讲作信从，不是什么服从。有个信字，从不从还在自己的主意，便是有自己的权；若是服从、依从，虽然服不服、依不依，道理也是一样，觉得词气总差了些。”毕太太笑道：“两位的话，各有至理。”回头又对王老娘道：“你老长到这大年纪，这些话，可听见谁讲得出来？”王老娘道：“罢！罢！这些话，就恐怕孔圣人没有说过呢。黄奶奶讲女人瞒男人的话，真更有趣。世上多少大户人家，碰着干些不端的事，都不是那样遮遮瞒瞒弄出来的？我也不知道见过几回，听过几回了。”说着打了一个呵欠。毕太太道：“你好先请安置罢，我们也该散了，明日再谈。”当下复华点起灯笼，黄钟、黄权两个小孩子，跟着送毕太太出去，一宿无话。

且说陈膏芝家，开过了吊，窃案报过官，天天催问，又称送了一笔赏格到官衙里

去，陈太太日的求签问卦，哭了闹，闹了哭，总不见个消息，夫妻两口，咳声叹气，陈膏芝是连灵都没有守了。

一日对着他太太言讲：“这样大窃案，官府也担着处分，迟早不怕他不替我们破案。不破案，就吃住他赔，也得赔个五千八千，不过总吃亏些，难不成我一个道台乡绅肯放松他？现在在百日之内，不便同他面逼。一过百日，若仍不破案，我即上省去禀见督抚，写京信去叫人参他。我已放过信息到他耳朵里，太太只管宽心，这点东西，我再出去爬一回，就又弄得一分，连将来失而复得的，可有两分，也是不难。倒是我急于要出去，丁忧是不能到省的，想起一个机会，大可去得。新近上海到的一位钦差，那钦差手下一个得意随员是我从前在京的至好，很应酬过他，此番却忘记了寄一份诒去。我就去找他，把丁忧的日子提前个把月，就算已满百日。满了百日，只要有路有照应，就可当差。人家都晓得我丁忧罢了，那个去查考日期推班个把个月？找上了他，巴结上了钦差，马上拿丁忧候补道，谋个上海最好的差使。上海差使，不论什么人，都可弄得，但人情是一时一时，从前同这随员，虽很应酬过，如今要拉拢他，总得再从新应酬出来。那钦差面前，要托他孝敬上去，也未必能空手效劳的。此番不去则已，去就要破斧沉舟，干一下子。我想在益大庄先提五千款子汇到上海，这五千譬如在老太太丧事里用掉的，说不得等我拿五千换了五万回来，再补报老太太。况且不到手便罢，到手断不止五万，太太有得享用着呢。记得我们同益大往来的折子，放在小书箱抽屉里锁着，那天我想拿过一拿，后来也没有动。太太，请你拿出来看看，我们今年益大支过多少？”陈太太道：“我倒忘记这折子了，不是一向放在官箱里，你几时挪到小书箱里去的？”便去取出，递在陈膏芝手中。陈膏芝又道：“险些这折子没有失掉，不然，你看这上头才支过六千多，还有一万三千多存在庄上，提出五千，整整再凑个八千存着，太太按月去支些，做个家用，让我到上海，包管一两月功夫，谋个好差使到手。带去的不够，就再汇两三千，也还有馀。不过庄上一时提不出许多，要预先给个信他，叫他预备着，划出这一笔来。至多十天，我也要动身，再迟就不妙了。”陈太太道：“说是说得容易，折子现成，你今日就去请了庄上管帐的来，同他讲一声不好吗？”陈膏芝道：“就请本家老爷走一趟罢。”当时寻了本家老爷去。

那本家老爷不晓得陈膏芝的用意，疑心赵喜的那事发作，一定牵连自己，却实实在在赵喜先前同钱庄想串谋的事，是他插进去有分，原想三面合成一气，后来赵喜怎样变卦，忽然丢了这桩，又同菱子跑走，他也莫明其妙，只因嘴上说不出的不敢声张。今见陈膏芝打发他去，请庄上管帐的，既不好推托不去，怕又去的不妙，心上正在踌躇，只听陈太太催他快去，说：“你本家大人，官兴发作，要拿钱到上海谋差使去了，家里丢掉了万把，他才想去弄钱，真真可恨又可恼的！”陈膏芝便道：“你去，切不可说起这事，外面先可不能张扬。”那本家老爷才放了心，晓得那事并没有穿，一纳头答应着去了。

再讲那益大庄的掌柜，其初不过想要在帐上濶上几笔，后来倒被赵喜真骗了二百块去，他原说不怕二百块不能出梢的，其间本家老爷，也向他商量分吃了好些，只是身本有关，陈家的折子也没有到手，不能如他的愿，然他闻赵喜所说的那层。此时本家老爷见了那庄上，暗暗告知陈膏芝的意思。那管帐先生约莫一算，陈家是还有一万二千多存在帐上，凭发票支取的棺材钱，也除清在内，便对本家老爷道：“论他的实数是多少多少，你我所说，同那赵二爷拿去的却不曾算。”于是同到一间房里去，打着算盘，说：“这么一来，只有一万零点了。如今不晓得他要提若干，横竖我自有话说。”本家老爷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！就同去罢。”

来到陈膏芝处，引进上房旁边的内书房，等了两三个钟头，才见陈膏芝叫人捧着烟盘跟了出来。坐下先说些闲话，然后歪到烟盘上去，叫人打上几口烟，一递一简的吃了五六口。又让了钱庄上来的人一口。那来人看见三四支烟枪，赞说是好。陈膏芝道：“顶好的一支，新近一同丢了。那支枪，说还是林文忠公在广东禁烟的时候，一个广东大老家的呢。在我手上，也藏了二三十年，可惜之至。”来人就说：“这回府上失的东西，真是可惜。查的怎么样了？”陈膏芝道：“原是呀，如今我老太太去世，一时既不能到省，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小孩子定的亲，还没过门，老太太的坟地还没看，家用应酬一切都要节省些下来。我同你宝庄上往来的那笔存款，我想提出五千来，赎回几亩田，几所房子，交给贱内收些利钱，让他当家。其余的仍存在宝庄上，等将来做个起服到省的用场。经折子在这里，你看看，除掉了支过的，应该还有一万三千多。”来人说：“老太太的寿器钱，经折上没有写，是凭本家老爷送来的发票，这笔又是七百块，也要在折子上添一笔除掉了。实在还存一万二千多，是不错的，没有一万三千多了。但是敝庄上的帐，出进得大，一时可归不起数天，你老既要提出五千，待我在别家划一划，或者便得。目今家家的银根吃紧，不是你老，敝庄上是不肯提的。”陈膏芝道：“我并不要现钱，这个主儿在上海，你庄上只要打个汇到上海的汇票，约个期头，妥妥当当的交给我，这是比提现钱容易了。今日我就先在折子上添注了那七百块，打个图章，回去再请你除开了五千，连少的利钱，结一结数目，还存七千几。零头也找了过来，整整再存七千在宝庄上，另立个折子，把这个折子涂销了他。”钱庄上来人便含糊答应。临走时，陈膏芝又叮嘱道：“这五千汇票，在两三天内要送来的，我就拿七千多的零头，贴还你庄上利息，不用找罢，五千万莫误我的事。”

本家老爷陪出去之后，钱庄上的人便道：“这还好，那七千虽已差上一小半，我庄上这是要替他弥缝，不能再吃他的了。你本家老爷稳赚了钱，我倒要贴下利去。方才他说贴我的那零头，可不能由你再蘸个指头儿了。”本家老爷笑着不语，各自走散。看官，你想天下吃钱店饭的人，著名的都叫做钱鬼，苏州人还起他一个浑号，叫做“钱獬豸”，专门在钱眼里翻筋斗。这益大存得到几万的钱庄，何至于串通了人，只吃没干把块钱？

要晓得他早已存着个倒帐的心思，将来陈膏芝这七千，怕不是一古脑儿倒下去。还算陈膏芝的财运好，此时先要提出五千，不然，连这五千也倒了，他庄上抵桩吃一场官司，你又奈何到他？

闲话少叙，过了五六天，果然陈膏芝把那汇票催了送来，下存七千，另立了一个经折。零头只有一百多，也凭着庄上算结了，涂销了前头的折子。赶在九月二十几，陈膏芝料理动身，也摸索摸索的料理了三四日。动身的隔夜，还到官衙里催问窃案，只是悄悄的瞒着人，不说出门。惟有本家老爷晓得情由，以为陈膏芝此去得了法，他也无不得法，怕的本家人多，晓得了，也来钻谋进身，所以他在外面倒也不露个风儿。陈膏芝便带着两三名贴身家丁，望上海进发。后事如何，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三回

开学吃酒王老娘首座 丁忧谋差陈膏芝心慌

话说陈膏芝往上海进发后，已到十月初一，黄氏夫妇开办学堂的日期，正好先接叙一回。那两处学堂未开之先，黄绣球与同志诸人又聚议过两次。黄通理又着实忙碌一番。张开化张先生果然将他公事托付了伙计，自己腾出身子，随同黄通理做个帮手。如今新话头，叫做干事员的便是。

这日开学的礼仪，在黄氏家塾一边，按下慢表。在城西女学堂一边，是预备了请王老娘、曹新姑补行庆祝会的。外面虽没有什么铺排，却是女学生到齐了，人数可也不少，又是新创的一件事，有些晓得的，都走来要看。加上学生当中，有由娘送学来的，有由伯姆婢子送学来的，有由姑娘、嫂子、姨娘、姊姊送学来的，还有是婆婆妈妈跟着送来的，一时就挤不开了。大门外，也不免有些男人闯了进去。黄绣球、毕太太们早就料到这个，这日老早的便将所办酒席一桌桌摆在堂上堂下，也并不点什么香烛，铺什么毡条，更不行那磕头拜先生的旧礼，对着送学的人说：“只道今日先请客，明日才上学呢。”对着来看的也只说是请女客，不容男人混杂。却暗底下留着几个女学生，等着坐席，这才散了一大半。

到申牌时分，约齐几位同志，立在堂上中间，分派了一班学生，立在两旁。三面排开，大家只福了一福。那学生高高矮矮，从十岁到十三四岁上下，煞是好看。内中惟有那樱儿，年纪大些，又不算在学生以内，当时是站在中一排的下手一边，算是同送学来看的人一起。这个礼节既行之后，黄绣球、毕太太合着几位同志，约略说了些话，无非是谦让勉励以及追思陈老太太，庆贺今日开学的意思，就推尊了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，在堂安席。学生当中，有的留，有的不留，樱儿也再三辞了，一共只安了五席，还不曾坐满。不过二十余人，第一席是王老娘坐的首位；第二席是曹新姑坐的首位；余下也不分大小次序，随意入坐。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当下笑逐颜开，原不肯坐两个首席，因是黄绣球分派，有个不得不坐不敢不坐的样子。等一齐坐定了，黄绣球拿一把酒壶又单在

他二人面前筛上了酒，说：“今日这酒，专为你二人而设，有了你二人，才有这学堂，有了这学堂，才如了我的志愿。自从有个学堂名目以来，开女学堂的别处已有，问谁能像我，就收服了你们当尼姑的做到教育上的人？将来在我的结果，虽还不晓得怎样，在你们两个人的结果，却是我造出来的。我黄绣球要绣成一个全地球，这件事也算得是一手新鲜活计了，应得敬了你们一杯，我也自己喝一杯。”大家都拍手欢笑，王老娘、曹新姑随即站起来，取过酒壶代黄绣球争着筛了酒，说：“黄奶奶是应该多吃几杯的。”于是毕太太、文毓贤、胡进欧诸人均此斟彼劝，开怀畅饮。在座的女学生也跟着十分快乐。

黄绣球领过一两杯，回头又向毕太太道：“姊姊，这学堂虽是我的发起，实在是姊姊的成全，也应该敬姊姊吃个两杯。”毕太太忙按着酒壶说道：“这是那里话，论起这个原因，自然第一是妹妹同通理先生的能力；第二是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的功德；第三就是那陈老太太的赞成，众姊妹的光彩。”大家听说，都道：“这更说不上我们，我们大家沾了黄姊姊、毕姊姊的光彩罢了。”黄绣球到底替毕太太斟过一杯，坐下笑道：“大家都不要客气，倒是毕姊姊讲王老娘们功德的那句话，如今我来问问王老娘们：这种事，比当初你们拜菩萨修行的，到底怎样？好处在那儿呢？”王老娘忙支开嘴，笑迷迷的答应说道：“菩萨就是人，人就是菩萨，那泥塑木雕的，讲他做甚？”曹新姑也说：“做菩萨的功德，是给人瞧不见，什么补气呀报应，都是渺渺茫茫，到底人教人有点凭据。你看今天来的小姊妹们，若是一个个教了出来，能够自己立身立业，就将来没有丈夫儿子可靠，不至于做的家人的勾当，岂不便是福气？想起我们从前当尼姑，真可笑煞人！”

吴淑英插上来说道：“新近我看见一张新闻纸，讲云南制台，因为云南省城里要设立学堂，没有个空地方，就出起告示，禁止和尚尼姑不许削发，已削的要留起来还俗，出空了那庵堂庙宇，改为学堂，把庵堂庙宇的出产查清了，提八成做经费，馀下二成，分给那老病的和尚尼姑，养他到死。尼姑年轻的，替他相当择配，委了云南府知府管理这件事。那知府奉命而行，到了一个庵里，有两个年轻尼姑执定不肯留发，不愿嫁人。知府再三开导，两个尼姑再三不依。逼得没法，就双双的在那知府衙门口牌坊柱子上头撞死了。”黄绣球抢着说道：“这是在勉强要替他择配上来的，若是说随他两个自己去配人，我晓得这两个年轻的一定不死。我们中国风俗，只把男女的婚姻大事任着父母做主，父母又只听着媒人的话说，泥住了男女不见面，拘定了门户相当，十人有九，成为怨耦，倒把什么‘巧妻常伴拙夫眠’的话，归到缘分上去；又是什么月下老人，暗牵红丝注定了的，自古至今，也不知害死多少女人！至于寡妇再醮的话，王法本是不禁，自从宋朝人，讲出什么‘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’，就又害尽无数的事，什么事不要廉耻，不成风化，都从这句话上逼出来。我听见说这句话的人，他家里就没有守着这个规矩。还记得宋朝以前的大贤人，大好佬，他母亲妻子，是再嫁三嫁的，尽多着呢。况且一个

男人许娶上了几个女人，一个女人那怕没有见面，只说指定了是个男人的，男人死了，就该活活的替他守着，原也天下没有这等不公的事。讲来讲去，总是个压制束缚的势头。我们做女人要破去那压制，不受那束缚，只有赶快讲究学问的一法。有了学问，自然有见识，有本领，遇着贤父兄，自然不必说，便遇着顽父器母，也可以渐渐劝化，自己有几分主权，踏准了理路做事，压制不到我，束缚不住我。就是有人批评，我可还他一个道理，这都要从学问上来。如果先没有了学问，单是说我有我的权，父母管我不着，这就走路要走叉了道儿，不但受人批评，自己想想，恐怕也觉得无谓。毕姊姊同诸位姊姊、妹妹，看我这话是不是呀？我们这个学堂，抱定了这个宗旨，是要大家同心同意，帮着忙的。”说时，又起身代各人斟了一巡酒，喝喝谈谈。

将快散席的时候，黄通理带了两个儿子黄钟、黄权连张先生、复华等踱了进来。张先生脸上红通通的，黄通理也很有酒意。原来这日家塾中开学之后，散得甚早，先起已到女学堂来看过，看是诸位女客正吃着谈着，没有进门，也就约了到一家酒馆，开怀畅饮。此时大家见黄通理等来了，各自散席笑迎。毕太太问：“你们那边也吃酒的吗？怎样热闹？”黄绣球问：“男孩子报名的，可都到齐了没有？”张先生磕着旱烟袋笑道：“只有五个没到，倒是黄祸的儿子黄福，临时来说也要上学，是他家里送来的，说黄祸又出门去了不在家。”黄通理道：“这可是想不到的。”黄绣球道：“那黄福孩子，我看他着实可造。你倒要好好的造就他，不要拿他老子埋没他儿子。”吴淑英姊妹抢上来拉着黄绣球道：“我们要先走了。”说着，那来领女学生的也陆续领去。

这里毕太太、黄绣球送过了诸人之后，又谈论了些，料理了些。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还谢了几声。当时毕太太又道：“我是早说明住在堂监守的，物件是早已搬来，今晚我便住在堂里，可叫复华也搬了来陪着。再请张先生家派一个老婆子来。”张先生黄通理都道不错，如此布置而散。此后两处的学规教法，按着前头所议的章程，各自去做。大概外面是黄通理、黄绣球，分主一边；内面仍是他夫妇合着出力，底下的事情甚多，又要暂搁再叙。

暂转来说那陈膏芝，到了上海，住入客栈，打听得钦差恰才来没几天，那个旧交的随员果真也来了，也在行辕外住了栈房。第二天就勉强起一个早，将近十二点钟，雇了马车去拜。恰好那随员刚从行辕上下来，一见名帖，晓得陈膏芝薄有家道，此番丁忧了来到上海，定归带着钱来玩的，可以分他几文，即刻请见，见了十分念旧，叙话之间，道是：“这回钦差严厉得很，一直打京里跟了出来，什么都不能沾个光，弄得在京里带的几个钱，赔贴干净。上海虽是繁华之地，我们有关防的，原不说想去嫖去逛，连想买点东西，总不凑手，实在也闷得慌。老兄你来了挺好，既不是本省的官，又是丁忧的人，我们常谈谈，可不要紧。”陈膏芝便道：“老兄，你到底是个红人儿，跟钦差回去，还怕不得个密保、个把海关道可捏在手底心里的？像我穷候补，虽说家里还有口饭吃，

究竟没得照应，没得能耐。如今又丁了忧，新近还失了一票东西，运气坏极了，不要说起。晓得你老兄在此，一来给你老兄请安问好，二来也想谋个机会，带来的盘缠不多，却是我丁忧的人，同你老兄有关防的人，都差不多，不能去嫖去逛。老兄要买东西要用，我可先匀出一千来用着。”那随员打上心坎，一面谦谢，一面暗忖道：“此人就这样会凑趣，无非想由我钻钦差的路子。我们钦差大人出封把空信，我去求起来，还做得到。成不成，横竖碰他的运气，我落得回给他一个人情。”想罢，便对陈膏芝道：“你老兄才来在客边，怎好反过来用你的？倒是你现在想谋个什么机会呢？想来一位道员，门路是多得很的。”陈膏芝坐着挪上屁股尖儿，凑了那随员面前说道：“毫无门路，你老兄可能代我设法儿？”那随员的装着皱眉挤眼，咂着嘴，半天才回答道：“论起来我们钦差大人……”说了这四字，又道：“再说罢，我总不能够交情的。今天还有公事到行台上去，我是不便回拜，歇一两天再请过来谈罢。”说着，端起茶碗。只见陈膏芝用手去擦眼泪，那随员便问：“老兄近来的烟量想必更大了，我这里少了这个，失敬失敬。”陈膏芝忙也端起茶碗来，一声送客，走上马车，心中很为得意。不料头一回见面，把话就说上了，这事倒十分凑巧，回棧便又坐马车到后马路汇划庄上去，将益大的汇票交给了，并交出益大的信，就叫见票即付。当又托他庄上，分了三张，转作即期的票子，两张一千，一张二千，余下一千取现洋，如数取去。把一千现的，交点了客栈帐房里存下，随时作为零用。三张票子，赶忙封了一张，写一封信，打发跟人中最亲信的，送到那随员处，取了回片，随后再去拜那随员，晓得收到无误。

这第二次见那随员，自然更亲热关切，不必摹写。陈膏芝静候消息，就日日在栈房里照旧吃烟，真个守着丁忧的体制，从不出来逛一逛，免不得有点应酬，至多晚上十点钟，才能上一上一品香的番菜馆。这又是他烟瘾大、来得懒的原故。一连等了十天，那一天上灯时候，打听那随员公事已完，人在栈里，想坐了马车又去会他，转眼来喊喊三个跟人，一个都喊不应。问了茶房，支吾不答。到开晚饭时，三个人掩了回来。陈膏芝原是一些火性没有，也不说起。三个人伺候着晚饭，倒向陈膏芝回道：“方才小的们在四马路青莲阁吃茶，像是瞥着了赵二爷一眼，没有看得真，就在人堆里挤过了，相貌实在是像。”陈膏芝听说道：“他逃到上海来，也许有的，我明日要写信托地方官，请他移知上海县查访。一面见了那随员大人，也托他关照上海县呢。明日上午，打听随员大人在家，我可要去拜的。你们不许再一齐走开。”晚饭过后，陈膏芝又去过瘾，两个跟班要轮流伺候打烟，还有一个闲得无事，仍旧溜了出去。约莫十一点钟茶房送进一封信来，拆开一看，正是那随员的，上面说：“明日午后两点钟，请过我有要话面谈。”

偏偏到了第二日，迟去了一个钟头，等了半天回来，回来了又去，三翻四覆，弄到晚上一点钟才见了面。这日陈膏芝的烟瘾就没有过，好那随员又急于要睡了，第三天还须跟着钦差有事，便草草的说了几句话。内中有一句，叫陈膏芝再凑个一千块钱。陈膏

芝也只糊里糊涂听了这一句，什么话都没有弄清，只以为事情打点妥当，满心欢喜回栈想着，叫那出去的一个跟人，明早再封一千块的票子去。于是先过足了瘾，写上了信；又想起在虹口靶子路借一个广东花园里请请那随员，就另外写了一封借花园的信，说定后日这一天；又写了几副帖子，打算隔夜交代，第二日一并照办。等到写完想完，天色已亮，从新呼了几口烟，就脱衣而睡。

第二日早上，那随员叫人拿片子来催信，出去的一个跟人仍没有回，在栈的两个跟人也是睡了。茶房代收片子，代付回片而去。接着又来催问两次，那跟人才起来，要推醒陈膏芝，那里推得醒，一直到太阳落西，房里已上了自来火灯，还要翻身，好容易推醒了。回明其事，只才猛然想着，问：“你们那伙计回来没有？”说是还没回来。陈膏芝两眼朦胧的笑道：“上海不是好地方，一出去就被女人迷住了，快些打水点烟灯，我自己套车出去。”两个跟人先起来就打好二十几个大烟泡，装上五六支枪，等洗过脸，拈了一点干茶食吃下，便又躺下呼呼的吸到一个钟头。吸烟的当口，两个跟人说道：“某人出去了一夜一天，老爷疑心他被女人迷住，小的们想，上海街上的巡捕多，疑心不要他倒被巡捕抓了去，生头生脑的人，是说不定的。老爷，可发打发茶房去看？”陈膏芝又笑道：“这个未必，喊了茶房来，姑且叫他去问问也好。”茶房来了说道：“这从那里问起？”两个跟人便说：“你们总熟悉，可以问得。问出来，老爷先赏你们几块钱就是了。”茶房听讲有钱，乐得糊弄一下说：“让我们到新巡捕房、老巡捕房、虹口的巡捕房，都去问一声罢。”两个跟人道：“上海可真不好瞎走的，巡捕房就有这许多。”茶房又说：“巡捕房问信，也是要花两个小钱，三处也花得不多，有够三四块钱，我们本地人就可以使得，先请老爷给了我们，回来再讨老爷的赏。”陈膏芝道：“就快付他四块钱，我烟吃完了，要上马车了。这虹口的信，就叫茶房顺便带去，不许误事。这随员大人的信，只好我亲自交去。你们跟我一个人，一个在栈里候着。”说时再把信一看，知道钱票还没有封入，就匆匆忙忙去开枕箱，开了又去开小皮箱，翻出多少衣裳东西来。一个跟人在马车上等候，一个捡水烟袋送帽笼出去，回转来说：“老爷这是做甚？衣包早已在车子上。”陈膏芝说：“不是衣包呀。”要知不是衣包是什么，看完，又请再看下回。

第二十四回

黄绣球劝导学生 李太史进谈公事

话说陈膏芝开检衣箱，要取出一千块的钱票子，带出门去，谁知竟翻检不着，又在枕头箱、烟具箱各处摸索了一回，通身没有，当时心上一呆，重新坐到床上，瞪着两只眼睛，仔细一想，说道：“哼！哼！这又一定是你们伙计偷了去了，怪道他一出去，就是头两夜不回栈房，还当了得，待我即去拜了随员大人，托他报窃。这三千块钱，却是我的血本，怎样好叫他享用？他的良心，倒也好狠，便一古脑儿偷了去。”说着就匆匆忙忙上马车出门而去。

来到两随员栈房里一问，那随员大人将前脚动身，行李已上了轮船，人也出了栈房。赶到轮船上问，却好问着了，得以见面。那随员听到陈膏芝说失去钱票的事，竟不相信，只道是说大话，推托不肯，岂有被用人偷去三四千块钱，一些儿不知？用人出去了两三夜，也不查问查问？此时分明晓得我要动身，拿此假话搪塞。心上着实不高兴，便对陈膏芝道：“老兄破财，也是兄弟的财运不好，不必再谈，没有工夫再同老兄闲叙。承借的那一千块钱，可惜已用散了，等兄弟此番到别处去，张罗到手，一定奉还老兄。老兄是三千五千，失去了不算什么，譬如在上海逛了窑子，就结了，有个什么说的？”说罢大笑，就有端茶碗送客的意思。陈膏芝什么话都没有说进，其时正在晚上，轮船上闹烘烘的，不能久留，不觉垂头丧气而回。回来就望床上一躺，开起烟灯，同他那用人叽哩咕噜说了又骂，骂了又说，说定不出个主意，便糊里糊涂，又在床上睡着了。睡到半夜，忽然又坐起来，想到家中才丢了万把还未破案，如今又丢了三千，怎样好回去见得太太的面？身在客边，所剩在栈中帐房里，还存得几百块钱，随员是走了，谋望不成，若再把这几百块用个干净，更反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爹娘，不如趁早回去，在太太面前只说都应酬了钦差随员，慢慢的听候差使的消息，太太从那里去对证？差使望不到，太太也只好说是认个晦气罢了。想定了便睡不着。

挨到天明，喊起了用人，说：“今日我们收拾回去，不要再在上海闲住了。”他用人

一齐说道：“老爷难道白丢了三千块钱，也不追问？既然猜着是我们伙计偷去的，也该报出去，到底查一查。照这样一万八千的都丢了不问，老爷家里还有多少家私？小的们倒有些不懂。”陈膏芝衔着一口烟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那忘八蛋的，既然偷了去已隔了两三天，怕不已经跑掉了，他还在上海等我们去捉吗？上海地方说声有了钱，望外国一跑都很容易，晓得他这两三天功夫，已到了那一国，那里去查？或是回去把那太太所失的东西，吃住了本地地方官，还可望他赔个一半。这三千，问都不必问的为是。”那两个用人听说如此，又道：“早晓得老爷这样大方，小的们就先下手偷了。如今被那个伙计一人受用，小的们倒不甘心，我们是要到庄上去，问那票子是怎样拿去的？”陈膏芝道：“你们去问一声也好，问了回来，我们就同栈房里算算帐，作速动身。”果然那用人同到庄上一问，说头一晚打过票子之后，第二天早上，就将票子兑了现洋而去，说是贵上去买洋货送钦差大人，做门包使费用的。怎么贵上并不晓得？我们号上只认得他是贵上的跟人，头一晚的票子，贵上就交代在他手里接收，因此不疑心于他，这可不与小号相干。”问的人没得话说，回来告诉了陈膏芝。陈膏芝道：“何如？我原说不必去问，如今他是取了钱跑掉了，我还为这事寻死不成？快快回去再说，不然，连剩的几百块又要飞了，只怕我们要流落在上海推东洋车子呢。”他用人不觉笑起来道：“这个不要说老爷推不动，连小的们也干不来。既然老爷说要回去，就同栈房里算清了帐，将那所存的搬了进来。”不多一刻，开了一篇帐，捧了几百块钱交代陈膏芝。陈膏芝说：“我们也去买点东西，带回家去，再顺便到虹口去回报一声，说客是不请了，谢谢他们，叫他们免得怪我。”当时用人领命，伺候过足了瘾，把行李挑上了小轮船，写了一间大菜间的船舱。收拾停妥，叫一个用人看着，带了一个用人，仍旧雇了马车，一路买东西。到虹口，随即上船而去。

看官，你道陈膏芝这件事何以这样糊涂？又何以这样舍得？其中却有个原故，都是吃烟误事。当日陈膏芝一到上海，在庄上打了汇票款子，将一千送与随员，一千交代栈房，其余两千一千的两张票子，随手就交给那跟去的人，揣在怀里，回来竟主仆二人都已忘记。主人既没有问起，用人也没有交出。及至那用人出去一天一夜，陈膏芝仍旧想不着，只当已放在箱子里了。后来在箱子里翻不到，心上才记起这么一回事来，暗暗晓得是自己失手，不肯自认疏忽，情愿吃亏，只却是富贵公子任性执拗的脾气，也是陈膏芝应该败家，就这样鬼摸了头似的马马虎虎过去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那拐了钱票子去的用人，名叫陈贵，自从那日同他伙计们在青莲阁吃茶，惚惚在人丛中遇见偷首饰的赵喜，回来曾与主人谈起。随后这陈贵又独自一人，溜到马路上游玩，恰好又劈面看见赵喜。赵喜还要躲避，被陈贵喊住。赵喜不免心虚，生出一计，说：“我有马车，在转弯角子上，可一同坐了去看戏。”说时便朝前疾走，意在脱逃，却被陈贵紧紧跟着，走了半天，装着寻不见马车，将陈贵邀入一家烟馆里，开

了张灯。陈贵怕他又要脱身，开口便问他所做的事。赵喜却一口承认，便道：“你我好弟兄，我如今已同菱子成了家，住在上海，想要开一个洋货字号，我就请你在号里做个挡手，岂不比跟官做奴才强上十倍？你若是合意，这里不是说话的所在，可请到我相好的家去，同你细细的谈谈。”陈贵此时听了，还想探明赵喜的踪迹情形，要去报与主人，存个将计就计的意思，便道：“贵相知在那里？能够瞻仰瞻仰是极好的。这烟大家不会吃，我们就去罢。”说着在腰里去摸钱会钞，一摸却摸着了两张纸，拿出来一看，心上明白，是老爷交代他的两张票子，忘记了交还老爷，赶紧仍揣到怀里。

赵喜已会了灯钱，引他到了一家堂子里，进门就叫摆酒。陈贵是初开眼界，登时吃酒豁拳，看着叫局来的妓女，挤满了一屋子，吃到乐不可支，大有醉意，赵喜早就设下圈套，送他到一个妓女处歇宿。次日张眼看来，想着个中滋味，倒着实有些贪恋。未及起床，赵喜已奔了来替他道喜，说：“这是要马上摆喜酒，请媒人的。”陈贵一想身边无钱，昨日的两张票子是万不能用。在怀里摸了摸，幸亏还不曾失去，便对赵喜道：“我是一个大都没有，要末你肯借我。”赵喜道：“这是小事，我就先借你一百块。”便取出几张五块头十块头的钞票，替他付了脚，又叫摆个双台。那妓女道：“还要看个两桌牌才好。大清老早的，酒席也没有吃得这样早，看了两桌牌下来，时候正好。陈老爷也要去再请两个客来，闹热闹热。”这个当口，陈贵闹开了心，意下一动，想着赵喜既然拉拢我，又碰把怀里有这三千块钱，本末不是有心偷的，是无意中带出来，可算得一件巧事，何不竟同赵喜说明，出个主意，我俩合做一个大点的生意。上海是外国世界，一向听得人说，有钱在上海使用，一时查不清的。况且我那老爷是个昏蛋，要查也没处可查，落得借他的一用。等我发了财再去还他不迟。便拉了赵喜，到后房间，说知其事。赵喜惊问之下，说如此赶快去把现洋提出，上海要躲过一躲。恰为我有东洋庄的生意，今晚恰有东洋公司船要开，我同你去兑回这三千块，在这里吃过酒，即晚动身，上东洋走上一遭，切勿走漏消息。

计议之后，二人托故出门，兑了现洋，送至赵喜所住的一个处在，安排停当，仍到堂子里看牌吃酒，一面吃，一面商量。晚上又同到赵喜家中，果然菱子也见了面。此时陈贵利令智昏，又被赵喜笼络，赵喜是怕放了他，坏自己的事，陈贵也怕离了赵喜，发不了财，当晚匆匆忙忙，果然上了东洋公司船。妙在陈膏芝一连几日，本不追问，竟是他二人的运气。后话暂且搁起。

再说黄通理、黄绣球两处学堂，既已开办，一天一天的兴旺出来。过了几个月，到第二天年春末夏初，调查地方上的学堂，有官办，有民立，陆陆续续，也不下三四处，总不及黄氏夫妇所办的顶真切实。始而还有人论长论短，后来也相安无事。毕太太又在女学堂里附设了一所医院。有些女学生在功课之外，就跟着毕太太学医。黄绣球更是早晚用功，尽心教授。黄通理编出来的唱歌教科书，出了百十种，一时书坊里各处翻刻，

十分通行，连官办的学堂，也买来作为课本。有几种课本讲体育的，极其有用，学生们读了，学生们的父兄看了，都晓得一个人不论男女，要讲究卫生的功夫，卫生乃是强种之本，能够卫生，才能够懂得体育的道理，从体育上再引到德育上去，自然聪明强固，器识不凡，不至于流入庸暗一路。黄氏夫妇教子弟们，却就抱定了这个宗旨，只求由近及远，由浅入深，大半还是靠着演说为多，所以那些学生们容易领会。半年以内，从黄氏家塾里出来的，固然个个英才，从城西女学堂出来的，也个个有点普通学问，不像寻常一班女孩子，只是娇生惯养，养成功只会做人家奴婢的材料，成个粉骷髅、臭皮囊了。

话休烦絮，却说当时那新任官府，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所生一位小姐，异常疼爱，平时打扮男装，当做儿子一般看待。上了十岁，并没有裹脚穿耳朵，平时派了一个跟班，跟着在衙前衙后闲逛，俨如一位公子模样，看不出他是小姐，一来年纪幼小，二来本是男孩子装束，衙门里上上下下，又都是少爷称呼，因此人家都辨不清。有一天，这位小姐逛到街上，看见些孩子约莫同自己差不多大小，三个一排，两个一排的过去，认是唱戏的小戏子，就顽皮笑脸的指着这些孩子们说道：“唉！你们上那儿唱戏？让我去瞧瞧。”跟的人连忙止住道：“少爷不要瞎说，这是学堂里念书的学生呀。”那学生当中，早听见了这位小姐的话，回说：“你才是戏子呢。”那小姐并不在意，跟的人却上前把那回说的人打了一记。于是那些学生们都站住不依，嘴里分辨了几句。小姐见他跟班闹出事来，就拉了他跟班回头便跑。那跟班搀着小姐，三跨两步，跑回衙门。

这里学生们，原来都是女的，内中一个学生，被那跟班扑了一下，也不觉得，说过几句，大家走开。走到学堂里，学生们告诉了黄绣球。黄绣球想了想，这种小事，无须查问，只劝慰了学生一番，道：“是各处的学堂风气，动不动走到街上同人家口角冲突，问其所以然，无非是人家少见多怪，嘴头轻薄而起。这些少见多怪的人，譬如一群狗，碰着人乱喊乱叫，人若是弄急了他，说不定他就乱咬，所以碰着这种人，只有远开他的一法。有个什么计较？我们学堂里的人走出去，更比别人不同，先要自己不失身份，便是人家先来惹我们，我们自己想来，要错在自己，固然不可不认个错；错在人家，也只好平心静气的忍了过去，断不可同那错的人一般见识，当时闹起来。如今有些学堂里学生，或是闹戏园，或是闹茶馆，每至约取了多少人，争长论短，甚而因此挟制教习，挟制官府，这个里头，不必问是非曲直，先忘了做学生的人格，同那野蛮不学的人一样，便算争赢了，得了上风，也譬如人去打狗，打跑了几只狗，有什么威风？反落得一个粗暴的名气。大凡做学生的，原要讲合群，原要有尚武的精神，不可萎靡不振。但合群是大家同心同德，担任学界义务的说法，不是三五成群，靠着人多，动辄出言生事，学那下等人的派头；尚武是要有志气发愤做人，各人立定志气，干各人的事，不肯推诿落了人后，处处把精神打起，才显得是有用之才。若是认错了宗旨，只当是嘴里吵得过人、

手里打得过人，这不成了一个光棍？又好比走江湖卖武艺的了，还算什么学生？如今你们好端端的走路，却被人家欺侮了去，论事原是委屈的，然而这个意外的委屈，真好比碰着了疯狗，给他咬了一下，只算一时晦气罢了。以后你们打学堂进出，不要三个五个走在一堆，人家就不碍眼，没有闲话说了。”学生们听黄绣球这番议论，都也不响。恰好李太史的夫人李振中在座，听了十分佩服。其时李太史正请假出京，住在家里，李振中回去，就把那佩服黄绣球的话，无意中同李太史说了。李太史心中倒很有些不平，说：“地方官的奴才，就敢这般放肆，欺侮小孩子们？虽则黄绣球约束自己的学生，不叫多事，却是此风断不可长。两三天后，这官正有公事，请我们吃酒会议，我趁便要说一声，好让他也儆戒儆戒他的奴才，免得日后作威作福，弄出大事来。”李振中道：“闻得这个官，人尚开通，比前任着实能够办事，究竟他那官办的学堂怎样情形，你可打听些。至于这以过的事，似乎不必提及。他请你们吃酒，所议的是什么事？倘然不相干，不去也罢。”李太史道：“无非是为筹款的事。我本想不去，几位朋友说，要还他一个面子，去走一趟。好在去了跟着大家说话，我也不肯自出主意。”李振中道：“这却不然，要看他筹的什么款，说的什么话，如果于地方上有益，说得有情理，自然应该赞成他，否则就当面回绝干净，不要两面敷衍，找些事情在身上。”李太史道：“我原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过了两三天，李太史去拜了那官。请到花厅上，只见在座的都是那官的同寅，绅士才来了一位。坐定送茶，寒暄几句，陆续到齐。除了官场，绅衿共是五人。五人当中，有一个是新近从北洋回来，年纪极轻，气象极阔，却与李太史不甚相熟。彼此谈了一回，话不投机，几乎抬杠。那官一看不对，就叫摆起酒席，分为两桌。送酒的时候，让李太史同这年轻的人各据一个首席，这才各就坐位，讲到正文。要知所讲正文如何，下回接叙。

第二十五回

添学校改拆祠堂 为爱女托荐师傅

话说那官与各绅士入席之后，讲到正文，并不甚为筹款劝捐是要把一个祠堂拆卸翻造，改做学堂的事。这祠堂原是公中建造，奉祀兵燹时地方上殉难的官绅，几十年来，或已另建专祠，或已由各家子孙祀入家庙。起初还由地方官春秋主祭，后来也渐渐废了，成为虚设。内中的房屋基址，却还宽大，徒然糟蹋，没有用处。如今正须广开学堂，经费有限，所以想就此改造。但这祠堂虽是公中之产，不能不与绅士商量。内中还有几位后代式微的，既无专祠，又未曾移奉家庙，不妨并入昭忠乡贤等祠。

当时那官在席上将此话说知，请教大众。凑巧这席上五位绅士，多没有他先辈在此祠内。第一个那年轻首坐的说道：“这祠是奉旨建造，既然改动，仍须禀明上司，入奏请旨，官不能擅动，我们绅士，更不能作主。”那官道：“理应如此，不过先问问诸位，要拜托诸位，向各家子孙通知一声，然后由我具详上司，想来没有不准的。”那年轻的又道：“我无多日耽搁，仍往北洋，此事请在座诸公费心了罢。”大家便都说：“这是容易，等我们去寻了各家子孙通知此意。老公祖一面具详上司，上头没有不准的，难道底下还有什么？”那官道：“因为这祠有奉祀地方上的乡先生在内，所以兄弟不能不借重诸位领袖，同那乡先生的子孙说明。既承诸位肯费心，就请查一查，现在有几家子孙？在于何处？将来移奉牌位到昭忠乡贤祠去，自当传礼房通知他们，并不要他们费用分文。”各人同声称是，惟有李太史始终没有搭牙，并非不以此事为然，是看不过那年轻的气焰，起先就同他说话说抢了，因此不愿开口。

等到席散送客，李太史却落后一步，先问那年轻的是何等样人。约略的谈了几句，说到办学堂为当今急务，固然越多越好，外间风气未开，正靠着官府提倡，今日议的这事，实在不错。那官也问道：“闻得外头男学堂倒没有人兴起，只有个女学堂办得很好，说是一位老明经黄通理的夫人所办，虽也具过禀，立过案，因为他是女人经理，所以也不曾去考察过，大约不过教女孩子们认字、学学针线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所以也没

有什么流弊，倒还安安顿顿。”李太史道：“这女学堂，全是黄夫人同他一个换帖姊妹叫做毕去柔的两人创立，经费也是两人承当，程度规模十分完备，丝毫没有学堂的习气，所以开了将近年把，好像还默默无闻。”那官又问道：“他这个里头，难道就是黄夫人同姓毕的吗？”李太史道：“他里头人是很多，大主脑却是黄夫人一个，其馀还有几家眷属，便是贱内也在其内。”那官道：“尊夫人也在内，可见都是一班闺阁名流，自然做出事来与众不同。兄弟有个小女，今年也十一岁了，自幼为他祖母钟爱，兄弟现在五十望外，只有这个女儿，他娘又不免纵容些，弄得顽皮不堪。”正说间，他这小姐从前面走过。那官就喊住了，叫来拜见李伯伯。这位小姐便大踏步上来作了一揖，回头就跑了开去。

李太史道：“令媛竟当作令郎打扮，若不说破，真看不出来。”那官道：“如今正讲究小脚放大脚，所以也不替他裹，实在他娘过于溺爱。依兄弟之见，也想叫他上上学堂，或是请个女师傅进来，教他念两年书，可惜公事太忙，没有功夫料理到此。”李太史道：“这话真正高明。大凡子弟们，不论男女，都不可过于溺爱。当今女学发达之时，教导女孩子们，更要同男孩子一样。况且像老公祖的千金少姐，尤其是地方上，一班正经女孩子的表率，平日虽然不出衙门，自应该在衙门里也读读书。”那官道：“说来见笑，小女偏喜在衙门外头顽耍，他娘是纵容惯了，兄弟又管不到，除了叫他上学，没有别法。”李太史道：“小孩子们性情活泼，也不能苦苦的拘束他，就是在衙门外头散步散步，十一二岁的小姐们，又打扮男装，却不要紧，不过要跟的人时常提防。说起来倒有一句话，不敢不申明了。前日就是那女学堂里有几个十一二、十二三岁的学生结伴上学，碰着贵价带了令媛。看见他们，令媛说了一句顽话。那些学生也回了一句顽话，只都是小孩子脾气。不想带着的那位贵价，走上去就打人。那些女学生不敢分辩，走到学堂里告诉了师傅。那师傅黄夫人，自把这些女学生劝勉了一番，不许生事。当时贱内亲耳听见，回来同兄弟说起。已过之事，老公祖也不必问，以后吩咐谨慎些就是了。”

那官听说，便叫了他那小姐，问：“前日跟的是谁？”传上来大骂了一顿，又吩咐宅门内外的人，以后不许让小姐出去。回头又对李太史道：“这话承情得很，兄弟那里晓得有这些事？千万请老兄回府，告诉尊夫人，请尊夫人在那学堂里说句好话，兄弟这里一定要把那混帐东西，撵他回家，一面能够托尊夫人荐个好好的女师傅来，最好多出些束修，在衙门内室旁屋，另外收拾两间屋子，做个书房。服伺的老妈子以及饭食供应，都由上房出钱。女师傅若是自己有小姐带进来做个伴，也可使得。兄弟不放心叫小女出去，不然，就叫他进那女学堂。有尊夫人在内，还怕没个照应？只是小女太觉顽皮，贱内又十分护弄，不如请个女师傅，不但小女有人管束，连贱内也可陶熔陶熔。”李太史忙道：“这好极了，兄弟出去商酌些，有了人就来送信。至于那贵价既然申饬过了，可以了事。兄弟不该饶舌，还请看在区区面上，留他一个地步。若把兄弟一句话，砸破他

的饭碗，叫兄弟怎样安心？”那官随即又叫了这个管家上来谢过李太史。

李太史告辞而去。回家将这日议事及托他荐女师傅的话，同李振中说知。李振中又同黄绣球、毕太太各人去说，先说荐女师傅，各人颇费踌躇，一则学堂里的同志闺秀，如胡进欧、文毓贤、吴淑英、吴淑美诸位都有不便，以外竟无人可以膺此职任。论程度，像王老娘、曹新姑两人之中，尽有一人可以去得，但是王老娘究竟年纪太大，曹新姑是不能离开王老娘，而且衙门当中，究竟不是此二人合宜的所在。大家想了一回，也就搁起。

且说那祠堂的事，外面查了一查，除去有专祠有家庙的几家，都还兴盛，说出去都无可无不可。那没有专祠家庙的，共是五家，这五家，有一家只有一个孙子，年纪才七八岁，上头并没有了父母；有一家，一个儿子已改了做生意，经商在外；下馥的三家，家中都只有女流，每家一个女孩子、两三个女孩子的不等。去告诉了他们这件事，他们这当中都不闻不问，偏是那三家的女孩子，一个个都在黄绣球女学堂里，年纪虽小，意识开通，说：“把祠堂改为学堂，极是好事。祠堂尽私德，学堂任公德，公德不明，私德就不能表现。况且仍旧把牌位移奉昭忠先贤两祠，不废香火，更于私德无碍，有何不可？”于是查了之后，就照着多数的意见，回复那官。那官果然详禀上司，允准出奏，皇上家自然也没有不准的，几个月里头，就把祠堂牌位，分别移开，收拾房子，改作中学堂。往前把书院所改的，做了小学堂，因为小学堂容的人数多。这祠堂房子略小，只可容一二十名学额，故留为小学升途，做了中学。一时这中学添筹经费、议定章程、延聘教习，都是那地方官办理。这官久闻黄通理夫妇办家塾、办女学堂的名气，几次三番托人来邀请黄通理，帮着商议，且有推黄通理做经理的意思。黄通理总因是官办名目，托词不去。张开化张先生却暗中怂恿着，说：“这位本官，人倒可与有为，单看他把祠堂就能改做学堂，安置得妥妥贴贴，已经非同流俗。又能慕你老人家的名，再三敦请，你老是热心教育的人，岂可始终推托，辜负他一片好意？他原是培植我们村上的人，你老一去，也是尽我们村上学界的义务，爱我们村上大众的同胞，没有这官来请，还要把你老的抱负本领渐渐推广出去，那有遇此机会，倒执意退让的道理？我张开化还想跟着你老有个什么用我的处在，难不成竟叫我失望吗？”

黄通理听张先生前半截的话，还在那里自思自想，不甚关心。听到后来张先生也巴望做事，才激动了心，说：“老张，我们开了这家塾同女学堂，你是晓得的，已经忙个不了，时时刻刻恐怕放弃责任。起先没有开办，只当是一年半载，立定基础，可以扩充。如今看来，就很不容易。自己担任的事，说不得闷着头竭力的去干，自问才情，再不能兼干第二桩，所以踌躇不肯答应他，心上不是不想烈烈轰轰，立刻把我们村上变做一片文明之场。可是古人说的‘欲速则不达’，又道‘其进锐者其退速’，如今各处办学堂的，都标着一个速成的名目，横着一条速成的心思，我想中国自古教学的法子，既有

年限，如今泰西各国教学的法子，也有阶级次序，这速成一科，原是从权的办法，细缕起情理来，不怕人是绝顶聪明，那有个一年半载就能当得一个成字？我们现在教蒙学，尤其要专心耐久，果真把我们这家塾女学堂两处小孩子都陶熔出来，就算养成了几十个教员。先有了教员，再分出无数学堂来，便不怕学务不兴，也不至有种种弊病。看似功夫迟些，却是一发达，就同一树花似的，一齐开了，岂不彬彬茂盛？现在开学堂不难，难在得几个完全教员。假使当教员的不合程度，虽然认真，也不免事半功半。况且风气初开，习俗未化，从前讲学问的人，不是太高，便是太低，高的近乎迂阔，低的更多腐败。我们村上又向来腐败到极处，非一时所能转移。若是各人肯以国民自任，结成团体，晓得地方自治主义，那事就好办了。一沾了‘官办’两字，便算那官真正实心，托付了我，我也不恤人言，尽力承办。究竟事既当官，地方上的人，不问谁，都可插一只脚，开一张嘴，弄得不好，连官也不得安逸，说不定三个五个月，事情还没有头绪，官倒调开了。后来的能够保存，总不能够没些更动。万一竟同前任反对，从中那些插脚张嘴的人，再加上些倾轧，可就一败难成。虽说添一番阻力，必定长一番新机，到底闹得乱糟糟，有损无益。”

黄通理话未说完，张先生洗耳拱听，旁边毕太太说：“这其中微有不同，如其是官办照例的事，像那书院改的学堂，我们自可不必过问，这回却是特别的举动，那祠堂里先辈的后裔，又恰恰都在我们女学堂，听他们所讲公德私德的几句话，很是明白。通理先生，就看在这几个女学生分上，不要推辞。”黄绣球道：“我家通理做事，说有这种迟迟疑疑。他偏不是请我，不是改女学堂，若是请我去开女学堂，我不管他事情如何，既请教到我，我总肯去的。何况这是分内应当去办的事，那里顾虑得许多？你不记得你从前何等愤激，如今变成了这般畏缩，再歇几年，怕你连这家塾还不高兴开呢。”黄通理只笑而不言。毕太太道：“可惜妹妹万不能丢了自己的学堂，应聘去教那官的小姐，此外就实在无人可荐，这也是打通我们学界的机关，不可错过，总得替他想出一个人来。”黄通理便道：“就是这句话呀，我这家塾，也急切少个替手，怎样又好去接那中学堂？断无把自己已成的丢开，又去办初创的。不过我总还分得开来。绣球，他是我一只大帮手，断不能叫他进那衙门里去的。让我明日就去见了那官，请他将小姐交给绣球，到学堂里来。”黄绣球、毕太太同声说好。张先生不觉的笑道：“从今我们村上，一定应着黄大嫂子的话，可以绣出光彩来了，好叫别处人看热闹，看得眼花缭乱，这才快乐呢。”

大家说过之后，到了第二天，黄通理果真到那官府中拜见。那官两三次来请黄通理未去，原想行个先施之礼，只因事多耽搁。这日闻说黄通理到来，随即邀入相见，着实叙了些仰慕佩服的话，然后说道：“拿祠堂改办学堂，一切经费章程都大略议定，经费虽不能多，总叫常年足敷开支，一面再加筹划，积成的款。惟是章程怕有什么不妥不好之处，要拜托你通理先生悉心参酌。一向听得尊夫人办的女学堂，有条有理，都是先生

从中主持；又听得先生府上设立家塾，教法极好，所编的教科书，如今各处风行，称为善本，可见先生大才，为一乡之望。不过同先生少亲近些，今日幸蒙光临，当面领教。”黄通理只是谦谢不遑，看他的章程底稿，也就是寻常普通办法，果然经费足，办得好，事却不难，一时且不肯承任，用话支吾开了。渐渐的引到李太史所说，要替他小姐请一位女师傅。那官道：“这事能够费心更好。”黄通理便将难得其人的情形说知，又言：“提倡女学，正是美事。晚生家所办的女学堂，还不十分腐败。在内办事的，也都是乡绅眷属，没有弊端，若请令媛小姐到堂读书，显得格外体面。那些地方上的女孩子，更必闻风鼓舞，只要打发老妈子，早晚接送，在学堂里，都是几位奶奶小姐亲自照应，大可放心，并不收什么束修。”那官道：“小女一向给他娇养惯了，尊处的学堂，觉得路太远些，既然承情，何不在那乡绅眷属当中举荐一位，请到我衙内设帐？如嫌不便，就早上用轿子接来，下午用轿子送回。小孩子初次开蒙，那里望他能领会什么？不过带着叫贱内也听听看看，开发点知识，这倒是兄弟的实情。”黄通理听说这话，心上大喜，便道：“这就等晚生回去，告诉贱内，代邀那姓毕的毕太太，早晚到衙门里来，见见这里太太，另外商议。至于中学堂的事，晚生把章程也带去细看一回，再来请示。经理一席，实在不能承当。”那官道：“这是必须借重，先生如果分身不开，也请举荐一个人。贵地方上人才虽多，究竟能担任学务的，兄弟不很深知。却不比从前书院请山长，只顾情面声望的事。兄弟虽是俗吏，还明白这一层的。”黄通理不觉大为敬服，答应起身，说：“老公祖如此通达高明，真乃地方幸福，晚生那容不竭力效劳？一准等明日回复上来，贱内也一准明日过来给太太请安。”那官送出黄通理后，进了上房，也与他太太说了。下文怎样，再看下回。

第二十六回

好官得力内外打通 秀才谈心情形可笑

话说黄绣球同毕太太，等黄通理回家说了一番，都道：“难得有这样好官，自这官到任以来，也不看见有什么政绩，就是那书院所改的学堂，并无整作，同他此番所说的，似乎不符，倒有些不解。”黄通理道：“这其中自有原故，无非是事情办在他的前头，一齐有人把持牵涉，不能操切更张，所以他要慢慢的另外生法。据这官的人品看来，却是当今黑暗世界上一盏明灯，能够照在我们村上，原是极好，只怕灯前遇着了风，吹得摇摇晃晃的，火光不定，或是竟被那风吹熄了，可就不妙。风比地方上的坏人，禁不住有几个坏人纠缠干预，便算好官，也难办事。我看这官，也是自己怕风，用心甚苦，所以前任已办的事，不肯急于改变，要自做一出戏，翻翻花样，这却是你要绣地球的原料，不可不去看看他这花样，裁量裁量。所虑的他怕风吹，我们轧进去，也碰着些风吹草动，所以我总迟疑。如今说不得了，我就在家塾挑选几个学生，请他再在别处，考选几个，升入他那中学堂。我仍情愿当个教习，不去充那经理。章程照着他的，也不替他更换。倒是你同毕大嫂子进去，怎样联络他太太，好叫这女学堂发达起来？”黄绣球道：“这个我自有道理。”毕太太笑说：“莫非又要装神托梦么？”王老娘、曹新姑在旁，都忍不住也笑了。王老娘又问：“这官是那里人？姓甚名谁？真正算得好官。”黄通理道：“他姓施，官名叫有功，是江苏籍贯，捐班出身，捐班里有这样人才，可想不到的。”

第二日，黄绣球果然同毕太太一早就进了这施有功的衙门。衙门里太太，原已预备有这两位女客到来，登时迎入上房。见那施有功的太太，年纪四十以外，举止应酬，落落大方，颇与黄绣球性情相合。当下一五一十，谈了许久。施太太又同毕太太说些广东、香港、澳门、葡萄牙以及西贡、槟榔屿、新嘉坡的风景，似乎都约略晓得。原来这施太太，自幼跟他父亲也到过广东、西洋一带，开过眼界，现在跟施有功做官到此，闷在衙门里，不料有黄绣球、毕太太这两人可以结交，话到投机，越谈越畅，不但把施小

姐放心送到女学堂里去，还提起文毓贤、徐进明、胡进欧一班人，要叙会叙会，再分设几处女学堂。黄绣球道：“地方不大，学堂倒也不在乎多，第一是难的任事得人；第二是难的费用经久。讲任事的人，我学堂里，将近两年以来，还挑得出几位，都肯担任义务；就是初下手，购买图书器具这笔款子，以及常年添补的钱，要筹得宽馥。我们女学堂，不是有个陈老太太创捐了几百吊，又大家凑起来才开的？不然，我同毕姊姊，虽已花用千把，怕同宝塔一样，至今还不能合尖呢。”施太太问：“那个陈老太太可是本地人？肯出几百吊捐入学堂，就难得了。”黄绣球便将陈老太太怎样怎样，述了一遍。施太太道：“便是陈膏芝的老太太么？闻得陈膏芝家自从他老太太故后，先被贼偷，后被拐骗，好端端一个人家，已拖得干干净净。至今他那窃案，移到上海县去，没有了结。他夫妇二人也病死在上海了。剩得一个儿子，不知去向。”黄绣球、毕太太同声叹息了一回。

施太太又问：“培植女孩子们，除了学堂，还有什么？”黄绣球道：“女孩子那样不与男孩子相同，是男孩子学得的本事，女孩子那样不应学？从来阴阳对待，只有阴能生阳，中国几千年积弊，反只扶阳抑阴。后来又起了缠脚的恶俗，弄得女人连路都难走，说是缠小了脚，娉婷好看，你想同是一个人，同是一双脚，何以女人的脚该缠小了，讨人好看的呢？岂非笑话！要讲叫小孩子个个读书，自然要叫女孩子不许缠脚，这是施老爷做得到，可以重申诰诫的。施太太，你问学堂之外第二件事，没有比此事要紧的了。”施太太问：“这样说来，你那学堂中，一定都收的大脚小姐，幸亏我小女脚也没裹，可以列入门墙。但如毕家嫂子，生长广东，所以是一双大脚，你黄嫂子看来竟是半路上放的，放掉脚有几年了？”黄绣球道：“为放这双脚，还在这衙门跪过公堂。”施太太听得诧异，毕太太代述了一番。施太太便道：“你黄嫂子有这样的烈性，如今对着两位，不但自惭形秽，觉得也不能对付自己的女儿。从明日起，我也放掉了他，能够弄些人，到各街坊各乡镇，同讲乡约一般劝人都把脚放大，不是一件大好事吗？这个不是他们男子汉肯尽心竭力做的，让我请我家老爷再多出几张告示，把那告示编成白话，叫人家个个懂得，有能劝化女人放了脚的，绅衿人家不消去说，那经纪乡下人家，就重重的给他奖赏，这法子可好不好？”黄绣球道：“这是没有再好的了，我们已经拿这个法子用过，叫人装着女先儿，各处弹唱。”便又将王老娘、曹新姑一番故事说出。施太太听得更外稀奇，忙到签押房里去，告诉施有功。施有功也不知有此一重公案，甚为惊异，就对施太太说：“这黄氏夫妇，真是绝大人物，我那学堂同你女儿的事，一定去拜托他。”施太太当把劝放小脚，多设女学，女儿不妨送进他学堂里去，件件事都说了。出去与黄绣球毕太太，又谈论了好半天，尽一日之长，这才送出。

自此黄通理也应允了，兼任施有功所办的学堂教习。那考选的学生，都是经黄通理手取，另外便是从家塾中升送进去，最出色的，却是黄祸的儿子黄福，其次便是自己的

小儿子黄权，一共足了二十名学额。

那时外面见衙门里老爷太太，同黄通理家内外来往，新立学堂，又单请黄通理教习，并带了黄权，不免已谣诼纷云，说施有功人不纯正。一日，施太太带着他小姐，只坐一乘官轿来到黄绣球女学堂中。随即有文毓贤、胡进欧、徐进明、李振中、吴淑英、吴淑美诸位奶奶小姐或坐轿，或步行而来。原是预先约会了的，过路的人起先看见官太太的轿子，并没有旗锣伞扇，已觉奇怪，不意后头跟着又来了六七位，只当里面有什么稀罕之事。恰遇这日西门外唱草台戏，出西门看戏，个个要从这女学堂经过，于是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说这里本来是观音庙，女太太们来做佛事是常有的，怎么官太太也夹在当中？就有些败类秀才，说入庙烧香应该官府要禁，那容官太太倒率领了一班女流知法犯法，我们何不进去奚发他一场？霎时间一倡百和，拥进几十个人。看门的出乎意料，没有提防，就拦阻不住。里头的太太、小姐们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。又是跟施太太去的二爷不好，摆起衙门架子，大嚷大骂，说要叫地保差人锁拿。那些拥到里面的人还不晓得是学堂，不是庙宇，听了不服，大家争闹。那二爷竟动蛮打人，打破了一个人的眼镜，这又搅海翻江，扭成一片，把施太太的轿子踢倒打碎。幸亏轿夫不在那儿，这二爷寡不敌众，要出来回衙门喊人，却被施太太喝住。闹的人见得了上风，又打碎轿子，才趁势一哄而散。施太太便向众位道歉，说：“不该坐这乘轿子，带这个家人。前日小女在街上顽耍，闻说也是跟的家人冒犯了这边女学生们，我家老爷就要办递解的，还是李翰林替他求下来。如今这个奴才，又在这边无理，真正可恨！”众位也道：“这都是我们地方上民俗野蛮，少见多怪，惊吓了夫人小姐，且请宽容，不必动气。”

施太太见着王老娘也在一旁解劝，不觉想起黄绣球的事好笑，便道：“这真是积世老婆婆，叫小女拜在老婆婆名下，做个干孙女儿，跟了讲讲说说，说着实在道理了。”王老娘一把搀住了施小姐说：“这个何敢？”问了施小姐是十一岁，又问名字，叫誉身，生得一表非凡，正是美如冠玉的奇男子，大家都上前夸赞，同在堂的一班女学生，也各叙一礼，十分亲爱。施小姐看见前日同他说顽话的那位学生，还去招陪了不是。

这日施太太同大家在学堂，分外畅谈，各学生就停课一天。黄绣球因为施誉身施小姐要初次开蒙，在堂里插不进班次，当真就交给了王老娘，托他专门带着施小姐，照着堂中教授演说的次序，独自教施小姐一人。每日只从饭后在衙门里送入学堂，下午五点钟领回。这施小姐本来聪明，又兼有同堂的耳濡目染，加以王老娘格外关切，自然日有进步。

施太太这日回衙之后，同施有功又商议了些，把那劝放小脚的告示果然贴出，托了黄通理、黄绣球、毕太太三人，分托文毓贤诸位同志，另设了几处演说会，添了几处女学堂。内中却多是张先生暗暗帮助。张先生在衙门口向有声势之人，所以地方上百姓听了些各处演说，始而虽觉奇闻，只因奉官开办，不敢喧哗，后来听惯了，也觉得入情入

理，感化许多。添立的女学堂原都照着城西的办法，每处只收一二十人，安安静静。从中担任教育的，是文毓贤诸位。外面干事运动，除张先生外，还有黄绣球的兄弟复华。升入中学堂去的，黄福、黄权。那黄福、黄权，虽然都在年轻，自经黄通理盘弄了头两年工夫，上落得学问智识，高明过人，所以肄业学堂之外，能够兼任各务。

不上一年，那自由村上，居然布置整齐，免不得原还有些顽固党，阻挠百出，鼓弄风潮，却是下流社会的人，用了黄绣球演说开导的法子，不论男女，都已相安；上流社会当中，一由于李太史、胡孝廉及各家女学生的父兄均能竭力要挽回地方恶俗，开通文明风气；二由于本官施有功镇定有为，凡事为绅士办不到的，肯以官力帮助，官力不能强的，能够有演说的从中劝导。但只办事实心，任人专一，筹经费，不勒扣商贾，不浮加钱粮，这一半是官的贤能，一半也是功归实际开销不多，各人多不支薪工的原故。更好的，事事是讲求维新，人人都养成国民，却处处不沾染一点习气，即如学生并不作东西洋装，男女都不谈外国宗教，演说会犹如说大书的场子，只把些道理参着谈笑，叫上等社会听了，没有一句可以辩驳；下等愚蠢人听了，很有新鲜趣味；便是那守旧不堪的人，他也无从指摘。又好在是内地地方，耳闻的没有什么激烈话，目睹的没有什么轻薄事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馀，先是官绅联络，后来官竟可以卧治。绅民当中有开通的，无不同心协力；有不肯开通的，也听其自然。总之不弄那新学的形式，只讲究义务精神，精神在乎各人自己奋发，义务也在乎各人自己承当，没有什么可挑剔、可反对的。大凡新学同旧学的冲突、官府同绅民的冲突、甚而至于新同新冲突、旧同旧冲突、官同官冲突、绅同绅冲突，都只坏在有形式，没有精神，又坏在讲专制，不讲共和。像这自由村上，自从得了施有功这官的夫妇，把黄通理夫妇的作用发达开来，真就花团锦簇，焕然一新，迥非前几年的模样。俗话说“头难头难”，凡事初下手，无不吃力，只要难过了开头，以后把守得住，没有做不开的事情。人情少见多怪，若但嫌他怪得错，不叫他见得多，自然他怪之不已，从怪的上头，就闹出多少话把戏来，弄不清楚。如今黄通理、黄绣球历年做的事，都是慢慢的长人识见，把所有人家当作怪事的，一件件化为平淡，毫不露声露色。譬如养几十盘花，天天灌濯，自然开得香而且久，不是勉强烘出来的唐花，虽然好看，只隔得一夜，就枯的。这且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施太太同黄绣球诸人，合了一群，也果然放去了脚。因在衙门里出入不便，暗地移到城西女学堂同他女儿施小姐在一起，早晚跟着听书听讲，只不出头露面。施有功做官的宦囊不多，施太太却自有些嫁资，历来未用，拿出来却用在这地方上了。地方上的人，也却晓得这位官太太的好意，无不佩服。内中又有那些败类秀才，说：“这位太太，做了官府的夫人，自身是个女流，反不见他施舍些到育婴堂清节堂去，只在这男女学堂里打混，终不过想我们读书人加他一个好名气。究竟像我们自从废了八股之后，年纪是大了，沾不着什么光，得不着什么好处。他学堂越开得多，我们处蒙馆的饭碗越

弄得少。你看如今要买一本《百家姓》、《神童诗》都稀罕得很。虽然他出的主意、教的法子，不能说他不好，我觉得他同是一样的用钱，何不也想出一条路，用些在我们身上？”

那些秀才正在这般议论，可可遇见了张先生，就重新同张先生说了一遍。张先生听这议论，虽是立意糊涂，却也明白好歹，便邀了这样群秀才到一处坐下，说：“诸位讲的，也很有理。在下是公门中人，晓得什么？原不该同诸位辩驳。诸位恨的自己老大，学堂抢掉了蒙馆的饭碗，独不想诸位找着现在学堂课本，尽可仍旧授徒，何必定要那《百家姓》、《神童诗》？我看现出各种课本，并不深奥，怎样会不及《百家姓》那些书呢？至于开学堂的功德，教成子弟，就譬如种成一块熟田，年年收租，年年获利，田是越多越好，子弟也是越教越好。诸位就算自己来不及，总有子弟在后头，何不送进学堂去？三年五年，能够成立，好比把田交给子弟种了，也自然有饭把父兄吃，不愁饥杀。这是讲不长进的话。依愚见，诸位既是身列黉门，那有个除了《百家姓》、《神童诗》不会教蒙馆的？若是一不教蒙馆，二不叫子弟进如今的学堂，不但说己身从此受苦，就连子弟日后长成，能捧什么饭碗呢？”那些秀才又道：“我们都是做惯八股文章，教了一二十年蒙童，直到近两年来，才晓得教蒙童另有新法，然而迟了。看见如今的新出课本，也不是全然不懂，总不像百家姓神童诗顺口，一时灰懒，散了一节的馆，第二节就聚不起学生。书院又没得考了，想起来，并不是我们自误。我们这一辈的人，原都从八股得科甲成富贵的，落得运气不好，久困青衫，到了老大时候，改不成刀，换不出圈套，上不能怨父母，下不能怪师友，只可恨是二百几十年的风气，害了我们。张先生替我们想想，岂不可怜？”张先生到此反无话可说，皱着眉头，相对了半天。那些秀才耸肩凸背，向张先生拱了拱手，踱了方步走开，有句叫“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就是这些秀才们情景。把这些秀才弄到这个地步，做书的也不能不服他一句话：是二百几十年的风气害了他们！难怪张先生当日只能皱眉头，不会答应别的话了。毕竟张先生怎样思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施老爷实心为地方 张先生誓愿开风气

话说张先生看那班秀才走开，才把眉头放下，想了想替他们好气，又替他们好笑。到晚来与黄通理闲中谈及，黄通理长叹了几声，说：“如今中国四万万人，像这样的，只怕就有四分之一。自古道：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岂知自从有八股以来，书不焚而如焚，儒不坑而如坑？你道他这班秀才，是在所坑之中，其实像从前那班考博学鸿词的、讲经学的、讲词章的，千千万万，老生宿儒、翰林进士，那个不陷在坑里？这几个秀才说话虽然鄙俗，倒能平心静气，不怨父母，不怪师友，晓得是为二百几十年的风气所误，识见却就明亮得很。不过久中了腐败的毒气，养成一副疲软骨头，习成一副措大面目，颓唐落拓，挣扎不起精神。究竟他说的，确是本心老实话，又是探原立论，比如今外头的浮薄少年，沾着些眼前新学皮毛，就把他的父母师友一概推翻痛骂，不晓得按时世立言，一味叫嚣，就高得多了。这些人，据我看还不是扶不起的阿斗，怎样能就他一隙之明，替他们引出点光来？他们好比昏暗了的镜子，埋在土中，锈钝了的钢刀，丢在地下，我们既然遇着了，何妨把这镜子、钢刀也磨磨看。便算镜子已破，刀至缺了口，不能成个完全之品，到底磨了出来，也还有点用处。老张你道何如？”张先生道：“请绣球嫂子大家商量些。”于是告诉了黄绣球，施太太也就听见，备细的问过那班秀才的话。黄通理照着张先生遇见这班秀才所说，从头至尾的一谈。又把如何能够提拔这些秀才的意思。要请施太太想个法子。

施太太听说那些秀才埋怨他不曾施舍育婴堂、清节堂的一层，忽然有悟，便对黄绣球道：“这个真是我们没有想着，我想育婴堂的孩子、清节堂的女人，都可以进得学堂，除了三四岁、六七十岁，其余都可教得。外国人连那疲聋残瞽还能教他们识字习业，我们如今的力量程度，可是办不到这个地步？然而像我们同志当中，要分出几个人到清节堂去，施些教育，却甚不难。毕太太好去教医，王老娘好去演说，徐进明好去教字，吴淑英两位小姐好去教画，另外教书、教绣、教算、教音乐各就所长，认定一事，每日只

分点功夫，惠而不费，诸位谅无可推托的。至于安排那班秀才的法子，我也有一个主意，要回到衙门同我家老爷说声，叫老爷再发一条号令，移知学老师，请老师把学中所有老少秀才以及贡监童生之类都开列清册，按着人数，问他们有情愿进小学中学堂读书的，就拨入学堂；有不能进学堂读书的，就颁发各种新法教科书，交给他们，叫他们自立蒙馆；再有连新法蒙馆都不能教，同这班说话的秀才似的，就叫他们当个演说生，把通理先生所编的一切白话书本，也像从前王老娘、曹新姑派他们各处去演说。这样三种，都请老师在册子上注明了，那个能进学堂，那个不能进学堂，那个能教蒙馆，那个愿当演说生，一一分清。等我家老爷一一试过，就这样分派出去。但须责成老师，立个限制，是凡年轻的生童，在三十岁以下，只许自己进学堂读书，或堪任蒙学教师，或另外改习别业，不许也马马虎虎注在册上，想来他们不是十二分庸碌无能，以及老而无用的，也必不肯列名。等试过之后，酌量人品才具，每月津贴些，叫他们各有所事。譬如地方上多添几处义塾，多设几处乡约。这种义塾乡约，都用蒙学堂的法门，一洗从前陋习，名是与我们不相干涉，似乎只安插些穷老生童，暗底下却原在我们范围之内，同我们的宗旨合成一气。那经费算起来，也未必甚多，总还筹措得出。本来地方上蒙学女学最为要紧，这么办起来，虽说不一定完完全全，倒总可以开通些蔽锢风俗，造就些寒苦人材。好在我们这地方不大，结得起这个愿来。若是通都大邑，可就行不成了。”当下各人听施太太这般说法，那有个阻挡之理？

数日后，施太太真同施有功去说了。施有功就商量去办，但不用报名注册，只选了些穷老读书人，酌派在各处庙宇公所里，立蒙馆、设讲约，由官给发束修薪水。育婴堂里，也派了人去，栖流所、改过局，连那押发犯人的待质公所，也像派官医的派定了人，一律只用演说。提出些好的，随即拨到中小学堂，另设一班，请人教习。又略仿外国的法度，小孩子上了八九岁，如果不习生意，家里请不起先生，若不就近送到各处蒙馆里去，就要罚他的父兄。蒙馆课本，一概在学堂领取，不须自备。人情习于简便，一不要出学钱，二不要费心力，谁有个不愿叫子弟上学的？那班穷老生童得此事业，更谁不踊跃欢喜，个个相安？行了一年，真个地方上弦歌比户，桃李成行。

风声传了开去，有附近别处地方都仿着照办，来抄写章程。可是章程是呆的，办法是活的，别处地方那里有黄通理夫妇这样的人？别处地方官，那里有施有功夫妇这样的人？抄了多少章程，问了多少门道，总是个办不成功。内中有一处，离着自由村不远，同自由村是个毗连的地界，地方比自由村更小。张先生就发了誓愿，说：“让我把全家移去，到那里布置一二，也开个男女学堂，也设个不缠足会，也各处派人演说，看看风气能不能开！”黄绣球道：“如此，你张先生也算是开辟新洲的哥伦布了。”黄通理道：“岂但是哥伦布，要能把那一处做得同我们这里一样，简直是开通太平洋航路、为两半球凿成交通孔道的玛志尼！渐渐的一处一处做开去，都成了我们的殖民地，不更就是英国的立

温斯顿开通非洲全部的本领吗？这个志愿，原不易偿，倒也不可不有。老张既然要去，我就极力赞成，再在我们学堂家塾里拣几个人一同前去，帮着你鼓动起来。那里风土人情，同我们这村上差仿不多，言语也极其相通，没有什么扞格。带了家眷，便算专门开馆去的，看事行事，立得住脚，诸事可慢慢做去；立不住脚，仍搬了回来。路不甚远，花费有限，也不必全眷都去，只要尊夫人一位做个主儿。另外就是王老娘、曹新姑二人同去最好，男人就带了复华，其余等事成之后，陆续增添。”施太太道：“王老娘未免年纪太大，又离不开小女。曹新姑也离不开王老娘，一人绊住了两人，不如拜烦毕姊姊同去。”黄绣球道：“毕姊姊这里的医务很忙，如何能撇得下？我想不如还是我去。”其时樱儿已嫁了人，不做丫头，在黄绣球学堂肄业，便道：“我愿同行，别的事我不会，我去劝人放小脚是可以的。”张先生道：“就是这样。黄嫂子去了，各事都有个禀承。复华、樱儿又都是麻利的，拣个日子，即便起身。”黄通理、黄绣球、毕太太各人喜之不迭，大有个吾道南行之乐，遂在学堂里置酒祝贺。

不多几日，张先生夫妇同黄绣球、复华、樱儿到了那个所在。上船登岸，租定房屋。那边原也有张先生的同业朋友，又是邻近同乡，说起来只道有祖坟在此，带了家眷来修理坟茔，要有些时耽搁。同业朋友不免谈到衙门中事同地方情形。张先生便趁势说，施有功怎样的贤明，怎样的能办事，现在把学堂办得怎样闹热，读书人安插得怎样妥贴，你们也有人仿着要办，来抄过章程，倒底可办了没有？那同业朋友说：“现在通行要办的事，也办了些什么，却是我们的官，并不曾到你们衙门里咨取过章程，这想必是绅士们做的事了。”张先生便问：“你们绅士当中，有几个肯做事的呢？像我们那里，连绅士太太们肯做事的，都不计其数。”大家说道：“我们也听见这样讲，可是我们这边的绅士甚少，绅士当中的女眷们，更从不出头露面。只有个开典当姓孔的，夫妻两口子，倒肯拿出点钱，在地方上用用。这姓孔的，原是山东籍贯，寄籍在我们这里，捐了个员外郎，大家都称他为孔员外。平日地方上，有什么要创办的事，筹捐的钱，他总肯尽心出力。前年我们这里也开了一个学堂，就是他一人出了一千串的经费，才勉强强开起来的。他那堂客，稍些识得两个字，在家里收了些女学生，不要人家的学钱。除此以外，像他家的，就没有第二人了。”张先生问：“你们地方上有几家典当？他这姓孔的典当有多少架本？”说：“架本也有限得很，典当连城外，也不过两三家，都是小的。”张先生把这番说听在肚里，回去也黄绣球说了。黄绣球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我也贴一张条子出去，叫内设女塾，学资不计，那孔员外的妻子，自然来打听我们，我就可同他来往。”张先生笑道：“你真是世界上一枝自由花，插到那里，开到那里。这事又一定从你发达了。”

果然歇了几天，有个女孩子要来上学，黄绣球收了来。教了不到两日，又来了两个，说是孔府上荐过来的，并问这里张奶奶能够教几多额子。张先生对那荐来的人讲道：“这里教学生，是我们亲眷姓黄的黄奶奶，房屋不宽，也只能收到十个八个。”黄绣

球插着说道：“如果人多，自然要另租学堂，现在不过借此消遣，算不得什么教学生的。拜望你家员外太太，承他的情，改日登门领教。”那荐来的两个，同那初来的，一共三个女孩子，原来都是他典当里朝奉的女儿，在黄绣球身边读了几天书，便把黄绣球一切情形都传到孔员外家里去了。孔员外也在外同张先生结识，谈起来意。孔员外十分高兴，说：“我们地方的事，本轮不到我姓孔的与闻，不过忝居圣人的后裔，这读书上学，总应该出力帮忙。贱内把家务交给儿媳妇们，闲着无事，就收了些典中同事的女孩子教几个字，又从贵处买了些学堂书，清浅明白，同小孩子打个样儿。前几日晓得令亲黄奶奶也能教女孩子的书，先叫伙计们一个女儿上门试了试。贱内着实佩服，所以又荐了两个过去。这位黄奶奶，莫非就是贵处黄通理先生的令正吗？久已闻名，原来同你老是亲眷。你老既然要来敝处开办学堂，在下实不敢参预。若是少些经费，在下还可以量力报效的。你老不知道，我们这地方比贵处几年前更是闭塞，差不多十家人家，就有十家不通世务。一个实缺地方官，做了已经两任，糊涂昏愤，那里能像贵处的施老爷？所以下说你老要开学堂，不敢参预。你老是外边新到敝处，尤其耳目昭彰，先不先这里地方的人都要妒忌，至于女学堂三个字，更莫轻提，就这样在家里收三五个女孩子，还要都是我们同伙当中的人，或者可相安无事。稍为铺排一点，出个什么学堂名目，保得定登时要兴风作浪！在下是爽快人，说爽快话，你老总得再联络些这里地方上的人，缓图机会。闻得黄奶奶是位女中豪杰，只怕到了此地，豪杰也要受困。”

张先生道：“这话不然，前日子确有人到我们那边来，抄了办事的如种章程，说要仿照我们来办。既然有这种人在地方上，怎见得事情办不成功？”孔员外听得，沉吟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哦！不错，不错，这里有位新科举人，从来没有在家，此番中了举，才回来一趟，听见贵处的风声，也同家乡人谈过，被家乡人骂得狗血喷头，说他是什么党什么党，我倒忘记这回事了，要末是他到贵处抄的章程。现在此人又出门去了，即此一端，就可想见，在下岂肯说诳话的呢？”

张先生谢过了孔员外，又与黄绣球商议，住了个把月，一面写信去与黄通理、施太太说知，一面考察这地方的人情风俗。黄绣球也早与孔员外的夫人通过来往，暗中也着实计议，竟其一无下手之处。忽然得着消息，说张先生那边的官府施有功同这里地方官对调，黄绣球道：“这却好了，我们那边已是造成的房子，这里还是一片瓦砾堆，无人管业，又不许人清理瓦砾，划出界址，白放着我们造屋的好手，无所用之。等施老爷来，押住了一定挑去瓦砾，出空场子，有碍路的荒草，芟去几根，然后我们再来打间架、钉木桩，包管也造成上好房屋。更要建个大桥，从我们那边到这里，两路打通，这才显出我黄绣球的手段。我从来不信专制，但是中国的百姓，受惯了专制势力，必须要有个专制的人，在上面同水车上鞭牛、磨子上鞭驴子似的，他才甘心服从。借着一点点专制力量，我们便可慢慢放手做来，这好比用兵，要里应外合；又好比唱戏，要人打锣

鼓。当初我们不是施老爷，那里就能有后来两年的光景？这施老爷，真是会打锣鼓、会做内线的人。我们赶紧回去，请他早点到这里接印。”

张先生看黄绣球说得高兴，也自欢喜，但道：“通理先生早晚必有信到，且看如何说法，再定行止。”随手接着黄通理来信，大概说办事为难，切莫操切。外乡不比自己家乡，设使下手太利，收不住拳头，反而于事有害。好得施有功夫夫妇指日到任，你们且不必回转，等他见面商量。里外开路，自然弄得到平平坦坦，独有调来的那官，到底是个何等样人，不怕他昏愤糊涂，只怕他顽固执拗，须得打听了给我实信，好在地方上做个准备。

当下黄绣球同张先生参酌一切，修了一封回书，叫复华专送了去。复华交与黄通理看过，递给毕太太、施太太一同过目。这个当口，施有功忙的办理交代，施太太也不能谈及于此，就暂时搁下。后事如何，也暂搁一搁，请看官再看下回。

第二十八回

自由村拖出猪大肠 文曲星翻成新局面

话说黄通理又写信回复张先生、黄绣球，仍叫复华带去，并口授一切，不表。那施有功自从接到调任文书，就同幕友书办查取案卷，是他任内经手各事以及各种案件，已了未了，已结未结，日夜料理得忙碌异常，以便移交后任。并分定两个日期，办酒请客。先请的是城乡绅耆，将公事分别嘱托了他们，望他们各人尽心持久，即如团练、警察、积谷、捐务等项，都有绅董各专责成，不免叫他们要照常循法办去，带着尽个话别的意思。这些绅耆们，向来同施有功甚为接洽，席间无不歌功颂德。后来请的，便是中小学堂各位经理教习以及堂中的一班高才生。选派的一班演说生，比头一天却多了几席，也只大概讲些勉励夸奖的话，并说另外捐些廉俸，存放生息，预备学堂演说有什么添补用场。接着另设了一席，专请黄通理一人，又请黄通理投契联络的几位做了陪客。

这番便与前次请客不同，只用两个心腹小跟班伺候，脱略形骸，细谈衷曲。施有功先说推重黄通理夫妇，次说维持各学堂事务，亲切详细。黄通理诸人极口感谢。提到张先生、黄绣球现在出门的宗旨情形，施有功也慨然自任。里面施太太又叫他小姐施誉身，将黄绣球两次来信送出来看。施有功道：“那边地方，不晓得黄嫂子同我这里认识。写信去，叫黄嫂子等我到那边的时候，竟装作不闻不问，不要露出形迹。这里我想邀了王老娘、曹新姑作为眷属，同贱内小女，住进衙门。一则与小女便益，二则或可照黄嫂子所说，弄个里应外合。”施太太在屏门背后听见此话，也说极好。彼此一直谈到散席后，还谈了许多。以后施有功便一天忙似一天，无非为的寻常要紧公事及各绅耆答席送行。所有送德政牌、万民伞的那些俗套，虽不能免，施有功却是一概不变，连那学堂里要做什么纪念碑的事，也预先请黄通理说明辞免，真是烦恼无华的一位循良官吏。若非自由村这地方的福气，那里碰得出来？

却说那个任的新官，在那边六年俸满，交卸后，必须进得省禀见上司，才能来接手新任。所以施有功这里，先来了一个代理的人员，让施有功先去到任。

话分两头，这代理的乃是旗籍，由翻译出身，在省里候补，就有个绰号，叫猪大肠。猪大肠这样东西，装的一肠子猪屎，又臊又臭，可想而知。他那人品，不必再标他的姓名。猪大肠接过了印，到城隍庙里拈香，已是己牌时分，庙里原有两个演说生在台上演说，看见他来，下台迎候。他在轿子里也老早看见，拈过了香，便问：“你们讲的，可是圣谕广训？”回说：是新编的演说书。猪大肠只听见“说书”两字，沉下脸来，说道：“这个室是你们说书的地方？不是城隍庙里已设了乡约吗？怎么不讲乡约，倒容你们来说书呢？”便吩咐传问庙祝，带住了两个演说生。庙祝先跪下回称：“这便是讲的乡约，前任施老爷派的。”猪大肠骂了句：“混帐！他们两个明明讲是说书，你敢胡赖？”喝叫差役掌嘴。两个演说生看庙祝要受冤枉，即忙上前呈了演说的本子，回道：“这确是施老爷颁发的，叫生员们每日宣讲，各处照着讲的还多，不止这城隍庙里生员两人。”猪大肠接了那本子，不问情由，只道：“讲乡约除了《圣谕广训》之外，那能有别的书？况且是件奉旨的事，向来讲的人，应该戴顶大帽子，恭恭敬敬，才是道理。你们这样便衣小帽，混充生员，来糊搭本官，好生大胆！快与我带回衙门，细细拷问！”霎时间各处演说生得了信息，就一齐收场。

那两个演说生被猪大肠带到衙门，先交差役看管，随即有学老师晓得此事不妙，见了猪大肠，再三分剖。猪大肠这才清楚，又很不以此事为然，便对老师说道：“从今以后，只许讲《圣谕广训》，这种杜撰的书，只好刻出来，当作感应篇阴鹭文的送送人，岂可在乡约上讲？”老师还没有出来，外面已聚了多少演说生在大堂上求见。一个个手中拿着演说本子同红纸手本，上面注明姓名及某月某日，奉派在某处演说字样，要当面请示，保释那两个管押的人。猪大肠道：“这是我没有弄清，何至于就聚起众来？地方民情，可就刁滑已极。我虽是代理的人，那里容得这样！今日头一天接印，姑且不问，就放了那两个人罢。”于是外面的也经人劝散。老师辞了出去。

猪大肠又去阅城阅监，连着拜客，回衙后悬牌放告。这时候上忙已完，下忙还不能开征，正在清苦当口，猪大肠一想：此番代理，毫无生法，连日查考各项公款，却都由公中拨给的少，由前任同地方绅民捐存的多，一时难以裁扣，又兼施有功的幕友还留在署中，碍于耳目。他自己只带了两三个人，派为帐房杂务，又用了两个亲信家丁，派为钱漕稿案，其馀刑钱两席，是打了包封托邻近代办，以致所办公事，不能凑手。他原存着五日京兆的心，在公事上只想搜索弄钱，有钱可弄的，便胡乱翻覆，无钱可弄的，便还个照例门面。至于官司上头，只因那自由村几年以来文学大兴，民风纯正，没有什么健讼的人，每逢呈期状子不过收得寥寥几张。若是叫施有功久任下去，合着黄绣球诸般布置，真可做得到小巴黎、小伦敦的世界。偏是换了这猪大肠，不道是政简刑清，正好修明礼教，只嫌寻不出贪赃枉法的钱，刮不出什么地皮，镇日价愁眉苦脸，盘算法门。

一日，他帐房师爷同他一个门稿二爷在街上闲步，看见好几处女学堂，回来说与猪

大肠。猪大肠并不在意。那门稿二爷便道：“女学堂原是时新名目，可别处不像这里有这样多，老爷可查查案卷，共有几处？那个是报到上司立过案出过奏的？那个只在本和门立案？没有报过上司的，其中或是可裁可并，或是借件事情，封掉了他。大约一处有一处的款子，不论是裁是封，款子总要另外清理，那时聚齐了，提到公中，抖乱了还他一篇糊涂帐，定归落得点好处。照这一桩，把那男学堂以及各处演说生的经费都查一查，再加那巡警局用的司事兵勇，也撤些裁些，合起来怕不成个大宗？我们横竖两三个月，等到查过办过，交给后任，老爷在上头是很有面子的，更不怕什么。况且又不侵蚀公款，不过把这些帐从新拨一拨算盘珠儿，七折八扣的挖些零头，保不定当中也有个大注儿可以吃得，就不枉这一番代理的辛苦了。”

帐房老爷随手便叫猪大肠依着门稿的话传进书办，当面吩咐：即日开具清册，送呈查核。书办当时就回称：“只有小学堂是书院所改，用的是书院旧款；中学堂是施老爷筹办，详过上司；其余女学堂演说生，半系当地绅士创成，半系施老爷捐廉帮助。那城西女学堂，更是几位绅士女太太所办，办得最早，所有各学堂使用支费，都各有经理，不归衙门报销。除了中小学堂及巡警局，演说生几种经费，房里还可去查得问得，开得册子，以外要老爷延访绅士，房里不便去问，只怕多是自用自销，老爷也问不出的。”那门稿二爷在旁对着猪大肠道：“照这样说，女学堂都是民间私办的了。民立学堂，原不在禁例，但老爷新到这里，总得查考查考。叫书办下去，赶紧开个单子上来，那个是谁家绅士独办的？那个是前任施老爷帮助的？一共有多少处？连那中小学堂演说生每月开支用若干，一起开得清清楚楚，不许遗漏。”猪大肠道：“很好，就要这么办哩。”书办领命退出。地方上早已哄动，人人笑骂。

黄通理自问他头一天接印，管押演说生的事，就晓得猪大肠必有个推翻全局的手段，迭经防备，与张先生、黄绣球几次函商，只是暗观动静，一面写信详告施有功，托他再写信与猪大肠，将地方上的事细细分疏，请他不可轻易更改。拣了几件要紧的，如学堂、演说两事，补详了上司，原想保住一切，不致变局，不料施有功来信在后，猪大肠利令智昏，全然不顾。施有功补详上司，上司的批饬更迟。这里猪大肠催着书办开列清单上去，他便拜绅士、查款项、裁教习、并学堂，劈列拍拉，一齐下手。黄通理早见机辞去中学堂教习，惟有自办的家塾女学堂，照常教授。猪大肠挑不出什么眼儿，无从挟制。等到上司把施有功的详文批准，饬知来到，他也详报出去，无可挽回，弄得怨恨交加，人心惶惑。黄通理终日的搓手跳脚，道：“是好端端一座锦绣围屏，给黄绣球已绣到七分功程，竟被猪大肠一把剪刀，剪成破碎，这个没有地方自立之权，不能恢复。”于是在黄绣球信中，说到此话。黄绣球想到“地方自立”四字，恨不得即刻回来，驱逐了猪大肠，竖起自立的旗号，立图恢复。幸被那边施有功挽留劝导，只打发张先生、复华二人回来，察看情形。这且不提。

再说施有功到了调任的地方，那地方果然锢蔽不通，士风尤其鄙陋，只有孔员外捐一千串钱设的一个学堂。这学堂里就还是从前在书院当山长的一位老廪生，充了教习。大大小小学生，约莫十三四个，全不成个规模。施有功既到之后，也竟无可谈的绅士，只有孔员外，虽是生意人，倒明白大体，但只事事退让，不肯担当，虽是保守身家，也实在拘于习俗。施有功同这孔员外谈过几次，要想把学堂大改章程。孔员外仍旧照着告诉张先生的话说：“为难得很。”访访绅士的口气，都无所决断。绅士中最大的，是个云南候补知府，其次就是新科的举人。这两人一向在外，馀下秀才称宰相，监生称大人，天高皇帝远，看得自己尊贵无比。新官到任，有什么举动，不同这班秀才监生商量妥洽，万不成功。张三本答应了，李四偏能把持，李四答应了，张三又来作梗。所以十件事，一定有九件蹊跷，白费唇舌。只有扛帮插讼，包揽是非，各做各的，却不相闻问，与自由村那地方，真可算大大反对。

施有功夫妇与黄绣球连结了孔员外夫妇，暗中再三想法。想起买服秀才的一个法子，借着观风开考，不拘好坏，全案录取，重重的奖给花红，颠倒第一名都有得分着，早晚并备了酒，请他们饱吃两顿。有些前辈老生这日不到的，还又在学堂里请了两桌。这是破天荒第一回的事，那些秀才、监生、乡耆、绅董，都诧为奇文。施有功轿子到街上，就填街塞巷的妇女拥挤观看，说：“要看看施老爷这个文曲星。”小孩子“文曲星”“文曲星”不住的乱喊，一直跟了喊到衙门口。施有功心生一计，在轿子里笑着说道：“有赏有赏。”随即下了轿，拣两个面目文秀的小孩子，一男一女，亲手从头门口搀进内衙，叫施太太给了些糕点、铜钱。施太太晓得用意，问了两个姓名住处，男的说不清，女的说：“父亲开小杂货店，哥哥也当了先生念书。”施太太假意欢喜，又交了这女孩子几本书，说：“带回去送给你哥子的。”随手叫人领了出来。两个孩子自回家去。第二天四处宣传，都说施有功是文曲星下凡，甚而至于做了牌位供奉。

施有功夫妇，开出这条机关，先就倡议改办学堂，一切势如破竹。施太太在里面与孔员外的夫人，也大兴女学，借此才与黄绣球明通往来。黄绣球到底是个烈性的人，为着自己地方，被猪大肠搅乱，心上不甘，见这里已开通道理，便回去调换了毕太太来。毕太太义不容辞，来到之后，便同着筹划各事。如此内内外外，日夜兴办，男学堂改定了，女学堂扩充了，演说也行开了，劝放小脚的事也有人肯依了，气象就大不相同，各式规模，俨然缩小了的一个自由村照片。

施有功常常挂念着自由村被猪大肠糟蹋坏了，也十分切齿，日日的信函来往，同黄通理、黄绣球百计设法。无奈猪大肠又改代为署，见施有功任上的口碑极好，本有醋意，又见施有功时常来信，关说公事，说那件应该保护，那件不可更张，更加负气，大为不乐，立意要事事反其所为：凡是施有功所定所创的事，所信所用的人，能裁的一概裁了，不能裁的，也硬出主意改了。最可恶的，他把中小学堂，到省里去另请了几个京

官绅士、翰林进士来充当教习，明是抬高学堂，暗是力就腐败。堂中又请派了监督提调名目，层层节制。那些旧有的学生，早就通班解散，招的新生，定课策论讲义，不准阅看报章。女学堂也说是伤风化，禁去几处。还胡乱诿些男女苟且的事，扯在讼案当中，详报上司，说总是沾染女学堂的习气而来。丧心病狂，闹得昏天黑地，顿时一座自由村，鸡犬不安。

黄通理夫妇气愤不过，商量的联合同志并同乡京官，如李太史等，具了一张公呈，反复申辨，恳请照旧。这张公呈进去，猪大肠送交他幕友阅看，好几十天，不批不答。黄通理又约齐了人，入署求见。猪大肠道：“他们动不动就会联名聚众，传话出来，要见等明日堂参，不准少去一名，少了就要差提。”把传进去的名帖当时留下。黄通理心中老大不服，内中便有些咆哮的，仍亏黄通理捺住出去，安排明日再来同他堂见。猪大肠只当是吓退了，走到幕友房中，问：“老夫子，前日那张公呈怎样不批？”那幕友道：“这个公呈是难批的，东翁你可曾看过没有？”猪大肠实在把这张呈子看不下去，强说道：“看是看过一遍，批是要费老夫子的心，给他个两面话就得了，也不必很得罪他们。”回头见执帖家人，拿着一副帖子，站在旁边，说：“有客拜会。”猪大肠一声叫“请”，就离了幕友的房。要知此客是谁？见了讲些什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黄祸出场大为闯祸 委员查案还算能员

话说猪大肠有客拜会，即时请见。那客是谁？这样同猪大肠够得交情？原来就是那黄祸又出现了。

黄祸这几年出门在外，到处游行，也不知他做些什么。某年在省里的时候，同这猪大肠认识。黄祸本来喜欢交结官场，猪大肠又是旗派，喜欢闹阔劲儿，吃酒斗牌，天天聚会，都有黄祸跟在里面，因此上两人换了帖子，气味相投，猪大肠着实的黄祸的用处。后来黄祸到东到西，两年不见。这回从别处听见猪大肠署理自己的地方官，就赶了回来。

一到家里，他儿子黄福却先把家乡事情细细说过一番，并将猪大肠怎样搅乱地方民心怨恨的事也告诉了。黄祸没有看见前几年这自由村上的文明风景，只觉得回到家来，地方上一片骚扰，就不甚相信他儿子的话，反说他儿子少年好奇，跟了黄通理夫妇胡闹。随即与黄通理夫妇访问，也是痛骂猪大肠。问起猪大肠究竟怎样不好，无过是更改学堂、裁提费用、不许各处演说，并没有什么酷虐的名气，心下暗想：这都是黄通理夫妻两口子刁钻古怪，撺掇出来，叫人替官府作对。猪大肠只怕不晓得其中曲折，所以越弄越砸，岂不糟糕？让我去表清了，单把黄通理压服下来，包管安稳无事。

这日进来拜见猪大肠，一个是巴结地方官，一个是遇着旧心腹，如兄若弟，亲密非凡。留着吃了晚饭，引到签押房里，猪大肠道：“老弟回来得正好，愚兄到了贵处，不敢说贵处的民情坏，实是愚兄的人缘不佳。如今要拜托老弟在外面替愚兄拉拢拉拢。”黄祸道：“这是极应当的。治弟回家，一路之上，耳听消息，都说老公祖精明强干，不徇情面。”猪大肠笑道：“你我弟兄，那有这样称呼？你仍叫声我二哥就是了。不瞒老弟说，你二哥署了这个缺，本不情愿，既然蒙了上头的恩典，将来总有个调剂，不得不把地方整顿整顿，顾不来那些情面。前任姓施的，他一味在念收入面上讨好，弄得满街开了女学堂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简直一处一处像窑姐儿的下处。又叫些人，在庙宇公所里

说书。他交卸了，还封封信来，叫我不要改他的，愚兄那能依他？可就裁的裁、革的革。老弟到底公道在人，人家也晓得我不徇情面罢。”黄祸道：“这个，二哥你还不知，那里全是姓施的做的事。我们有个本家黄通理同他妻子黄绣球，几年前头就发痴发疯，在地方上很闹些笑话。又有个刑房书办张开化跟着附和，要开学堂，要劝女人放脚。治弟是出门的日子多，此番回来，听说几年工夫，这黄通理夫妻竟其闹开了，又碰着姓施的是个好好先生，任着他的性儿。虽说不过做些穷酸的事，没甚犯法，可就糟蹋的银钱不少。这些女学堂，无非是他妻子黄绣球引出来的。二哥如今裁掉了些，闻说外面很有闲话。”猪大肠道：“是呀，他们已经递过公呈，今日还联名禀见，给我轰了几句，叫他们要么堂参，不许私见，他们才吓下去。”黄祸道：“那个公呈，二哥怎样批的？”猪大肠就喊了一声：“来！到师爷房里去，把前日那张公呈去问问可批过没有，先拿来瞧瞧。”拿到给与黄祸一看，黄祸道：“可不是呢，具名的就是黄通理打头。”猪大肠抢着也看了看，说：“我还不留心。打头的就是他吗？他有什么功名？同老弟什么辈分？是近房还是远房？”黄祸把呈子摆开，也没有看完，便道：“他不过是个老贡生，同治弟是一辈，房分可就出了十服之外，不但五服的了，前几年本不通往来。这个人就是性情迂僻，向来并没有什么过犯。这几年治弟出门之后，小儿也在他家塾中念书，承他的情，把小儿已选到中学堂，可是治弟也不愿小儿同他亲近。”猪大肠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明天早起，就请老弟去通知他一声，叫他不要出头多事，愚兄最不肯得罪念书人，也不能偏护念书人。一个老贡生，就敢领头聚众，显见得也不是安分之徒。不怕老弟见怪，这也算贵本家中一个糊涂蛋了。”黄祸道：“治弟去说，是万不中用。我想这张公呈，二哥还没有批出去，他们来求见，无非催问这呈子的事，二哥先拿片子请黄通理一个人来，同他开导些。他若是遵命的，那些人听他的指拨，自然一齐服贴；若是不识好歹，有什么违拗，二哥再放下脸来，就不算先得罪他了。”

猪大肠受了此计，怕的明日递公呈求见的人当真又哄了来，连晚等黄祸去后，就叫人拿片子到黄通理处，说明早请黄老爷过去，有话面谈。黄通理不知就里，只道猪大肠有意转弯，当即告诉了一班同志。

第二天见了猪大肠坐在花厅口，开口便道：“久闻老兄的大名，连尊夫人的大名，都如雷贯耳。有什么事，尽可进来同兄弟商量，难不成兄弟赶不上那施不全就不好赏个面子见见兄弟的吗？兄弟听说地方上的学堂，都是老兄那边兴出来的，真算麻俐。兄弟到任后，因为女的学堂太多了些，男的学堂体制也狹了些，所以要裁多并少，腾出点经费来，另筹经久之计。男学堂换了几位有名望的京官翰林，这也是体面事。至于那说书的一层，并没有奉过皇上家的上谕，接过上司的文书，那些人各处围着去听，反把《圣谕广训》废掉了不讲，究竟不成体统，所以兄弟就禁了，顾不得什么是前任定的。那施不全就几次三番来信罗苏，兄弟真不耐烦。你老兄既约会了多少人递上公呈，昨日又约

会多少人要来见我。我兄弟并不是怕事的，从前也在粮子里混过两年，三百五百人，一声吆喝，就弹压住了。如今做父母官比不得在粮子里，又是你们一班斯文先生，所以不肯毛毛躁躁。前日那张呈子不批出去，也是要留你们的体面。你老兄是呈子上打头的人，想必什么事情都是你老兄出的主意，今天请老兄过来，把话讲明了，安着本分，在家里教书，要情愿再当教习，仍旧安插你一个位置。你那尊夫人，既然开了个女学堂，我查查还没有什么弊病，横竖你们自己出钱，也就听你们留着。额外的，我既经改章改革，你老兄那里能够干预，何必领头多事，弄得不好看呢？”

黄通理听猪大肠这番不入耳之谈，气涨了一张脸，翘起两根胡子，竟不爱同他辩驳，只道：“要照旧就一齐照旧，这些事，我们地方上费了好几年的心，老公祖总得体谅些，挽回转来。”猪大肠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这是万万不能挽回，好在地方上已经有了官办学堂，街上的蒙馆，都可以算得蒙学，不稀罕你们。就是这两句话，告诉老兄，我还有公事呢。”旁边的人就喊了“送客”。黄通理站起来说：“老公祖不答应，只好再去求上头去了。”猪大肠当时变脸说：“拿上头来吓唬我吗？好个刁钻的东西！给我送到捕厅衙门管押起来。”黄通理又气又笑，往外就走。捕厅衙门原只在头门旁边，一走进去，那捕厅老爷认识黄通理，是很有名望的人，说道：“老先生，尽管请回府去，堂翁一声要传，速来通信便是。”话言未了，不晓得怎样，已有多少学生们拥进捕厅衙门，前来慰问。黄通理跟手出来，随即又有多少是学生不是学生，一直拥到猪大肠的衙门大堂上，挤进宅门，喧喧嚷嚷，说要猪大肠出来问话。

一个风声吹到黄绣球耳朵，正要也赶上前来。黄通理已到了家，再三阻挡，一面自己仍跑到衙门口，苦劝众人。其时连闹的人，看的人，人山人海，那里还劝得清。只从大堂上望到川堂以内，都是人头簇簇。猪大肠穿了公服，立在川堂的屏门背后，向着众人指手划脚，还是撒了京腔，胡说官话。众人一拥而进，把猪大肠拉出，翎枝折断了大半根，朝珠也散了一地。十几个家丁上来拦阻，好容易脱下一件套子，做了个金蝉脱壳，溜进里面。那警察兵同武营里，虽然已早来弹压，看看势头不妙，却不敢动蛮。还是黄通理拚命的劝息了几人，这才松动了些。大家带笑带骂，渐渐退出。猪大肠当时写了通详文书，连夜发出，自然有许多架砌诬蔑的说话，请人查办的事情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黄通理见众人闯下这祸，与黄绣球委曲相商，捺住黄绣球的性子，暂时解散了家塾女学堂。第二天上也同大家飞递了公禀进省。第三天施有功那边也得着信息，于是张先生、复华、毕太太、樱儿、王老娘、曹新姑都一起回来。只有施太太为着不便，没有同到。回来了大家商议，说：“事情决裂到这个地步，真是不料。”黄绣球摔起袖子，在桌上一拍，说：“我从前受了罗兰夫人的指点，当不起望着他脚尖儿。通理，你不记得些泰西历史吗？第一讲那匈牙利国的噶苏士，当那奥国宰相梅特涅，奸雄压制的时代，他不过一个书生，能同宰相对敌，把他下到牢里去，他还著书立说，一定要破那奥

国政府的专制，这是同宰相政府相抗，还都不怕，何况这小小地方官？再讲马丁路得，因为罗马教皇威力太大，他能做了九十六条的檄文，声鸣其罪，倡出新说来，号召天下。教王捉了他问。他在堂上不屈不挠，定归开出信教自由的理路。这是一个教徒，还有这种力量，何况我们一大众的人？至于那克林威尔，是个放牛的人，能够举义旗，兴国会军，把英王额里查白杀去，重兴民政；华盛顿起初不过种田出身，看着美国受了英国的管束，就能创出一片新地方，至今比英国更要繁盛。更有那法兰西建国的拿破仑、意大利建国的四个少年，都是我们平常想着要照样做的，怎么好忘记了？况且同如今的俄罗斯国，是地球上第一等讲专制的，然而他国里有一个人，叫托尔斯泰，能创同胞兼爱平等主义，把这些主义都做在小说书上。俄国念书的人，看了他的书，风气一变。近年他那里面的学生，多不满意他那国的专制手段，他国中屡屡捉拿这班学生，锁了起来，或是充了军，总禁不住他们不说。闻得托尔斯泰这个人，还没有死，多是他一人的精神鼓动。我们这一大众人，偏就鼓不动一条猪大肠、猪尿泡，可还成个人吗？为今之计，事情是闹了，断不能虎头蛇尾，一定用匈牙利要劫奥国，自治自立，伸起我黄氏族中的权来，也大概好拼一拼、碰一碰。匈牙利人，本来是我们姓黄的种类，我们学他的法子，也可以对付祖宗。”

黄绣球这样说着，有些学生们传了开去，懂得的，固然人人佩服，就要动手，不懂得，也无不依着黄绣球这边，随口骂猪大肠该打该杀，要撵掉了他。其中如张先生、毕太太们，更自然没有个不赞成的。黄通理却是最愤激最镇静的人，想想这件事，怕总说得容易做得难，禁不住黄绣球天天激刺，也就大为发作，同大家说道：“做官原是替皇上家办事，做一处的官，这一处的事情，千千万万，实在只有两件：一件要他帮助百姓做事的力量，一件要他防备百姓的事被人侵害。这猪大肠，不但不肯帮助我们做事，还把我们的事，别人没有侵害，他倒死命的要害我们，这是我们地方上的公仇公敌，却可容不得他。外国人本来看做官的是一国中公共奴才，奴才能任事的便罢，不能任事，没有个不立刻更换。如今这猪大肠既经把我们闹的禀了上去，我一个人抵桩承当罪名，跟那查办的委员到省里去，指定要攻掉了他。上头就把我办个罪，也不能不叫他撤任，这就叫‘牺牲一身，以为国民’，死而无悔的。除去了这个仇人对头，换个别人，叫他晓得我们地方民心固结，不是轻惹的，这才能让我们再布置起来。我不犯他的法，他也不能阻我的权，隐然立一个市民参与政府的规模。”

黄绣球听了，不觉又拍手说道：“这才是呀。等他那查办委员来了，索性再闹他一场，拖出那猪大肠来，洗他一洗，才泄我的气，顾不得他也用兵糟蹋地方。从前克林威尔，还冒了弑君的名气做事。何况我们不过拖一条猪大肠呢。美国的总统林肯，为着要美国解放奴隶，拚了性命，不顾他国内战争分裂，始终立定宪法，叫他美国享了无穷的利益。传到如今，我们既要下手将大比小，也万不能同婆婆妈妈似的顾头顾尾。只有奋

勇上前，没有二话说的。”张先生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官场的例子，不问天大的事，都是问一个为头的人。通理先生，等查办委员来了，认个领头，跟进省去，这还有什么话讲？他真能把一大众人屠掉了城吗？”

黄通理这边连日聚论，省中早已接着猪大肠的详文同地方上的公禀。上头一看，是为了学务的事，晓得猪大肠办理不善，却是官官相护，听了他一面之词，果然派下委员，要提取咆哮公堂的人，解省申办。这个委员倒很老练，到了猪大肠这里，不动声色，前前后后把事情打听明白，先禀复了上司，然后会同捕厅、学老师，传问地方绅士，无不归咎在猪大肠身上，说他不服士心，内中像黄祸那样的人却就很少。黄祸在这个当口，反也缩头不出。委员查到后来，晓得只为了黄通理一人而起，采访黄通理平日乡评，极其隆重，又没有犯过劣迹。那递把猪大肠的公呈，虽是出名领头，呈子中也没有顶撞的话，于是亲衣小帽，独自一人寻至黄通理家问候，意想劝慰几句，请黄通理带几个人到猪大肠衙门赔个不是，他再从中调停，便可将就了结。要知黄通理依与不依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伸民权公议独立 归梦境暂束全书

话说那委员劝慰了黄通理，想请黄通理带几个人，到猪大肠衙门赔个不是，将就了结，说道：“这桩事我已打听得前后底细，猪大肠未免办事操切，不顺舆情。但是当官聚众，他们那些年轻先生们也弄左了。现在上头都晓得，不全是地方上的过处，特地委我来就事调停。我想办事的法子，总要化大为小，化小为无。猪大肠虽然不好，也被他们糟蹋够了，事情不得下篷。你老先生是学问好，阅历深，这事原只为了你先生一人，还请你先生系铃解铃，劝劝大家，同到猪大肠那边去请个安，赔个罪，我从中在里面替你们调处，就是猪大肠一时不肯服气，也有我担代。至于先生们的下情，以及要照办的事，等我回省销差，回明上头，求上头札饬地方官，仍旧照办，就依着你们公呈上的话说上去，总把事情圆全过来。一切在我身上，你老先生放心就是了。”这委员如此说法，在黄通理那边听的人，有的听说要请安赔罪，都不以为然，有的听说他能回明上司，允准照办，也未为不可，此谈彼论，大家不决。

当时黄通理回答那委员说道：“上头委阁下到此查办，一定要查为头滋事的人。这事虽出于大众激成功的，确实不错，是为在下一人而起。如今叫在下劝大众去赔礼，怎么对得住大众？万一大众越发激愤起来，累你把这件案子，也完结不了。在下的意思，情愿跟着你进省，只说带了为头滋事的人，听凭上头发落，这就你的差使缴销，我的事情，等我同上头自己交接，与你无干。”

黄绣球在屏后接嘴喊道：“是呀！”那委员听见这一声，又听得屏背后好像有多少男男女女，七嘴八舌，都讲：“我们一定照我们的办法，不要理他。”又听见一个人说：“这委员，他道能回明上司，准我们把事情复旧，那句话真是骗三岁小孩子。如今这班老奸巨猾的官，专会拿这些话敷衍骗人。”又像是几个女人答道：“管他是骗是真，我们总拿定主意，趁此干起来。”那些说话声音，喉咙都很高的。委员听了甚为惊怪，望着黄通理半天，问道：“你老先生家里，究竟还聚着多少人？议论不休，不像是个息事的

样子，依你跟我进省，便怎么样呢？”黄通理道：“已经说过，你拿我去销了差，后事便不与你相干。”委员看黄通理词气决断，心上很嫌他倔强，嘴里却仍是圆转，又谈了些。

回至猪大肠衙门，猪大肠再三央求他，要拿几个人重办重办，先是黄通理万不可恕。委员又挽了人两面调处，耽搁了几天，只是料理不下。外面那哄动的风潮，就日甚一日，委员照着官例，又飞禀请兵弹压。地方上得了信息，更加闹得利害，一时之间，连施有功那地方的绅耆百姓都来了好多。听得黄绣球创议自立的道理，各人心中个个愿意，便有的说：“我们生长在地方上，自从祖宗一直下来，何尝晓得世界上一点点事？只晓得戴着皇帝，做着做官的，送不完皇上家的租税钱粮，受不尽做官的脸嘴脾气，不论念书做生意，皇上家并不管我们的生路。有一个钱的财业，无要被皇上家捐去半个，还要被做官的敲去半个。皇上家只拿个金顶子、铜顶子哄骗我们。我们拿这些顶子换不得饭吃，倒反有了顶子拘束住，什么都做不来。倘使没有这个捞什子，好比种田做生意的，那个不是清清白白的人？却就说是末等下流，格外的看不起。偶然做错件把事，或是斗了两句嘴，捉到官里去，就跪断了两只腿，打烂了两面屁股，关在牢里，比乡下的猪圈狗窠还要不如。正正经经有事请官判断，官也不问曲直，不管原告被告，一样的下跪，一样的受骂受打，伸手只是要钱。有了钱，不怕杀人都是应该；没得钱，不怕老子打儿子都是犯法。我们从小儿跟着祖父下来，以为从古至今，普天之下做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也安心服贴。念书的苦巴巴骗个顶子，种田的苦巴巴完了钱粮，做生意的勉强糊糊口，这么一代一代的过去。不料遇着施有功施老爷，到了我们地方，同我们讲讲，才晓得皇上的国，全靠我们人家撑着的，国是我们几千年所有，皇上不过是一时一时替我们人家做个管事老儿。若是普天下的人家，家家不自己振作，把个权柄都落在管事老儿手里，自然那管事老儿霸起我家的产业来，制起我家的生命来。那些不爱脸的人，更帮着那管事老儿吆五喝六，大的欺小的，强的欺软的，拆散了各处人家。人家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国？弄到后来，国也拆掉了，那管事老儿，却反优游自在，再把我们人家的田地财产，他霸不住了，又整票的送到别国去。别国有别国的人家，到那时候，谁肯来管我们国里的人家呢？所以人人先要保住了家，不能任那管事的一手霸占。保家的法子，在乎男男女女都识字读书，各人都学一件本领，可以得名得利。一家十个人如此，就十个人有用。十家一百个人如此，就一百个人有用。合起我们国里，无千无万的人，无不有用，自然那管事老儿不能欺侮。他手底下的人，比如像这猪大肠似的。也敢坏我们的规矩吗？我们常听见这自由村上，先被黄通理先生家里做得同朵花似的，只当还是句玩话。直到施老爷到了我们地方，同他施太太派了人在外头天天讲，天天说，照着做出，才相信，真比花都开得热闹。还想到自由村上来，再搬点好种过去。怎么这猪大肠，偏挖起这块土来？我们也一定不服。通理先生不必进省，我们两边的人，竟合起来

拼一拼。什么事做不到？这不是谋王造反，是要保定这块土，才能安我们的家。安了家，才能保守我们的国。说到归根，还是为的国，不是为家。若说我们两处的地方小，人家有限，暂时让过，不必这样认真，这又不然。大地方就是小地方凑起来的，多的人，就是少的人积起来的，小的让了，大的就失了势；少的退了，多的就散了场子，那可就让不清、退不完。如今正要从我们两处小地方，打出天下，叫那大地方看着榜样，万万不能退让的！”

黄绣球听了这篇大议论，格外的跃跃欲试，对着黄通理道：“我又要来讲泰西历史了。泰西的瑞典、挪威两国，他那政体，叫做双立，两国中只有一个君主，底下立了两个政府，各归各的风俗，却是政府的事同百姓的权利，彼此匹敌。奥大利亚同匈牙利两国，也是这样。如今将小比大，我们这地方同施有功那地方，算是两国，也各归各的风俗，只要办事一样，同心协力，就推施有功做个君主，岂不甚好？”黄通理到此身不由主，只得听着众人。一连几日，扰扰纷纷，外面这般聚议。谁知猪大肠看见委员已请了兵来，胆气又壮，就发出几枝火签，捉拿黄通理这一班人。差役们奉了命，虽则不敢违拗，却晓得外头人多，也不敢造次。当时同委员商量。委员又同猪大肠再三斟酌。猪大肠执定不行，坐了大堂，将差役血比到三千板子，看的人一声呼喝，登时又闹起堂来。黄通理趁着此时，亲身上堂投到。那猪大肠又吓的缩进去，不敢讲什么。堂上堂下站满了营兵巡察，那里有地方上的人多？有些不懂事的官幕奴才，指挥着放枪放炮，抽马鞭子、抽藤条，无奈只是人人上前，当中还挤满了妇女、小孩子，老老少少，口称愿死不退，从衙门口东西两面，一直到四城门，人迹不断，也没有个缝儿。街上大家小户，一律闭门，愈聚愈多，不由的同潮水一般，前推后拥，就进了猪大肠的上房。委员不住的打恭作揖，上房里的人，也不住的大声小哭，到底抓着猪大肠横拖倒泄，分出一条路，抓了出表。大家才拨转头，跟着散开。却是这样闹法，并不说拆屋放火、打人抢东西，就连猪大肠，也只骂他、拖他，绝不伤他的身体，可见只都是人心凭着公理做事，不是野蛮手段。

当日大众拖了猪大肠出来，被委员同兵勇等死命的抢松了手，躲入一处。委员当了对着大众又道：“即刻打发这些营兵离开，猪大肠也即刻带印跟我进省，替你们婉禀上司，另换好官。你们大家务必就此收场，不要惊动他的眷口。至于你们要办的事，只管去办，我晓得你们并不为非作歹的。”这里大家听了，才稍为平下心来。委员暗暗的领了猪大肠回到衙门，略为料理，果然遣散了营兵，同猪大肠一起上省。这一边以后的事情，做书的就不得而知，要留在做后部书的时候交代。

且说黄通理这边，见是猪大肠已去，必定还有风波，大家无不准备。

施有功那地方上的人，果然要一定合着做事，陆续就来得不少。施有功明不与闻，暗地里同施太太也帮着黄通理、黄绣球出力运动。那孔员外竟其收闭了典当，把所有家

资分散大众，也到自由村上暂住了家。黄通理便把自由村上的人，挑取一班年轻体壮的，编成义勇队，学生们又编成学生义勇队，由张先生、复华、黄福、黄权诸人作为队长。黄绣球也把各处女学堂里的女孩子编成女军，用李振中、文毓贤、徐进明、胡进欧、曹新姑、吴淑英、吴淑美、樱儿这几位从中调度。又请毕太太当头，俨如做个总统的光景。王老娘是年纪大了，就叫他在女军当中教授军歌。还约了多少妇女们，任了毕太太医院里看护病人的职业。黄通理又开出一番演说，道是：“几年前头，我发了一念之诚，感化了绣球。绣球承了罗兰夫人的指授，就全亏他一人，用尽心思，使尽力量，拿定主意，把地方开通出来。后来又全亏张先生、毕太太极力赞助。末了遇着施有功，真就是一位大大的‘托辣斯梯’，什么事可以任他经营。我们自由村的，各种事业，没有不成的了。谁想受了这番阻遏，为我反累了大众，我前头只把自由村比做破房子，好容易房子拆造得簇崭新，绣球他又开了个织造局，果真把各式事情从学堂上一点点的织出花头，绣得光光致致，居然从自由村，绣到施有功那边地方，要应着他的话，绣出全地球来。如今房子虽然又像糟蹋了些，织务又已耽误了些，却好比那埃及古王的金字塔，还高巍巍竖在这里；又好比华盛顿的纪功碑，后人永不能忘。如今我们做了那美国创立新世界石的一百零一人，想要成个独立主义，自必有几年辛苦，将来这一百零一人的首领，自然要推我绣球。我黄通理原不能数到一百个人的里头去呢，但是我们这个村子，叫了自由，自由却有个界限，界限乃是法律，人人守着法律干事，才算得人在自由之中。法律却不是什么王法刑章，是人心上的公理。公理关于一国，不是只关一人一家的，不过总从一人一家做起。所以像此番大众的事，看似成了野蛮举动，实在为卫护公理起见，公理上有什么争闹，就情愿碎骨粉身，死个干净，也不应丝毫退让。这是何故？因为失了公理，就失了人心，失了人心，就不成为国，没有了国，还保得住家，做得完人吗？大众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苦苦的要争，便是能伸出自由的权柄，真正叫我黄通理佩服，怎样好把这个美名，都加在我黄通理身上？”

黄通理讲完这些话，大众欢呼赞叹。那预备独立自治的意思，大众就格外踊跃。黄绣球更就日夜的参酌时事，草议章程。有一晚黄绣球疲倦极了，躺在床上，出神细想。忽听得耳朵里锣鼓喧天，像就在门前的样子，心上想道：“莫非又出什么会了？待我领着两个孩子去看。”便觉那双新放的小脚，撑了出去。一看并非出会，是对面搭台唱戏。台旁挂着一副对联，字迹挺大，远远看过去，认得是：

男豪女杰，上了这座大舞台，都要有声有色。

古往今来，演出几场活惨剧，无非可泣可歌。

一边十七个字，看了觉得似懂非懂。正在那里摹拟，又见台上出了一公白衣旦脚，说

道：“这戏又是《水漫金山》，没有看头。”只听见他大儿子黄钟喊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他头一句说白，好像是吾乃罗兰夫人是也。”黄绣球才要回头再看，已不见了戏台，斗然惊醒，在床上十分感叹，又将那副对联记着，仔细思量，说道：“可泣可歌的事，原要做得有声有色。我黄绣球如今是已经上了舞台，脚色又极其齐备，一定打一出好戏，请罗兰夫人看呢。将来好把罗兰夫人给我的那本英雄传上，附上一笔，叫：二十世纪的女豪杰，黄绣球在某年某月出现了。”正是：

惟有英雄造时势，直将巾帼愧须眉。

后事甚多，此书也不及交代，等来归入续编，再看官指教。